武俠世界
$2.00
726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香橙皇后

馬雲·著



一宗謀殺案發生之後，「香橙皇后」四字成了主要綫索，但這到底又是什麼？偵探們傷透了腦筋，當他們弄清楚這是什麼東西之後，另一宗更可怖的命案又告發生，而且牽涉更大。特警組阿生奉命參加調查此事眞相，「鐵拐俠盜」呂偉良爲助愛徒一臂之力，與「迷你女賊」林愛莉携手犯險，危機重重自是難免的事，到底詳情如何？請購閱是期本刊。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香橙皇后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隱語密電　撲朔迷離
午夜埋伏　街頭惡鬥
皇后出現　如臨大敵
動物實驗　生財之道……馬　雲 37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春雨濺花紅　（新穎中篇俠義連載）
嬌娃避禍去　勇士護花來……蕭　逸 11

曉山風雲　（民初遊俠傳）◀三▶
明赴鴻門宴　暗展策反謀……朱　羽 27

血　扇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疾雷震江漢　妖氛罩百祥……高　皐 83

健陽長壽九式
練功秘訣……混沌書生 93

梟　魅　（新派奇情中篇連載）
遇仇血冲腦　神淸失憶復……單于紅 12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霸海心香
强捺心頭火　暗施反間謀……東方英 3

刀　神
刀橫虎倀死　手揮猿梟逃……獨孤紅 19

神眼遊龍
萬千生靈命　岳秀項上頭……臥龍生 77

天殺星
妙計重施展　香餌釣愚人……慕容美 89

香羅帶
允奪香羅帶　暗盜失魂酒……高　庸 95

七代劍
災消福綠降　三仙絕藝傳……秦　紅 101

霧中花
安排圈中套　活擒甕中人……東方玉 109

血　劍
梟雄罹惡報　少俠擁美旋……孫玉鑫 115

魔劍恩仇
神廟驚噩夢　死洞遇强仇……林　非 135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2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天往赴鶯鶯姑娘宴會，李愷驟施暗算，在酒中下了迷藥，將李中天和簡又靑迷昏，待兩人醒來，省悟中了李愷的圈套，這時，李愷和鶯鶯做好做歹的爲他們居中調解，分別送兩人各自返家。簡又靑和郭倩霞返回威公府後，簡又靑確實知道了郭倩霞並沒有參與李愷的陰謀，遂力勸郭倩霞防範李愷，以免他日後悔莫及，郭倩霞芳心無主，往請教西席先生周吉人，言談間試出周吉人實非常人，決向他申求援手，但在獲知母親和周吉人早經認識，又不敢啓齒，周吉人奇詫地問她怎又不說——

强捺心頭火　暗施反間謀

郭倩霞輕嘆一聲，道：「我們今天談的事，你能不告訴家母麼？」

周吉人道：「是不是爲了『天香院』的事？」

郭倩霞大驚，道：「先生，你早知道了！」

周吉人道：「令堂也早知道了。」

郭倩霞一驚之後，忽然產生一種被欺騙了與委屈的感覺，小姐脾氣勃然而生，大叫一聲，道：「好呀！你們就這樣忍心讓靑姊姊吃虧上當！」

一聲嬌啼，掩面而哭，站起身來，扭頭就走。

周吉人閃身攔住郭倩霞笑道：「小姐，你可錯怪令堂了。」

郭倩霞跺脚道：「不怪她怪誰？」

周吉人打拱作揖道：「小姐要怪，也只能怪小生，小生實有保護不週之罪，請小姐暫且息怒，聽小生一言。」

郭倩霞只是一時生氣，那能眞怪自己母親，自己母親大門不出，就是知道也是事後知道的，如何怪得了她。

郭倩霞回心一想，只好悻悻回身落座，怒氣不息的道：「怪你，說得好輕鬆，如今靑姊姊要自絕尋死啦！」

周吉人神色一變，緊張的叫道：「她要尋死！那你爲什麼不看住她，快回去，有話以後再說吧！」他現在說話也不迂腐了。

郭倩霞見人家着急，自己反而暗暗得意，冷笑一聲道：「死了算，反正害她的不是我。」

郭倩霞這一做作，不但未能恰到好處，而且，顯得她剛才說的話，全是嚇人的，簡又靑如果眞要尋死，只怕她比誰都要着急，她還說得出這種風凉話麼？

周吉人莞爾一笑道：「小姐，這次你就唬不住小生了。」

郭倩霞不慣用心機，自己露了馬脚也不知道，理直氣壯的道：「誰唬你了，她眞要尋死哩！」

周吉人笑道：「小姐，你別扯謊了，你的神情早說了實話了。」

郭倩霞被說得沉不住氣，忸怩之態倏然而生。

周吉人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不過你還是了不起，小生畢竟被你唬得現出了原形……現在想來，大約不是你自己出的主意了。」

郭倩霞被他三笑兩笑，笑得羞容代替了嗔惱，不好意思的輕聲道：「都是靑姊姊的主意。」

周吉人面色一正道：「你這位靑姊姊很是了不起！」

郭倩霞一嘆道：「可是她却弄巧成拙，自陷絕地了啦！」

周吉人唉一聲，道：「這都怪小生，一時大意，才造成這種尷尬的局面。」

郭倩霞秀目凝光，望着周吉人，雖沒開口，眼睛却說話了：「爲什麼？」

周吉人歉疚地道：「對於這件事，一上來小生就患了二大錯誤，第一，沒料到李愷會發動這樣快，第二，沒有事先警告你們，當發現李愷在令表姊與李中元酒中施了手脚時，已是爲時已晚，只能釜底抽薪，而無法扭轉大局了。」

郭倩霞迷惑地道：「你在暗中還帮了忙？」

周吉人道：「小生要不是暗中給他們吃了解藥，只怕令表姊眞要自絕尋死。」

郭倩霞依然不大明白地道：「你給他們吃了解藥？」

她那知李中元與簡又靑並未眞的成就好事，自然有着無從理解的結癥。

周吉人無法作更深入的說明，只好一皺雙眉道：「現在請你先把他們今天的情形告訴小生。」

郭倩霞將今天雙方經過情形，詳盡的告訴了周吉人，最後一嘆，道：「此事之後，我看靑表姊雖然沒有自絕尋死的決心，可是我知道，她心裏很是痛苦，將來遲早都會發生事情，同時，靑表姊也要我以後少和李愷來往，但是我又担心娘和松弟，我要不和他來往，萬一他向娘和松弟下起手來，我又怎樣呢？」

說到這裏，忽然吁出一口長氣，又道：「不過現在既然有先生暗中維護，我倒可以放心和他斷絕來往了。」

周吉人沉思了一陣道：「只要你認清了他的爲人，自己心裏拿定主意，倒不必表現得太强烈。」

郭倩霞憂心忡忡的道：「可是我們不過他啊！」

周吉人道：「人貴自知，你有這種自知之明，你就會更加小心了，何況，你與你表姊不同，你是長安豪門望族的千金小姐，李愷對府上有着更大的野心，因此也有着不能放手對付你的顧忌，只要你不把他逼急，他不會狗急跳牆的，再則小生與令弟，還可以暗中保護你。」

郭倩霞一笑道：「我那小弟呀……」

一言未了，只見郭松齡笑嘻嘻的闖進來道：「我怎樣？」

郭倩霞臉色一扳道：「你呀！只知淘氣，不求上進！」

郭松齡傻傻的一笑道：「我年紀小嘛……」一溜烟又跑出去了。

郭倩霞望着乃弟搖頭一嘆道：「他這樣子能暗中保護我麼？」

周吉人微微含笑道：「至少他可以做個通風報信的人。」

郭倩霞不便再說什麼，話題一轉道：「我靑姊姊又怎麼辦呢？他們要逼她嫁給李中元啦！」

周吉人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你現在着急也沒用，你請先回去好好照顧了她，再說吧。」

郭倩霞與周吉人一席談話之下，心裏安定了不少，關於表姊的事，她也知道，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決，同時也記掛着簡又靑，於是不再多說，告辭而去。

她轉到簡又靑房中，丫頭們告訴她說簡又靑被老夫人叫去了，她趕到母親那裏，只見簡又靑與母親有說有笑，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似的。

簡又靑强打精神，承歡於母親之前，那是她有苦說不出，情形不同，可是，母親明明知道她的遭遇，還假裝不知，用這種態度對付她，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郭倩霞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叫了一聲：「娘！」便轉向簡又靑道：「表姊，到你房裏去，小妹有件事告訴你。」

老夫人笑道：「什麼事？就不能在這裏說麼？」

郭倩霞嬌嗔的回顧了母親一眼，道：「這是我們兩個人的私事哩！」拉着簡又靑離開了母親。

回到簡又靑房中，郭倩霞惱怒的道：「人家替你急都急死了，虧你自己還笑得這樣開心。」

簡又靑依然笑着道：「這有什麼可急的，女孩子遲早還不總得嫁人。」

郭倩霞啐口道：「你眞願嫁給他？」

簡又靑道：「我已想穿了，現在除了他，我還能嫁給誰？他的人長得並不壞，何況還極可能是『翠谷之秘』的得主，這種對象到那裏找去。」

郭倩霞輕顰黛眉，跺脚道：「表姊，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以爲李愷他們眞會讓你們好好的活下去麼？」

簡又靑道：「這個我當然知道，表妹，你要知道，表姊也不會任憑宰割啊！」

郭倩霞輕輕嘆息一聲，道：「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小妹就沒有話說了……我告訴你，剛才我去找過周先生了，你的辦法眞棒，一粒假『保和丹』就把他的原形逼出來了。」

簡又靑的反應並不如郭倩霞想像般熱烈，淡淡的道：「他怎樣說？」

郭倩霞道：「他答應帮我們的忙。」

簡又靑忽然冷笑一聲，道：「誰要他帮忙。」

郭倩霞一怔道：「表姊，你……。」

簡又靑怒「哼！」一聲，道：「要帮忙爲什麼早不帮忙。」看來簡又靑已是對周吉人非常不滿。

郭倩霞本想把母親也知道的事說出來，一見簡又靑如此不滿，也就不敢再提自己母親了，笑了一笑，道：「表姊，周先生他說……。」

詎料，她正要替周吉人解釋的時候，房外傳來婢女的話聲道：「李公子來了，有請兩位小姐說話。」

這一打岔，郭倩霞未能把話說清，不料竟給周吉人一場天大的痲煩。

話說，郭倩霞與簡又靑走出閨房，到內廳見到了李愷。

李愷裝得眞像，還是那樣滿面春風，彬彬有禮的向二位小姐獻慇勤問好，當郭倩霞揮手飭退侍女之後，李愷輕咳一聲，道：「靑姊，你氣消了吧？」

簡又靑冷笑一聲，道：「氣不消又能怎樣？」

李愷陪着笑道：「靑姊，你的氣要是消了，小弟想帶你去見一個人。」

簡又靑道：「什麼人？」

李愷道：「這個人你見了面自然知道，你見了他之後，有什麼要求，儘可提出來，只要他一點頭，你就可以安心做你的李夫人了。」

簡又靑道：「他人在那裏？」

李愷道：「舍下。」

簡又靑道：「什麼時候？」

李愷道：「就是現去。」

郭倩霞突然道：「有我沒有？」

李愷搖頭歉然道：「倩妹，人家沒有請你哩！」

郭倩霞心裏的話，脫口而出道：「你們不會再害我表姊吧？」

李愷臉色微微一變，接着馬上又恢復笑容道：「倩妹，你也太多心了……」

簡又靑接着也道：「表妹，你放心，他們沒有理由再傷害我了。」

李愷點頭笑道：「靑姊最是明理，我們現在保護靑姊還來不及啦！」

簡又靑好言勸住了郭倩霞，於是隨着李愷到了李府。

李府的房子，似乎比威公府還大，花園就分前後內外四個之多，轉彎抹角，穿門過戶，最後進入了一座陰森森的獨院之內。

簡又靑一脚踏入這座獨院之內，心中便不由得打了一個冷噤，只見這座獨院外面看來毫無出奇之處，但一踏進院門之後，只要稍懂奇門八卦的人，便不難看出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無不暗含陰陽生尅之理，眞是危機重重，步步危險。

簡又靑對奇門陣式懂得並不多，畧知一二而已，所以也看不出這是什麼陣式，當然，她如果不是暗中處處留心，連這點心理上的震驚，也不會有了。

進入獨院，李愷先請簡又靑在寂無一人的廳堂上坐，他自己却閃身進入內間。

簡又靑獨自坐在廳中，等了一陣，李愷才出來，請她進入一間秘室。

秘室之內，已經先有六人在座，簡又靑掠目之下，只見鶯鶯姑娘亦赫然在座，與一位長髮女子並坐在中央，左右是四位鷄皮白髮的老婦人。

鶯鶯姑娘見了她，首先起身，笑臉相迎道：「歡迎！歡迎！」

李愷則搶步向前，替簡又靑一一介紹，指着那長髮女子道：「這位是小弟大姊，二姊是見過，這四位老人家，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金銀銅鐵四姥。」

簡又靑暗中一凜，着意打量了金銀銅鐵四姥一眼，欠身一禮道：「簡又靑有禮，見過各位。」

那位長髮女子微微一欠身，算是回了簡又靑的禮，秀眉輕輕一揚，道：「簡姑娘不要多禮，請坐。」

那長髮女子話聲一落，李愷便替簡又靑送過來一張椅子，安置在長髮女子右手邊，請簡又靑坐下。

簡又靑坐好之後，似乎都有着無從啓齒之感，因之廳中氣氛顯得有點沉悶。

後來，鶯鶯姑娘格格一笑道：「簡姑娘，你在這裏見到小妹，難道不覺得奇怪麼？」

簡又靑微微一抬明眸，道：「我覺得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如果姑娘與李公子不是姊弟，反倒令人懷疑難釋。」

這時，那大姊長髮女子帶笑不笑地道：「簡姑娘是絕頂聰明之人，二妹不要說廢話了。」

她語聲說得很和氣，可是從大家臉上神情反應，不難看出她的話有着絕對的權力。

鶯鶯姑娘本來還想答話，因此一來，點頭含笑而止。

簡又靑暗中又是心神一凝，注目相視起來。

微微一笑，那位大姊轉向簡又靑道：「這次很是委屈姑娘，我們心裏都非常過意不去，因此特別請姑娘過來，大家見見面，同時，也當面向姑娘請罪道歉，請姑娘寬恕一二。」

說着，竟然向簡又靑施了一禮。

簡又靑儘管心裏暗駡不已，可是她更深知這種甜言蜜語的人，心腸最是狠毒，自己單身而來，似乎犯不着和她口舌相爭，但逞一時之快，徒招及身之辱。

不過，她也不能就此俯首貼耳，馴若羔羊，叫人輕視，當下一面還禮，一面長嘆一聲，道：「姑娘，昨天這種事情，對身爲女人的小妹來說，我是永生難忘，你要我三言兩語之下，就把心氣平伏下來，小妹縱然首肯，那也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小妹做人一向光明磊落，這口氣我嚥不下去。」

鶯鶯姑娘一笑道：「妹子，這口氣只怕不容你不嚥下去哩……。」

那大姊目光微轉，輕輕的「嗯！」了一聲，鶯鶯姑娘倒先把自己的話嚥下去。

依然藹笑迎人的向簡又靑道：「簡姑娘，你要怎樣才嚥得下這口氣呢？」

簡又靑又是一聲長嘆道：「失去的淸白要不回來，使我失去淸白的二個人，得還我一點公道來。」

鶯鶯姑娘與李愷聞言之下，臉色都是一獰，嘴角掀起了一片冷笑。

那大姊笑臉如常的低聲道：「這公道你準備怎樣要？」

簡又靑面容一苦道：「我如說要殺了他們兩人消氣，我自己也知道難以爲願，不過我却要親手每人賞他們三個耳光，以消心頭之氣，你姑娘以爲如何？」

這時，李愷已是面紅耳赤的叫了一聲，道：「大姊……」

那大姊一揮手，不讓他說話道：「這件事情，你本來就辦得過火了，簡姑娘這口氣該出，你們也該打，老三，你先向簡姑娘領罪吧！」

李愷不敢再說什麼，低頭走到簡又靑座前，躬身道：「小弟不是，請靑姊手下留情。」

簡又靑杏目一凛道：「你也知道不是麼？……」

話聲未了，已是左右開弓，雙掌齊出，「拍！拍！」兩聲，打得李愷滿口流血，掉了一顆牙齒。

她眞是恨透了他，同時也爲郭倩霞暗含警告之意，所以出掌之下，毫不容情。

只打了兩記耳光，最後饒了他一記，冷笑一聲，道：「留下一記，暫時記在你頭上，你小心我隨時會追討。」

李愷口中含着一口血，也不知他是恨？還是痛，掩面退出去了。

簡又青冷目一轉，掃向鶯鶯姑娘，鶯鶯姑娘畏縮的叫了一聲：「簡姑娘……」慢慢站起身來，向簡又青座前走去。

她剛才還口口聲聲叫簡又青妹子啦！現在可又稱她簡姑娘了，變得好快。

簡又青冷若冰霜的讓她走到身前，忽然揮手道：「算了，你請回去吧。」

鶯鶯姑娘微微一愕，輕道了聲：「多謝姑娘。」轉身退回座上。

那位大姊，答應簡又青消氣雪恨之後，便一直冷眼旁觀的暗暗注視着簡又青，見她處事冷靜而果敢，胆大而心細，比鶯鶯和李愷都强得多，暗忖：「這次再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得快，只怕眞還不容易使她就範，此人大是可用，要好好的抓住她了。」

那大姊心存此念，僅有維持門面的一點冷傲之氣，也隨之一掃而光，笑得更是眞誠的道：「簡姑娘，要說的也說了，要打的也打了，你的氣如果還沒有消，大姊再向你賠個不是，請你給個全臉吧！」笑哈哈的又待起身行禮。

簡又青搖手避座，幽幽一嘆道：「姑娘能讓小妹出這口氣，足見姑娘確有過人之量，小妹私心敬服，姑娘要再這樣說，小妹就不敢當了。」

那位大姊微微一笑而止，忽然揚聲道：「小翠，可以把東西送出來了。」

小翠在後房應了一聲：「是！」接着，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大丫頭，手中托着一隻朱漆盤子低頭走了出來。

小翠將盤子送到那位大姊面前，那位大姊揭開盤上所蓋的一層織錦緞，下面現出一對雕龍刻鳳，隱含寶光的玉鐲，親手拾起那對玉鐲，笑着送到簡又青手中，道：「說起這次對不起姑娘之事，我身爲大姊，責無旁貸，亦難辭其咎，承蒙姑娘寬恕，但大姊問心難容，請姑娘收下這對曖玉雙鐲，算是大姊的賠禮好了。」

簡又青微微一震，眼中現出疑訝之色，輕「啊！」了一聲，道：「曖玉龍鳳雙鐲！」

那大姊含笑道：「你也知道這副玉鐲的來歷？」

簡又青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壓住狂跳的心弦，道：「這對玉鐲可是從前玉鐲夫人那對深具守心除魔，無極妙用的『同心橋』？」

那大姊點頭笑道：「姑娘見多識廣，那就不用大姊嘵舌了，讓大姊親手給你戴上吧！」

簡又青惶悚不安的遜謝道：「如此武林奇寶，小妹福薄難當，還是請姑娘收回成命，小妹心領盛情就是。」

那大姊面色一正，道：「這副龍鳳玉鐲縱爲武林奇寶之一，終歸身外之物，用以與姑娘的犧牲相比，何足言道，姑娘要不受，你叫大姊於心何安。」

簡又青推讓再三，最後只好領受了那副玉鐲，並且由那大姊親手爲她戴上。

那大姊爲簡又青戴上玉鐲之後，微微一笑道：「三弟說，姑娘有幾件事情，要當面和我談一談，咱們一見如故，姑娘用不着顧忌，但請直言道來。」

簡又青收下那玉鐲之後，態度變得更是和順了，輕輕一嘆道：「大姊待人如此高義，說起來倒叫小妹爲之汗顏了。」

那大姊閃動着深邃的眼睛，道：「咱們私不廢公，橋路應該分明，姑娘請不要客氣。」

簡又青訕訕的道：「如此說來，小妹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那大姊點頭一笑道：「理當如此。」

簡又青道：「至於小妹失身李中元之事，如能彼此締結秦晉之好，未嘗不可彌補心靈上所受巨創，只是小妹下嫁他之後，必須從一而終，不願因此再做寡婦，所以小妹不願意讓他遭到任何不幸。」

那大姊笑着點頭道：「姑娘放心，這一點大姊向你保証，絕不傷害他就是。」

簡又青接着又道：「其次，小妹想知道，將來事成之後，我能在其中分到多少成？」

人無私心，天下太平，那大姊就怕簡又青不愛財寶，聞言之下，先自放下一份担心，笑道：「依姑娘之見呢？」

簡又青目光微轉，先睜覷了鶯鶯與李愷二人一眼，道：「你們怎樣分小妹不管，但小妹希望能分得三分之一。」

那大姊一笑點頭道：「你要三分之一，不算多，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簡又青想不到她竟然滿口答應了下來，一愕之下，那大姊接着又道：「不過我也有件事情，想請姑娘不棄俯允。」

簡又青道：「不敢，但憑吩咐。」

那大姊笑着一指鶯鶯與李愷兩人道：「他們兩人，其實都是我的異姓弟妹，我們雖非同胞手足，但情誼深厚，遠勝同胞手足，不知姑娘可願與我們雁行序列，共結手足之情？」

簡又青欣然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於是序齒下來，簡又青成了她們的三妹，李愷則降成了老四。

這次相會的結果，表面上看來，可說皆大歡喜。相當完滿，送去簡又青之後，鶯鶯姑娘心中老大不願意的皺着雙眉，道：「大姊，小妹看她根本就沒有誠意和我

簡又青左右開弓摑向李愷臉上，出手毫不留情。

們合作，你對她未免太縱容太依順了，她要了三分之一去……」

那大姊一笑搖手道：「二妹，你也跟了大姊不少年了，你看大姊幾時上過人家的當，她現在滿懷怨恨，想找機會向我們報復，那是人性之常，理所當然，……嘿！嘿！可是她受了愚姊的那副龍鳳玉鐲之後，那就由不得她自己想了。」

鶯鶯眨動了一下美麗的妙目，悻悻的道：「說起那副玉鐲，小妹更是不氣服，平時，小妹想要你都不給，倒便宜了那丫頭。」

這時，那一直沒有開過口的四姥之一的銀姥一笑道：「二小姐，你那裏知道那龍鳳玉鐲的妙用……」

一語未了，那大姊目光一轉，望了銀姥一眼，銀姥話聲倏然一歛。

鶯鶯心裏有數，知道這是她不該知道的秘密，於是知趣的不再追問下去，起身告辭，回到她「天香院」去了。

話說，簡又青回到威公府，郭倩霞接住她，急急問道：「表姊，他們沒有再讓你受罪吧？」

簡又青笑道：「他們對我好得很，我說什麼，他們答應什麼，並且把玉鐲夫人的龍鳳玉鐲也送給了我。」說着，伸出雙手，露出玉鐲，現在郭倩霞眼前。

郭倩霞一面把玩着那副玉鐲，一面悄聲道：「娘剛才問起你哩。」

簡又青道：「你沒有告訴她吧？」

郭倩霞道：「表姊，我不能不告訴她啊！」

簡又青一嘆道：「你這又何必呢？告訴了她老人家，徒然使她老人家操心。」

郭倩霞暗自好笑地忖道：「你那裏知道，她早就知道了啦！」口中却道：「走吧，她老人家要和你談一談呢！」

簡又青無奈，只好和她一同去見老夫人，武林兒女雖說豪放大方，但爲了這種事去見老夫人，簡又青心中却有着說不出尷尬之感。

老夫人又見了簡又青長嘆一聲，道：「又青，你也太胡鬧了，出了這樣重大的事情，爲什麼也不告訴姑姑一聲，你還在我面前假裝輕鬆愉快哩！」

簡又青淒苦的道：「姑姑，出了這種事，你叫侄女自己怎樣說得出口！」

老夫人搖頭嘆息道：「糊塗！糊塗！聽說你還眞要嫁給那個李中元？」

簡又青道：「侄女除了他之外，我還能嫁給誰呢？」

老夫人前面所說的話，顯然未經深思，經簡又青這樣一說之下，怔了一怔，重重的一嘆道：「萬一那李中元是個大騙子呢？」

簡又青道：「侄女也只有認命了。」

老夫人沉思了一陣道：「你去把他帶來，讓我看看他……。」

郭倩霞接口道：「娘，人家事情還沒談好哩，怎樣可以叫他來見他老人家？」

老夫人說道：「現在是誰在從中說合的？」

郭倩霞道：「李愷。」

老夫人道：「那你告訴李愷……」

說到李愷，老夫人的隨身丫頭，忽地揚聲走進來，向郭倩霞道：「小姐，李公

子來了，請你出去一下。」

老夫人道：「他來得正好，先帶他到內客廳等着，老身要當面和他談一談。」

那丫頭領命退身而去，郭倩霞却非常担心老夫人撕破臉皮，向李愷大興問罪之師，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忙道：「娘，你要多替表姊想想啊！」

老夫人點頭之下，站起身來，帶着簡又青與郭倩霞向客廳走去。

李愷拜見過老夫人之後，老夫人倒是沒提「天香院」的事，只說道：「李公子，聽說你要替老身侄女又青做媒，可是眞的？」

李愷禮貌週到的欠身道：「晚輩有一位宗兄，名叫李中元，與青姑娘郎才女貌，眞是天生的一對，晚輩有意促成這一對金玉良緣，正來有請夫人首肯。」他隨機應變，回答得非常妥切。

老夫人道：「那李中元的身世如何？家中還有些什麼人？」

李愷道：「不瞞夫人說，那李中元可惜不是官門子弟，但說起他的家財來，雖不能說是全國首富，至少可以位列十名之前，這次黃河賑災募捐，他一口氣就捐了一千萬兩銀子之多，由此可見他是如何的富豪了。」

話聲微微一頓，打量了一眼陷於震驚之中的老夫人，微微一笑，接着又道：「說起他家中人口，那更是理想不過了，父母都已棄世而去，又無兄弟姊妹，將來青姑娘與他成親之後，整個家業，就等於都是她的了。」

老夫人似是被他說得心神嚮往，抿了一抿嘴唇，道：「青兒既然有這樣好的歸宿，老身也無話可說了，但是沒有見到人，我總是不放心，你幾時帶他來，先讓老身看看。」

李愷毫不猶豫的道：「這個當然要先請夫人看看他，夫人什麼時候方便？請示時日就是。」

老夫人道：「老身什麼時候都有空，你就請他明天上午過來吧。」

李愷欠身道：「晚輩遵命。」

老夫人緩緩站起身形，一面移步，一面道：「那你們年輕人多談談，老身不陪了。」說着，退出客廳而去。

老夫人離去之後，李愷輕輕吁了一口長氣，說道：「我沒有說錯什麼吧，看來她這一關，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啊！糟了……。」

郭倩霞道：「我娘又不知道『天香院』的事，有什麼不對？」

李愷道：「我曾經告訴李中元說，青姊已經有了婆家，如今老夫人要召見他，我豈不是不能自圓其說了。」

照理說，簡又青如果有了婆家，必須先了斷一方，才能和另一方談論婚嫁之事，因此，老夫人絕沒有現在召見李中元的理由。

郭倩霞幸災樂禍的一笑道：「你這叫自作自受，誰叫你向李中元說我們青姊有了婆家。」

李愷緊皺着雙眉道：「『天香院』的事，絕不能讓令堂知道，可是對李中元來說，令堂應是迫不得已，才出面要見他，其間意念上的差別，何止十萬八千里，任何一句話，都極可能引起彼此之間的猜忌，要因此出了問題，那就糟了……。」

郭倩霞道：「誰叫你無中生有，信口雌黃！」

李愷一嘆道：「倩妹，你有所不知，那李中元難馴得很，不給他多上幾副龍頭，他那會就範。」

郭倩霞冷笑一聲道：「李中元明天要不能來，你自己去回家母吧。」

李愷道：「令堂的決定，我們也不能不兌現。」

簡又青道：「這就難了……。」

李愷似是已看出在她們兩人面前，無法得到幫助，當下偬偬一揖，苦笑一聲，道：「我另外想辦法去，告辭了。」

李愷偬偬出了威公府，轉向李中元府中奔去。

兩天來的日夜趕工，李府已被修葺得煥然一新，入門情景完全不同了。

李愷在花園一角，找到了李中元，這時，李中元正在親自動手種植一株「萬年青」。

李愷爲了迎合李中元，見了李中元這樣，也就不能講究了，兩人找了一處草深的地上，就席地坐草地之上。

李愷道：「小弟剛才去了一趟威公府，見到了老夫人……。」故意只說半句話，誘使李中元發問。

李中元果然問道：「夫人怎樣說？」

李愷道：「一萬個不答應！……幸好小弟請了當朝聞大師的兄弟一同前往，經他再三分說勸導之下，郭夫人的怒氣才緩和下來，她雖然還沒有點頭，但已決定要先見你一見了。」

李中元輕「啊！」一聲，道：「她要見我，她不怕簡姑娘婆家說話。」

李愷一笑道：「你和簡姑娘的事，又沒有公開，誰會想到你和簡姑娘的事上去，她大大的一個威公府，平時人客來往，不知有多少，誰會注意你……。」

他說話之間，腦中靈光隱現，心中一動，暗道了一聲：「有了！」話鋒一轉，接着又道：「當然，其中有很多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最好你不要提簡姑娘的事，大家見面之下，心照不宣不就行了。」

人的腦子本來就是這樣，有時一件很簡單的事，就是想他不通，但，有時又豁然開朗，不用想就通了。

李愷就是這樣，剛才認爲非常嚴重的一件事，用「心照不宣」四個字，不就解決了麼。

李中元訕訕的一笑道：「這是平生第一遭，你要在一旁隨時照顧我啊。」

李愷暗暗吁了一口氣，道：「這還用說，小弟義不容辭，當然一肩承担到底，……嘿！嘿！你請忙，小弟也還有別的事，先走一步了。」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了。

李中元目送李愷身形消失之後，微微一笑，轉身回到自己書房而去。

敢情，書房裏他還有一位客人哩！這位客人，只比李愷先來一步，彼此之間還來不及通名道姓，李愷就閃電般來了。

別看李愷到他這裏來，進進出出，無需講究任何禮數，可是李中元對他有了特別安排，只要他來到近處，遠隔二三條街

之前，他就有大風幫的手下，把信息送過來了。

所以，李中元可以在任何安排之下，與李愷相見。

這時，等在李中元書房之中的人，是一位教書先生，正把一張面孔，埋在一本楚辭裏。

李中元一腳踏進房門，便抱拳歉然道：「對不起，有勞久候了。」

那教書先生放下楚辭，微微一笑，道：「來者可是李愷？」

李中元暗現驚訝之色，點了一點頭，道：「正是他。」

那教書先生接口又道：「他可是前來傳達郭夫人之命，有請公子明日一見？」

李中元大驚失色，說道：「先生如何知道？」

那教書先生一笑道：「學生周吉人，便是來自威公府，特爲郭夫人明天約見公子之事，前來向公子有所請教。」

李中元暗中凜然，忖道：「威公府這樣明鑼响鼓的出面，倒是教人有着難以對付之感。」當下硬着頭皮，訕訕的笑道：「先生有何賜教，學生洗耳恭聽。」

周吉人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面上繪太極圖的銅片，向桌上一放道：「請問李公子，可識得這塊銅片？」

李中元見了這塊銅片之後，神情現出無比激動之色，「啊！」了一聲，道：「遠山含笑橫波日！」

周吉人道：「近水飄烟雲漫天！」

李中元一跳而起，挽住周吉人，道：「啊！啊！你就周遇吉大師兄了！」

周吉人緊緊的回抱了李中元一下，唏吁着道：「你果然是小鵬，十幾年了，記得我們分離的時候，你只不過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哩！唉，你現在簡直成了老江湖啦！」

說不盡的感慨與欣慰，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周吉人又接着面容一肅，道：「師父他老人家一向安好？」

李中元聞言之下，如遭雷殛，臉色陡然劇變，變得蒼白如紙，低沉悲愴的道：「他老人家早已仙逝有年了。」

周吉人猛然一震之下，面現懷疑之色道：「師父他老人家功參造化，期頤之壽不難，因何遽然仙去？」

李中元忽然拜倒在地，悲呼一聲，哭道：「師兄，你不知道，師父的不幸，都是小弟害了他老人家啊！」

周吉人劍眉倏的高挑而起，星目之中精芒電射，凝視了李中元有頃，忽然長聲一嘆，極力壓制着心中悲痛與憤怒，伸手拉起李中元道：「師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要好好的告訴愚兄。」

原來，周吉人原名周遇吉，李中元原名李志鵬，與曹百海，徐素秋，白義生五人，爲武林奇人乾坤一絕傳龍夫的門下。

周吉人年紀最大，是乾坤一絕傳龍夫首徒，二師兄曹百海，三師姊徐素秋，四師兄白義生，李中元是最小的老五。

周吉人出師下山行道時，李中元才只十二三歲，所以周吉人已經無法從相貌上認出他了。

二師兄，三師姊次第藝成下山，各奔前程之後，師父面前就只留下白義生與李中元兩個最小的徒弟。

師徒三人，過了一段非常愉快寧靜的日子，這期間，白義生與李中元兩人藝業突飛猛進，使乾坤一絕傳龍夫老懷大慰，對他們兩個小徒弟的管教，便無形之中放寬了尺度。

同時，更特准他們不時下山歷練，那時白義生與李中元便恃仗師門絕學，在江湖上闖出了形雲雙鵰的美號。

最初，他們原是同進同出，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後來交遊日廣，各人有了各人性氣相投的朋友，於是師兄弟兩人在師父面前下山時是一路，下山之後，便分道揚鑣，各投所好去了，不過回山的時候，却約了時間地點，相會之後一同回山，因在師父眼中兩人正是同出同歸。

後來，李中元不愼交上了幾個壞朋友，更不愼做了幾件有違師訓的壞事，於是對白義生更是避而遠之，唯恐他知道了，告訴師父。

可是，紙包不住火，師父終於知道了李中元的所行所爲，師父大怒之下，除了嚴加訓誡之外，又罰李中元面壁三年，滌心思過。

李中元這時似是鬼迷了心竅，不但不知潛心思過，力圖新生，反而變本加厲，置師恩於不顧，潛逃下山而去。

這樣，李中元在江湖之中單人四馬闖蕩了二三年，原來事事如意的，現在却變得處處碰釘子了，同時年歲日長，也沒有從前那樣糊塗了。

他本性並不壞，每在夜靜更深之際，撫今追昔，但覺師恩浩蕩如山如海，每一憶及恩師慈訓，更是後悔不及，痛不欲生，然而失足千古成恨，他又有什麼臉面回頭呢？因循規避之下，他漸漸約束了自己的行爲，却鼓不起勇氣，回山向師領罪。

就這樣，又經過了一年多，他忽然立定決心，準備不顧一切的回山向師領罪，而在這時候，他更時來運轉，在一座荒蕪無人的古廟之內，發現一具皮肉無存的白骨。

他善念油然而生，不忍看那白骨長年暴露，於是收起那白骨，正待送它入土之際，詎料善因得善果，那白骨之下，便壓着「翠谷之秘」的地形圖。

當時，他還不知道那就是「翠谷之秘」的地形圖，只隨便的帶在身上。

他回山跪請師父領罪的時候，他師父却哈哈一笑，什麼都原諒他了。

這更使李中元愧悔無地，立誓重新做人了。

後來，他師父無意之間見到了那幅地形圖，他才知奇緣遇合，無意之間得到了「翠谷之秘」，於是師徒兩人開始準備探秘之行。

有一天，光天化日之下，李中元下山去採購了一些東西，不料旁晚時回到山中，只見師父已是口吐鮮血，倒地而死。

李中元說到這裏，周吉人已是悲呼一聲道：「師父是怎樣死的？」

李中元道：「被人背後一掌，暗算而死。」

周吉人道：「師父功力通神，百步之內虫行蟻走，也逃不過他耳目，什麼人能暗算得了他？」

（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春雨濺花紅

蕭逸·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九現雲龍譚霜飛和神手箭，聯手合力，把前來尋仇的過天星姜維殺斃，譚霜飛深知從此再難有太平日子好過，因爲他和胡子玉原是二十年前九大寇之二，當年因譚、胡二人想洗手不幹，爲老大鬼太歲司徒火之妻和老八簡兵所攔阻，譚、胡二人合力突圍，司徒火之妻因傷斃命，簡兵也爲胡子玉射瞎雙眼，至是，譚、胡二人隱身關外，慘淡經營，二十年後已立下基業，不料爲當年盟兄弟追踪來到，譚霜飛爲策安全，命妻女暫往青草湖馬場避禍，臨別前，譚霜飛一再誡告其女譚貴芝不可輕出惹事——

＊＊＊＊＊＊＊＊＊＊＊＊＊＊

嬌嬈避禍去　勇士護花來

譚貴芝還很少見父親這麼板着臉說話，一時臊紅了臉，挺不高興的低下了頭！

胡先生忙在一旁打圓場道：「姑娘妳的劍呢！」

譚貴芝綳着臉道：「在房裏呢！」

「唉——」胡先生笑道：「帶着，帶着，記着，走到那裏功夫都不能拉下，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呀！」

陶氏笑道：「是我不要她帶的，怕她又惹禍！」

譚霜飛搖搖頭道：「不！還是帶着的好！」

那個穿着葱色小襖的丫環一跳就跑回去，片刻連劍帶鏢囊一大串全拿來了。

貴芝接過來，臉上總算帶了些笑容！

「孩子！你聽着！」譚老爺子聲音很柔和的道：「這一次出門要聽話，不許跟陌生人說話，好好陪着你娘，十天半月，爹這裏事情交待清楚了就去看你們去！」

陶氏微微一怔道：「雁翎，有甚麼不對麼？」

「那倒沒有！只是各地方的皮號的人都來了，關外的皮貨商人雜得很，怕她又惹事！」

陶氏鬆了口氣，笑笑道：「原來爲這個呀，好吧，我也是悶得慌，出去散散心也好，貴芝，我們走吧！」

那個丫環叫「彩蓮」，却是高興得了不得，倒只有這位大小姐好像心裏老惦記着甚麼似的，只是父命難違，也只好打起精神，同着母親出了大門！

院子裏停着一輛雙馬二轅的油壁車，喬、徐二位師傅早已跨坐在前座上，車門敞開着，東西雜物都裝載好了，彩蓮侍奉着小姐和陶氏上了車。

車把式小心帶着馬，直出大門！

譚老爺子站立在廳前目送着車子離開，紅潤的面頰上帶出了一種凄然，恍然如有所失的樣子！

× ×

車輪滾壓在青石板道上，發出一陣轆轆聲！

「雨」倒是停了，只是大塊的黑雲兀自飄浮在天上，風也吹不開。

車過「冰河集」的時候，貴芝輕輕的

揭開了車簾子向外面瞧着，她看見了「迎春坊」那座石頭樓，樓前的招牌被雨水洗刷得異常乾淨，酒招子迎風招展，遠在十里以外，都能清楚的看見！

譚小姐那雙靈活的眸子，越過了招子，跳過了那塊招牌，一直向樓下食堂裏面望，下意識的想着一個人……從她漠漠的日神裏看來，她顯然是沒有看見她要看的那個人，感到有些失望！

密翳的長睫毛失意的垂下來——她一聲不吭的盯着自己晶瑩透剔的尖尖十指。

「小姐，你這是怎麼啦？」彩蓮忍不住問，奇怪的道：「以前你不是吵着要去馬場嗎，現在好容易老爺叫去了，你又不高興爲啥呀？」

貴芝擦了一下眼皮，嗔道：「不高興嘛，要你多管！」

彩蓮平常最愛跟她鬧，有時候還頂嘴，只是現在譚太太在車上，她可不敢太放肆，碰了個釘子不敢答碴，看着陶氏伸了一下舌頭。

過了一會兒，貴芝又推開了車後的窗戶，向着外面張望了一下——

「迎春坊」已到了車後頭，依然是看不見那個她心裏想看見的人。

「你在看誰？」陶氏含着微笑道：「迎春坊有你認識的人麼？」

譚貴芝搖搖頭，沒說話！

陶氏看着彩蓮道：「車子裏悶氣得很，你把窗戶支開，也透透新鮮氣兒！」

彩蓮答應着，就把兩旁窗戶全支開。

「嗨——」彩蓮長長的吸了口氣：「還是外頭好！」

一棵棵的柏樹，在如飛的車輪裏向後倒退着，西面的冰河水明如鏡，正有一列野鴨由水草裏拍翅而起，水花滲合着一層霧氣，反映着野鴨灰白色的肚腹，盤旋着昇空而起，河水泛起了漣漪，確實美極！

馬車圍繞着冰河一角跑了一程，開始進入到那條黃土驛道，兩旁的襯景由柏樹換爲乾旱的莊稼——

天上的雲被風吹開了，太陽由雲角邊露出了一半臉，大地刹時間，變得有了幾分生機。

陶氏看着女兒並不開朗的臉，輕嘆一聲道：「你一直還不瞭解你爹的爲人，他是頂要強好勝的人，也是個遇事够小心仔細的人！我跟他這麼些年，最知道他的脾氣……現在，我判斷他可能遇見了甚麼麻煩事了，要不然他不會把我們娘兒倆個支走！」

譚貴芝微微一怔，這一點她倒是還沒想到。

「爹不是說皮貨商人雜，怕我惹禍的嗎？」

「那只是他這麼說而已——」陶氏苦笑了一下道：「我看得出來，你爹是遇見了甚麼爲難的事了，只是我們也帮不上甚麼忙，他怕我們受了連累，所以才叫我們走！」

譚貴芝倏地一驚，說道：「爹有危險麼？」

「那還不至於！」陶氏很肯定的道：「這二十年來，他安份守己的過日子，從來也不惹事生非，再說……他那一身功夫，只怕敵得過他的人還不多！」

這一點，譚貴芝倒是與母親持同一看法，在她印像裏，父親的武功的確是高不可測，誰又敢輕捋虎鬚？

身後傳來了一陣馬蹄聲——

彩蓮忍不住由窗口探出頭來向後面看了一眼，轉回頭笑道：「一匹大高馬，一個穿紫衣服的人！」

說着又要探頭，却被貴芝一把抓住，道：「妳有點規矩好不好？」

她嘴裏這麼說着，眼睛可就不由自主的向着窗外瞟去，這一眼正好看見——

那是一匹本地少見的烏黑長毛馬，瘦骨嶙峋，身上不帶甚麼肉，可是脚程可快得很，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已和飛馳着的這輛馬車，跑了個併排！

馬上人，飄着輕薄的一襲紫色長衣，戴着同樣顏色的風帽，帽沿下的兩根翎子，和他拖垂在馬身上的衣角，隨風飄拂着，說不出的一種「風流倜儻」味兒。

那人長長的眉，朗朗神采的一雙眸子，只是這些揉合在淡淡輕愁裏，却給人一種傷感的感覺！莫明其妙的會賜以無限的關懷！

譚貴芝神色頓時一驚，無限喜悅飛上了她的面頰！

她的驚喜，可由她緊緊抓住母親的一隻手表露無遺——陶氏頓時由女兒緊抓的手指而有所警覺，順着女兒的目光，她也發現到了車外那個馬上的紫衣人。

「桑南圃——」譚貴芝禁不住脫口低喚了一聲。

這一聲雖然很低，可是却足以令馬上的那個紫衣人聽見，他的驚訝可以由他側臉的表情上看出來。

含着微笑，在馬上輕輕的欠了一下身子，那匹黑馬淺踏着春泥，一逕的越過了馬車，前馳如飛而遁！

彩蓮探頭車窗，看了半天，才轉回身子，說道：「好快呀——小姐，這個人，是……」

譚貴芝的情緒並沒有完全恢復過來，彩蓮看出來了，當然陶氏更看出來了！

輕輕推她一下，彩蓮道：「小姐！」

譚貴芝一驚道：「啊——幹什麼？」

彩蓮瞟了陶氏一眼，低頭「噗！」的笑了一聲，陶氏也微微的笑了一下。

「什麼事？」譚貴芝臉色微微發紅！

「小姐，那個人是誰呀？」

「你管他是誰？」——她把身子靠回車座上，想到了自己的失態，怪不好意思的。

陶氏看着女兒，微微點着頭道：「是個外鄉客吧！」

譚貴芝道：「您說誰呀？」

「剛才那個騎馬的，」陶氏笑了笑：「當然是說他了！妳認識他？」

譚貴芝不大好意思的點了點頭，臉更紅了。

「怎麼會呢？」

「噯呀——娘——沒什麼啦——人家昨兒個晚上到迎春坊去吃飯，就碰見他了嘛！」

「你又一個人出門了？」

「……人家悶死了嘛！」譚貴芝擦了一下眸子，察看母親的臉色，她的心早就跟着前面的馬跑了。

陶氏還在看着她，「知女莫若母」，她的兩隻眼睛，像是尖銳的兩根針，深深的刺到女兒心眼裏，小兒女的那一套，她也曾是過來人，她太瞭解了。

彩蓮兩隻眼睛也在怪樣的瞧着她，的確是件新鮮事兒，小姐的性情她知道得很清楚，過去很少跟生人說上一句話，就是看上一眼，也多是那種不屑的眼神兒，今天這種情形那是太不平常了。

譚貴芝裝着沒了事似的閉了一下眼睛，睜開來，却發覺到四隻眸子仍在神秘的注視着她！

「噯呀——你們這是……？不來了啦——娘——」

「告訴娘！」陶氏握着她一隻手，淺淺的笑道：「這個人叫什麼來着？」

譚貴芝低下眉毛，畧似羞澀的笑道：「姓桑！」

「桑？桑樹的桑？」

「大概是吧——」貴芝抬起頭，臉上熱糊糊的，氣的是她越想裝成沒事兒，越是露出了馬脚。

彩蓮低下頭「哼！」的笑了一下，才笑了一聲，就被貴芝一把抓住了手腕子，嚇得「哎唷！」的叫了起來！

「死丫頭子，你笑什麼？看我不撕你的嘴——」說着，她真的作勢要去擰彩蓮的臉，彩蓮嚇得連連的作揖討饒，一個勁像貓似的尖叫着。

陶氏微嗔說道：「別鬧，別鬧，沒個樣！」

彩蓮躲到角落裏，手掩着臉還在笑，譚貴芝又羞又氣的瞪着她，却轉向陶氏撒嬌道：「娘——你看她嘛——」

「你不理她不得了嗎！貴芝，我跟你說正經的，這個姓桑的是幹什麼的？」

「是買賣皮貨的！」譚貴芝索性老下臉來，不再害羞了：「我也是昨天才看見他！」

陶氏點點頭，道：「樣子挺斯文的！他是那兒人哪？」

貴芝搖搖頭：「不知道，呃——你這是幹嘛呀，我不過才跟人家見了一面，那知道這麼多呀！」

「哼，見了兩面好不好？」彩蓮岔嘴說：「剛才不是又見了一面？」

「你——」譚貴芝挑着眉毛，裝着生氣道：「再說你就給我滾下去！」

「好好……我不說了！」彩蓮把臉埋在胳膊彎裏，這一次倒眞的不再吭了。

陶氏想着什麼似的，輕輕的點頭，說道：「倒是生的好模樣！你跟他說話過了沒有？」

譚貴芝點了點頭，不大好意思的道：「說了幾句！」

「他會武不會？」

「大概會……」譚貴芝想到了昨晚和蓋雪松比功夫的那一幕，眸子裏浮現出一片迷惑——如果眞是他救了那姓蓋的，那這個人的功夫可太高了——腦子裏這麼想，臉上的神采陰晴不一，她眼睛微微的瞇着，眞的，桑南圃這個人怎麼會給她這麼深的印像呢！這一點，眞連她自己也想不透！

她想探頭出去瞧瞧，可是母親和小丫環彩蓮就在面前，多不好意思，只有把心裏激動的情緒按住，抱着兩隻胳膊，她靠在車座上，一任車身顛沛，她再也懶得睜開眼睛了。

陶氏有些話想問問她，一來當着丫環面前不好開口，再者也許時候還太早了一點。

三個人誰也沒開口說話，車行的速度越來越快，足足飛馳了約有一個時辰，眼前好像來到了一個小集子。

前座上的「金鎗」徐升平手勒着繩韁：「呼——」把牲口帶住，然後跳下座頭，來到車門前，笑道：「主母，姑娘，下來歇歇吧！」

「混元掌」喬泰也跳下來道：「下來吃點東西吧，這裏燉羊肉還有點吃頭！」

車門打開，丫環彩蓮第一個跳下來，接着譚貴芝和陶氏相繼下車，車把式「老何」把馬車拉到了一邊，譚貴芝就見眼前是個小小露店，上面搭着篷頂子，兩邊是用蘆蓆圍着，熊熊的火由灶門裏冒出來，火上正在煮着什麼，香噴噴的很誘人！

一邊有個高有一人的平頂火灶，上面烤着鍋餅，店裏散放着三五張楡木桌子，長板櫈。

這時候，正有兩個客人分坐在兩邊桌上吃着什麼！

徐升平，喬泰招呼着陶氏與貴芝等坐，自己二人另坐一桌，須臾上來了飯菜。

譚貴芝向來對於陌生人不大理睬，她甚至於連正眼也沒有看那兩個人一眼，可是小丫環彩蓮却注意到了——她的臉上帶出了無比的驚喜與奮。

彎下身子來，她緊張的道：「小姐……你看看誰來了？」

說着伸出一根手指頭，往旁邊的座頭上指了一下，怪樣的縮了一下脖子。

譚貴芝情不自禁的向着她手指處看過去，不看猶可，一望之下，那張秀俏的小臉蛋可就由不住緋紅了起來，陶氏當然也注意到了！

眞巧，那張座頭上坐的，可不就是剛才騎馬而過的那位紫衣人嗎？

隔座的「金鎗」徐升平，似乎也注意到了，挪了個座，他來到了譚貴芝這個桌上——

「主母可注意到了！這個傢伙跟了半天了！」

陶氏笑道：「徐師傅你太多心了！不會吧，聽貴芝說他不過是個皮貨客人！」

徐升平一怔道：「是麼？我可怎麼瞧着他怪眼生的！」

譚貴芝紅着臉道：「我敢保，他絕不是壞人！」

徐升平又一怔，說道：「姑娘可怎麼知道？」

「我……」她微微嗔道：「反正我知道就是了——倒是這一個！」

尖尖的一根手指頭，往着另一個座頭上指了一下——大家的眼睛隨着她的手指一齊轉了過去，頓時全都吃了一驚！

這個人好一副德性——狼也似的一張長臉，雙耳高聳，尖嘴猴腮，臉上汗毛極重，看上去毛糊糊的，重眉，細日，年歲總有六十好幾了。

乍然一看，各人嚇了一跡！

這傢伙身上穿着一件大翻領的灰鼠皮



桑南圃一手扣着馬嚼環，一手把車把式揮打而來的韁繩奪在手中。

掛子，可眞是「老太太的被窩」——頗有年矣，上面的毛剩得沒幾根了，光禿禿的，只剩下塊皮板兒，披在身上。他的一雙手一雙腿，看上去好像都較別人要長出許多。

尤其是那雙手，看上去又瘦又尖，每一根手指在靠指尖的地方，都如同鳥爪一般的彎了進去。

這些雖然有異於常人，但是最奇怪的地方，應該說是他的那截長頸子了，長度最少較常人要長出一半來，而且深深的彎下來，在後頸地方還長着癬，白白的脫了一層皮——

是這麼樣的一副尊容，叫人一眼看過去，準能嚇上一跳，莫怪乎各人全都怔住了！

這人正在大吃着一碗燉羊肉，每吃幾口，即喝上一大碗酒，彎彎的五根手指頭，有時候乾脆捨筷而替，他這裏風捲殘雲的吃着，那副樣子，簡直像個狼。

看到這裏，徐升平壓低了聲音道：「這人是那裏來的？好嚇人的一張臉！」

譚貴芝道：「不知道，我也是剛才注意到！」

陶氏微微笑道：「外面什麼樣的人都有，又何必大驚小怪，只要他們不侵犯我們，何必多事？」

徐升平點點頭道：「主母說的極是。」說到這裏聲音可又壓下了道：「——剛才在府裏，胡先生關照我們兩個人說，沿途要特別注意形跡可疑的人，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譚貴芝皺了一下眉，道：「胡大叔還說些什麼？」

徐升平搖頭道：「沒說什麼了……只是點醒我們兩個說可能有人會不利主母或是姑娘！」

「哦——？」陶氏呆了一呆：「爲什麼？」

「那我不淸楚了！」徐升平好似深悔失言，笑笑道：「這也是我心裏這麼猜的，主母犯不着放在心上！」

譚貴芝冷冷一笑道：「我不信，看看誰有這個胆子吧！」

「姑娘聲音小一點！我過去了！」說着徐升平就移了座位！回到原來座位！

譚貴芝的眼睛轉了轉，向着紫衣人桑南圃瞟了過去，正巧紫衣人的目光也望過來——

譚小姐不自然的點點頭，笑了一下，桑南圃却似沒有看見她一樣，臉上冷冷的絲毫不露表情，却把目光移向了一邊！

譚貴芝心裏怔了一下，怪不得勁兒似的！

像狼的那個怪老人一口氣吃了六七塊鍋餅，吃了兩碗肉，喝了有八碗酒，這才停下碗來，把兩隻油膩膩的手在小皮褂上擦了又擦，抹了又抹，一雙黃澄澄的眼珠子在房間裏轉了轉，直直的瞪在了譚小姐他們的這張桌子。

正巧這桌上的彩蓮正在看他，兩個人目光一對之下，狼面人忽的掀唇笑了起來，聲如夜梟桀桀驚人，嚇得彩蓮趕忙把目光轉向一旁！

狼面人笑了幾聲，戛然而止，一個勁的自己點着頭，用手把筷子折斷過來，撕下一小條兒，權作手籤的在嘴裏剔着！那雙眸子逐個兒的在這房子裏每個人身上轉着，他好像對於那邊座上的紫衣客人特別留意，前額上的一層抬頭紋時時的叠皺起來！偶然又偏過頭來，作出副想的樣子！

想了一陣子，看了再想！那副樣子却令人費解得很！

紫衣人桑南圃這時已站了起來，露店的小夥計趕忙的迎了過來！

桑南圃付了一串錢，却問那個夥計道：「這裏去靑草湖還有多遠？」

一句話，似乎使得全店裏所有的客人都大吃了一驚——當然，店夥計並不會感到吃驚！

歪着頭想了想，這個小夥計道：「客爺你出了門兒往南走，要是馬快的話，天黑以前大概可以到了！」

桑南圃一笑道：「常聽人說，這條路上不太平，有鬍子什麼，有這回事麼？」

小夥計一怔道：「這個……好像還沒聽說過！」

灶頭上正在烤餅的店老闆停下動作，笑嘻嘻的道：「客爺你放一百個心吧，這條路上太平得很，別說鬍子了，連小毛賊都沒有一個……」

「那可不一定！」桑南圃笑笑說：「出遠門兒的人，總是當心一點的好！別太大了意，叫人家綴上了還不知道！那可就糟了！」

譚貴芝登時一驚，和母親陶氏交換了一下目光——

隔座的徐、喬二位，更是驚得臉上變色！

桑南圃莞爾的笑了笑，轉身待去的當兒，却聽得那邊座頭上的狼面人發出了狼嚎般的長笑。

笑聲一停，他直楞楞的看着桑南圃，道：「小夥子，這話說的有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底下壞人還眞多的是……時時小心點總是好的，只是有時候却防不勝防，老弟台，你說我這話有沒有理？」

紫衣人桑南圃鼻子裏哼了一聲，沒有答理他，遂即步出，他轉身在露店後面棚角，解下了他的那匹黑馬，扳鞍上馬，一逕的向南面去了。

譚貴芝眉尖聳了一下，衝着陶氏道：「娘，咱們也走吧！」

這時徐，喬二位也湊了過來，「混元掌」喬泰一本正經的道：「主母，聽見沒有，那個人可是也去靑草湖，這就怪！」

陶氏點點頭道：「我聽見了！二位莫非認爲那個人有什麼不軌麼？」

喬泰道：「很難說，主母，咱們還是早點上路，天沒黑以前趕到馬場就好！」

陶氏點點頭，喬泰就喚來夥計付賬。

大家轉步出露店的一刹，譚貴芝回過頭來特別盯了那個狼面怪人一眼，後者正在喝他的第九碗酒！

車把式也吃飽了，喬、徐二人仍跨前座，陶氏等三人登車之後，這輛馬車隨着紫衣人桑南圃所行的方向，一逕的向南方馳去！

× ×

這條道路可是越走越荒涼了。

地面上衍生着一種近乎於沙漠地方上的蒺藜矮樹，放眼望去漫無邊際，輪下這條車道，就像是一條伸展無限的大龍，蜿蜒在地面上，伸展向無始無終的天邊！

在快速行走了兩個時辰之後，套車的兩匹牲口，可就顯得有些吃不住勁兒了，鼻子裏一個勁兒的噴吐着白氣，全身俱爲汗水所濕透，遠遠的可就看見了「靑草湖」那塊綠地！

這地眞是荒涼極了，幾乎看不見什麼人家，天上永遠盤旋着飢餓的大禿鷹，發出「吱——吱——」刺耳的鳴叫聲音！除了遠方的那塊靑草地，幾乎看不出一點點春天的氣息！

坐在前座頭上的兩個鏢師「金槍」徐升平和「混元掌」喬泰，自從剛才在小酒店遇見了姓桑的和那個滿臉長毛的漢子之後，心裏一直在犯着嘀咕——

他們哥兒倆個可是幹鏢出身的，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頭可是看得太多了，憑哥倆個那四隻眼睛，可就斷定出剛才那兩個人絕非是尋常的路人——

換句話說，那兩個人絕非是平白無故出現的，必定是有所爲而來！到底又是爲了什麼？可就沒人知道了。

牲口放慢了下來！

前面是一片靑葱的水草地！所謂「水草」地，顧名思義當然是有水又草的一片地方。

在乾旱的西北地方，水草就代表了一切生命的源泉，那裏飄浮着淡淡的一片輕煙，雖然距離還遠，看不見牧者的牛羊，却可以淸晰的聽見牧羊人的胡笳聲，那些像蒸好的饅頭般的鄉舍帳篷，密密麻麻的湊結着！

看到這裏，「金槍」徐升平長長嘆息了一聲，興奮道：「好了，總算到了！」

「混元掌」喬泰道：「還有一程子呢，牲口吃不住勁兒，得歇上一會子！」

車把式帶着韁繩道：「吁——」

兩匹牲口儘管是累得遍身大汗，可是鼻子裏早已聞到了靑草的氣息，如何停得下來？仍然掙扎着往前走。

喬泰問道：「還得多久才到？」

車把式打量着眼前，道：「最快也得多半個時辰！」搖搖頭，一笑道：「只怕還不能停下來——天快黑了！」

可不是，滿天都是沉沉的暮色，黑老（烏鴉），在天上盤旋着，呱呱！叫得人心裏發毛！

忽然，前道棗樹邊現出一個人來——紫色的長衣，朗朗的神采，正是前番酒店遇見的那個俊秀小夥子桑南圃！

姓桑的正向着這邊招着手，而且不待車把式帶韁，乾脆他自己動手，兩隻手已經分別扣住了兩隻牲口的嚼鐶，硬把這輛車給停了下來！

徐，喬二人登時一驚！

「金槍」徐升平往起一站，瞪眼道：「怎麼回事？朋友你這是——」

他的一隻手，已經敏感的摸着了槍把子——那是一對精鋼打製，尺碼短，份量極沉的鋼槍。

紫衣人含着笑臉，十分禮貌的道：「對不起，我的馬傷了腿，暫時不能走，我想搭個便車，請行個方便吧！」

「混元掌」喬泰嘿嘿一笑道：「對不起，剛才朋友你已經看見了，車裏是三個

女客，你個大男人，我們怎麼安置你——」

不愧是鏢行裏混過的，八面光，當下抱了一下拳道：「對不起，對不起，愛莫能助！」

充着車把式點了一下頭道：「走！」

車把式連連帶着韁，奈何牲口的一雙嚼鐶子全在對方手上，怎麼使勁兒，牲口却是一步也不往前邁。

「這是怎麼回事？」——趕車的老何可是個老粗，認定了對方是存心找蹩扭來的，手下可就不客氣了——

「起開——」他嘴裏這麼吆喝着，却把手上皮韁繩，照着紫衣人臉上抽過去！

四根皮韁繩，要是一下抽上了，敢情不輕！可是他却沒這個能耐——

姓桑的只一招手，看上去不着一絲力道，皮韁繩已到了他的手上！

「對不起！出門在外的人！彼此有個方便！」含着淺淺的笑，他繼續央求着！

車把式先是一怔，眞沒看清楚四根皮韁繩是怎麼就到了對方的手裏，一驚之後，他就用力向回拉皮韁繩。

依然如故，一任他使出全身的力，那幾根皮韁繩就好像是繫在了山上一般，休想能拉動分毫！

「瞎子吃餛飩」——肚子裏有數，老何可就不吭氣了。

兩個有鼻子有臉的大鏢師，當然是難以忍下這口氣！

「金槍」徐升平一抬腿，「嗖！」的一聲已落了下來，冷冷一笑，雙拳一抱道：「朋友，你這是存心找碴來的，你報個萬兒吧！」

那個叫桑南圃的紫衣客，退後一步，春風拂面的道：「徐兄你誤會了，桑某人只不過是搭個便車，怎敢攔車生事，在下蒙貴東家擲帖召讌，至遲明午還要趕回冰河集，却又負有要事到靑草湖一行，何不行個方便。只不過是半個時辰的事情而已！請將敝意，代爲轉達貴主母，也許尙不至於以唐突見責！」

「金槍」徐升平一聽對方將是明日東家的座上客，態度不禁緩和了一下。

可是畢竟這件事有些難盡情理，况且自己身負的使命太也重大，擔當不起絲毫差錯！

他的臉一沉，再次抱拳道：「桑朋友既是敝東家的座上貴客，當非泛泛者流，車內所坐正是敝舍主母與姑娘一行，男女有別，怎能冒失？桑朋友這件事請多多包涵吧！」

「混元掌」喬泰也躍身下來，他早就注意着姓桑的這個人了——

這時他的臉色鐵靑着，認定了對方是沒安着好心，所以一出口，也就特別的不是個味兒——

「姓桑的，你快閃開，我們時間不多，天快黑啦！」嘴裏說着，伸手就向桑南圃手上去奪那根馬韁。

桑南圃一笑道：「朋友，你也太不通情理了！」

手上的皮韁繩一下轉過來，不偏不倚，正好抽在了喬泰的手腕子上。

「叭——」一聲，抽了個正着！

喬泰伸得快，收的更快，這一下子打得還眞不輕，他那裏忍得下這口氣，當時怒哼一聲，右掌一沉，用「小天星」掌力，向桑南圃前胸上疾擊過來！

桑南圃一笑道：「喬兄何必認眞？」

他那一隻看來不着力道的手掌向前虛應故事的一推一接，喬泰那般勁猛掌力竟然是化爲子虛，絲毫也看不出什麼威力！

看上去，有如故人握手把臂一般，不過是虛幌了一下而已！

這種情形當然是「瞎子吃餛飩」——肚子裏有數！

「混元掌」喬泰內心的驚惶情形可想而知，他的「混元掌」雖然說不上有十分火候，可是足有七成的功力，以他方才那一掌，就是一面尺許厚的石屏風，也能一掌打個透穿，可是妙在和對方觸手之間，不動聲色的就化爲無形，簡直有點難以想像！

喬泰這一驚，宛如石人般的楞在了當場！

另一邊的「金槍」徐升平，却是明眼人，冷笑一聲，雙手一分，已把一對粗如鴨蛋，精鋼打製的鋒利鋼槍取到了手中。

「姓桑的——你想幹什麼？」

雙槍「噹！」的在空中一分，正要向着桑南圃背上扎過去！

「不許亂來——」——車門開處，跳下來的，正是那位譚家的大小姐譚貴芝！

「金槍」徐升平的鋼槍經她這麼一叱，倏地停在了半空，偏頭一看，大小姐那張白淨的淸水臉上，可罩着一層秋霜，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徐升平後退一步，說道：「姑娘，這廝——」

「徐師傅，這個人我認識，別拿人家當鬍子刀客看！」

說到這裏轉過臉來，瞧着面前的桑南圃，翻着一雙大眼睛道：「桑兄是要上靑草湖去麼？」

桑南圃欠身道：「正是！」

譚貴芝點點頭道：「那好，剛才的話我們都聽見了，你是想搭個便車不是？」

「是——」桑南圃署似不好意思的道：「姑娘如果方便的話！」

「有什麼方便不方便的，你的馬傷了，這裏又沒有第二輛車，總不能讓你走着去呀！——」

她的直爽，與前一刻的嬌羞，簡直是判若二人。

「金槍」徐升平與「混元掌」喬泰兩個人想不到大小姐竟然這麼爽朗的一口答應了下來，看着她抛頭露臉，那麼不在乎的神態，兩個人都驚得怔住了。

這時候，車廂上窗戶「吱！」的一聲推開，由窗戶裏探出丫嬛彩蓮的頭來！

「小姐，太太請這位桑相公上來！」

彩蓮說完，趕忙又把頭收了回來！

貴芝抿着嘴笑了一下，翻着眸子打量着桑南圃道：「我娘也在車上，怎麼着，你到底是上不上車，天可快黑了，我們沒工夫多躭擱哩！」

桑南圃點點頭道：「這麼說在下失禮了！」

譚貴芝伸手拉開了車門，作手式道：「請！」

桑南圃躍身上車！

譚貴芝笑着向徐，喬二人打着招呼道

：「二位師傅請吧，天可快黑了！」

說完上車，車門「碰！」一聲又關上了！

徐，喬二位相視一笑，聳聳肩膀，各自躍上車座！

車把式這才重新抖動韁繩，馬車繼續前行！

車廂裏，桑南圃見禮已畢，正在跟譚太太陶氏答話！

陶氏對這位桑先生第一個印像極好，顯得很高興，她自從嫁與譚霜飛之後，這些年生活優裕，對人接物儼然大家風範！

「桑先生在冰河集，打算停留多久時間？」

「還不定，多則半年，少則三月！」

「桑先生是從事皮貨爲業的？」

「不錯！」桑南圃笑着欠身說道：「那只是近一年的事情，以前晚生在江南定居！」

「江南？」陶氏臉上飛起了片霞彩，「那可眞是好地方！桑先生住——」

「晚生落戶在杭縣棲霞門！夫人也去過江南？」

「我娘是在江南長大的！怎麼會沒去過？」——貴芝插嘴說！

陶氏一笑道：「更巧的是我也住過杭縣，你說的棲霞門，我小時候常去玩，城門上那條大金龍現在還在不？」

桑南圃道：「還在，而且重新漆過了！夫人你的記性眞好！」

一抹淺笑飄浮過陶氏的臉盤，她記起了昔日大姑娘時候的一瞬，却也同大姑娘一般的笑了。

「桑先生的寶眷也在江南？」——陶氏的一雙美目，注定在桑南圃的臉上！

桑南圃忽然發現出她們母女極爲相似的一面，同樣的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有輪廓的嘴唇，編排得如珍珠美玉般的牙齒……如果時光能够倒轉，退後二十年，留住花樣的年華，她們母女簡直就像是一對孿生姐妹。

他到底並非好色之人，雖然「好好色，惡惡臭」人之常情，他也僅僅限於目光瀏過的一瞬！

「……」陶氏的話，問得他有點面上訕訕，「夫人，晚生還沒有成家！」

陶氏的眸子飄過他，閃出一種喜悅，又有點驚訝的神采——

這是難以想像的，像桑先生這般年歲，這般儀表，是沒有理由遲婚的！

車廂裏只容得下四個人的座位，譚氏母女併坐一邊，桑南圃與丫嬛彩蓮併坐一邊——就因爲這樣，害得彩蓮那個丫頭，半天都低着頭，連正眼也不敢看上桑先生一眼！

「桑兄——你上靑草湖去幹嘛？」

「去——」桑南圃一笑道：「去找尋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

「你朋友住在靑草湖？」

「很久以前是的，現在可就不知道在不在了？」

說話之間，可就聽見了車行外馬蹄翻飛踐踏而過的聲音，譚貴芝忍不住用手指把窗簾掀開了一角，正看見那奔過的一騎人馬！

灰色的一匹牧馬，馬上人高身材，大皮褂，滿臉長毛的漢子——

「是他！」譚貴芝臉上一驚！

陶氏湊過去看了一眼，也怔了一下，皺了一下眉，道：「把簾子放下！」

車外的那個長毛老漢，是存心找碴來的！

只見他張開着兩手，呼嘯叫嚣着奔馬而過，套車的兩匹馬驚嚇得揚起四蹄，唏聿聿長嘯着，幾乎把徐，喬以及那個趕車的車把式給翻了下去。

總算車把式老何是個中老手，兩隻靈巧的手，死命的扣住了馬韁，一連串的吆喝，才把兩匹受驚了的馬給鎭服了下來。

那個跨坐在馬背上像是發瘋了的老者飛馬而過，只不過在馬車前打了個圈兒，又飛快的兜了回來，依舊是怪模怪樣的舞動着兩隻長手大聲的叫着。

車把式老何生恐牲口再次的受驚，當下一甩手中長鞭，「叭！」的一聲，直照着對方老者頭上抽了下去！

馬上那個怪老人，怪笑了一聲，長手伸處一接一扯，老何怪叫一聲，整個身子隨着手上的長鞭，一下子就摔了出去，兩匹馬再次受驚人立前蹄，整個馬車幾乎向後倒翻了過來！

車廂內陶氏與貴芝俱都大吃了一驚！

貴芝兩隻手各自扶着一隻椅背，用力的向下一按，使出了大力千斤墜的功力，那輛將要翻起的車廂瞬息間重復定了下來，一任前轅的二馬如何的折騰怒嘶，這輛車却始終固若磐石！

坐在前座上「金槍」徐升平與「混元掌」喬泰，驚魂甫定，猝加無限怒火——

徐升平前在桑南圃身上受的一腔怒火，一股腦的發洩在對方那個怪老人身上！

他們也已看出來，來者這個怪老人，正是前此在酒店所遇見的那個狼面怪人，原本就對他存下了十分的戒心，此番狹道邂逅，再加上這般作爲，越加的可以斷定出他的不懷好意。

事到如此，還有甚麼好說的！

「老小子，你是吃飽了撐的——」，徐升平嘴喝叱着，整個身子猝然騰起，一雙鋼槍一上一下，一奔咽喉，一掛小腹，急猛的直向着馬上的狼面老者身上猛襲了過去，當眞是勢猛力足，銳不可當！

眼看着連人帶鎗一下子已經砸到那個狼面老人的身上，對方老人怪笑一聲，一隻右手五指猝開，霍地向外隔空虛按了一掌！

徐升平來的快退的更快！

看起來就像是個大球般的，在狼面老人的掌勢之下，徐升平身子連對方的身邊也沒有碰着一下，已倒捲如風退了回來。

依然是原樣的就空一折，「碰！」地一聲，又坐在了馬車前座上，只是力道不同，直震得徐升平兩眼發花，金星直冒！

此一刹時，「混元掌」喬泰也怒叱了一聲，由側面撲上來，掌中抖出了一條索子槍，嘩啦聲中，索子鎗的鎗尖像是冬夜中的一點寒星，尖風一縷，直向着長毛老者前額面門上點了過來！

怪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隻手倏地翻起，像是摘一片葉子般的，只是一拿一捏，已把「混元掌」喬泰的索子槍尖操在了手裏。

（未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神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在逍遙宮爲被百花城主施藥所迷的武林高手及薛空羣解去迷針後，逍遙宮主願參與殲除武林公敵的工作，楚雲秋因事先行離去，逍遙宮主則率衆進軍江湖。黃君落在梅恨天手中，梅恨天親自駕車押送黃君同往揚州，那日黃昏時分，途經一座破廟，梅恨天擬進廟投宿，驀地有六黑衣人在廟中現身，出語侵犯黃君，梅恨天怒施左手刀法把六黑衣人殺斃，黃君責其殘忍，說如有機會當手刃他以洩忿，梅恨天願死在她手下，把刀予她，黃君持刀指着梅恨天心窩，問他是否眞的不怕死——

刀橫虎倀死　手揮獍梟逃

黃君道：「你不怕麼？」

梅恨天道：「我自學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以來，殺過不少的人，但都不及我毀了妳一輩子來得殘酷，我罪有應得，有什麼好怕的。」

黃君道：「你不想再爲你的家人報仇了。」

梅恨天道：「當然想，可是我想通了，我的家人是被人殺死的，他們已經死了，說起來他們本身並沒有什麼痛苦，而我害了妳一輩子，妳的身受遠比死來得難受，所以我認爲應該先讓妳報仇雪恨。」

黃君一雙美目中的異采忽然大盛，但却不像剛才那麼怕人了，只聽她道：「把你的眼閉起來。」

梅恨天怔了一怔道：「讓我把眼閉起來，爲什麼？」

黃君冷然道：「不爲什麼，讓你閉眼你閉眼就是！」

梅恨天道：「好吧，我聽妳的。」

旋即閉上了兩眼！

黃君一雙美目凝望着梅恨天的臉，梅恨天那張臉仍是一點表情沒有。

突然，黃君一咬牙，挺腕就刺。

但，當那把刀銳利的鋒尖接觸到梅恨天胸前衣衫那一刹那間，她那欺雪賽霜，晶瑩如玉的皓腕突然起了一陣顫抖，緊接着那把刀停在那兒不動了。

只聽梅恨天道：「妳爲什麼不動了，再往前送半尺就够了。」

黃君銀牙再咬，又要挺腕，但那把刀却沒能往前進一分，反倒緩緩垂了下去。

梅恨天睜開了眼，他沒有說話，目光代替了言語。

黃君避開了他那雙目光，道：「我不忍殺你，你的身世太可憐。」

梅恨天突然兩眼暴睜，厲聲說道：「我不要妳可憐，我不需要任何人可憐。」

黃君沒料到他會突然變成這樣，聽了一跳，驚異地望着他沒說話。

梅恨天忽然斂去煞威緩緩說道：「妳要知道，妳比我還可憐！」

黃君道：「你既然明知道會害了我，爲什麼還……」

梅恨天沉聲說道：「我愛妳，愛不是罪過，我的本意是好的，受了我父親的影响，我原以爲可以輕易獲得妳的心，那知道妳，……」

他兩眼冷電暴閃，突然伸手拖起黃君閃身掠進了漆黑的正殿裏。

黃君急道：「怎麼……」

梅恨天低喝一聲，道：「別說話，有人來了。」

這句話剛說完，一條黃影，如飛射落在正殿前院子裏，落地又起，便要撲向正殿。

六七條黑影隨後射落，立卽圍住了那條黃影。影斂人現，那條黃影是個很白淨，很白淨的年輕黃衫客，那六七條黑影却是淸一色的黑衣人，裝束打扮跟廟門口那幾個一樣，每人手裏也都握着一把寒光四射的長劍。

只見黃衫客一聳雙肩攤手說道：「諸位這是何苦，我跟諸位往日無怨，近日無仇，諸位幹什麼這麼窮追不捨？」

只聽他對面那名黑衣人冰冷說道：「

姓柳的，你不用害怕，我們不傷你的性命，只不過想借你辦一件事罷了，只要你肯乖乖的跟我們走……」

黃衫客道：「跟諸位走那是一句話，我本來就在外頭今東明西，走南闖北地跑慣了，只是我想先知道一下，諸位究竟要借我辦什麼事？」

那黑衣人道：「現在不必問，到了地頭你就知道了。」

黃衫客道：「諸位這是何必，早說晚說，還不是一樣……」

那黑衣人冰冷道：「少廢話了，願不願跟我們走，你且說一句。」

黃衫客沒卽時回答，沉吟了一下方道：「聽諸位的口氣，我要是不跟諸位走，諸位就要取我的性命，可是。」

那黑衣人冷然點頭，道：「不錯。」

黃衫客一聳雙肩道：「螞蟻尚且偷生，何況我這個人，說不得我只好跟諸位走了，只是我怕有人不答應。」

那黑衣人震聲道：「誰不答應……」

另一名黑衣人突然冷然道：「你可別跟我們耍花槍……」

黃衫客忙擺手說道：「我可絕不是跟諸位耍花槍，一對七，我那兒敢哪，不知道諸位剛才來的時候，有沒有看見門口那幾具屍體跟那輛馬車。」

他對面那黑衣人兩眼寒芒一閃道：「看見了，怎麼樣？」

黃衫客道：「看那幾具屍體的裝束打扮，可知他們跟諸位是一條路上的，幾個大男人不會以馬車代步，那就表示那輛馬車是別人的，看門口的情形，很顯然的，諸位那幾個同伴，是傷在坐馬車的人手裏，馬車既然還在，要是我沒有料錯，馬車的主人，縱不在這座廟裏，恐怕離這座廟也不會太遠，他既然傷了諸位的同伴，那就表示他也是諸位的對頭，那麼他要是發現了諸位的意圖，諸位以為他會讓諸位帶我走麼？」

此人好心智，這番話是眞具相當的阻嚇力，那黑衣人一聽這話，立卽神情震動轉眼四下望去。

在這種情形下最忌疏神分心，黃衫客把握住這千載難逢的不再良機，悄無聲息地向着那名黑衣人撲了過去。

他身法極快，一閃便到了那名黑衣人面前，探掌便抓那黑衣人的右「肩井」！

奈何那名黑衣人不是一般的庸手，更何況他還有同伴，他身旁一名黑衣人冷喝聲中抖劍直刺黃衫客前胸要害。黃衫客吃虧在兩手空空，血肉之軀自不敢輕碰百鍊精鋼，他出左手曲指彈向劍身，同時滑步側身，儘管他抓勢沒變，但此刻那名黑衣人已然驚覺，就趁他滑步側身，手上稍緩的一刹那間，仰身倒射退向後去，避開了這一抓。

另五名黑衣人，同時發動攻勢，立把黃衫客罩向六把長劍所組成的森寒光網之下。

當然，一時半刻兒黃衫客或許不會傷在這幾把長劍之下，但他絕不是這七名黑衣人的敵手，要是的話他就不會在前頭跑，讓七名黑衣人在後頭追了。

梅恨天跟黃君隱身在漆黑的正殿裏靜觀至此，梅恨天突然低聲說道：「『殘缺門』害了我，這筆賬我不能不算，妳在這兒等着我，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黃君這才發覺她一個身子緊緊地倚在梅恨天懷裏，不知道怎麼回事，她心裏突然泛起一種異樣感覺，她說不出這種感覺是什麼，但她却能清楚地覺出，那厭惡的成份已大爲減少了，她心神不由爲之一陣震動，就在她心神震動的當兒，梅恨天已離開她行了出去。

梅恨天人在正殿門口停步，站在高高的石階上冰冷喝道：「住手！」

這一聲聲音不大，但含蘊着冷肅的煞感，而且簡直就像從冰窟裏傳出來的，比那舌綻春雷霹靂般大喝更具懾人之感。

七名黑衣人，連同那位黃衫客，都身軀一震馬上停了手。

旋聽黃衫客笑道：「怎麼樣，諸位，我沒有料錯吧，馬車的主人，是不是在這兒。」

一名黑衣人森冷目光直逼梅恨天，道：「門外那輛馬車是你的？」

梅恨天冷然點頭道：「不錯。」

那名黑衣人道：「這麼說門口那幾個人也是你殺的了。」

梅恨天道：「也不錯，我正嫌少，沒想到你們又給我送來了。」

那名黑衣人厲笑一聲騰身電撲高高石階上的梅恨天。

梅恨天一動沒動，容得那黑衣人掌中長劍似匹鍊捲上石階，他掌中刀方始揚起，只見刀光一閃，血雨橫飛，那黑衣人來勢快，去勢也快，來的時候是一個，去的時候變成了兩個，疾射撞向院子裏，嚇得院子裏七個人慌忙躲閃，那兩團黑影砰然聲中落了地，濺得到處是血，一個人攔腰成了兩截，肚腸外流，慘不忍覩。

黃衫客直了眼。

六名黑衣人五名臉色木然，一名臉色大變，那臉色大變的一名，突揚聲厲喝：「殺。」

五名臉色木然的動了，他五個剛動，一團懍人寒光從石階上電射而下，繞院一匝停住，梅恨天臉色煞白，眉宇間盡是冷肅之氣，抱刀站在院中。

五名臉色木然的黑衣人，連同臉色大變那一名，一個連一個倒下，着地身子變爲兩截。

黃衫客人本白，現在一張臉白得更加不帶一絲兒血色，他雙眼發直，口半張，站在那兒不動也不說話。

梅恨天沒看他一眼，一把刀緩緩垂下，轉身緩步行向正殿。

黃衫客如大夢初醒，他定過了神，忙道：「兄台請等等！」

梅恨天停步回身，兩道森冷目光直逼過去。

黃衫客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他忙陪上一臉心驚胆戰的強笑，一揚拇指道：「兄台好高絕的身手，好高絕的刀法，應當之天下第一刀而無愧。」

梅恨天冷冷道：「你可以走了。」

黃衫客忙答應兩聲，一拱手道：「兄台援手大恩，小弟……」

梅恨天冷然截口，道：「我不是幫你，我跟他們有仇。」

黃衫客一連應了三聲「是」，道：「恭敬不如從命，小弟告辭。」

他轉身要走。

忽聽一個甜美話聲從身後傳了過來：「等一等。」

黃衫客一怔回身，他兩眼猛地一亮，飛閃異采。

黃君從正殿裏嬝嬝行了出來，下了石階來到梅恨天身邊，道：「可是『長安』柳公子當面。」

黃衫客又是一怔道：「正是柳不凡，姑娘認得我。」

黃君道：「名滿天下的『武林六公子』之一，我要是不知道，豈不是有些孤陋寡聞！」

柳不凡忙道：「恕柳不凡眼拙，姑娘是——」

黃君道：「柳公子不必問我是誰，也不必知道我是誰，只問柳公子，這些人要借公子辦件什麼事。」

柳不凡遲疑了一下，窘迫一笑道：「說來慚愧，柳不凡在武林中也算小有薄名，可是碰上了這七個傢伙却只有逃跑的份兒，他們並沒告訴我是什麼事，但是據我看不外是綁票。」

黃君道：「是有點兒像，不過他們要的恐怕不是錢？」

柳不凡訝然問道：「芳駕的意思，是說——」

黃君淺淺一笑道：「聰明如柳公子者，怎會不懂我的話。」

柳不凡呆了一呆，旋卽臉色一變道：「難不成他們是要我那個家？」

黃君道：「柳公子不愧聰明！」

柳不凡道：「他們的心倒是不小啊，芳駕可知道他們的來歷？」

黃君微一點頭道：「知道，說出來柳公子也一定不會覺得陌生，『殘缺門』，柳公子知道麼？」

「殘缺門？」柳不凡兩眼一睜，倒抽一口冷氣，說道：「原來他們是『殘缺門』的，『殘缺門』，不是早就銷聲匿跡了麼？」

黃君道：「可是曾幾何時他們化明爲暗，又在武林中出現了。」

柳不凡口齒啓動，要說話，可是就在這時候他的目光觸及梅恨天提刀的左手，他臉色陡然一變，忙道：「原來他們化明爲暗又在武林中出現了，這件事，不能不讓天下武林知道一下，要是柳不凡沒有料錯，他們的目標絕不止『長安柳家』，我得趕快讓各門各派各世家，有個準備，事急燃眉，不敢躭擱，援手之恩，容圖後報，告辭。」

他一拱手，便飛身一閃騰射而去，消失在夜空之中。

梅恨天冷冷說道：「他倒是個難得的熱心人啊。」

黃君冷聲道：「你以爲他是個熱心人麼？」

梅恨天道：「不知道爲什麼，我對他沒有好感。」

黃君道：「你的眼光不差，『武林六公子』中數他最陰，最狡猾。」

梅恨天目光一凝道：「我很奇怪。」

黃君道：「你奇怪什麼？」

梅恨天道：「妳有機會把我刼擄妳的事告訴他，他雖然救不了妳，但是他可以通知『雙鳳門』，或者告訴江山……」

黃君道：「我要是把你刼擄我的事告訴了他，你會讓他活着離開這兒麼？那不是等於沒說麼……」

梅恨天道：「這不是理由，他既是『武林六公子』之一，我絕無法一刀取他性命，他有機會逃跑……」

黃君道：「你不會追他麼？」

梅恨天道：「我顧他就顧不了妳，我追他的時候妳可以逃跑！」

黃君道：「我爲什麼要逃跑，你說的，只有跟你在一起才有殺你的機會。」

梅恨天道：「可是妳放棄了輕而易舉的取我性命的機會！」

黃君道：「我不想殺一個毫不還手的人，也永不會殺一個毫不還手的人。」

梅恨天道：「可是，妳別忘了，妳恨我——」

「不錯，我恨你。」黃君突然大聲道：「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恨不得把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可是我現在不想讓你死，不想殺你，我想看你找到你父親，證實了我說的話之後那種痛苦，我想看着你自己毀在這『左手刀法』之下，你明白了麼？」

話落，她轉身就要往正殿走。

梅恨天把刀往右脅下一夾，伸手拉住了她，兩眼直射異采逼視着她。

黃君一仰嬌靨，冷冷說道：「用不着這樣看我，你要不願意讓我看着你痛苦，不願意看着你親手毀了你自己，你就現在殺了我。」

梅恨天說道：「妳知道，我不是這意思。」

黃君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梅恨天道：「妳明白。」

黃君突然雙手掩臉，低下頭去失聲痛哭！

梅恨天唇邊掠過一絲抽搐，道：「我知道我比不上江山，我知道妳覺得委屈，可是我會全心全意地愛妳，我甚至能爲妳死，這一點江山未必比得上我……」

黃君的哭來得快，去得也快。她突然住了聲，舉袖擦了擦淚珠，道：「這兒到處是血腥味兒，我不願意在這兒過夜，咱們還是走吧。」

梅恨天臉上忽然泛起一陣激動神色，道：「好，妳說什麼我都聽。」

他扶着黃君往外行去。

可是剛走出去一步，他却突然又停下了。

黃君轉過臉來道：「怎麼了？」

梅恨天道：「門外有人，聽見咱們往外走剛離去。」

黃君呆了一呆道：「門外有人？你是說他一直躲在門外？」

梅恨天道：「不錯，他可能已經聽見了咱們的談話。」

黃君道：「這會是誰？」

梅恨天道：「不知道……」

黃君道：「現在有人爲我傳話了。」

梅恨天道：「不錯。」

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黃君說道：「我等着了，看看是江山先找到了咱們，還是『雙鳳門』先找到了



咱們。」

邁步往外行去。

梅恨天沒說話，他臉色木然冷漠，讓人根本看不出他心裏在想什麼。

出了廟門，兩個人抬眼四下看，夜色空蕩寂靜，幾十丈內沒有一點風吹草動，什麼跡象也沒有！

梅恨天扶着黃君登上了馬車，然後自己登上車轅，把刀往身後一放，左手拉起韁繩，抖韁趕動了馬車。

馬車馳上大路，在夜色中緩緩向前馳動，梅恨天跟黃君都沒有說話，只有轆轆輪聲跟得得蹄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傳出老遠。

片刻之後，梅恨天覺得握韁繩的左掌有點熱辣辣的，起初他沒在意，可是後來他發覺這種熱辣辣的感覺居然會擴大，而且會蔓延，不過一會兒工夫，這種熱辣辣的感覺竟到了手腕，甚至有順手臂上竄之勢。

他知道不對了，馬上停住了馬車，轉過身去道：「妳到車轅來幫我個忙。」

黃君不知道怎麼回事，沒在意，鑽出車篷到了車轅。

梅恨天把左手伸向了她，道：「從肘部下手，閉住我的血脈。」

黃君一怔，道：「怎麼了，這是幹什麼？」

梅恨天說道：「恐怕我受了暗算中了毒。」

黃君一驚叫道：「怎麼說，你……」

梅恨天道：「快！」

黃君不敢再問，伸出水葱般玉指正對梅恨天肘部「曲池」，「小海」，「少海」，「曲澤」，「尺澤」五處而點，立即封閉了梅恨天左小臂的血脈。這才又問：「究竟是怎麼回事，你什麼時候……。」

梅恨天道：「我先覺手掌心有種熱辣辣的感覺，我沒在意，以為是剛才兩次搏殺握刀握的，那知沒一會兒工夫這陣熱辣辣的感覺竟到了手腕，而且還有沿血脈上竄之勢，這我才覺出不對……」

黃君驚呼一聲，道：「你可知道是什麼時候——」

梅恨天道：「不知道，事實上我沒摸過什麼旁的東西……」

黃君忽然臉色一變，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說道：「會不會是剛才躲在門外那人……」

梅恨天兩眼猛睜，說道：「對，只是，咱們出來的時候竟沒了人，我也沒有摸什麼……」

黃君道：「你怎麼沒摸什麼，韁繩不是麼？」

梅恨天一怔，想伸手去抓韁繩，可是他左手沒能動，這他才想起左小臂血脈已閉，這隻左手將會是等於廢了，他想改用右臂去挑，可是黃君已早他一步拿起他的刀挑起了韁繩，只凝目一看，兩個人都看見了，韁繩上，梅恨天手握處，還有些殘餘的白色粉末，不細心看絕看不出來。

梅恨天道：「這就是了。」

黃君道：「這是誰……」

只聽一陣笑聲遙遙傳了過來。

梅恨天臉色一變要往起站。

黃君伸手按住了他，低聲說道：「別動，等他過來，你暫時不能動了，還有我呢。」

這句話剛說完，夜色中，十幾丈外出現了一條黃影，緩緩向着馬車撲了過來。

黃君一怔，脫口叫道：「柳不凡，會是他……」

梅恨天勃然色變，兩眼寒芒暴射，道：「好個卑鄙小人！」

那黃影來勢看似緩慢，其實並不慢，只這兩句話工夫已到了車前，停在了丈餘外，不是柳不凡是誰。

只見他滿面詭然地望着兩個人道：「怎麼回事兒，二位怎麼在這兒停下了，這兒前不着村兒，後不着店兒的……」

梅恨天目中冷芒直逼過去，他恨不得抓起他的刀竄過去一刀劈了這個陰險，卑鄙的小人！

黃君冰冷說道：「柳不凡，韁繩上下毒可是你？」

柳不凡笑哈哈地點頭道：「不錯，是我。」

黃君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柳不凡道：「哎喲，姑娘怎麼問起我什麼意思來了，我這為的是姑娘妳啊。」

黃君冷冷道：「我不懂你這話什麼意思。」

柳不凡道：「我聽見姑娘跟他的談話了，姑娘懂了麼？」

黃君忽然笑了，笑得有點冷，道：「我明白了，你知道是他刼擄了我，想救我，是不。」

柳不凡拍了一下手道：「對，對，對極了，就是這樣，姑娘能懂我的意思，也不枉我這冒殺身之險的一番苦心了！」

黃君道：「看來，你是忘了，他救過你。」

柳不凡笑道：「他那裏是救我，他跟那些人有仇，這話是他自己說的，姑娘難道沒聽見。」

黃君道：「我聽見了，只是你這條命



黃君皓腕一抖，一點銀光，直射柳不凡。

卻是因他殺了那些人才保持住的，這你總不能否認。」

柳不凡一點頭道：「這我的確不能否認，只是姑娘恐怕不知道，那些人我並沒有放在眼裏，憑他們那幾個下九流的小角色也傷不了我，我只是不願自己動手殺他們，不願讓自己這雙手染上血腥罷了，儘管這位代我殺了他們，我多少欠這位一點情，可是我不能為這個心軟，要是為這個心軟，我就救不了姑娘了，是不。」

黃君微微點頭道：「說得很好聽，你的確沒有說錯，也一點不錯，你是個十足的陰險卑鄙小人。」

柳不凡笑了一笑道：「姑娘，我這完全是為了妳，妳怎麼——」

黃君臉色一寒，冷笑道：「我可以告訴你，我是被他刼擄的是不錯，我也一直想找機會殺他，可是，我不願用這種手法殺他，我更不願欠你這種卑鄙陰險小人的情。」

這幾句罵得不算輕，可是柳不凡聽着卻笑了，道：「弄了半天我這番心意還是枉費了，只是姑娘，事到如今恐怕由不得妳，姑娘妳可以試看打聽打聽問一問，凡是我柳不凡看見的，得不到手是絕不會善罷甘休。」

黃君冰冷一笑道：「柳不凡，這才是你害他的眞正目的吧。」

「不錯。」柳不凡笑哈哈地點頭道：「既然把臉抓破了，我也只有實話實說了，姑娘，這小子有什麼好，一個少隻手的殘廢人，我柳不凡當世『六公子』之一，要人有人，要財有財……」

梅恨天霍地自車轅上站起，兩眼殺機暴射，冷叱道：「解開我的穴道，把刀給我，……」

柳不凡連忙道：「不能啊，姑娘，妳要是解了他的穴道，讓他妄動了眞氣，除非他連左手也不想要了，要不然，他這條命，……」

梅恨天冰冷道：「聽見沒有，解開我的穴道，我拚着這僅有的一隻手不要也要劈了這妄夫。」

黃君跟沒聽見似的，望着柳不凡道：「柳不凡，他是個殘廢了，他刼擄了我，我也恨他，可是現在拿你跟他比一比，你遠不如他，我寧可跟他在一起，在我眼裏，他是個人，你以怨報德，恩將仇報，卑鄙陰險，卻連禽獸都不如！」

柳不凡雙眉微聳一攤手道：「看來這年頭兒好人做不得，姑娘要這麼說我也沒辦法，柳不凡別無所長，就是不怕罵，其實姑娘現在罵我，一旦配了我——」

黃君冷喝道：「你做夢，閉上你那張狗嘴。」

柳不凡目光一凝，寒光外射，說道：「姑娘，看妳是個冰雪聰明，玲瓏剔透的人，怎麼幹這種大不智的糊塗事，他才是『殘缺門』的人，我看見他那隻沒了手的右胳膊，才悟出了他用的是『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別說他現在中了我下的毒，非我獨門解藥不能解，永遠成為廢人一個，就是沒有中我的毒，將來，他也會毀了他自己，姑娘妳綺年玉貌，難道想為他守寡不成。」

梅恨天厲聲大吼，說道：「解開我的

穴道。」

黃君沒理他，望着柳不凡要說話。

梅恨天突然大喝一聲，騰身欲起。

黃君伸手一把拉住了他，冰冷道：「你以爲這樣才是英雄。」

梅恨天臉色煞白，神態怕人，道：「我不能讓他……」

「讓他怎麼樣，」黃君冷冷道：「善保有用之身，你還有更重要的事，陰險卑鄙的小人，又何妨讓他得意一時！」

梅恨天沒說話，殺機暴射的兩眼逼視着柳不凡，也沒再動。

只聽柳不凡笑了笑，道：「這才是，大丈夫能伸能屈，有道是：『能伸能屈是條龍，能伸不屈是條虫』，別看你閣下剛才在那座破廟裏好威風，好煞氣，如今，你却抵不過我一個手指頭，還是知機識趣點兒吧。」

梅恨天兩眼都紅了，一字一字緩緩說道：「柳不凡，只你讓我再碰上……」

「怎麼樣，」柳不凡陰笑道：「非我獨門解藥如何能解你手上的毒，就算下回讓你再碰上，你也莫奈我何，何況你已經沒有下次了。」

黃君道：「既是他已經沒有下次了，你還等什麼？」

柳不凡笑道：「姑娘，別把柳不凡當三歲孩童，我知道妳是朵帶刺的花兒，可是妳這朵帶刺的花兒不見得瞭解我了！」

黃君道：「你有這自信那是最好不過，我就在這車轅上，你過來吧！」

柳不凡沒動，微微一笑，說道：「姑娘，妳不想讓他這僅有的一隻手永遠不能動吧，要知道，他的仇人不少，一旦讓人家找上了他，有手不能動，那可是要命的事兒！」

黃君心頭一震道：「我自然不想讓他這僅有的一隻手永遠不能動……」

「這就是嘛，」柳不凡道：「姑娘該爲他着想，任人宰割的事不好受，那也一定相當慘，咱們打個商量，姑娘跟我走，我給他解藥……」

黃君道：「可以。」

她挪身就要動。

「慢着，」柳不凡抬手一攔，笑道：「剛說別把我當三歲孩童，怎麼又把我當三歲孩童了，姑娘，柳不凡不是傻子，別跟我來這一套，雖說妳這朵花兒的刺未必能扎了我，可是我不能不防萬一，我得先把妳這朵花的刺先除了……」

他抬手一抖，一點白光飛了過來，恰好落在車轅之上，那是一個只有幾寸高的小白瓷瓶，他接着說道：「那個小瓶子裏有一顆柳家特製的藥丸，吃了這顆藥丸之後除了不能提聚眞氣，不能跟人動手之外，別的都跟常人一樣，妳只要把這顆藥丸吞下，我馬上給他解藥。」

黃君道：「想必你那解藥不能馬上祛除他中的毒。」

柳不凡笑道：「那當然，他服下我的解藥得等半個時辰之後才能把毒祛除盡凈，要是能馬上解除，我豈不等於塞把刀在他手裏。」

黃君道：「這辦法倒是不錯，只是我怎麼信得過你。」

柳不凡說道：「姑娘有什麼信不過我的？」

黃君道：「我怎麼知道你一定會給他解藥，現在你所以不敢動他那是因爲還有我在，你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對手，一旦我被你所乘，焉知你不會動他。」

柳不凡皺眉說道：「姑娘想的太多了，柳不凡豈是那種人？」

黃君冷冷一笑道：「事實上你是個不折不扣的卑鄙陰險小人。」

柳不凡陰陰一笑，道：「姑娘別忘了，他的手……」

「我知道，」黃君道：「死在誰手裏都比死在你手裏好，更何況死在你手裏還要賠上一個我，這太不划算。」

柳不凡雙眉陡揚，道：「既是這樣，說不得我只有冒扎手之險試試了。」

舉步逼了過來。

黃君道：「你早就該這樣了。」

柳不凡走得很慢，他一邊走，一邊道：「姑娘，在我沒出手之前，妳還有機會三思。」

黃君道：「我已經三思了！」

忽然壓低話聲道：「你千萬別動，讓他來近。」

梅恨天一雙含蘊殺機的目光逼視着柳不凡，一動不動，像尊石像似的。

柳不凡走得慢，可是丈餘距離沒多遠，就這兩句話工夫他已然逼近車前五尺內，他突然停了步，望着黃君道：「姑娘怎麼還不動，眞沉得住氣啊！」

黃君冰冷一哼，道：「我知道事關重大，一擊不中不能再有第二次機會，所以我要等你來近些好一舉擒住你，逼你交出解藥。」

柳不凡仰頭大笑，笑聲中，他右衣袖忽然動了一下。

只聽黃君一聲冷叱：「卑鄙陰險的東西，我早防着你了。」

她揚皓腕，抖玉手，一點銀光向着柳不凡電射而去。

這點銀光速度太快，而且襲的是咽喉要害。

柳不凡右衣袖方動，都點銀光已電射襲到，他大吃一驚，沒顧得再動衣袖，頭一偏，那點銀光擦臉而過，「噗！」地一聲正中耳垂，耳垂沒了，馬上見了血。

柳不凡剛覺得一疼，倏覺腦後又起破風之聲，他心胆欲裂，一矮身，倒地滾翻，橫裏竄出一丈，抬眼再看，那點銀光正往馬車方向倒飛。

他明白了，那不是普通暗器，而是一種帶着極細的綫，細得讓人匆忙間看不見的綫，能控制的厲害玩藝。

他兩眼望着那點銀光，眼角餘光却瞥見黃君騰身欲起，他魂飛魄散，向着馬車方向抖手打出一蓬烏芒，然後向着反方向飛身疾遁！

事實上柳不凡並沒有看錯，黃君是騰身欲起，而且在他抖手打出一蓬烏芒之前的一剎那已然騰離車轅，但那一蓬顯然是淬過毒的暗器的烏芒攔住了她，而且使得她不得不一把拉住梅恨天，雙雙騰離車轅，倒縱躲避！

當然，這蓬烏芒是很輕易地避開了，但柳不凡已跑得沒了影兒，而且那四套車牲口也一聲悲嘶死在了那蓬淬過毒的暗器

之下。

黃君氣得一跺脚咬牙狠聲道：「那個狡猾詭詐的東西！」

梅恨天吸了一口氣道：「不要氣了，山不轉路轉，江湖道上總會碰上他的。」

黃君霍地轉過臉來道：「你懂什麼，你的手……」

倏地住口不言。

梅恨天道：「只要能贏得妳的關心，我就是再把這僅有的一隻手廢了也是值得的。」

黃君冷冷說道：「你別會錯了意，我關心的只是你這隻手，這隻能毀你自己的手。」

梅恨天道：「現在這隻手不能毀我自己了，但却能使我毫無抗拒地死在別人手裏……」

黃君道：「你放心，我不會在這個時候殺你，我也不會殺你，我說過，我要看着你找到你父親證實了我的話之後那種痛苦，我要看着你自己毀了自己，所以我不但不會殺你，反而會想盡辦法解你所中的毒。」

梅恨天微一搖頭道：「妳已經沒有機會了。」

黃君道：「我已經沒有機會了，爲什麼？」

梅恨天道：「只因爲我不打算讓妳再跟我一起了。」

黃君爲之一怔，道：「你這是——」

梅恨天道：「柳不凡說得不錯，我的仇人不少，行走在江湖道上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我不能連累妳——」

黃君忙道：「你胡說，你不能——」

梅恨天道：「我也不願意離開妳，可是，我不能不離開妳，妳要原諒，妳多保重。」

他突然騰身飛射而去。

黃君怔了一怔，伸手一把沒抓住，她嬌呼一聲飛身追了去，一路追，一路呼叫，一前一後兩條人影很快地消失在了茫茫夜色裏。

× ×

天屆黃昏，暮靄初垂的時候，一條人影像道閃電似的射進了「揚州」「梅家廢宅」裏，是楚雲秋。

他明知莫言已經不在這兒了，也明知那殘廢老人也已經遠離，可是他不能不到這兒來看看。

只因爲他多少還懷着一綫希望，而且，他也認爲要找那殘廢老人該從這一帶着手！

大白天裏，「梅家廢宅」已經够寂靜了，這當兒更顯得寂靜，甚至還帶着此宅所特有的懾人氣氛。

當然，楚雲秋沒能聽見什麼，也沒能看見什麼。

可是，他還是在聽，在看，他凝神，用他那敏銳的聽覺搜索「梅家廢宅」裏的動靜，他竭盡目力，目光緩慢移動，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

他沒能看見什麼，但是他終於聽見了聲響。

那聲響就來自原來殘廢老人藏身的那口枯井裏，很輕微，錯非楚雲秋這種敏銳的聽覺絕聽不出來，那聲響「嘖」，「嘖」地，像是吃東西的聲響。

楚雲秋雙眉一揚，兩眼寒芒暴閃，飛身撲了過去。

到了井口再聽，那「嘖」，「嘖」之聲越發清晰，沒錯，是吃東西的聲響，只不知道那吃東西的是人還是獸。

楚雲秋輕捷異常地跳下了井，井底靠井壁上有個半人高黑忽忽的洞穴，那吃東西的聲響就是從那兒傳出來的。

楚雲秋暗提一口氣，凝功護住週身大穴，矮身鑽了進去！

洞裏漆黑難見五指，他進洞沒馬上前進，等到兩眼漸漸習慣黑暗，能隱約看見東西時，他才慢慢往裏鑽去！

這個洞不是個直洞，而且也不淺，進洞約莫丈餘洞勢便忽然右彎，拐過了這個彎才算到了洞底，洞底是圓的，地方不怎麼大，一股子潮霉味兒薰人，就在這個圓形的洞底，有一團黑影在動，楚雲秋一眼便看出那是個人，那個人確是在吃東西。

而，就在楚雲秋看見那個人的同時，那個人也看見了楚雲秋，忽然竄起，帶着一陣勁風撲向楚雲秋。

楚雲秋那怕這個，翻手出掌，認準那人腰間穴道部位拍了過去，只聽一聲悶哼，那人翻身倒了下去。

楚雲秋不怕這個，可絕沒想到這麼容易就制住了對方，呆了一呆俯身抓起那人竄了出去。

出井再看，楚雲秋頓時爲之怔住。

這個人不是那殘廢老人，楚雲秋原不相信那殘廢老人會那麼傻，再回到那口枯井裏藏身，他甚至不相信會在這座「梅家廢宅」裏找到那殘廢老人。

可是他絕沒想到藏身枯井的會是這個人。

這個人是「揚州八怪」裏的「拚命三郎」樂無畏。

樂無畏是樂無畏，這位「拚命三郎」現在可是狼狽極了，不但衣衫破爛，滿頭滿臉是土是灰，而且面有菜色簡直就不成了人樣。

楚雲秋定了定神，一伸掌拍醒了樂無畏。

樂無畏醒過來連看都沒看，翻身要跑，可是他一隻手臂握在楚雲秋手裏，那跑得了，旋見他轉過來跪倒在地，磕頭如搗蒜，顫聲說道：「傅公子，傅爺，我們弟兄幾個全毀在了您手裏，現在就剩我一個了，您還——」

楚雲秋爲之一怔，忙道：「樂無畏，我不是傅怡紅。」

樂無畏住口猛抬頭，他怔住了，圓睜着兩眼叫道：「怎麼是你……」

楚雲秋道：「難得你還認得我，告訴我，堂堂的樂八爺怎麼會落得這副模樣，躲在『梅家廢宅』這口枯井裏。」

樂無畏道：「朋友，你……」

楚雲秋道：「答了問話。」

樂無畏遲疑着沒說話。

楚雲秋道：「樂無畏，你看也沒看就把我當成傅怡紅，大概傅怡紅在找你，你不會願意讓我把你交給傅怡紅吧！」

樂無畏一顫道：「朋友，樂無畏把兄弟幾個全毀在了傅怡紅手裏，如今只剩樂無畏一個，你行行好——」（未完）

民初遊俠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譚道帶同范長順爲他挑選的兩名助手劉光俊和程福進城，前往戲園子赴二姨太的約會，二姨太買通了唱戲花旦白玉霜，假她房中與譚相晤，談不了幾句話，在外把風的劉光俊在外面低聲叫有槍兵衝進來了，譚道迫得跳窗逃走，而二姨太也得到白玉霜的帮助，瞞過了衝進來的武瑤軍。三更天，曉山鎭已變成一片黑城，一健壯的男人，潛進了廣濟油坊的後院，用手臂將一個更夫的頸項箍住，喝令他不許叫嚷，否則別怪心狠手辣，更夫的頸項被勒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有點頭的份——

明赴鴻門宴　暗展策反謀

「今兒大白天來了兩個人，」那人的聲音很低，却很淸晰：「是北洋軍追捕的逃犯，躲進了廣濟油坊，老實說，那兩個人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眞不知道。」另一隻手抓住了頭髮，用力往前一推。「你若再說不知道，我就扭斷你的頸子。」

「眞不……知道，只聽說……」

「聽說怎麼樣？」

「聽說那兩個人已經走了。」

「相好的，」那隻像鋼條般的手臂猛一收緊，語氣也狠勁十足：「你若想從此不透氣，就悶在肚子裏別吭聲。那兩個人根本沒走。」

「走……沒有走我也不知道……」

「我看你是想死！」

「是誰？」突然一聲嬌叱在沉寂的氣氛中响起，緊接著一道矯捷的身影竄了過來。

來人是范秀雲，她手裏提着一根粗大的木棒，脚尖剛一點地，手中的木棒已揮了出去。



那魁偉健壯的男人也是非常機警，身子猛地一旋，用那巡更守夜的人作了擋箭牌，木棒結結實實地敲在他的胳臂上。他慘呼一聲，幾乎痛昏過去。

偷襲者似乎不敢和范秀雲面對面作一番較量，立刻鬆開了巡更守夜的人，一騰身上了牆頭。

范秀雲一棒打着自已人，難免心頭一慌，就在她一怔之間，那個來歷不明的男人已經高飛遠颺了。

范秀雲也沒有去追趕，連忙去察看傷者的情況。

呼叫聲驚動了不少人，連范長順也披衣起身趕到院子裏探望究竟。他疾聲問道：「秀雲，是怎麼回事？」

「您問問他吧！」范秀雲指着更夫說道。

「那傢伙一定是個强盜，」巡更的提着受傷的手臂哇哇大叫：「他查問那兩個人的下落……」

「那兩個人？」范長順急急地問。

看更的道：「就是那兩個被北洋軍追趕的人……」

「你怎麼說的？」

看更的道：「我說那兩個人早已……早已走了……」

范長順沒再問下去，托起他的胳臂揑一下：「傷得怎麼？」

「挨了秀雲姑娘一棒子，不……不要緊……」

范秀雲氣咻咻的搶着說：「誰教你那麼笨？白挨！」

范長順似是在思索什麼，漆黑的夜裏看不淸楚他臉上的神情。但是他的沉默就表示了一切。過了許久，才聽見他低沉地呼喚那巡更守夜的名字：「小桐子！這事逢人不可亂說，明兒一大早，到櫃上找賬房先生拿兩塊大洋，到一帖堂去看看胳臂的傷。這會兒去換一個人接你的班，歇火吧！」

「謝掌櫃！」

聞聲趕來了不少人，有的提着燈籠火把，有的提着刀槍棍棒，衆口紛云地查問出了甚麼事。

范長順向大夥兒揮揮手：「沒事，只是一個小賊。」

就憑掌櫃的這一句話，所有的人都散了。

范長順暗暗地拉了范秀雲一把，她立刻跟隨着到了父親的房裏。

「秀雲！」一進門，范長順就迫不及待地問：「那個人長得

甚麼樣子？」

「很高，很壯。」

「我是問他的相貌。」

「看不淸楚，不過……」范秀雲略微猶豫了一下。「這傢伙的武功非常高，是個會家子。」

「秀雲！妳不是從來不服人的麼？」

范長順藉此機會糾正了他女兒的驕縱，接着又極爲正經地說：「已經有人摸進咱們曉山鎭了。」

范秀雲挺機靈，方才被她父親奚落了一頓，此刻總算找到了表露的機會：「爹！您知道我爲啥沒有動槍？」

「爲啥？」

「我怕這小子是那兩個人的朋友。」

范長順心頭笑了，因爲正合上了他的想法，不過他並未表露出來，只是淡淡地問道：「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范秀雲道：「我聽到他盤問更夫的話，不像是……。」

「不像是甚麼？」

「不像是北洋軍那邊的探子。」

「唔！」范長順點了點頭，「我也是這樣想，北洋軍手下的爪牙絕不會有這麼好的功夫。」

「爹！」范秀雲獻上了計策：「曉山鎭外來的人並不多，咱們暗中摸一摸，不難……」

她的話說到這兒，忽然窗外响起了一聲咳嗽。

「誰？」范長順立刻站起來，沉聲喝問。

「譚道。」外面的人說：「深更半夜敲門只怕驚動四隣，所以我是越牆而進，請范掌櫃涵諒。」

「這是那裏話？」范長順立刻打開了房門。「請進！請進！」

譚道進了房，向范秀雲打了個招呼，還沒有坐下，就問道：「剛才這兒是不是出了點事？」

「嗯！」范長順點了點頭。「你知道了？」

「我還見到了那個人。」

「哦！」范秀雲插上了嘴：「你追上他沒有？」

譚道搖搖頭：「我本想踩踩他的綫，嘿！腳下功夫眞高，讓他滑掉了。……秀雲姑娘！他來此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范長順低聲說：「他來打探那兩個人的消息。」

「哦！」譚道皺皺眉，想了一陣。「這傢伙到底是那一邊的？」

「我看吶！」范秀雲賣弄乖巧地說：「不管他是什麼來路，都不會是北洋軍派來的走狗。」

「對了！范掌櫃，」譚道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徐成龍好像派了人在這兒臥底。」

「你怎麼發現的？」范長順緊張地問道。

「我晚上去了一趟省城，是偷偷摸進去的。可是徐成龍早就得到消息了。帶兵到戲園子裏來堵我，幸虧我機警，才躲過了。」

范長順遲疑地問道：「你去省城是……是……？」

譚道明白他難以啓口的心意，就很快地回答：「我是和武瑤軍的二姨太會面去的。」

「談了些什麼？」范長順追着問。

譚道神情凝重地說：「二姨太給了我一個重要消息，武瑤軍不是傻子，徐成龍也不是飯桶，他們正全力追查那兩個人的下落。」

范長順向他女兒打了一個眼色，范秀雲挺不情願地走了出去。他這才壓低了聲音說：「譚老弟！有句話我實在不該問，可是不問又不行。你……你和那位二姨太的交情究竟怎麼樣？」

「交情？」譚道發楞了。「是什麼交情？」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范長順漲紅了臉。「我的意思是……是……」

「我明白。」譚道一絲也沒有感到忸怩。「別的不談，單是沖着我曾經救過她，她就絕不會出賣我。」

「那麼，武瑤軍對你呢？」

「多半是沖着他那二姨太的面子在敷衍我。」

范長順道：「如此說來，咱們可得要小心一點。」

「范掌櫃！剛才我就說過了，他們倆既不是傻子也不是飯桶，而且又操握着生殺大權，咱們如果稍一不愼，就會出漏子。」說到這兒，譚道的神色一正，「一個人的生命是小，若是誤了大事，死也難以瞑目。」

「那麼，你想出什麼應付的法子來沒有？」

「第一，咱們得先把徐成龍埋在這兒的內綫找出來，如果運用得當，反而對我們有利。」

「第二步呢？」

「那兩位先生的大事，咱們得合力趕緊進行，否則夜長夢多……」

范長順緊緊握着他的手，以目光示意打斷了他的話：「好了！咱們就聊到這兒，兩樁事都交給我辦，待一會兒我去和薛先生，丁先生談談。你今天够累的，先去歇着吧！」

譚道不再說什麼，他很尊重主人的意思退了出來。這回不是踰牆，而是范長順開大門親自送他出門。

夜涼如水，晨霧已起，大街上一遍白茫茫。譚道不禁觸景生情，想想自己也猶如在一遍白茫茫的霧中，摸不着目標。現在，總算被他找到了方向——人生在世，一定要作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

他很累，但是他的腳步很輕快。回到客棧，他不想敲門去驚動別人。院牆不高，他一縱身就跳了進去。

房裏沒有什麼貴重物品，臨行時並未上鎖，房門一推就開。屋內漆黑，譚道摸出洋火來點上了燈。

床榻上的帳幔低垂，裏面突然傳來一聲輕笑。

譚道沒有感到意外，他知道是誰——是那個成熟透頂的小桃紅。

帳子撩開來，是一隻白嫩的手，接着响起銀鈴般的笑聲：「我就知道你會回來，省城裏的姑娘不會比我更漂亮。來吧！幹嗎呆在那兒？我有話要告訴你，包管你

聽了之後再也不會繃着臉。」

的確，譚道沒有繃着臉；因爲他心裏有一個古怪的念頭。每當他異想天開的時候，臉上總是浮現着迷人的微笑。他搬了一張凳子在床邊坐下，就那麼笑瞇瞇地望着小桃紅。

她曲起一隻手來撐着頭，就那麼懶洋洋地支起上身。絲棉薄被輕輕滑落，露出半截雪白的胸域。她的情態是十分誘人的，但是却引誘不了譚道。他不是鐵漢，也不是木頭人，只因爲他心裏有了個古怪念頭。

她瞇起眼睛瞅着他，輕輕地問：「省城好不好玩？」

「洩氣！」譚道狠狠往地下吐一口唾沫。

「怎麼了！是白玉霜唱得不帶勁？還是……？」

「是他娘的徐成龍掃了我的興，」譚道連連地噴嘴，還曲起一根指頭來敲敲太陽穴。「眞怪！他竟然知道我去省城？」

「聽你這麼說才是怪事哩！」小桃紅提着薄被護胸，坐了起來。「堂堂武處長是你叩頭大哥，徐成龍又能把你怎麼樣？再說，你一不偷，二不搶，行得正，坐得端，他管得了你？」

「小桃紅！妳這張嘴眞利，說不過妳。」譚道將凳子朝前挪了挪。「咱們聊點別的。」

小桃紅拍拍鋪得厚厚的褥子，佻笑地說：「要聊就上床來躺着聊。」

「不成！不成！」譚道連連地搖頭。「一躺在妳身邊我可就不會說話啦！……對了！妳方才說，要告訴我什麼來着？」

小桃紅捉狹地說：「你要是不躺上來，我就不告訴你。」

「說正經的，」譚道不慣打情罵俏，於是兜轉話題：「省城熟不熟？」

「幹嗎？」她反問。

「想托妳辦件事。」

「哼！」她冷笑，又躺了下去。「別拿我尋開心，像我這種人，還能够辦正經事？」

「能，」譚道的語氣，神態都很肯定。「尤其是這樁事，別人或許辦不了，妳却絕對辦得到。」

「說說看！」每個人都愛聽奉承話，小桃紅自然也不例外。她的面色已經緩和了許多。

「我有一個姓葉的朋友，上個月在省城犯了案，」譚道分明是在編故事，却說得頭頭是道。「如今還關在大牢裏，我想煩妳去打聽打聽，他的案子斷了沒有；若是已斷，是死罪還是活罪？」

「向誰打聽？」小桃紅翻起了眼皮。

「徐成龍。」

小桃紅凝視着他，默默無語，許久，才冷笑了一聲：「哼！你倒是找對了人，這樁事我準能給你辦成。只是，我覺得你這個人太奸詐。」

「這話怎麼講？」

「你太會利用人。」

「妳說錯了，我絕不是利用妳……」

「我偏說你是在利用我，」小桃紅言辭咄咄，絲毫不讓：「你有個結拜的大哥身爲軍法執行處處長，你不去問，偏偏要我去問徐成龍，是什麼意思？」

譚道苦笑着說：「妳永遠不會明瞭我的苦衷，若是肯幫忙，妳就幫一次，不肯幫就算了。」

「好吧！」小桃紅似乎在勉爲其難的情況下答應了。「我明兒就去一趟省城，問出來又怎麼樣呢？」

「若是死罪，我好歹給他備一副棺材；若是活罪，我就盡我所有，給他打點打點。說實話，我這一回到此地，就是爲了他。」

「哦！」小桃紅兩道眉毛豎了起來，說：「你不是專程前來曉山找范五爺報仇的麼？」

譚道發現對方辭鋒極利，不易對付，只得含糊地打了一個馬虎眼兒：「我的事妳永遠也不明白……妳的屋子在那裏，我上那邊去睡。」

「我的屋子已經退了。」小桃紅狡黠地笑着。

「那……」

「不要那呀這的，你若是個不折不扣的男人，就趕快脫了衣服上床來……」

篤地一响，打斷了小桃紅的話。

那是一把明晃晃的刀，端端正正地插在桌子上，毫無疑問是從敞開一綫的窗戶縫隙間擲進來的。刀身猶在幌顫，刀柄上繞着一捲紙條兒。

飛刀寄柬的花樣譚道見得太多，他自然沒有吃驚，倒是小桃紅嚇得花容失色，飛快地鑽進了被窩筒。

譚道解下紙條兒，展開，只見上面寫着：

「有事請教，請來鎭東頭，老柳樹下一晤。」

措辭很客氣，書法也不壞，沒上欵也無下欵，可眞教譚道摸不着頭緒。

小桃紅在被窩裏哆哆嗦嗦地說：「快……快上床來，唉……嚇死我了……」

譚道沒有理會她，一騰身，穿窗而出；再一躍，人已到了大街上。此刻霧更濃，根本就分不出南北西東。幸好他已經摸熟了鎭上的道路，很順利地出了東邊的鎭口。

「老柳樹又在那兒呢？」

他正站在那兒發楞，在他身邊適時响起了一個沉悶的聲音：「是譚壯士嗎？」

「正是，」譚道循聲轉身，在濃霧中，他看見一個模糊的影子，距他最少也在十步以上。他沒有冒失地走過去，只是沉靜地問道：「閣下是誰？」

「請恕我不能報名，」說話的聲音很粗，不像南腔，更不像北調，似乎存心揑着嗓子在說話，以防譚道聽出。「這麼晚約你來此一晤，實在對不住。」

「別客氣，」譚道很有分寸，並不想在此時就去摸淸對方的底細。「不知有何見教？」

「范五爺爲人如何？」對方率直地問道。

「很難說。」

「譚壯士應該對范五爺的爲人認得很深刻，所以想請你說得更具體一點。」

譚道想了一想，才找到適當的措辭：

「五爺應該不是一個壞人。」

「好人說不定會作壞事；壞人也許會

作一件好事。你對范五爺的這種評定，並不實際。」

「那麼，你要我怎樣講？」

「咱們都是在江湖上闖蕩的，我要請問——范五爺夠不夠江湖道義？」

「夠！」雖是簡單的一個字，譚道却說得份外有力。

「好了！」對方停頓了一陣，似在思索適當的措辭。過了許久，才開口說：「關於你的事，我也想請教一二。」

「聆教。」譚道始終表現得很沉靜。

「聽說你和武處長是叩頭兄弟？」

「有這回事。」

「以譚壯士的爲人，怎會和那種人歃血結盟？」

就憑這一句話，譚道就差不多將對方的身份掂出來了。因此，他緩緩向前走去，同時問道：「閣下盤問了這樣多，到底爲了什麼？」

他前進，那人却在後退，似乎不願意和他打照面。同時以極爲客氣的語氣說：「譚壯士請不要誤會，我實在有難以說明的原因。」

「那麼，閣下留個字號如何？」

「無名小卒。」

雖然明知對方不可能是存心不良的來路，譚道也不禁上了火，一個箭步，飛身前撲。

那人的動作也非常快，閃電般後退，一去就丈餘。同時，斜刺裏衝出來兩個人，各執一根木棍，攔住了譚道的去路。

譚道目光左右一掃，發現那兩人都以黑巾蒙着頭臉，只露出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

他正想有所動作，突然發現其中一人的左手上戴着一隻玉鐲子，那是女人戴的飾物，最少這兩人之中有一個是女人。

只聽遠遠的那人高聲叫道：「譚壯士！請不要揭露咱們的本來面目，異日相會，再當面請罪。」

他的話聲一落，那兩個手執棍棒的人立刻飛身閃退。

譚道像一尊石像般站立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他似乎已經知道眼前這三個人是什麼來路了。

× ×

晌午。

漆黑烏亮的小轎車爲曉山帶來不少的騷動，車踏板上還是威風凜凜地站着四個荷槍衞士。車子在廣濟油坊門口停下，徐成龍下了車。那邊范長順早已迎了出來。

「隊長！」范長順拱手迎客。「是接譚老弟嗎？他住在安居客棧哩！」

「安居客棧？」徐成龍聳肩一笑。「我明白了，范掌櫃可眞會待客，把咱們的譚小弟送到溫柔鄉裏去啦！」

他是指安居客棧有一個美艷的小桃紅，然而范長順却不明白他話中的含意，也只有含糊地陪着笑臉說道：「隊長眞會說笑。」

徐成龍重上了車，吩咐司機將轎車開到安居客棧去。

譚道知道今天是躲不脫了，早已穿扮整齊，在店堂裏等着。一見車到，就迎了出來。

徐成龍下了車，必恭必敬地站在車門邊，彎着腰說：「請上車。」

「勞您駕。」譚道打了聲招呼，然後坐進了車廂。

突然，小桃紅像一隻花蝴蝶似地飛了出來，嬌聲嬌氣地嚷叫：「喲！徐隊長！我能搭您的便車嗎？」

徐成龍先是眯着眼睛笑，瞟了譚道一眼，又立刻沉下了臉，低叱了一聲：「胡鬧！這是武處長的專車，那是妳這種人坐的？」

「不坐就不坐，幹嗎發那樣大脾氣呀？」小桃紅上前一步，拉住了徐成龍的胳臂。「來！我跟你說句話兒。」

徐成龍似有顧忌地瞟了譚道一眼，然後發出一聲乾笑：「嘿嘿！今兒太陽莫非打從西邊出，平日裏拿匣槍比着妳，妳也不肯笑一笑，今兒個却又大灌迷湯，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嘛！今天瞧着你格外順眼。只說幾句，又躭擱不了你多久。」

一個强拉，一個半推半就，二人就這麼進了安居客棧，坐在車上的譚道目光前望，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

不多一會兒，小桃紅又將徐成龍送了出來。她倚在門框上，向坐在車廂裏的譚道擠了擠眼睛。

徐成龍上了車，表情却不大自然。一直到轎車開出了鎭，他才鬆了口氣，笑着說：「這娘們眞騷！」

「誰？」譚道在明知故問。

「小桃紅啊！」徐成龍親暱地在他的肩頭上拍打一下。「譚小弟！你可眞會裝迷糊，人都搬到你屋裏去了，你還在問是誰。」

「唔！」譚道輕笑，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嗳——及時行樂，對酒當歌，嗳——這話是誰說的來着？」徐成龍摘下帽子，拍打着自己的腦袋。「對！是曹操說的。該玩就得玩，只是不能認眞。」

譚道又是一笑。

「滋味如何？」徐成龍的語氣曖昧，神態猥瑣。

「什麼？」譚道又在明知故問。

譚道縱身追趕前面那人，驀地路旁閃出二幪面人，各持長棍，攔住去路。

「嗨！你又來了。」徐成龍用眼角的餘光瞟着他。「小桃紅這娘們雖然還不錯，比起省城裏那些班子的貨色可就差遠了。今晚我請客，姑娘由你挑。」

譚道不理會他的風花雪月，抽冷子問出了正經事：「徐隊長！昨兒個那兩個逃犯逮着沒有？」

「飛啦！」徐成龍極爲輕鬆地雙掌一拍。「咱們別談這個……我說譚小弟，咱們武處長可眞器重你，本來晌午軍部有個重要的會議，他都缺了席，只爲專心一意地陪你喝幾盅。」

「唉！」譚道嘆了一口氣。「說句實話，武大哥愈是如此看重我，我就愈覺得不是滋味。」

「唊別這麼說了，」徐成龍面上浮現了令人難以捉摸的笑容。「二姨太更是看重你，譚小弟，這是前世修來的福啊！」

譚道聽出話中有話，就沒有隨便接下去。於是車廂中有了一段時間的靜默。

過了許久，徐成龍又提出了問題：「譚小弟！你這回從關外來？」

「唔！」

「這種天，關外怕已落雪了吧？」

「差不多了。」

從這種答對，已看出兩人是愈談愈遠了。却想不到徐成龍來了一句驚人之語：「譚小弟！武處長要我轉告你一句話。」

「哦！」譚道自然感到意外。「待會兒他不見我嗎？」

「你會錯了意，」徐成龍嘴角流出詭譎的笑。「處長因爲太喜歡二姨太，所以處處順着她。婦道人家總難免有許多地方不通事理，處長才教我暗中傳話，免得讓二姨太知道了引起無謂的口舌。」

「唔！他要你告訴我什麼？」

徐成龍道：「處長要你搬到省城去住，若是你堅持不肯，他也不便勉强，只是……只是……」

「說下去。」譚道的語氣很冷，目光前視。「在我面前沒有不能說的話。」

「處長說。」徐成龍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如果你堅持不住到省城去，也得立刻離開曉山。」

「爲什麼？」譚道驀地轉過頭來，目光像兩把利刀似地盯在徐成龍的臉上。

徐成龍面上那種諂媚討好的神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層寒霜。很顯然，如非武瑤軍在背後支持他，他絕不敢以這種臉色對待譚道。他目光望着車窗外，冷峻地說：「因爲曉山鎭上，潛伏着革命軍的奸細。」

這等於攤牌，譚道在內心深處不免引起了一陣震動。而他却沒有表面上顯露出來，很强硬地頂了一句：「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徐成龍獰厲的本性這時不由自主地顯露出來，聲冷如冰地說：「北洋軍不管駐紮在什麼地方，都非常看重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所以我們一直很尊重范五爺。想不到這個老傢伙倚老賣老，不識抬舉。咱們雖然沒有抓住他和革命軍勾搭的證據，但是從許多跡象中判斷，他有重大的嫌疑。我們已決定採取嚴厲的手段。有你譚小弟在，恐有不便。」

譚道表現得非常沉靜，內心却不是那

麼回事。他知道此刻不宜緘默，也知道一句話也不能說錯。因此他回答起來十分小心：「徐隊長！我是不是可以說句話。」

「譚小弟！幹嗎呀？」只不過一瞬間，徐成龍的臉色又變了。「咱們是自己人，才直話直說喲！」

「民不犯兵，活到六，七十歲的五爺不會不懂這個道理。」譚道的語氣非常緩慢，一面說，一面在注視徐成龍的反應。「徐隊長！藏匿奸細，以軍法論罪，是要槍斃的啊！」

「哈哈！」徐成龍乾笑了一聲，瞇起眼睛凝視譚道，慢吞吞地說：「譚小弟！聽你的口氣，似乎不太相信你那武大哥的話？」

譚道突然發覺徐成龍不懷好意，對方暗暗作好一個圈套，要他不知不覺地鑽進去。因此，他立刻將面孔扳了下來，冷冰冰地說：「徐隊長！你好像很喜歡扣別人的帽子。不過我得告訴你一聲，我頭頂着天，既不怕日晒，也不畏雨淋，從來就不愛戴帽子。尤其是你這位特務隊長扣的帽子更是受不了。」

徐成龍的面色青了一陣，又白了一陣，但是很快又爆出了笑聲：「嘿嘿！譚小弟！你千萬別惱。你是咱們武處長的貴賓，若是開罪了你，少不了又要挨二姨太的皮鞭。你多包涵，包涵！」

對於這種反覆無常的小人，譚道懶得去理他。不過，他心裏却萌生了警惕，武瑤軍雖然寵愛彭淑娥，却不會因為私情而貽誤戎機。

談話到此，已然成了僵局，二人自然再也談不下去。就這麼正襟危坐地一直到達省城。

車在武公館停下，車門還沒有打開，站在門口的衞兵班長就扯開嗓門喊了一聲立正，喊得譚道直皺眉頭。

譚道剛一下車，武瑤軍就從裏面衝了出來，緊緊握住譚道的手，熱情洋溢地說：「嗨！兄弟！總算把你給請來了……嘿嘿！壯多啦！」

「大哥您好！」譚道笑着寒暄，他那份笑容簡直比冬陽還要可貴。

武瑤軍一面拉着他往裏走，一面高聲問道：「酒席準備好了沒有？」

「妥啦！」廳堂裏有人應着。「請處長入席。」

「二姨太呢？」

「處長大人！」一聲嬌喚，彭淑娥出現在廳堂門邊，冲着譚道一笑：「小弟！你總算來了，還是你大哥的面子大。」

「嫂子好！」譚道必恭必敬地行了禮。目光向擺好四道冷盆的席面一掃。「自己人何必用這麼大排場？」

「來！坐！坐！」武瑤軍拉着譚道入了席，笑呵呵地說道：「這麼久不見了，咱們兄弟倆應該痛痛快快地喝幾杯。東來順的菜，還不賴。」

從進門以來，徐成龍還不曾和武瑤軍說過話，那麼，他倆一路上談話的內容就還沒有傳到武瑤軍的耳中。這對譚道來說，不但不使他安心，反而使他心不安。因為他想在席間得到武瑤軍的反應。

酒過三巡，武瑤軍一揮手，在旁邊侍候的馬弁和僕人立刻退了出去，並且將廳堂的門也關了起來。

「兄弟！」武瑤軍將手中的酒杯一舉，喝了一個滿杯，然後壓低了聲音：「你可得幫大哥一個忙。」

「大哥說笑話，」譚道心中早有防範，是以應付起來格外小心：「您一跺脚，百里方圓內都要幌上幾幌，那裏還用得着我幫忙？」

彭淑娥平日裏最愛說話，今天却像被膏藥封上了嘴，半個字也不吐。一個勁地低着頭用牙籤挑蟹肉。

武瑤軍瞥了她一眼，微微一皺眉頭，很認眞地說：「兄弟！別以爲大哥在說笑話，這個忙非得你幫不可。」

「大哥已這麼說，我倒推辭不掉了，是……？」

「江湖上的事。」武瑤軍接得很快。

「哦？」譚道故意吃了一驚。

「范松范五爺存心跟我過不去，你好歹給我說個情。」

這話從武瑤軍口中說出，就好像眞有那麼回事似的。而且語氣間還明顯地透露了他對范松有什麼顧忌。

譚道沉吟了一陣，才慢吞吞地說：「不會吧！五爺是吃齋禮佛的人，又是個瞎子，再說，他怎麼敢？」

「兄弟！」武瑤軍一把拉住譚道的手，「你可不能幫着外人，說老實話，昨天是不是有兩個不明來歷的人跑進了廣濟油坊？」

「大哥眞信我的話？」

「當然。」

「我沒看見。」

「你沒看見，但是你不能肯定說沒這回事。兄弟！曉山鎭上有咱們的人，什麼事也瞞不了。」

「在路上徐隊長也跟我談起過這件事，那兩個人眞是南邊革命軍的奸細？」

「錯不了。」

「眞是藏在廣濟油坊？」

「錯不了！」武瑤軍說得斬釘截鐵。「若是讓那兩個小子躲一躲，待徐成龍的隊伍離開之後立刻教他們走，我也不打算追究了。范松却將他們留了下來，這不是存心跟我過不去是什麼？」

「若是眞有這種事，大哥早該下命令抓人了。」

「抓誰？」

「誰收藏那兩個奸細就抓誰。」

這話倒教武瑤軍楞住了，兩眼瞪住譚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譚道却只顧往自己嘴裏塡菜，彷彿絲毫未曾察覺。

彭淑娥不免暗暗為譚道着急，不得不插嘴說：「小弟！你以為你大哥這個處長是假的？是尊泥菩薩？若不是因為你和范五爺有舊，若不是因為你在鎭上，曉山那能這麼平平靜靜的？」

「那倒該多謝大哥的另眼相看了。」譚道的語氣不卑不亢。「不過，我想表示一點意見。」

「說！說！」武瑤軍那種難堪的神色緩和了許多。

「站在大哥的立場，防區的老百姓藏匿敵人的奸細，那是絕對不可饒恕的。不過，如此大事得先抓住憑據才能辦人。單憑屬下的報告，未必可靠。」

「對！對！」武瑤軍舉起手來連連擊掌。「所以大哥才要你幫一個忙。」

「請大哥吩咐。」

「人還在廣濟油坊，是絕不會錯。煩你查一查，那兩個小子到底藏在油坊內什麼地方。」

譚道早就算計好了有這麼一招，是以應付起來還不至於倉皇失措，他一皺眉頭，面有難色地說：「大哥！這樁事我實在大感爲難。」

「怎麼呢？」

「咱們先不管廣濟油坊是不是眞的藏了兩名奸細，」譚道的神色從容，說話有條不紊。「一方面是江湖前輩，一方面是結盟大哥，我到底該幫誰？」

武瑤軍目光中隱約透露出一絲陰狠的神色，然而他的嘴角處却流露了笑意：「兄弟！我明白你的處境，那麼，咱們換一條路——你搬到省城來，由我直接去對付范松，這樣你就可以置身事外了。」

彭淑娥連忙插嘴說：「小弟！大哥處處都在爲你着想，可別抹煞了他的好意。空餘的屋子很多，我吩咐下人爲你收拾一間，總比住在曉山鎭要舒服得多啊！」

譚道冲她一笑，算是對她表達了謝意，然後又改爲嚴肅地說：「我若是搬到省城來住，江湖上的朋友一定會誤解我在暗中幫大哥的忙。」

「你住在曉山，難道就不怕大哥誤會你聯合范松跟我過不去？」武瑤軍這一記反擊，眞是犀利無比。

譚道簡直就沒有了招架之功，一時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這時如果一定要他說話，必定是非常難聽。

幸好，彭淑娥及時爲他擋了一招。她冲着武瑤軍一瞪眼：「你這個作大哥的怎麼可以這樣說話？你明明知道譚小弟是個血性漢子，講究的是義氣兩個字……」

「算我失言！」武瑤軍眞是能屈能伸，倒了一個滿杯，仰頸飲盡。一連聲說：「罰酒！罰酒！」

譚道到底是個心機不深，處世不够圓滑的剛正小伙子，就是不懂得該如何才能控制面上的神色，只得陪飲一杯，暫時掩飾臉上的窘態。

武瑤軍頸子向前一伸，壓低了嗓門說：「兄弟，我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你回曉山向范松傳句話：只要那兩個人在明天日出之前離開曉山，那就漫天雲霧消散，什麼事也沒有了。」

「我試試。」譚道依然不敢將話說滿。因爲他恐怕對方是在試探他的口氣。「如果眞有這麼回事，我會逼着五爺幹。」

「好！就這麼說定。」武瑤軍親自爲譚道斟上酒，噹地一聲和他碰了杯。「來，乾一杯。」

其實，譚道只是緩和了眼前的僵局，關於那兩個人該如何安排，他根本一點主意都沒有。

心中想着事，面上的神色自然不够開朗，彭淑娥看在眼裏，連忙在桌子底下踩了譚道一脚。這一踩，踩活了他的心眼，立刻和武瑤軍談笑風生。儘管兩個人是各懷鬼胎，在表面上却是一絲痕迹也看不出來。

飯後，武瑤軍談到白玉霜的戲，自然是想觀察譚道的神色反應。此刻的譚道已是胸有成竹，神態自若，絲毫未露破綻。

武瑤軍釋疑了，至少他認爲，以他的權勢和權術，這個在江湖上混混的小老弟早晚要聽擺佈的。

他躊躇志滿地戴上軍帽，笑嘻嘻地說：「兄弟！我還要到軍部去一趟，你陪嫂子聊聊。回曉山的時候，讓他們開車子送你。」

武瑤軍一走，彭淑娥立刻活絡起來。她邀譚道進入內廳，吩咐虎妞在外守着，在心裏頭鱉了許久的話衝口而出：「小弟！你到底安的什麼心？」

對於這句來勢洶洶的話，譚道應對得極其平穩：「我不明白妳這話的意思。」

「少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她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我這雙眼睛呀，就像兩把刀子，能够透進你的心。」

「嫂子！」譚道笑了。「跟妳一聊上，就會使人覺得緊張。妳左看右看，都以爲我身上有毛病，到底，我那些地方不對勁？」

「小弟！」她柔柔地叫着，那兩道目光也是溫暖的。「在嫂子面前千萬別說假，如果你拿我跟你大哥一樣對待，可就是沒有良心了。說！那兩個人是不是躲在廣濟油坊裏邊？」

「沒見着。」譚道回答得一乾二淨。

「你還要咬牙死不認？」彭淑娥的目光突然又轉爲冰冷。「徐成龍是奴才，却不是草包，在曉山鎭上他還安排得有人，得來的消息那會錯？」

「也許不會錯，我沒見着却是眞。」

「唉！」彭淑娥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我眞拿你沒辦法，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不過，當你有了決定的時候最好給我送個信，作嫂子的說不定還可以幫你一點忙。」

「那麼，我告辭啦！」譚道站起來。

在這一刹那，彭淑娥的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是怒？是怨？是恨？只有她心頭明白。然而，她也是一個善於控制情緒的女人，一霎眼，那一股火焰又突然消失了。揮一揮手，輕聲說道：「去吧！一切小心。」

× ×

鎭上的人都在爲那卽將來臨的迎神賽會而忙碌着，孩子們在等待，大人也在等待。絕大部份人都不知道曉山鎭在骨子裏已經隱藏了重重危機。

譚道被簇新的轎車接走，如今又被同一輛車子送回，鎭上的人莫不以看新嫁娘的眼光去看着他，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情是多麼沉重。

進了客棧，迎上來的是一張笑臉，那張臉上有香粉，有蜜，然而譚道却不大想去看它，勾着頸子往自己房裏走。

「喲——」小桃紅尖嚷了一聲，飛快地以身子擋住了去路。「幹嗎架子那樣大呀？」

「別煩！」譚道皺起了眉頭，仍然勾着頸子。「累得慌，我要歇一會兒。」

「鴻門宴的滋味如何？」

「什麼鴻門宴？」

「裝蒜！」粉嫩的手指在他鼻尖上一點，笑得花枝亂顫地。「堂堂軍法執行處

處長請客，不是鴻門宴是什麼？」

「別說笑，」譚道一本正經地。「對了！我托妳的事，妳辦了沒有？」

「哼！」小桃紅白了他一眼。「我看吶！你準定是尋我的開心，徐隊長說，大牢裏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個人。」

「他記得清？」

「他說牢裏一共有十七個犯人，誰姓什麼，誰長得像什麼樣子，他全記得。」

「這就怪了！」譚道裝模作樣地敲敲腦袋然後一攤手。「別急！慢慢打聽。」

「我能到你屋子裏去坐坐嗎？」

「妳是怎麼回事？我說過了，累得慌，想歇歇。」

小桃紅綳緊了臉，冷冷地說道：「你可別不識好歹，我是有要緊的話要告訴你喲！」

「唉！眞會纏人，進來吧！」進了廂房，還不等小桃紅落座，譚道就催促地說：「說吧！什麼要緊的話？」

「徐成龍告訴了我一句話。」

「嗯！」

「這句話對我只是耳邊風，對你說不定很重要。」

「既然重要，那就快說呀！」一聽小桃紅那麼慢吞吞，拐彎抹角的，譚道不免犯急了。

「他說……」小桃紅咳嗽一聲，清清嗓門，學着徐成龍的腔調：「妳這個小騷貨，若是想打姓譚的歪主意，那是自找麻煩。告訴妳，咱們二姨太打從心眼裏喜歡他。……喂……眞有這麼回事嗎？」

難道是徐成龍教她來套我的口風？譚道心裏暗暗地嘀咕，嘴上說的却是另外一套：「別聽他瞎扯。」

「哼！」小桃紅掀掀鼻孔，冷冷地說：「無風不起浪。你得想想清楚？要是這話傳到那位處長大人的耳裏，只怕漏子就大了。」

這話說得譚道心頭一動，他回想用飯時武瑤軍的一言一行，似乎還沒有露出什麼顯著的跡象。但是……？

「作姨太太的個個騷，她喜歡你倒也難免。」說到這裏，小桃紅將嗓門一壓：「不過，你可是拿穩主意，作風流鬼並不是甚麼好事。」

對於小桃紅，譚道已然有了防範之心，因此他淡淡地回道：「就算二姨太心裏有個什麼歪念頭，那也是剃頭的担子——一頭熱，與我毫不相干。」

「你心裏有個底就好了，」小桃紅的神色又逐漸緩和下來。「晌午你跟你那位處長大哥見了面，你們聊了些什麼？」

「說出來妳也不見得明白，去！去！」譚道連連地揮手。「別煩人，昨夜沒睡好，眼睛都快睜不開啦！」

「昨夜爲什沒睡好？」眞夠纏勁，一扭腰，小桃紅到了他的面前，雙手擱上了他的肩頭。「天亮才回來，是摸到那個女人的被窩裏睡了半夜？」

又一次警號，在江湖上經歷了無數風險的譚道絕不會毫無覺察。小桃紅在笑語中查詢他的行踪，暗中注意他的行動，目的何在？

笑語來，笑語去，譚道也會虛情假意的功夫，他以很輕鬆的語氣說：「妳瞎扯什麼？從省城回來，已經是下半夜了，偏又遇上廣濟油坊鬧賊……」

「鬧賊？」小桃紅顯得很吃驚地接上了口：「我怎麼沒聽說？逮住了沒有？」

「大概是一個偸油的小賊，一悶棍打倒了一個更夫，秀雲姑娘聽見响動趕出來察看，那賊立刻開溜，脚下眞快，算得上是一個飛賊。」

「倒好像是你親眼看見似的。」

「我剛好經過廣濟油坊，先聽見喊叫，後看見一條人影越牆而出，我一楞，」譚道藉機會身子往後一退，擺脫了小桃紅兩隻像水蛇似的手。「待我想到要追時，那小子已經跑得無影無踪了。」

「然後呢？」小桃紅好像聽入了神，追問了一句。

「范掌櫃也驚醒了，我當然要問個靑紅皂白，一聊沒個完，天就亮啦！」譚道笑眯眯地走過去摟住了她的腰，輕佻地說：「眞想趕回來睡進妳的熱被窩……唉！沒那個命！」

「得了吧！」小桃紅冷冷地推開了他，背轉了身子。「只怕跟你聊天的范秀雲，不是范長順。」

「好啦！」譚道走過去在她肩頭上輕拍了一下。「咱們就此打住，我非得歇會兒不可。」

小桃紅轉過身來，面上浮現了笑容，從這一點看，她就是善於變化的女人。一笑一顰之間，話題又轉到了正經事：「你是初來乍到，好像還不覺得，我可是在這兒住了很久，我好像覺得鎮上出了什麼事，處處都顯得不對勁。」

「我看不出呀！」譚道語調很輕鬆，雙手一攤。

「哼！」小桃紅冷笑了一聲。「你這句話下面應該加兩個字——看不出才怪！你……你能不能早點離開這裏？」

「妳要趕我走？」

「不！是我求你。」小桃紅語氣顯得很軟柔，頭頸也勾了下去。

「爲什麼？」譚道的目光一直盯着她，就像有戲癮的人盯着臺上表演的藝人一樣。

「我要你帶我走，」小桃紅抱住他的腰，身子緩緩下滑，膝蓋觸地，面頰埋在他的腿縫之間。「求求你，我願意爲你作牛作馬，侍候你一輩子。」

見鬼！譚道暗暗罵了一句。他緩緩托起她的頭，却又楞住了。只見她滿面淚痕，一臉尤怨，這不是假的啊！

「怎麼回事？」譚道將她拉了起來。

「我待不下去，」她像擺脫魔魘似的猛力搖着頭。「求求你帶我走，走得愈遠愈好。」

「海闊天空，妳那兒不能去？爲什麼要我帶？」

「我……」小桃紅突然打了一個冷顫，好像有人用針尖在她背上扎了一下。接着，她臉上竟然浮現了艱澀的笑容。「我說別人不對勁，我自己還不是一樣，盡是瘋話，別在意。」

譚道眞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得無言地抬起手來在她面頰上拍了一拍。

「睡吧！我不吵你。」小桃紅轉身走了。她輕輕帶上房門，脚步聲逐漸遠去。

譚道合衣躺上了床，他的確很倦，然而他却睡不着，心上有千縷線，萬根絲在纏繞着，他不知道應該從何理起？

他到曉山來，是懷着一顆仇恨的心。仇恨的心是沒有理智的，所以他沒有攷慮到自己的生死存亡，也沒有想到將來何去何從。現在那個仇恨之心已經消失了，突如其來地落下了一肩重担，這……？

這是一個結，雖不是死結，以譚道的人生閱歷來說，他是一時無法解開的。

暫時不想，他反覆在腦海裏想着這句話，意想不到地將他帶入了夢鄉。

一覺醒來，已是黃昏。譚道看看窗外那片晚霞，連忙翻身坐起。老店家似乎已在門外窺視許久，他才脚踏地，店家就捧着一盆清水推門走進。

「你先洗把臉，」店家將雪白的毛巾放進臉盆裏，湊過頭來，悄悄地說：「范掌櫃已經候了你個把鐘頭了。」

「哦？」譚道匆忙地擰起毛巾擦擦臉，然後一抬手。「煩你請范掌櫃進來！」

一聲輕咳，范長順進了房，原來他早就在房外候着了。

「范掌櫃！」譚道抱拳拱了一拱。「這是幹什？有事早該叫醒我呀！何必害你苦等？」

范長順一時沒有說話，向店家打了個眼色。待他走出去了，才低聲說道：「老弟！我抓了幾個行跡可疑的人，想麻煩你去審問審問。」

「都是些什麼人？」

「一些平日在鎮上不務正業的地痞流氓。」

「若是他們沒有犯什麼大錯，我看還是快些將他們放掉。」譚道的神情很沉着，予人一股懾服的威力。「昨夜闖進油坊的是人誰？北洋軍埋在這兒的探子是誰？我已經都知道了。」

「哦！是誰？」

「范掌櫃！我不是有意瞞着你，情況還不到揭底的時候，還是那句老話——事情我既然管上手，就絕不會中途罷休。」

「信得過！信得過！」范長順表現得必恭必敬。

「那邊可有動靜？」

「省城？」

「嗯！」

「整個下午，都沒有見到一個兵的影子。」

譚道皺眉沉吟了一陣，以警覺的語氣說：「范掌櫃！這不是好兆頭。聽說北洋軍的巡邏隊一天兩次，風雨無阻地都要打鎮上過一過，有這回事？」

「有的。」

「那兩位朋友藏身之處，牢靠不牢靠？」譚道問。

「非常隱密。」

「油坊裏的人可靠麼？」

「俗話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這就很難說了。不過……」范長順頓了一頓，才又接下去：「油坊的師傅長工都是老人，還不至於作出背心的事。」

「那敢情好！」譚道的嗓門突然一壓：「那兩位朋友到底是爲什麼而來？」

「事兒大着啦！」范長順畢竟只是半個江湖人，一提到重大事故，神情難免緊張。「北洋軍有人要窩裏反，他倆代表革命軍前來接頭的。」

「這好像不叫窩裏反，叫……叫……」譚道學問有限，一時也說不出個名堂來。

「叫反正，」范長順在這一方面究竟比譚道要高得多。「那兩位朋友是來幹軍反工作的。」

「接上頭沒有？」

「據說是這麼回事，」范長順嚥了口唾沫，細說從頭：「駐紮在咱們地頭上這個軍只有兩個師，一師三團，共六個團，其中一個姓唐的團長早就跟革命軍有連絡，隨時等待機會。但是一個團的力量畢竟有限，恐怕難舉大事，如果再有一個團相助，就可一動而控制全局。經過多方調查，選中了一個姓姚的團長。姚團和唐團駐紮的位置剛好首尾呼應……」

譚道已經明白了梗概，連忙搶着問道：「那麼，他們和那位姓姚的團長接上頭沒有呢？」

「還沒有。」范長順搖搖頭。「這個姚團長有寡人之疾，每隔三、五日就要到省城的窰子館裏逛逛。正在等機會，他倆的身份就給特務隊發覺了。」

「眞怪？身份怎會洩漏呢？」

「老弟！武瑤軍的精明厲害，你應該比我還清楚。再說徐成龍也不完全是一個草包啊！」

譚道恐怕閒話愈扯愈遠，連忙歸回正題：「如此說來，他倆還要繼續未完成的使命囉？」

「那是當然，」范長順下意識地向四週張望了一眼。「他們倆準備今夜就要摸回省城。」

「再回去？」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太冒險了。」

「他們說，革命軍人都是不怕死的。而且……軍情緊急，革命軍十天之後就要開到，若是軍反成功，免掉一場大戰，地方上也就不會遭遇戰禍了。」

譚道悶聲不响地兜着圈子，過了許久，才輕聲開口說話：「范掌櫃！我決定立刻搬到省城去住，以便幫助他二人一臂之力。」

「你？……」

「嗯，」譚道顯得眉飛色舞，生氣勃勃。「教劉光俊和程福也去，我是明着去，他倆暗中去，他倆挺俐落，眞能帮上我的忙。」

「行！行！我立刻去吩咐他倆……」

外面忽然跑進來一個人，他是廣濟油坊的伙計，喘吁吁地說：「掌櫃的！油坊來了一小隊兵，帶頭的說要找你，你趕緊去一趟。」

范長順立刻向譚道投以一瞥，目光中包含濃重的驚慌之色。

譚道不待他開口，就搶着說：「走！我跟你去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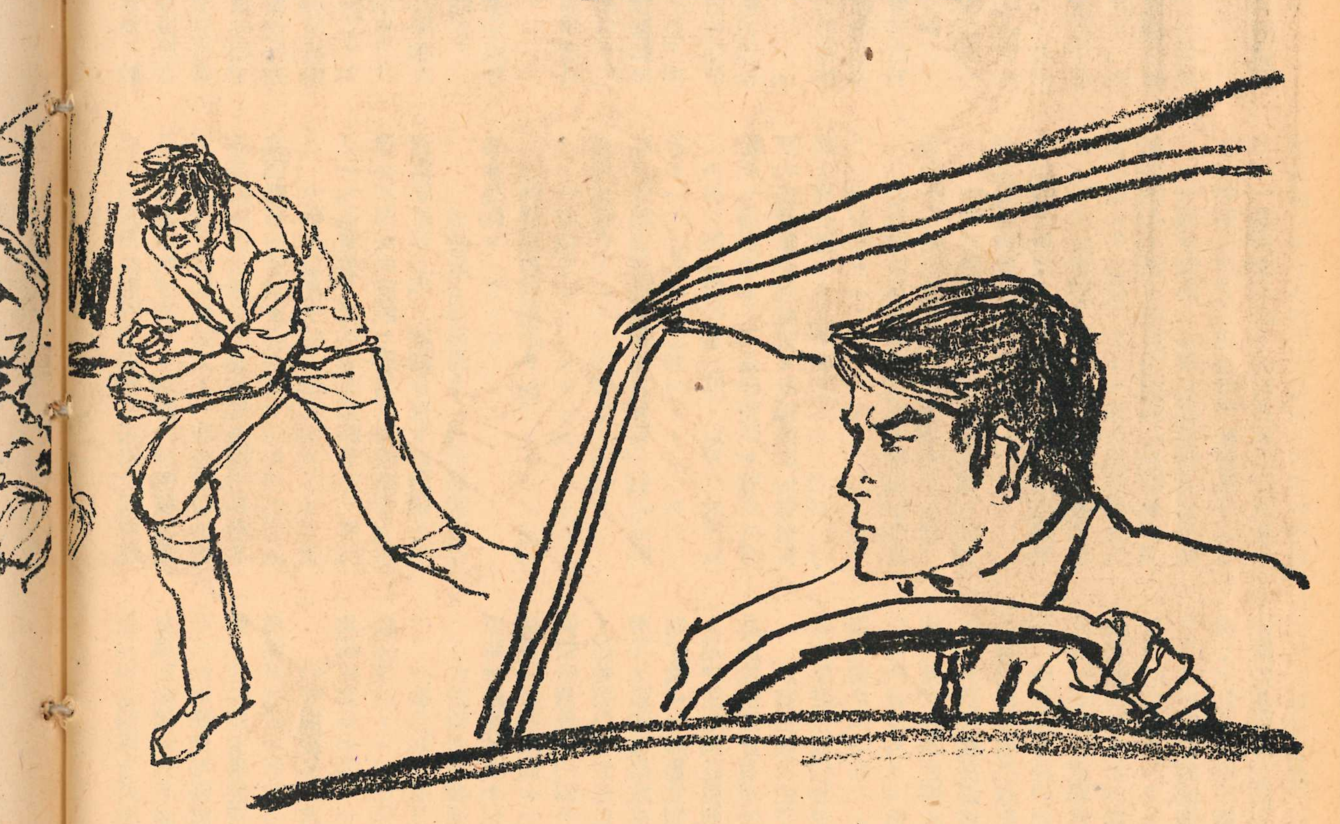
打老遠就看見了一大排健馬，毫無疑問是騎兵。十幾個兵東一個，西一個地站着。帶隊官是個少尉，拿着馬鞭挺神氣地站在油坊大門口。范長順搶過去，作了個長揖：「小姓范，是廣濟油坊的掌櫃不知有何貴幹？」

（未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王蜀蓉・圖

香橙皇后



隱語密電　撲朔迷離

呂偉良開着車子把林愛莉送返家中，二人正要互道晚安之際，林愛莉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她說：「我差點兒忘記了一個人，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偉良。」

呂偉良看了看腕表，說道：「差不多午夜十二時，你要找人嗎？」

「不，我只是答應去看看她——一個可憐的女人。」林愛莉把推開了的車門重行掩上，「你如果不反對，可否載我到流浪道去？」

「流浪道？」呂偉良怔了一怔：「那是著名的貧民窟，你要找誰？」

「一個沉迷字花賭博的女人，給黑社會的人迫到走投無路。今天黃昏時份我發覺她差點自殺，後來給了二百元讓她還賭債，她答應我以後戒賭，重新做人，相夫教子，不再爲三十六古人而着迷……」

林愛莉話未說完，呂偉良已經忍不住笑了起來：「虧你聰明一世，笨極一時，這些把戲我可見得多了，但我從不上當。」

「你以爲我會那麼容易受騙嗎？」林愛莉說：「那些沿途求乞的吸毒者，從來不會獲得我一角錢的施捨，但今天我所遇見的婦人，却絕對不是騙徒，我看得出的。她給我留下地址，我答允晚上去見她和她的家人，可惜我太健忘到現在才記起這件事。」

「我當然不是反對你行善，其實我一生人之中，也不知做過多少善事。但是，現在已經深夜了，人家早就睡啦。」

「老實說，如果我不去看看，今晚準會失眠。如果你不載我去，我只好自己駕我的車子去。」

呂偉良沒有辦法，只好開着車子送她往流浪道。

流浪道是著名的貧民區，區內有不少是臨時蓋搭的建築物，那些橫街窄巷凹凸不平，污水處處，骯髒非常。那些大唱高調，空唱繁榮的大人先生們，相信這一輩子也沒有到過這種地方。

呂偉良了解窮人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往往被環境污染，明明

是好人一個，但有時身旁的惡劣環境會把他們帶上歧途。只有少數意志堅强的人，對那些明目張胆的罪惡視若無睹，不爲所動。

儘管警方極力否認，但事實上許多窮民區都可以找到零售海洛英的人，各式賭博更是不分晝夜。這種情形，呂偉良當然也非常了解。不了解的只有治安當局。

車子在日久失修的馬路上經過，速度如果開得太快，就會像野馬一樣。呂偉良被迫將車子緩緩地開行，林愛莉於是有機會細看街道上的情形。

在暗淡的路燈底下，只見人影幢幢，有骨瘦如柴的流鶯，也有臉無人色的道友，就是沒有見到一個穿制服的警察。

呂偉良把車子停在一處路旁，林愛莉找到了那婦人留給她的門牌號碼。

屋子是臨時蓋上的，門牌也是臨時編定的，但是許多人已經在這裏挨上了數年之久。儘管有不少人家在風災雨災中變成了犧牲品，但生存着的，還是要挨下去，而且遙遙無期地，還不知要挨到何年何月。

屋內有燈光傳出，呂偉良和林愛莉由窗口透視入內，只見屋子裏的人正在忙於收拾，其中一名婦人正是林愛莉幫助過她的。

一名年約四十的男子，可能就是那個女人的丈夫。

一個年約十歲的小童，一邊收拾着一些雜物，一邊說道：「好端端的，爲甚麼要搬？」

那婦人說：「孩子，你不懂的。」

那男子道：「你長大了就會明白，這裏不是個好地方，遷了出去一切都會好轉。」

小童說：「但是，你不是說過，不久之後我們就有廉租屋住嗎？」

「誰曉得甚麼時候才輪到我們？」那男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們已經在這裏獃了三年啦！」

那婦人用慈母的口吻哄着孩子說：「去睡吧，時候不早了，明天一早還要起來搬屋呢！」

小童打着呵欠爬上床去。

林愛莉輕輕在門板上敲了兩下，婦人由窗口探頭出來，立刻就認得了她。

那婦人親自開門把二人招呼入內，介紹認識她的丈夫，林愛莉這時才知道她丈夫原來也是姓林的，因此，談起來更爲親切。

林根是一位建築工人，他顯然已經從妻子郝氏的口中知道了林愛莉是恩人。

林根嘆氣說：「都是我不好，要是我早些找到工作，我們一家三口就無須住到這種環境裏來。還好我妻子對我坦白，今天她已把一切對我講清楚，否則我更加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人總有錯，你能原諒她，到底也是一件好事。」林愛莉說：「不過，你們搬入市區，租金一定不會便宜。」

「不！我們暫時住到近郊一位親友家中去。」林根說道：「親友有個小農莊，我妻子可以替她做些飼養家畜的工作。」

郝氏說道：「如果早知在這裏獃上三年也沒有機會住廉租屋，我們早就搬了。但現在越看越不像樣，我們覺得獃下去只有把孩子也弄壞！」

林愛莉亦有同感地說：「是的，這兒附近的環境似乎太複雜了。」

「有甚麼辦法？政府只注意中上人家的環境，在我們這裏，想找個警察也難。」林根道：「我一直在地盤做散工，到了最近才找到一份固定入息的工作。林小姐，你借給我妻子那二百元……」

林愛莉急忙說道：「你誤會了，那不是借的，是我自願帮她的，那些錢不必放在心裏了。今晚我只是來看看你們還有些甚麼困難，如果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設法帮你們。」

林根說道：「你們的確是今日社會中難得一見的好人。其實你這樣帮我的妻子，我已經非常感激你，如果她早些對我說欠下人家的賭債，我向親友總可籌借。」

林愛莉道：「那區區之數，你不必介意，能够看見你們一家人重聚天倫之樂，我心裏也賺回一份快樂。」

林根的妻子正想開腔說話，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步聲，屋內各人不禁大吃一驚！

那雜亂的步聲中，夾進了人聲呼喝，顯然有人在追逐和毆打。

呂偉良和林愛莉由窗口望出去，只見數個人影匆匆掠過，一個男子在逃避數名大漢的追擊，情況非常之危急。

呂偉良一言不發，攀着窗緣，一躍而出！急步追了上去！

但是，那邊一羣大漢已經追上了那名男子，拳打脚踢，呂偉良鞭長莫及，無可奈何，高聲呼喝！

黑夜中，人羣不知道呂偉良是誰，也許他們以爲遇上了警探，急急奔避。呂偉良總算鬆了一口氣。

路燈底下，一名年約三十的男子倒在馬路旁邊，滿身鮮血，奄奄一息。呂偉良蹲在他身旁，只見他胸前和腹部已中了數刀，鮮血仍在不斷冒出！

呂偉良大吃一驚，剛才他以爲呼喝及時，可以救回一命，想不到還是來遲了一步！

林愛莉隨後趕來，問道：「他怎麼樣了？」

呂偉良道：「快去打電話找警察和救傷車來，他傷得很重。」

林愛莉於是跑向街口那邊去。這個時候，所有店舖已經關門，她希望在街口那邊可以找到公衆電話。

呂偉良正擬動手將那名受傷的男子扶起，突然聽到他一字一頓的，吐出四個字來：「小……心……皇……后……。」

呂偉良呆了一陣，這是甚麼意思？

他想追問下去，可是，那男子已閉上了雙眼，四肢一伸，死了！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小心皇后，這是甚麼東西？」

好不容易才等到警察到場，單是問話已問了大半晚，呂偉良實在有些不耐煩。到了最後，那位警官還用教訓的口吻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說：「你們不該駕車到這麼僻靜的地方來，這兒的環境非常複雜，你們不惹禍上身，已經非常僥倖。」

呂偉良苦笑一下，簽了口供之後，就與林愛莉開車離去！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對林愛莉說：「小心皇后，這是甚麼意思？」

林愛莉說：「可能是一種密碼。如果我的估計不錯，死者是個間諜。」

「死者的身份，相信警方遲早也會查出來。」呂偉良說道：「如果他眞的是一名間諜，可能又要阿生這班特警組來揷手了。」

「還有一個可能性，會不會與一名皇族有關？」

「甚麼皇族？」

「我記得本市報章刊過一段消息，下周末有一位皇后到這兒來訪問。」

「嗯！」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提醒了我，那消息我也約畧看過了。」

「某帝國有內亂，會不會是叛亂份子悄悄到本市來買兇殺皇后？」

「的確有可能。」

「你有沒有把死者說的這四個字告知警方？」

「有的，問題是他們是否相信。」

車子開入一處住宅區，呂偉良把林愛莉送返家中，這才獨自開車離去！

途中，呂偉良一直在想着那宗兇殺案和死者的背景。尤其是「小心皇后」四個字，到底包含了一些甚麼？

返至家中，阿生的房間裏還有燈光透射出來。

呂偉良走到阿生房門外，輕輕敲了兩下，阿生立即出來開門。

「你還沒有睡？」呂偉良問道。

「是的，師父，你回來了？」阿生說道：「我正在看書。過去，你時時對我說，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話我現在才體會到。」

呂偉良把今晚遭遇到的事約畧說了一遍。

阿生沉思着說：「下周將到本市訪問的皇后，在另一個都市作客時，曾被人投擲番茄，如果說有人準備在本市搗亂，並非不可能的事。」

呂偉良道：「她只是個皇后，爲甚麼有人要殺她？」

「這很難說的，至今爲止，許多國家仍然維持帝制，但人民認爲是一種浪費，因爲皇室的人員薪金極高，做事最少，有

些只是閒來騎馬打獵，周遊列國，簡直是浪費公帑。某國既有叛亂，難保反皇派的人不會買兇行刺皇后。」阿生說。

呂偉良道：「不過流浪道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先要查出死者身份，然後才可以判斷這件事的性質。萬一死者果然是個職業兇手，這件事就痲煩了。」

阿生說：「無論如何，某國畢竟也是國際特警組這個國際性組織的成員，看來我們又要去爲那位皇后大忙特忙了。」

呂偉良道：「你要不要把這消息通知任處長？」

阿生道：「明天先看看本市警方的調查結果。」

× ×

呂偉良還沒有起床，電話就响起來。臥室中的床頭几上，有電話分機，雖然不是响亮的鈴聲，只是低沉的「都都」聲浪，亦足以把呂偉良從夢中驚醒。

呂偉良拿起聽筒，對方竟然是阿生的聲音。

原來阿生一早起來，已經跑到警局裏去了。

阿生在電話中說道：「師父，果然給你不幸而言中。死者沙皮九是個職業打手，有過許多次案底。」

呂偉良問道：「夏維探長對你怎麼樣說？」

「他以爲這是黑社會裏面的糾紛，尤其是像沙皮九這種人，隨時都有可能被仇家暗算的，根本就不值得去重視。」阿生說。

「那麼，他對『小心皇后』這四個字，又有甚麼解釋？」

「這可能是一匹馬或者一隻狗的名字，本市的外圍狗馬是人盡皆知的事，因此，夏探長初步判斷這可能與外圍賭博公司有關。」阿生說：「這種事，我想還是少理吧！」

呂偉良有點恍然大悟！

是的，「小心皇后」這四個字，可能是一匹馬或者一隻跑狗的名字，爲甚麼他一直沒有想到？這大概由於呂偉良很少賭狗賭馬的緣故，在記憶中，他只進過幾次馬場，但跑狗場却從未到過。

在今日這個都市裏，跑狗賽馬固然是賭博，就是炒股票也屬於賭博的成份居多，否則怎會一元面額的股票會炒高一百幾十倍？

呂偉良想想就覺得好笑。這個世界上活着的人，不停想着各種花式去騙人，但依舊有人上當，卽如賭博和炒股票一樣，儘管人們明知「十賭九騙」，沒有根基的股票多如牛毛，依舊有人去賭，去炒！

既然是黑社會裏面的糾紛，呂偉良覺得阿生言之有理。根本無須去理它。

電話掛斷之後不到三分鐘，又响了起來！

這一次是林愛莉打來的。她說：「昨晚我們目擊發生的一宗命案，我已經查過了……」

豈料她還未說完，呂偉良就接着說下去：「他是一名黑社會打手，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他可能與外圍狗馬有關，對嗎？」

「嘿！昨晚你送完我返家之後，到過甚麼地方？」林愛莉忽然在電話中改變了口吻。

呂偉良笑道：「我送完你返家之後，便回來睡覺，甚麼地方都沒有去過。」

「那麼，你怎麼知道這許多事情？」林愛莉又恍然大悟道：「嗯！我明白了，你與夏維探長連絡過了，是不？」

「除了夏探長之外，還有誰對這些事情更清楚？」呂偉良說：「我明白了，你又是跟警方連絡過，然後才打這個電話給我。」

「不！我是由流浪道窮民窟中得來的資料。」林愛莉又說：「你在家裏等我，我立刻就來見你，見面時再詳談吧！」

電話掛上了之後，呂偉良就連忙起床梳洗。

不到半小時，林愛莉已經在靈犬「多利」吠聲中走進呂宅來！

犬隻的吠聲也有分惡意與善意的，正如人類的喝采與喝倒采一樣，「多利」對林愛莉的吠聲就是一種善意的歡迎，牠顯然在通知牠的主人，表示有貴客到訪，而這位貴客當然也是牠所熟悉的。

呂偉良梳洗完畢之後，正想動手弄早餐與林愛莉一齊吃，但林愛莉却對他說道：「走吧！到外面去吃，我還約了一個人呢。」

「你約了誰？」呂偉良問。

「一個男人。」

「男人？」呂偉良呆了一呆！

「是的，奇怪嗎？」

「一點也不奇怪，你以爲我會妒忌麼？」呂偉良道。

「嘿！你以爲這是表示你的大方麼？」林愛莉半帶嬌半帶嗔半帶怒地瞪住呂偉良：「這只有說明一件事，就是你根本不愛我！」

呂偉良笑了笑，道：「別這麼孩子氣，你帶我去見那個綫人吧！不要令人等得不耐煩了。」

「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名綫人？」

「你當然不可能有更親密的男朋友，所以我肯定這男人是你的綫人之一。」

「嘿！你敢小睹我沒有比你更好的男朋友？」

「愛情是須要互相信任的。我既然相信你眞心愛我，就應該信到底，對嗎？」

林愛莉嫣然一笑，吻了呂偉良一下，破嗔爲喜道：「親愛的，你的確是我心目中男人的男人。」

「多利」獃在一旁，看見他們的親熱情形，就別過了臉去！

「多利」本來就是一頭靈犬，牠不但懂人性，也懂得分敵我！

呂偉良和林愛莉最後離家外出，臨行時吩咐「多利」留守屋內，牠也乖乖的留下來。

來到一家餐室裏，林愛莉左盼右望，她要找的人還沒有到。於是在一個卡位裏坐下來，與呂偉良叫了一些東西吃！

呂偉良說道：「沙皮九的事，我們犯不着去管了，愛莉。」

林愛莉道：「你似乎改變了自己，過去你不是很喜歡管這些事情嗎？」

「我並沒有改變自己，只是我覺得：

這是黑吃黑的事，我們理也理不了，還是由警方去把殺人兇手找出來吧。」呂偉良說。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古代俠士最令人敬仰的行為，『鐵拐俠盜』所以名震江湖，獲得市民愛戴，也是由於這種俠義行為令人感動。老實說，我這麼愛你也是與此有關。」林愛莉說：「昨晚我們不是目睹數名彪形大漢圍攻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嗎？」

「是的，可惜我們愛莫能助，當我們趕到現場時，沙皮九已中刀身亡。」呂偉良道：「老實說吧，如果沙皮九是個正當人，這件事我們當然要理到底，但是，他是個見不得光的黑社會殺手，我們又何必為他伸冤雪恨？」

剛說到這裏，林愛莉突然把視綫放到入口處，一名蛇頭鼠眼的男子正走進餐室裏來。

林愛莉把手一揮，那名正在左張右望的男子立即發現了她。

那傢伙面青唇白，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吸毒的癮君子。他走到林愛莉跟前，叫了一聲：「林小姐。」

林愛莉拍拍座椅，示意他坐下來，一邊又把呂偉良介紹給他認識。那傢伙打量了呂偉良一眼，想笑不笑，想講不講的神氣。

林愛莉忍不住說：「有什麼話你不妨直講，呂先生不是警探，他只是我的好朋友。」

那個叫阿松的男子，尷尬地笑了笑，說道：「你是鐵拐俠盜，我聽過你的大名了。」

呂偉良也只是笑了笑，甚麼話都沒有說。

阿松又說道：「林小姐，你吩咐我去查的事，已經查過了，的確有一匹馬，叫做『香橙皇后』的，『小心皇后』就沒有，但在格力狗的名單中，就找不到這些名字。」

「謝謝你。」林愛莉打開她的手袋，取了三張十元紙幣遞給阿松。

阿松那貪婪的目光一直注視着那幾張鈔票，他正要伸手把鈔票取去，林愛莉却在此時把手縮了回來，說道：「阿松，我不懂賭馬，請你告訴我，『香橙皇后』這匹馬最近是否出賽過？輸了還是贏了？」

阿松說道：「這個我也不大清楚，只是查出牠是一匹雌馬。」

林愛莉把那三十元交給阿松，阿松連聲「多謝」，立即就想走！

林愛莉却把他留住，又問道：「關於沙皮九，有甚麼消息嗎？」

「暫時沒有，如果有的話，我一定告訴你的。林小姐。」阿松說。

阿松匆匆地走了。

呂偉良搖頭苦笑道：「原來是你把這班道友寵壞了。三十元何不捐到慈善機關去？」

林愛莉說：「我不給他，總有人會給他，他是警方的綫人之一。」

「眞奇怪！為甚麼聰明如警探，竟然也看不出他是個癮君子？」

「這就是社會上無數矛盾現象之一，警方須要這種綫人混入下層社會中探取情報，所以不會拘捕他。」林愛莉看看腕表，將近上午十一時。她又說道：「陪我到馬房去一次好不好？」

「到馬房去幹甚麼？」

「我一定要找出這件事的謎底。」

「這分明是外圍公司與黑社會的事，我們何必浪費時間？」

「你不陪我，我自己去好了！」林愛莉把手一揮，召來侍者結賬。

呂偉良明白林愛莉的個性，他也是一樣，要理的事誰也阻止不了。

二人結賬離去。呂偉良正要拄拐走到路旁的汽車裏，林愛莉却一手把他拖住！

「你瞧！那邊不知道又發生了甚麼事？」林愛莉指指那邊一處橫街街口。

呂偉良順勢望過去，果然看見那邊路人圍攏在一起，不知道又發生了甚麼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併肩走過去，只見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上，有個人倒斃在那裏。再走近細看，那個蜷縮在一起的死者竟然是綫人阿松。

呂偉良呆了一陣。

林愛莉蹲下去，伸手按了一下阿松的手腕，發覺他的脈搏停止了。

林愛莉探手入他的口袋裏，那三張十元鈔票仍然在着，她立刻想到這不可能是一宗攔途截刧案，否則，這些錢早已不在了。

圍觀的途人不知道他們是誰，但在議論紛紛中，似乎有人已經代為報警。

林愛莉站直了身子，回頭問圍觀的路人：「請問誰看見這兇案發生的？」

「……」沒有人回答，甚至有人開始匆匆離開了那兒。

這個都市裏面的人往往就是這樣，說他們生活緊張嗎？未必，如果眞的那麼緊張，那有心情留下來看熱鬧？唯一的解釋就是怕麻煩。

這是午間時份，路上行人多如過江之鯽，必然有人目擊兇案發生的，可惜沒有人肯挺胸而出。相信警方也沒有辦法令他們作證，何况是呂偉良與林愛莉！

過了一會兒，警察和十字車都來了。一輛私家車載來數名警探，其中一人正是夏維的助手辛尼。

林愛莉約畧交代了一遍，便與呂偉良回到汽車裏去。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看情形，這又是黑社會的傑作。」

林愛莉沉吟道：「會不會是給我害死的？」

「你的意思是：有人知道他出賣消息給你？」

「是的，沙皮九的身世，以及剛才在餐室裏知道的，全是他說的。否則，我也不會給他三十元。」

「但是，他也是警方的綫人之一，黑社會裏面的人一定知道的。」

「無論如何，這件事我要理到底！」

呂偉良把車子開到馬場附近，正繞圈子想找個空位停車，竟然發覺阿生那輛跑車也停在附近。

呂偉良停好車之後，與林愛莉走到馬房門口，立刻被人擋駕！

那位保安人員說：「除非你們得到我的上司的書面許可，否則任何人亦不能入

內。」

「你以為這是金庫嗎？」林愛莉道：「我只想找一位練馬師談談。」

「你要想找那一位練馬師？我可以用內綫電話通知他出來見你。」那保安人員說。

林愛莉呆了一陣，因為她根本不認識任何一位練馬師，更不知道「香橙皇后」這匹馬是屬於誰個練馬單位的。還好她經常在報章上的馬經版見過一些練馬師的名字，於是胡亂地說了一個。

豈料，就在這時候，阿生正由裏面出來！

阿生發覺他師父和林愛莉在着，也無須多問，知道他們的來意必與「香橙皇后」有關。

阿生說道：「你們不必進去了，所有你們想知道的，我剛才都查過了。」

阿生是特警，他的證件可以帮助他進入不少被列為「禁區」的地方。

三個人離開馬房門口。

阿生一邊走一邊說道：「你們一定以為，這又是另一宗毒馬案。」

林愛莉說道：「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有人為了金錢，就不擇手段，『香橙皇后』一定是一匹名駒，外圍公司大概担心在牠的身上賠出一大筆賭欵，所以跟馬房中的敗類串同，令『香橙皇后』跑不出來。」

「是的，本市警方亦因為死者沙皮九提及『皇后』這名字，以為又是另一宗毒馬案。我的上司任處長本身是個馬迷，他要我查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阿生說道，「但是，根據我剛才從馬房方面調查所得，又似乎不是那一回事！」

呂偉良說：「到底『香橙皇后』是一匹怎麼樣的馬？我雖然不是一個標準馬迷，但對於本市外圍狗馬的事，多少也知道一些。」

「那是一匹新馬，還未編班。」阿生說，「一匹四歲雌馬，馬房方面甚至對牠估計不會太高，卽使將來訓練成熟，也只是一匹低班馬。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可能又有了一點誤會。」

「出過賽嗎？」呂偉良問。

「出過一次。」阿生說，「但只得幾百張捧場票，既非大熱門，當然亦無關重要。」

「結果跑第幾？」呂偉良又問。

「我想到了！」林愛莉急不及待地說道：「一定是跑個第一，爆個大冷門出來，所以，外圍公司因此而賠了一筆大錢出去！」

但是，阿生却搖搖頭說道：「不！絕對不是這回事！『香橙皇后』只出賽一次，是大冷門，跑在最後一截，跟尾而回。由此可見，牠對馬迷和整場賽事來說，全無影响力。」

呂偉良獃在一旁，的確有些想不到，這件事並非像他們想像中那樣簡單。

三個人已經走到停車的地方，阿生站在呂偉良的汽車旁邊，說道：「你們先回去吧，我還要向處長交代一下。這件事如果與外圍公司無關，他們難免會想到卽將到本市訪問的一位皇后身上。」

呂偉良說：「但是，我淸淸楚楚地聽到沙皮九臨死時說的是四個字——小心皇后，而並非某國皇后。」

阿生道：「凡是間諜特工們都十分狡猾的，也許他們為了掩人耳目，故意加了一些字眼上去，這類實例也是常見的。」

呂偉良知道阿生長大了，不再是從前那個阿生，他受過特殊的訓練，當然有他自己的見解。加上不久之後的確有一位皇后到訪，所以，卽使他的見解與阿生不同，也沒有跟他爭辯下去。

阿生揮了揮手，回到他自己的汽車去了。

呂偉良嘆氣說：「已然與外圍狗馬無關，大概你總該罷手了吧？」

林愛莉瞪他一眼道：「誰說的？兩條人命，有一條還是直接給我害死的，如果我就此罷手，阿松死也不瞑目，他雖然是個不正派的人，到底也帮過我，而且極有可能是由於帮我而被殺。」

「我早說過了，你良心上不必內疚，阿松是警方綫人，黑社會隨時會對付他，未必與你有關。」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就此罷手的。」

林愛莉說到這裏，正想走進呂偉良的汽車裏去，突然一輛汽車停在他們附近，車內坐着一名身裁矮小的男子，他探首出車窗來問道：「你們是不是準備把車子開走？」

這種情形在今日車位欠缺的情形下是常見的。呂偉良和林愛莉回頭瞥了那人一眼，覺得這人很面善。但他們一時又想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這個男子。

呂偉良把車子開動，剛離開了那個停車位，那男子就把車子開進去！

呂偉良緩緩地開動着他的汽車，他在不停地想：「他是誰？在甚麼地方曾見過他？」

其實同樣的問題也在林愛莉的腦海中想，只是她沒有發覺她身旁的呂偉良的表情而已。

呂偉良突然又把汽車停了下來。

這是較為僻靜的街道，儘管到處可以見到不少汽車停在路邊，但走動着在此經過的却少之又少，因此呂偉良把車子停下來並沒有妨碍任何人。

只是在這一刹那間，林愛莉的思想也停在一個焦點之上！

她幾乎與呂偉良異口同聲地說道：「是一位騎師，對了，他就是姜達。」

與此同時，二人一齊回過頭去，看見姜達已經離開了他的汽車。是的，剛才那個身裁矮小的駕車人正是名騎師姜達。

姜達的照片曾經在報章上出現過，但不是馬經版，而是本市新聞版，他似乎參加過一些慈善籌欵的集會，所以呂偉良和林愛莉剛才都覺得有點面善。

姜達一直走向一列建築物，但那不是馬房，而是馬房隣近，一列相當整齊的房屋。

林愛莉道：「他幹甚麼？」

呂偉良隨口說道：「他可能就住在那裏。」

「不！那是練馬師宿舍。」

「你怎麼知道？」

「剛才我記得那兒有個牌子寫明是練

馬師宿舍的。」林愛莉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你先把車子停好，我先過去看看。」

她也沒有等呂偉良答話，人已由行人道走了過去！

姜達的影子已消失在一處梯間，但是要在這些三層高的樓宇找出他的下落，相信並不困難。

林愛莉剛走進那處梯間，就聽到一下沉重的開門聲來自二樓。於是她初步確定姜達剛才進入二樓一個住宅單位裏去。

她登上二樓，只看見有兩扇相對着的大門，左邊一扇是三十四號，右邊則是三十六號。林愛莉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姜達到底進了三十四號還是進了三十六號。

她正在僵呆着之際，忽然又聽到一陣步聲，有人要由下面上來。

這個人當然不可能會是呂偉良，因爲呂偉良是拄着鐵枴杖走路的。

林愛莉情急起來，朝着三樓梯間直奔上去，如果這人步聲繼續，她唯有再上天台去！

但是，革履聲停在二樓，似乎是停在三十六號那一邊的門前。

林愛莉悄悄探首窺望下去，那是一名西裝畢挺的男子，他按過了三十六號二樓的鈴之後，立刻有人出來開門，把他迎進去！

另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他也是剛來到，你眞準時，老伍。」

門「砰」然一聲關上了！

老伍是誰？林愛莉無法知道，但是剛才身爲主人的說話中所指的「他」，顯然是指姜達。

然則，姜達極有可能是到三十六號二樓去的。

呂偉良已經把汽車停好，拄着鐵杖由街口走了過來。林愛莉想起他的「萬能枴杖」中最多儀器，在傾耳貼門細聽毫無效果之後，只有跑到街上來。

她把剛才的情形對呂偉良說了。

呂偉良仰首往三十六號二樓瞥了一眼，只見二樓一個窗口打開了。

呂偉良手中的「萬能枴杖」之內，的確有着許多實用的儀器，一部份是設計者的傑作，另外有些是阿生後來加進去的。

這時候，只見呂偉良從口袋中摸出一些物件來，那東西大如指頭，一端附有軟膠製成的吸盤，一如兒童玩具槍的子彈。呂偉良把它放在杖端，瞄準發射，「卡察」一聲，那具竊聽器直向窗口竄去，輕輕吸穩了窗門的玻璃。

呂偉良一邊打開「萬能枴杖」中的接收儀器，一邊說：「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汽車裏去了。」

「萬能枴杖」的暗掣打開，一陣彷彿半導體收音機傳出的聲浪，「嗚嗚」地怪叫兩聲，然後就是三個男子的交談聲。

其中一個說道：「你有沒有攪錯？我說過要三萬元的，怎麼只有二萬？」

另一個說道：「上回也是二萬，你怎麼可以坐地起價呢？」

第三個男子的聲音從旁加入，做好做歹說：「姜達算了吧！反正是額外的，二萬就二萬，先收下了再說吧。別吵了。」

原來第一個收聽到的聲音就是騎師姜達。他顯得極之不滿，因此這時他仍然悻悻地說：「黃忠，這不是金錢問題，是信用問題啊！你也知道，上周我策騎的『大旋風』是一匹公衆大熱門，如果跑個第一回來，所有外圍公司就非賠大本不可。」

第二個說話的人顯然就是後來到訪的「老伍」，他說：「姜達，你眞健忘啊，當初我們講好，『大旋風』一定要連位置也輸掉，因爲不少外圍馬纜都用牠過位置纜，但你却跑個第三位置回來呢！」

「這不是我存心搗蛋，是後面的馬匹落後太遠，追不上來，我有什麼辦法？在數以萬計的眼睛底下，難道叫我停下來麼？」姜達辯稱道：「老實說，如果不是我手力好，萬一跑個第二回來，你們相信也輸掉不少連贏位，假如跑第一，當然更加不得了。」

第三個從旁做好做歹的人就是練馬師黃忠，他說道：「算了吧，這些事情，假如傳了出去，大家都沒有意思。總之，下次有機會合作，大家不妨講得更加明白一些。」

姜達心有不忿地說：「還有下次麼！嘿！」

說完他就走！甚至練馬師黃忠在後面連聲叫住他，他也不加理睬。

呂偉良和林愛莉這時已回到汽車裏，距離雖然越拉越遠，但是效果不減。

林愛莉說：「十賭九騙，一點也沒有說錯！想不到賽馬的圈子裏如此黑暗！」

「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向來不賭。」呂偉良說，「數年前我和阿生對付這班牛鬼蛇神，想不到時至今日，在職業化的旗旌下，仍然是一場糊塗！」

呂偉良在慨嘆中把儀器關掉，再按動了另一個暗掣，遙控裝置就可以令到附貼在玻璃窗門上的吸盤鬆弛，於是袖珍竊聽儀器立即墮在馬路上。不過呂偉良並沒有把它檢回，相信淸道伕遲早會把它掃進垃圾堆裏去的。

林愛莉獃在汽車裏，目送姜達含怒地駕車離去！

她若有所思地說：「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一個騎師每次賽馬只出賽三兩場，有時根本連位置也未跑到一個回來，但他們的生活却比百萬富翁還要好。原來裏面有這許多內幕！」

呂偉良道：「可惜這些古靈精怪的內幕，只有我們知道，大部份馬迷還蒙在鼓裏。」

林愛莉嘆了一口氣：「這次的收穫與『香橙皇后』完全脫了節。」

「你要了解馬圈中的事，首先要對賽馬發生興趣。」呂偉良說，「過兩天又是賽馬的日子了，看來我們也該開始研究馬經了。」

林愛莉倚靠在座椅的靠背上，默默無言。

呂偉良瞪了她一眼，說：「你心裏難過嗎？」

「是的，從來沒有試過這樣難過。」林愛莉又嘆着氣說。

「是爲了線人阿松嗎？」

「這只不過是其中原因之一。」

「其實阿松之死，未必與你有關。」

「我心理上總覺得：我雖不殺伯仁，

伯仁爲我而死。」林愛莉又說：「再加上目睹流浪道上的午夜兇殺案發生，我的心情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你的感情眞豐富！」呂偉良又問：「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想我會照你所講去做——開始研究馬經！」

二人相顧地會心一笑，呂偉良然後才把車子開走。

× ×

阿生回到特警總部，正想進入處長辦公室報告從馬房所查得的資料，立即就被那位漂亮的秘書小姐擋駕。

秘書小姐依玲的辦公室就在處長辦公室外面，要進入處長辦公室必須先經她面前。依玲明知阿生是任如重手下一名愛將，但她仍然開玩笑地說：「你不怕挨罵嗎？處長在翻查一些舊檔案。」

阿生怔了一怔：「我又沒有做錯事，怕什麼？」

「但你未經通傳就闖進去，一定被他臭罵一頓。」依玲笑着說。

阿生於是拿起她案頭上的內線電話，遞到依玲的纖纖玉手之上：「那就麻煩你代我通傳一聲！」

依玲在內線電話上按下了一個按鍵，聲筒中立刻傳出一個老人的聲音：「什麼事？」

依玲說道：「阿生要見你，處長。」

「你又不是新來的，阿生何必通傳？簡直是浪費了我的時間！」任如重有些生氣地說。

依玲粉頰一紅，臉上的笑容頓然消失了。她吶吶地對阿生說道：「你可以進去了！」

「謝謝你！」其實阿生在電話中已隱約聽到她首先挨了罵！

阿生推門入內，任如重剛好從一疊舊檔案中搜出一張譯稿。他遞給阿生：「你先看看這東西再說！」

阿生接過了，只見上面寫住：「皇后已起程，祈小心應付！」

阿生忍不住問道：「處長，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前些時我們情報組人員無意中截獲的神秘電文之一。」任如重說，「這件事我們本來已經通知本市警方，但現在我越想越覺可疑。」

阿生把從馬房中查得的結果對任如重說了一次。

任如重咬着烟斗，沉吟道：「這麼看來，更加證明與馬匹無關。這不是什麼毒馬案，而是與某國皇后有關。」

阿生問：「發出電報的日期是否與皇后的行踪符合？」

「相差不會超過一天。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有個組織要在本市下手謀殺皇后。」

「秘密電報的來源查出了嗎？」

「還沒有。」任如重說，「追查本市秘密電台的責任應該屬於本市警方，但是本市的工作效率，你也明白了。」

阿生想了想，又問道：「只有此一封嗎？」

「是的，此後在同一波段同一頻率上，再也收不到第二封電文。」

「這件事的確有些古怪。」阿生沉吟說，「問題是皇后是個很普通的名詞，例如不少戲院餐室也喜歡用這名稱。」

「最重要的是：一位皇后即將訪問本市，萬一出了亂子，我們特警組也有一部份責任。」

「目前我們應該怎樣做？」

「你把這封電文帶去見夏維，提醒他說，我們早些時已將副本交給他們，看看他們的意見怎樣。」

阿生把電文接疊起來，納入口袋裏。

任如重又順手從案頭上拿起一封信，交給阿生。

阿生接過，瞥了一眼，不由得呆了一陣。因爲封面上寫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任如重的大名。

任如重似乎也想到阿生在想什麼，他說：「這是晶晶從外國寄回來的問候信，你不妨看看。」

阿生定一定神，想把信箋抽出來，又不好意思。

任如重擺擺手，說道：「到外面去看吧，看完把信交給依玲，你有什麼話順便對依玲說淸楚，因爲我還沒有給晶晶回信呢。」

阿生退了出來。

依玲看見阿生，還不敢說話，直至那扇門掩上了，才對阿生說：「怎麼啦？又有新任務嗎？」

阿生點頭說道：「是的，十分重要的任務。」

說完，阿生就躲在一角去看信。依玲不敢騷擾他，以爲阿生果眞接受了新的任務。

阿生從晶晶的來信中，只見晶晶寫給她祖父的信，並沒有另外一封寫給阿生。

信中說：「……我很掛念阿生，如果你見到他，記得代我問候。因爲我不敢另外寫信給他，怕你生氣嘛……」

只是寥寥幾句，足以看得出女兒家的心事。阿生心裏難免有些甜絲絲的感受。

此外信中還提及晶晶最近在外國讀書的情形，她說有許多男同學追求她，可是却沒有一個是她喜歡的，言下之意顯然對阿生獨具好感。

任如重爲什麼要讓阿生看這封信？

阿生心裏想：大概希望阿生明白晶晶還是那麼愛他！

阿生把信交到依玲手中。

依玲是個二十歲不到的女子，雖然架着一副近視眼鏡，但却不減那份美麗，反而增加一份靜美。她很喜歡跟阿生開玩笑，但是又怕任如重看見了會責備。

女孩子都有一份仰慕英雄的心理，何況阿生又英俊又能幹，所以依玲也不會例外，對阿生別具好感。現在她看見那封信，不由得呆了一呆！

「這是什麼？」依玲問道。

「處長叫你收下的，大概是叫你覆信給晶晶吧！」阿生說。

依玲恍然大悟：「哦！原來是你的小情人寄來的，我還以爲你接到什麼新任務呢。」

「覆信時代我問候晶晶，說我也很掛念她……」

「還有，說你永遠愛着她，是不是？」依玲捉狹地笑了起來！

「如果你有種，不妨這樣寫，但處長責備時，別再提我了。」

阿生笑一笑就離去！

他到達警局時，夏維探長正在他的辦公室裏，一名馬伕正接受問話。

夏維看見阿生進來，點頭招呼，示意他坐下來，然後對他說：「這就是管理『皇后』的人。我想你可能也是爲了此事而來吧？」

「不！」阿生說道，「不過我倒想知道『香橙皇后』的近況！」

夏維聳聳肩說：「那是一匹新馬，根本找不到任何可疑之處。」

馬伕苦笑道：「這是賽馬的新時代，一切管理都非常嚴格。如果你們仍然有所懷疑，何不與保安組連絡？他們一定會驗尿驗血，那時候，如果『香橙皇后』有問題，一定會被發現的。」

夏維揮揮手，示意一名探員把馬伕帶出去！

夏維回頭對阿生說：「我們已經跟保安組連絡過了，剛才這馬伕很可靠，那匹新馬也沒有可疑之處。」

「那麼，你們爲什麼還要傳訊他？」阿生說。

「只因爲沙皮九的命案至今仍無線索可尋。」

「你們警方不是有許多線人嗎？」

「是的，有個叫阿松的線人，正打算向我們提供一些消息時，不知怎的，突然被人發現死在街頭，使到這件案子更加複雜。」

阿生從口袋中取出任如重交給他的「神秘電文」，交到夏維手中。

夏維攤開細看，他認得這電文的副本早些日子曾由特警組轉來。因此他說：「這些不過是走私集團的傑作，我看不出它的重要性。」

「你似乎沒有留意到電文中的『皇后』二字呢，探長先生。」阿生說。

「老實說，『皇后』二字是很普遍的字眼，例如『九九九』，它是海洛英的牌子，也是緊急報警電話，對嗎？同樣理由，『皇后』可能代表一批黃金、鑽石，或者毒品等等，未必是那個人，也未必是那匹馬。」

「不過，處長非常擔心，因爲不久之後，就有一位眞眞正正的皇后到訪，萬一她的安全發生問題，只怕你這個探長也不好過。」

夏維格格地大笑道：「我只不過區區一名探長，皇后的安全問題相信除了局長和市長之外，皇室的保安人員也是責任重大。萬一皇后眞的有什麼事，何止我不好過，相信許多人也不好過呢！」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他問道：「沙皮九有沒有任何親人在這裏？」

「沒有。」夏維說，「他做過黑社會打手，也犯過案，最近似乎闊氣起來了。這是我們所查到的僅有線索，卻不能證實是否有人給過他大筆金錢。例如他喜歡賭博，就隨時可以在一夜之間變成巨富。未必一定有人收買他，你說對嗎？」

阿生點點頭。他又問：「關於秘密電台，你們一直沒有發現嗎？」

夏維說：「過去我們也破獲過一些政治性的秘密電台，但最近就沒有。」

「我知道那些政治性的秘密電台你們是怎樣破獲的，通常多數是對方的特務向你們秘密提供。但這一次，問題可沒有那麼簡單。」

阿生了解到這個地方的政治環境，往往自己雙方的特工們互相鬥法，就只有便宜了當地警方，因爲只要一個電話向警方告密，他們的對手就會被警方淸除，而無須自己動手。

這種情形過去也發生過不少次了，市民不明白，以爲是當地警方屢建「奇功」，但阿生最了解個中情形，所以夏維只有面上一陣尷尬，根本沒有反駁他！

一名探長的助手進來問夏維：「那名馬伕可以走了嗎？探長。」

「叫他簽個字，讓他走吧！」夏維說道。

助手答應一聲，正想離去，卻給阿生一聲叫住：「慢着！請等一等！」

阿生回頭問夏維：「探長，我可以跟他談談嗎？」

「當然可以。」夏維說，「他不是犯人，我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阿生跟着助手一齊離開了探長室。在隔隣的會客室內，那名馬伕仍在等候着。

探長助手把一張口供紙讓那個馬伕簽了，然後對他說：「你可以走啦！」

阿生則對他說：「我請你喝杯咖啡談談好嗎？」

馬伕打量了阿生一遍，猶疑地說道：「我知道的，早已說淸楚了，還有什麼好談？」

阿生笑道：「你千萬不可誤會，我並非警方的人，只是對賽馬甚有興趣。」

馬伕剛才在探長辦公室見過阿生，自然對他的身份有點懷疑。

阿生明白他心裏想什麼，說道：「我只是跟探長認識，你的說話不會作爲口供的，放心吧！」

阿生陪着他走出會客室，一邊走一邊說道：「你負責管理的新馬『香橙皇后』，質素高嗎？」

馬伕沉思着說：「我不是專家，不過憑我歷年來的經驗推測，牠只是一匹中班馬。」

「你的意思是說：成就不會太高，是不？」

「對了。」

阿生又問道：「你有空陪我喝杯咖啡嗎？」

「我還要返回馬房工作。」馬伕說道，「有什麼話你不妨直說，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阿生道：「新馬『香橙皇后』最近有賽事嗎？」

「下周有賽事，牠已編排在新馬一里賽事中出賽，但我看機會很微。」

「萬一爆個大冷門……」

「不可能的。」馬伕不等阿生說完，就接着說道：「跑馬就是跑馬，牠沒有能力去取勝那一場賽事的，我敢保證！」

「但是，我知道馬圈中有許多令人不可思義的事，有些被馬評家認定必勝的馬往往會跑得無影無踪。」阿生又說，「相反，有些被大多數馬迷認爲沒有可能勝出的劣馬，却跑得生龍活虎，大爆冷門！」

「這種情形過去雖然有，但是很少。尤其是本市賽馬轉變爲職業化之後，一切作弊的事情已經大大減少了。」

「只是大大減少，不是完全沒有，對嗎？」

馬伕道：「先生，你也知道，我們有個保安組織，是由一位高級退休警官負責主持的。」

阿生笑道：「這位高級警官未退休之前，也是主持本市治安機構的，但是本市的治安如何？」

「……」馬伕張大了口，竟說不出話來。

阿生拍拍他的肩膊道：「算了，我不過跟你開開玩笑而已。以後有甚麼特別事情，請打電話通知我，保證你有好處。」

阿生把電話號碼的咭片留下給那個馬伕，然後才跟他告別。

阿生正瞪住馬伕的背影在街口消失，忽然有人自背後拍了他一下！

阿生回頭一看，是夏維探長。

「查出甚麼結果嗎？」夏維問道。

阿生說：「十賭九騙，賽馬圈的古靈精怪事情，早已人盡皆知，馬伕只不過一名小卒，他又怎敢說話？現在問題却是：沙皮九之死，到底是否跟外圍馬公司有關？抑或『香橙皇后』另有所指？」

夏維沉吟道：「我剛才想過了，下周那位皇后到訪，我們警方一定忙個不了。姑勿論你們截獲的神秘電文是否與此有關，我們的保安工作必然是萬分周密的。因此你不必爲此而担心。相反，我却希望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馬房方面。」

「爲甚麼？」阿生問道。

「老實說，沙皮九之死，可能與行刺皇后有關，亦可能與外圍馬組織有關。在未澈底明白其中眞相之前，我們只有雙管齊下，向兩方面查究一下。」

「爲甚麼你不派人去馬房方面下手偵查，而要我負責呢？」

夏維苦笑道：「相信你是個聰明人，一定了解到目前在馬房主持保安組織的是我舊日上司。辦起事來多少有些不便。」

阿生告別夏探長之後，返抵家中。出乎意外地，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都留在家裏。

呂偉良正在看電視，林愛莉却在閱讀一些書本。

阿生以爲林愛莉看的是小說，但走過去細看，原來是馬經。

阿生笑道：「眞想不到，你對賽馬也發生了興趣。」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你想發財嗎？」林愛莉洋洋自得地笑起來。

「想又怎麼樣？」阿生問道。

「那可容易了，下周賽馬，跟我入場吧！」林愛莉很有把握地說。

阿生道：「你有可靠貼士嗎？」

「當然，絕對可靠！」

阿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說來聽聽吧，到底那一匹馬贏得？」

「天機不可洩漏，何況騎師配搭和磅位以及排位等等還未安排好呢！」

「但是你心裏要賭的馬，我已經知道了。」

林愛莉睜大了雙眼，道：「你怎麼知道的？」

「你心目中的必勝之馬，是一匹雌馬，四歲，棗色，十五掌一高。我有說錯麼？」阿生道。

「是的，你怎麼知道我喜歡那匹『香橙皇后』呢？」

阿生笑道：「我剛見過管理這匹馬的馬伕。」

「眞的？」林愛莉又問：「他認爲必勝，是不？」

「不！事實剛剛相反，那馬伕認爲全無機會。」

「嘿！簡直放屁！世間既無必勝的馬，自然也沒有必敗的馬。他似乎說得太過肯定了。」

呂偉良由客廳那邊走過來，問道：「你們又在爭辯甚麼？」

阿生笑道：「愛莉姐說『香橙皇后』可以贏一場馬，但我見過管理這匹馬的馬伕，他剛在警局接受問話。他肯定這匹馬沒有機會。」

林愛莉仍然不服氣地說：「我雖然不經常賭馬，但是我知道馬評家筆下那句『質新未見底』的含意會是甚麼，換句話說：新馬要贏，隨時可贏，要輸亦可以輸得乾乾淨淨。」

呂偉良說：「我不是幫阿生，事實上世間既無必勝之馬，亦應該沒有必敗之馬才對。不過，馬兒的質素却是有個規限的，例如牠是名種馬，一經馬師將牠訓練好了，跑過一兩次就鋒芒大露，相反，如果牠質素有限，即使練馬師費盡心血，加上一流名騎師執韁，也是無濟於事，這就是說：世間無必勝之馬，却有必敗之馬！」

林愛莉瞪了呂偉良一眼：「既然你兩師徒聯手，我也無話可說！」

林愛莉說完又去看她手上的馬經。

阿生說道：「可能是外圍馬與黑勢力鬥法，也可能是有人要暗殺即將來訪的皇后。」

阿生跟着把他特警組截獲的神秘電文以及夏維探長的意見對他師父講了一次。

呂偉良束着眉梢說：「外圍馬在本市來說簡直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到處都是。但爲甚麼要連殺了兩條人命？」

阿生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如果事情與黑社會的利益關係發生衝突，這也不奇怪。以你在江湖上的關係，相信要查個明白，也不會困難。」

呂偉良給阿生提醒了。

是的，爲甚麼不向黑道中人查一查？

林愛莉這時也由沙發上跳下來：她高聲說道：「對了，爲甚麼不去找找魯四？他的地下賭場之內經常有一些三山五嶽人馬出沒，說不定會找出一些端倪來！」

呂偉良沉吟道：「是的，今晚我們就到魯四的地下賭場走一次。」

魯四是個過氣的黑社會活躍份子，近年來除了主持一間地下非法賭場之外，已經不再出來鬧事。至於那家賭場，黑道中人固然不敢動他，就是配槍的人也故作不問不聞，向來不加理會。

這也難怪的，像魯四這一類老傢伙，讓他在退休狀態中抽點佣金，總好過讓他出來攪到天翻地覆，何況像魯四這麼吃得



臨的人，自然有他的手段。某些特殊階級有了好處，事情更加易辦了。

呂偉良不但跟魯四認識，同時也了解其中內幕。但是他從來不堅持警方把這些地下賭場消滅，因爲他覺得：如果沒有門路想進入此等地方賭博實不容易。他們開賭只要不是老千局，唯一的錯處只是沒有納稅給政府。否則，地位應與到處可見的「蔴雀學校」相同才對。

如果將賭博與販毒，刼殺相比，呂偉良對後者更是深痛惡絕！

阿生是由呂偉良一手訓練出來的，他的行動和思想也跟呂偉良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呂偉良畢竟是個老江湖，一切顯得沉着老練，阿生就往往表現得較爲衝動而已。

到了晚上，師徒二人和林愛莉果然摸到魯四的地下賭場去。

魯四聽到手下入報，心裏也難免感到驚奇，因爲他知道這位俠盜並非賭徒，於是親自出來把呂偉良請了入去！林愛莉和阿生還是賭個不停！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你似乎担心我贏了你這位莊家的錢，剛進來賭兩手，手風正順的時候，却把我拉入這裏來，這是甚麼意思？」

魯四却一本正經地說：「你有興趣可以一路贏下去，贏得多少就拿多少，我魯某可以保證十足給你，但如果輸了，你却可以一個仙也不留下。」

「這又是甚麼意思？」

「這就是說：你到這裏來，贏了可以拿走，輸了不必付錢。」

呂偉良笑了起來，道：「世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如果這樣，我晚晚都來賭個痛快！」

「你當然可以的。」魯四又說：「你是個老江湖，相信你也明白：十賭九騙未必是眞，但是任何一種賭博方式，莊家總是佔上風的，閑家總會吃虧。否則，人家也不必用上千萬元去買個專利權回來開賭場了，是不？」

呂偉良想了也是道理。他說：「你這樣優待我，似乎是贏定我了。」

魯四笑了笑，說道：「那又未必，不過我了解你不是個貪心的人，正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老實說吧，你每次在我這裏出現，我就意味着，這裏可能有事發生。」

「不要把我形容成一個喜歡惹是生非的人好嗎？」呂偉良說：「不過，不瞞老前輩，我今晚到來，的確是有些事情要請教。」

「別客氣，我喜歡你無非因爲你這個人有正義感，做事光明正大。現在既然有事，不妨開門見山地說個淸楚。是否外面又發生了甚麼不幸的事？」

呂偉良說：「沙皮九這名字，你可聽過？」

「流浪道午夜命案的死者。」魯四說道，「我從報章的報導見過了，沒有甚麼值得懷疑的。爲甚麼你會替沙皮九這種人去找兇手？」

「聽你口氣，似乎認爲沙皮九罪有應得！」

「我並不認識他，但是像他這種人，隨時有死於非命的可能。因爲他是個不擇手段的打手，仇家多了，自然會被人伺機伏擊！」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阿松這名字，老前輩可聽過嗎？」

「他是甚麼人？」

「警方的線人。」

魯四笑道：「你以爲我是百科全書嗎？警方每年付給線人的金錢，數以百萬計，你也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到底有多少線人。」

「這麼看來，我這次是白行了。」

魯四道：「呂老弟，你到底想知道一些甚麼？」

「首先是我和女朋友在流浪道目擊一宗兇殺案發生，後來有人向我女朋友提供一些這方面的消息，他就是警方的線人阿松。不到幾分鐘，阿松也被人殺害！」

魯四恍然大悟！

房間裏只有魯四和呂偉良兩個人。魯四說道：「回頭我會派人替你查一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但不敢保證會有結果。」

呂偉良非常滿意地站了起來：「好極了！謝謝你！」

魯四親自送客！

林愛莉和阿生在外面賭得興高彩烈，他們都微有所獲！看見呂偉良由裏面出來，他們都十分有默契地跑過來，追問呂偉良有什麼結果。

呂偉良反問道：「你們贏了？還是輸了？」

林愛莉道：「我贏了四百多元。」

「你呢？」呂偉良又問阿生。

阿生說：「我賭大小，過三關，總算贏了八百元。」

「都把贏來的交給我！」呂偉良以命令的口吻對二人說。

林愛莉和阿生呆了一陣，不約而同地問：「爲甚麼？我們又不是出老千，是光明正大贏來的！」

呂偉良道：「我們本來就不是打算來這裏贏錢的，結果却贏了。」

「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們輸了才心安理得？」林愛莉高興地說。

「賭博本來就是爲了消遣，贏了固然高興，輸了亦不必生氣。」呂偉良說，「不過我做人有個原則，就是對帮助我的朋友，決不能讓他吃虧。」

阿生比較了解他師父的個性，乖乖的把八百元交到呂偉良手上。

林愛莉看見這情形，也把她的收穫交了出來，呂偉良把手一招，一名駐守在賭場的打手立即走了過來！

魯四這班手下自然都知道這跛子的來頭，何况剛才還看見老板親自送他出來。所以那名西裝畢挺的打手鞠躬如也地問：「呂先生，有甚麼吩咐？」

呂偉良指指他口袋的白手帕：「可以借來一用嗎？」

打手莫名其妙地把袋口巾抽了出來，交到呂偉良的手上。

呂偉良接過那條白手帕，用力一揚，就像魔術師玩把戲一樣，把手帕張開了，然後往另外一隻手掌一塞，造成個袋形，再將四角綁起來，最後交給那名打手。

打手接在手中，不由得又是呆了半晌！原來手帕之內此時已滿是鈔票！

打手在驚愕中不知如何是好。

呂偉良說：「麻煩你把這些東西交給四哥，這是我們剛才所贏的全部注碼。」

「爲甚麼……」

打手未說完，呂偉良就道：「只要你依我剛才的話對他說了，他就會明白。」

打手還想說甚麼，但呂偉良已偕同林愛莉和阿生離去了。

事後林愛莉不服氣地說：「爲甚麼你要把我們贏到手的還了給魯四？」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在這種地方賭博，不可能在短短時間之內，讓我們三個人都贏的。你只要再想深一層，就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即使是他們故意讓我們贏，又有甚麼不對？」林愛莉道。

呂偉良說：「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貪心？我最了解魯四的爲人，你對他有好處，他一定會盡力帮助你。現在我們正是須要這種人相助的時候。」

林愛莉不再作聲。但是阿生却問道：「那傢伙明知是錢，萬一他貪婪起來，取去多少，豈不是叫你枉作小人麼？」

呂偉良笑道：「你放心吧！魯四是個怎麼樣的人，他的手下最了解，別說手帕內總數不過二千多元——包括我贏的千多元在內，即使是二十萬元，那名打手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動它分毫！」

林愛莉忍不住問：「要甚麼時候才有結果？」

呂偉良說：「魯四正統洪門中人，爲人最講義氣，只要他親口應允，大概不出二十四小時便有消息。」

三個人走到路旁停放汽車的地方，林愛莉忽然說道：「我約了一個人，你們先走吧！」

呂偉良覺得出奇，因爲一直未見林愛莉提及約人的事。但他却了解林愛莉的性格，你越追問她，她越是賣關子。

於是師徒二人上了車，留下林愛莉獨個兒等在行人道上。

車子在街口拐了彎，呂偉良立即停車。阿生已經會意，迅速下車窺望，只見林愛莉正揚手截停了一輛計程汽車。

阿生担心被發現，匆匆回返汽車之內，伏在車子的座位裏不動。

呂偉良看見阿生這樣，心裏已明白了九分，一按暗鈕，車子外壳的顏色在變動中。由於那是一個合法車位，又處於暗淡的彎角，不大爲人注意，就是聰明伶俐如林愛莉，可不知她有沒有發覺。

但是，呂偉良已發覺林愛莉的影子出現在一掠而過的街車內。於是他立即開車跟踪，這時阿生才冒出頭來，怔怔地對呂偉良說：「他到底要到甚麼地方去？」

午夜埋伏　街頭惡鬥

林愛莉在貴族道附近下車，街車司機還以爲她是住在這附近的。

她獨自踱步，四下裏連人影也不多一個。在治安不靖的今日，相信許多男子也未必有她這種勇氣，因爲隨時會有被刧的可能，甚至吃上幾刀亦不足爲奇。但林愛莉似乎毫不畏懼。她在一幢花園住宅外面

經過，稍為停留一下，彎下腰來，好像是有什麽絆住了鞋底，她拔下之後順手一扔，一些東西拋到那幅圍牆後面去了。

圍牆後面就是花園，但是那些東西扔進去之後，一些反應都沒有。

林愛莉心裏有數，她繼續往前行，又朝門內張望了一眼。這種情形照計是不會引起任何人懷疑她是一名女賊。

卽使鄰近有人無意中發現她剛才那些舉動，也決不會懷疑她另有企圖。其實她那一下子「投石問路」無非想試探一下屋內的虛實。

林愛莉回頭走，當她再掠過那幢花園住宅的圍牆外面時，燈光昏暗底下，突然雙足一縱，一條身形有如旱地拔葱，轉眼間已躍登圍牆之上，彎腰反彈，凌空打了一個筋斗，人已落入花園內的草坪之上。

院子裏靜悄悄的，林愛莉蛇行鼠步，藉住灌木林的掩護，迅速竄至屋旁。

屋內的人好像都睡着了，沒有燈光透出。

林愛莉伸手往秀髮中一摸，摸出一枚髮夾，輕巧地把一度門鎖弄開了。

她側身入內，輕輕把門掩上。

屋內很靜，走廊那邊有微弱的光線透出，這些光線在屋外看不見，原來是神枱上的長明燈。

林愛莉放輕腳步走過去，她正要確定那一間是主人睡房之際，一度房門，突然打開，嚇得她急忙要找地方躲起來。幸好在這方面她是富於經驗的，所不同的就是過去的黑夜行動必須經過一番愼密的籌劃，今晚却是臨時才決定下來的。

過去林愛莉以一位富家小姐身份化身為「迷你女賊」，她的刧富濟貧行徑與「鐵枴俠盜」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要不是由於志趣相同，她今日亦不會跟呂偉良變成一對蜜友。

走廊上燈光放亮，一位穿上了睡袍的中年男子由他的睡房走出來。

林愛莉躲在客廳這邊，心理上已經作好了準備，萬一那人走出客廳來，她只好退出花園外面去。除非她確定那個男子就是他要找尋的目標。

那人穿過走廊，走進了另外一間房。

林愛莉悄悄閃到門外，往房內窺伺，只見那中年男子正在書架上不知搜着一些甚麽。

林愛莉進入書房之內，順手把門掩上了。

門聲驚動那中年男子，他吃驚地回過頭來：「你……你是誰？」

林愛莉盈盈一笑，俯在門後反問道：「閣下可是白一明先生？」

中年男子出奇地瞪住林愛莉：「小姐，你怎麽可以進來的？」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你這門沒有鎖嘛！」

「但我外面的門都鎖上了！」

「那有什麽用？這些鎖阻不了我的。白先生，我知道你很富有……」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要點錢，是不？」

「不！」林愛莉道：「我只想問你幾句話，答得我滿意，我就離去，否則，我會叫你太太跟你大吵一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難想得到，三更半夜你跟一個陌生女人在這書房裏關上了門，作為妻子的，會怎麽樣想呢？」

那男子果然呆了一呆：「小姐，你別捉狹我，內子是個大醋埕……」

林愛莉笑道：「以後，你必須爽快點對我講眞話。」

「你到底要知道一些什麽？」

林愛莉說道：「我知道你是一位大馬主！」

「是的，我養了幾匹馬。」

「其中一匹新馬『香橙皇后』可是你的？」

「是的，那是其中之一。怎麽，你想討貼士，是不？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機會如何，因為練馬師至今還未通知過我。」

「我只想知道你最近有沒有接到任何關於『香橙皇后』的消息。」

那男子莫名其妙地瞪住林愛莉問：「這又是什麽意思？」

林愛莉道：「老實說，我很喜歡那一匹馬，可惜我又出不起價錢。」

「原來你也是個愛馬的人，可惜『香橙皇后』是一匹新馬，規矩不能立卽出讓或拍賣。」

「本次賽馬，牠出賽有機會嗎？」

「現在言之過早。」那男子說，「如果你有興趣，到時在馬場見，我會有眞實消息告訴你。」

「好吧！我們一言為定，我先謝謝你！」林愛莉說完，回頭就走！

她由原路撤出，但是剛出了花園，立卽被看更人見到了。

林愛莉大吃一驚，立卽雙足一頓，躍登圍牆之上！

看更人在黑暗中看得口呆目瞪，他幾乎不敢相信這個時代的人還有着古代輕功的身手。

他的驚呆只是刹那間的事，他很快就把大閘門拉開，喚來隣居的行家——另一位看更員。

此時林愛莉已凌空翻了一個筋斗，雙足着地無聲，輕巧地落在行人道上；二名身裁結實的看更人手持木棒，直追過來！

老實說，如果講打架，林愛莉絕對不會把他們放在眼內。但是，林愛莉明知人家是為了盡忠職守，如果讓對方受傷，她實在也不想。

於是她只有拚命的往前奔逃！

她走得好快！後面兩個大漢簡直無法追及她。無奈他們一邊追，一邊高呼起來，這樣子最易引至正在隣近地區巡邏的段警或警車的注意，那時候的後果任誰也可以想像得到的。

林愛莉正在萬分焦急之際，果然聽到陣陣警車的呼吼聲！

林愛莉後悔自己太過魯莽，想到就做，事前連呂偉良也不知會一聲。否則，現在起碼有個人接應……

她剛想到這裏，心慌意亂底下，腳步放慢了；後面二名看更員已越追越近。

林愛莉迫於無奈，正待回頭反抗之際，一輛汽車突然「刷」地一聲，在她身旁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一邊已有人叫了出來：「

愛莉，快些上車吧！」

車子是呂偉良的，車內坐着他們師徒二人！

林愛莉絕處逢生，迅速攢進車廂中去，車門也未曾關好，呂偉良已迅速把車子開動！

那一邊街口，一盞在不停轉動的藍色燈號趁住「嗚嗚」怪叫聲，一輛警車已匆匆駛了過來！

二名看更人猷在路旁，警車停下來問：「發生了什麽事？」

「有個女賊，剛乘一輛紅色的車子逃走了！」一名看更人說。

車上警員匆匆說道：「你上車吧，我們儎你去兜截她！」

一名看更員登上了警車，另一名回頭走返他們的工作崗位去。

呂偉良的汽車是特製的，外壳是透明的玻璃纖維，內裏夾層的七彩條狀斑紋是可以轉動的，因此只須在錶板上按鈕，顏色就可以變動。

剛才呂偉良為了查明林愛莉的行踪，已將銀灰色的車身變成了紅色；現在他知道事情不妙，立刻又一邊開車一邊按動了錶板上二個按鈕——一個是把車身顏色變回銀灰色，另一個是把僞裝的車牌收藏起來，同時伸出原來的車牌編號。

車子拐進了大街，街上車子來往如梭，加上霓虹光管的閃爍，簡直叫人眼花繚亂！

警車稍後已追了上來，警員們依了看更人的口供，苦苦找尋一些紅色的私家車；呂偉良等人在望後鏡中還隱約看見警車把好一些車輛截停在路旁。

林愛莉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忍不住問道：「你又重操故業了？」

林愛莉說：「不！我只是去找一位大馬主。」

「找一位大馬主？」阿生有些啼笑皆非：「為什麽你要找他？」

「因為他是『香橙皇后』的馬主，我想迫他說出實情來。」林愛莉說。

呂偉良苦笑搖頭：「你太天眞了，這些事情，馬主怎麽會知道？」

「馬圈裏面的事情，看來你知得也不多。」林愛莉說，「小馬主對一切賽事無能為力，但大馬主可不同了。我是聽了你的話，而對馬經發生了興趣，結果給我發覺『香橙皇后』的馬主是一位大馬主，所以我才想到這時候不妨找他談談。」

呂偉良埋怨道：「你不該瞞着我們，今晚要不是我們暗裏跟踪你，這時候你已落入警方的手上。」

「你放心好了，卽使被捕，白一明也不會令我難堪的。」林愛莉說，「他已答應我，在卽將來臨的賽馬日，在場內向我提供貼士。」

阿生笑道：「看來你對賽馬已經開始着迷了。」

林愛莉道：「要查明沙皮九和阿松二人的死因，這是一條捷徑。」

「那就是說：你肯定二人之死，必與賽馬有關，是不？」阿生問。

林愛莉點點頭。

呂偉良把車子停了下來，原來這兒已是林愛莉所居住的地方。

林愛莉道過晚安，就下了車。

呂偉良回頭對阿生說道：「你送她上樓吧！」

阿生下了車，陪住林愛莉登樓！

呂偉良猷在汽車裏盤算着，直至阿生回到車子裏之後，他仍然不知在想着一些什麽。

阿生催促他開車，呂偉良竟然把車子開往流浪道。

「我們又來這些地方幹什麽？」阿生出奇地問。

呂偉良一邊緩緩地讓車子在街道上駛過，一邊喃喃地說：「我後悔當晚沒有立卽追捕那班兇徒。」

「事實上這是危險地帶，如果萬一你跟他們交起手來，他們可能越打越人多，到頭來你們就會吃虧。」阿生說。

「當晚是事有湊巧，我們鞭長莫及！否則卽使明知危險，也留個人問個明白，總好過現在一無所知。」

阿生知道呂偉良是因為林愛莉今晚的冒險行動而有所感觸。卽使他決心不理這件事，但是看見林愛莉無論如何一定要理到底，呂偉良自然不會袖手旁觀！因此，阿生又問呂偉良：「師父，你是不是要在這裏找一些綫索？」

呂偉良把車子在路旁停了下來。他說：「事情最初既然是在這裏發生的，在沒有頭緒的時候，最好莫如回到這兒來！」

師徒二人下了車，時間已是凌晨一時左右。

街道上一片靜寂，連人影也不見一個。情形看來好像那晚一樣；要就見不到一個人影，人羣一旦出現便是一片廝殺聲！

阿生按按腰間的手槍，他了解到這是危險地帶，誰也不知道那些黑暗角落是否有人躲藏着。也許由汽車停下來開始，就已經有人窺伺着。

呂偉良拄杖直行，低聲對阿生說：「非到必要，你最好不要暴露身份。」

阿生不大明白他師父的意思，他正想追問下去，前面已出現了數個人影。

呂偉良若無其事地繼續往前走，同時又對阿生說：「我們要找的人，可能就在其中。」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要抓一個呢，還是讓他們把我們刧掠？」

呂偉良話未答出口，前面那幾個人已經迅速向他們包圍過來！

阿生按住腰間手槍的槍柄，對方立刻喝道：「不要動！我們是警探！」

阿生呆了一呆！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他知道歹徒們的詭計最多，忍不住問道：「證件呢？」

一名大漢「錚」的一聲，自腰間拔出一把閃閃生光的利刀來！

呂偉良和阿生心裏立卽明白過來，迅速倒退了兩步，但對方四名大漢此時亦已急急散開，把師徒二人圍在核心裏！

阿生冷冷地說：「你們想怎麽樣？」

那名持刀大漢正待有所行動，突然有人喝住他：「不要亂動！」

呂偉良笑了笑，道：「你們大家想發財吧？」

那名像是首領的人說：「不！我們只

想知道，你們爲什麼三更半夜，跑到這裏來？」

呂偉良道：「這裏可不是禁區吧？」

「這裏不是禁區，但也沒有夜店和客棧，更沒有任何東西値得留戀的。」那大漢說。

「你們似乎是這裏的地主，我們連到這裏來逛逛的權利也沒有。」阿生說。

一名大漢忍不住笑了起來：「你當我們是三歲孩子？三更半夜有什麼好遊？」

「既然你們不喜歡，我們只好離去！」呂偉良說着，回頭就想走！

但是，一名大漢吆喝了一聲：「站住！不要動！」

「有什麼不對嗎？」呂偉良十分冷靜地問。

那大漢說道：「你還沒有告訴我們，你們來這裏的眞正目的是什麼呢？」

呂偉良苦笑一下，說道：「如果你一定要我說，我也不妨坦白對你說清楚，我是來找一個人的。」

「你要找誰？」大漢問。

「我要找殺死沙皮九的兇手！」呂偉良冷冷地說。

數名大漢立卽沉寂下來，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早已在心理上有了準備，在路燈的照耀下，他看見一名大漢，掄刀撲了過來！

阿生來不及拔槍，那傢伙已欺到了跟前！說時遲，那時快，驀地「錚」的一聲，一根鐵拐杖及時揮動，擋煞了利刀的突襲！

隨着那淸脆的一响，便是一聲尖叫，持刀人虎口震裂，利刀飛出丈外！

其餘三名大漢喝一聲：「上！」三條人影分別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殺上。

阿生情急之下，拔槍高喝道：「不准亂動，我是特警……」

豈料「警」字還沒有說出口，一根鐵尺已劈到了阿生的左臂來！

阿生急忙閃身避過，朝天放了一槍！

「砰」然一聲，黑夜中彷彿一聲旱天雷！登時把隣近的人家都驚醒了。

三名大漢仍然不知死活，鐵尺利刀齊齊欺上，步步進迫！

呂偉良鐵杖連揮，對方無法得逞！阿生忍無可忍，第二顆子彈射中了一名大漢的大腿，一條粗壯的身形在街道上痛得連番打滾！

阿生高聲警告：「放下武器，舉高雙手！」

但是，其餘二名大漢掉過頭去，拔腿飛奔！

一名倒在地上的痛苦呻吟，一名虎口冒血早已逃之夭夭！

阿生雙手擧槍，在黑夜中瞄準，看來那二名在逃的大漢就要死在阿生的槍下。

但是，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呂偉良及時喝住阿生：「不要開槍！」

阿生呆了一呆，那二名大漢已在一處屋角拐了彎，轉眼消失在黑夜中。

倒在地上，捧住大腿雪雪呼痛的大漢突然爬起來，一步一拐地想走。阿生衝過去喝住他：「不要動！站住！」

那受了槍傷的大漢氣喘喘地呆站下來，搖搖欲墮。

呂偉良拄杖過來，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爲誰做事的？」

阿生搜過身之後，用手帕將他中槍處綁紮起來；那大漢只好坐在地上。

那大漢的態度非常囂張：「你們別得意洋洋，我看你們也命不久矣！」

呂偉良想不到這傢伙不但不答他的問話，還這麼口硬，看來一定有所恃！

阿生非常生氣，一手把他的衣領抓住：「站起來吧！有話留着慢慢說好了！」

那大漢還是十分頑固地說：「你們警探太不講理，你以爲我不懂法律嗎？」

阿生咬牙切齒地說：「你懂法律又怎麼樣？告訴你，我不是什麼警探，所以我無須向你做誡，你再多講一句，老子就揍你！」

那大漢瞪了阿生一眼，道：「你不是警探？」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誰，趕快跟我走吧！」阿生說道：「我的汽車，就停在那邊！」

大漢無可奈何地，一步一拐的走。他雖然不再口硬，也不敢反抗，但是阿生看得出他正在企圖拖延時間！

阿生忍無可忍，用力推了他一把：「走吧！別想要我把戲！」

那傢伙乘機倒跌下來！

阿生彎腰把他揪起，冷不提防被那大漢借勢一拉，阿生頓失重心，栽倒下去！

呂偉良拄杖跟在後面，見狀大吃一驚！眼看阿生與那受傷大漢糾纏在一起，想起阿生那支手槍的槍腔之內還有四顆子彈，呂偉良就渾身冒汗。

呂偉良拄杖急縱幾步，剛竄至二人身旁，在路燈底下已清楚可見阿生的手槍已落入對方那大漢的手中；但阿生一隻手却緊握住手槍的中部，不讓那大漢把手指伸入扳掣的圓孔內！

阿生心裏固然非常明白，只要讓對方把手指伸進去扳動機掣，他就可能立卽被擊殺。

呂偉良情急之下，鐵拐杖一揮，擊在那大漢的手腕之上！

那大漢整條手臂痳了一痳，阿生迅速把手槍奪了回來。

阿生非常生氣，擧拳欲待痛擊，但給呂偉良的鐵拐杖格住。

呂偉良說道：「留個生口吧，我還有許多說話要問呢！」

阿生悻悻然站直了身子，正待呼喝那大漢也站起來跟他回到汽車裏去，豈料就在這時候，人聲四起，一股人潮由那邊湧過來。

呂偉良大吃一驚。

阿生說道：「師父，你把他帶上車去，讓我來對付他們！」

呂偉良把那受傷的大漢押上車去，但見那傢伙幾乎一步也不想走。

轉眼間，爲數約十名彪形大漢已分持刀棒趕到，師徒二人如果不是爲了那大漢，還可以及時回到他們的汽車裏去。但是，現在他們又再度陷入人潮的包圍中。

阿生高聲喝道：「誰敢動手，我就開槍！」

豈料人聲一陣狂笑，有人說道：「你

的手槍到底可以接連發射多少顆子彈？」

阿生心裏有點吃驚起來。是的，他的手槍現在只有四顆子彈，如何對付對方這十名彪形大漢？只要稍有差池，便不難死於亂刀之下。

但是呂偉良却冷冷地說：「四顆子彈最多只可以殺四個人，我想知道那四個人有這種勇氣！」

各人呆了一呆。

阿生也因爲呂偉良的冷靜語氣而鎭定下來。

他心裏想：過去他還未參加「特警組」，固然沒有手槍子彈，不是一樣憑着一股勇氣和雙手兩拳抱打不平嗎？現在起碼也多了一支手槍和四顆子彈，爲什麼要怕他們？

這時候一名大漢自人叢中閃出，自背後向呂偉良偸襲！

呂偉良頭也沒有掉回來，反手一杖，完全是聽聲辨位的盲人棒法，却打得分毫不差，只見那傢伙連人帶刀，跌回人叢中去！

呂偉良氣定神閑地說：「寃有頭債有主，除非你們自討苦吃，否則，你們還是說出你們的首領是誰吧！」

一名頭目說道：「你想知道什麼，最好乖乖的跟我走，這樣也可以省回我們不少氣力。」

阿生說道：「不要上他的當！」

呂偉良却不以爲然地說：「不！阿生，我們就跟他們走一趟！」

那頭目對住一班張牙舞爪的人說：「大家讓開一條路，放他們去見大哥吧！」

各打手果然讓過一旁，頭目把手一攤，示意呂偉良和阿生往街口那邊走！

阿生一邊跟呂偉良併肩而行，一邊說道：「師父，你以爲這樣子會解決我們的問題嗎？」

呂偉良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在各打手的前呼後擁下，繼續往前行。

到了一處橫街街口，頭目指指一幢屋子說道：「那一間就是我們的架步！」

所謂「架步」就是巢穴的意思。

呂偉良拄杖而立，定神往四下裏打量了一遍，然後才與阿生往橫街走了過去。

那間小屋鐵門半掩，裏面有燈光透射出來，附近一些平房之內隱約見到人影幢幢。呂偉良對於這種危機四伏的場面見得多了，表面看來他不放在心裏，實則早已看得一淸二楚。

呂偉良走到小屋門前，頭目叫他稍候，然後看見那頭目自己走了進去！

呂偉良和阿生呆站在門前，各大漢在旁虎視眈眈。那一邊，有人已把受了槍傷的打手抬進另一間屋子裏去！

大約過了三分鐘左右。剛才那名頭目又走出來，把呂偉良和阿生請了入去！

屋內燈光昏暗，一名仙風道骨的中年男子担着一支香烟，坐在一張陳舊不堪的仙枝椅上面。四名身裁高大的彪形大漢站在一旁，與那中年男子剛好成了强烈的對比。

那瘦削的男子仔細打量着呂偉良和阿生一遍，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鐵拐俠盜兩師徒，怪不得我的手下要吃虧了。眞是失敬！」

呂偉良一時之間實在想不起這人是誰，但對方顯然認識自己，相信必是江湖中人。

呂偉良以江湖口吻向他請敎，那瘦削的男子說道：「在下小姓蓋……」

就只說出一個「蓋」字，呂偉良已經可以連續說下去：「原來是老前輩蓋天雄大哥！」

那中年男子輕輕一笑，說道：「想不到你還聽過在下賤名！」

「老前輩的大名在江湖上响噹噹，呂某怎會不識。不過，從來就未有機會見過面。」

「哈哈，果然名不虛傳，好一位江湖上正派人物，失敬失敬！」

這個蓋天雄說起來應該與魯四他們同輩，呂偉良已然在江湖上混，自然知道他的來頭。原來蓋天雄年青時代是一位武林高手，等閑三五七人不是他的對手。想不到出現在眼前的，竟然是個仙風道骨的癮君子。

呂偉良這些日子以來很少跟那些三敎九流中人來往，所以蓋天雄現在到底幹些什麼非法勾當，他完全不知道。

不過，看他養下這班爲數不少的手下，個個如狼似虎，相信除了好事，正是什麼都敢做。

蓋天雄叫人搬來兩把椅子，慇懃地招呼師徒二人坐下來。

呂偉良說：「不必客氣了，老前輩，相信大家都是明白人，今晚的事，應該先要弄清楚。」

蓋天雄道：「算了算了，是我的手下太過魯莽，傷者是罪有應得！」

「不！小徒傷了人，我理應賠償，不過有件事，我也要弄淸楚。」呂偉良又說：「關於沙皮九的事，相信你不會不知道的。」

「嗯！」蓋天雄怔了一怔：「聽說令高足是一位特警，原來今夜裏就是爲了査案而來麼？」

「不！只是順道經過，不知怎會開罪了衆弟兄！」呂偉良苦笑道，「至於沙皮九之死，最感興趣的是我，故此想請老前輩提點一下。」

蓋天雄想了想，說道：「他爲什麼被殺，我不知道。不過關於他的爲人，我却多少聽到了一點。沙皮九是個沒有道義的傢伙，見了錢就眼開，所以黑道中人有不少都十分憎恨他！」

「包括前輩在內麼？」

「不！不是我做的手脚，老弟你弄錯了。」

「然則，關於沙皮九之死，前輩又聽到了一些什麼？」呂偉良問。

「老實說，我也不大淸楚。」

「不可能吧？這地頭是老前輩的，命案就在附近發生。」

蓋天雄沉吟道：「事前我的手下向我報告，知道有人要在附近伏擊他，我叫我的手下不加理會，原因是沙皮九這種人犯了衆怒，死不足惜！」

「這麼說來，理論上你也是同謀者。」呂偉良道：「你說他犯了衆怒，當然知道他被殺的原因啊！」

「嗯……」蓋天雄支吾着，沒有說下去。他的手下中却有人忍不住插嘴道：「卽使知道，我們也無須告訴你吧！」

呂偉良回頭一看，那是一名剛剛走進來，滿臉怒意的大漢。

他穿着一套黑色的唐裝衫褲，胸前的衫，完全打開，腰間褲頭上纏住一條鐵鍊，他的神氣令人見而生畏。甚至蓋天雄也對他的突如其來感到有些愕然！

呂偉良還未打話，那大漢又含怒說道：「誰是配槍的人？」

阿生呆了一呆！屋內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阿生的身上！

蓋天雄反問道：「什麼事？郝彪？」

原來這個郝彪是蓋天雄一名左右手，剛才被槍傷的正是他弟弟郝豹。

郝彪剛由市區回來，聽說弟弟受了槍傷，心裏非常生氣。但蓋天雄至今還不知道被阿生開槍擊傷的就是郝豹。

阿生定一定神之後，問道：「你找配槍的人幹什麼？」

郝彪怒瞪着阿生：「你可是警探？」

「不！我不是警探，我是特警組的人。」阿生說，「你想怎麼樣？」

郝彪怒喝一聲：「他媽的！你槍傷我的弟弟，老子要跟你拚了！」

話猶未完，人已勁撲而至！阿生本來可以拔槍制止他動手。但是，阿生却存心要教訓他，身形一偏，迅速接住了郝彪的橋手，順勢一拉一扯，郝彪想不到像阿生這種身形的人，竟有這一股驚人的氣力。

郝彪被阿生運勁一推，「轟」然一聲，整個兒撞向鐵皮製成的牆上，整座小屋搖搖幌幌的，好像快要倒下來一樣。

呂偉良正想喝住阿生，但是數名大漢已不由分說，紛紛動起手來！

蓋天雄竟然沒有制止一班手下，呂偉良覺得束手只有待斃！於是運起鐵拐杖，前撩後撞，左撥右擊，一時間杖風虎虎，數名大漢在混亂中受創滾出屋外！

阿生知道這一次身陷重圍，正是許勝不許敗，否則他們師徒二人處境固然堪危，就是那支配槍萬一落入對方手中，後果也不堪設想。

思想間，阿生突然被一根長棒擊中，身不由主地倒出屋外！數名手持刀棒的大漢一窩蜂似的湧了上來，阿生眼見勢危，迅速拔槍，「砰」然一聲槍响，一名首當其衝的持刀大漢，慘叫一聲，倒在血泊之中。

阿生趁勢翻身站起，揮拳踢腿，各大漢在驚呆之際被打得東歪西倒！

阿生闖出了重圍，衆打手雖則兇悍，但是看見同伴中槍的情形心理上多少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否則阿生這一回的確是插翼難飛！

呂偉良一向頭腦冷靜，武功也高，但處此環境，也被迫得喘不過氣來！

六名大漢採用車輪戰術，三上三落，輪廻地向呂偉良夾攻！鐵拐杖雖然舞得虎虎可畏，畢竟情勢也是萬分危險！

一名持刀大漢閃縮而上，趁住呂偉良力拒二名大漢長棒進襲之際，身隨刀上，刀隨手揮，眼看呂偉良就要吃上狠狠的一刀！

就在這一刹那間，鐵拐杖彷彿長了眼睛，一下子迴旋反擊，但聽得「喲」地一聲尖叫，杖端已結巴巴地敲在那持刀大漢的額角之上，連人帶刀，栽出數尺以外，捧頭倒地不起！

二名長棒打手見勢急急進攻，一打天靈蓋，一撩下盆，呂偉良一下子回馬不及，馬步一鬆，加上他一條義腿感應遲鈍，就被一條長棒撩倒！

呂偉良身不由主倒在地上，另一名手持長棒的大漢狂喝一聲，眼看呂偉良就要被他亂棒打死！

驀地「砰」然一聲，阿生及時發射了一槍，此時他距離呂偉良倒地之處足有二三丈遠，但那一槍却射得分毫不差！那名大漢額角中彈，哼也不哼一聲，就此栽倒在地上！

呂偉良急忙翻身躍起，正待有所行動，一陣陣警車聲由遠而近，首先已把對方嚇得四處亂竄！

阿生大喝道：「不准走！再走我就開槍！」

儘管有些人已乘住黑夜中逃得無影無蹤，但阿生的呼喝聲却令到一些打手呆站下來！

阿生又高聲叫道：「放下手上的武器！面向牆，手捧頭，不准動！」

警車聲來自四方八面，一時間無數光柱掃射過來，一向沉寂得叫人沉悶的窮民區，這時候忽然變得熱鬧非常。

警員們紛紛跳下車來，拔出警棍手槍，喝令衆人不要動！

各處通道均被封鎖，但呂偉良師徒二人還不知道何故警方今次的行動會如此迅速？其實如果他們早一些趕到現場，起碼可以死少一兩條人命。

大隊武裝警員已將整個窮民區包圍起來，便衣警探們迅速採取行動，逐屋搜索，蓋天雄和他的手下們紛紛落網！

救傷車，運送屍體的黑箱車都奉召而來。特警組的負責人任如重亦聞訊趕到了現場。

沒有人指摘阿生今晚的行動，他是一位國際特警，當然有權這樣做，只是怪當地警方對於窮民區太少關懷，以至讓罪惡份子潛伏其中，從事搗亂。

事情發展到這裏，總算告一段落。事實上警方肯放手去理的事，沒有理由不做得盡善盡美的，因爲無論在人力物力以及環境，警方都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以及加以控制。問題却在乎他們肯不肯澈底去理？

阿生的槍聲無疑是救命的訊號，由他發射第一顆子彈開始，就引起正在附近巡邏中的段警的注意。於是段警立卽致電總部，召來大隊人馬，將窮民區加以包圍。只不過阿生那最後一聲槍响，更能正確地把警方人員帶至現場而已。

蓋天雄和他那數十名手下均告落網，他們都是躲在貧民區的流氓，有些是毒販，有些是開賭包娼的。蓋天雄就憑過去在江湖上的名氣，在此坐鎭。

負責管轄該區的警察分局，在尷尬中將各人落案。要不是經過該晚事件，外間很少人會知道這裏搞得烏烟瘴氣。

任如重和夏維探長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沙皮九的身上，因此特警組和當地警探在

對各人展開問話時，都希望查出沙皮九的眞正死因。

但是，落網的歹徒竟然沒有一個說出當晚的眞相。

數十名被捕的人是被分隔起來問話的，而警探們對付犯人的問話方式又是那麼多姿多彩，如果有什麼漏洞的話，決難瞞得過他們。

但是，奇怪的是：數十人對沙皮九之死都一無所知，唯一知道的，只知沙皮九此人不講道義，見錢眼開，所以結下仇家不少。

擾攘了一夜，除了引致數十名非法之徒落網被控外，似乎對沙皮九和阿松的命案毫無幇助。

呂偉良和阿生離開警局時，已是天色放亮的時份。

呂偉良試打一個電話給林愛莉，想把情形告訴她。

但是，對方竟然沒有人接聽。

呂偉良以爲打錯了，再來一次，結果還是沒有人接聽。呂偉良心裏納罕，對阿生說：「她會不會又出了事？」

阿生道：「可能貪睡，根本聽不到電話的鈴聲。」

呂偉良沉吟道：「不可能的，她的警覺性很高，電話响個不停，又怎麼會聽不到？」

阿生也覺得奇怪起來，於是師徒二人便駕車到林愛莉的香閨去！

林愛莉獨自稅居在一個住宅單位裏，裏面只有一廳一房。一名女傭每天到來爲她收拾一下，但只逗留數小時便離去。

呂偉良一直担心林愛莉的安全，因爲像她這麼樣愛理閒事的人，獨自居住，而且又是一個未婚女性，危險情形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師徒二人到達林愛莉香閨門外時，已是早上將近七點鐘。

那度門看不出什麼破綻，也沒有被人撬過的跡象。

呂偉良心裏暗暗吃驚，他沒有耐性再等下去了，摸出一些工具，輕輕將門鎖撬開，阿生担心屋內萬一出了事的話，極有可能有人埋伏，因此作好了準備。

但是，屋內一片平靜，見不到有人，也見不到任何搗亂的痕跡！

林愛莉臥室的門虛掩。呂偉良叫出了她的名字，但沒有反應。

呂偉良想像到一些極端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他情不自禁地衝進了林愛莉的香閨裏去，房間之內沒有人。

床褥上一片凌亂，被鋪沒有接叠好，睡衣抛在一旁，甚至拖鞋也是東一隻西一隻！

呂偉良有點心慌意亂。他極力保持冷靜，希望從現場發現的痕跡中，找出眞正的答案來。但是，內心的恐懼是無法壓抑的。

阿生在屋內其他地方搜索，他固然找不到半個人影，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

阿生最後來到林愛莉的香閨時，呂偉良正出神地注視着繡榻旁邊几子上的一大叠馬經。

「到底出了什麼亂子？」阿生怔怔地說。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語：「希望她只是對賽馬發生興趣。」

阿生有點恍然大悟：「對了，看情形，她可能跑去看晨操！」

「過去她從來沒有這種習慣。」

「爲了『香橙皇后』，她極有可能犧牲了睡眠時間。師父，我們何不到馬場去看看？」

呂偉良看看腕表，剛好是七點正。他從來沒有看過馬匹晨操，不知道這時候是否太遲，只是想到林愛莉的安全問題，他覺得阿生的提議不錯。

師徒二人駕車直駛馬場。

途中，呂偉良想到萬一在馬場找不到林愛莉，事情可能十分痲煩。甚至昨天晚上她有沒有在家渡過一宵，也成疑問。

但是阿生說，昨夜送她至家門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否則阿生一定會送到她入屋才離去。

車子在馬場外面停下來，阿生正想下車，突然看見那邊有人打架！

阿生計算過，如果由這兒步行過去，須要一段時間，而那場面却顯得相當危急——一個身形矮小的男子被數名彪形大漢圍毆。假如阿生要步行過去，恐怕來不及解圍。

阿生把情形對呂偉良說了，呂偉良剛才全心全意找車位停車，却看不見那情形，這時候他也焦急起來，無論被圍毆的人是好是歹，總之鋤强扶弱正是「鐵拐俠盜」師徒二人向來的作風。

於是呂偉良迅速把車子開過去！

那數名彪形大漢似乎有恃無恐，仍在拳脚交加地，對付一名赤手空拳的外籍男子。

那男子個子矮小，金髮碧眼，任何人看見都知道他不是本地人。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雖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觀念，但是對於眼前這種情形最看不過眼。

汽車「刷」地一聲停了下來，阿生首先躍下車去！

阿生高聲呼喝道：「快停手！不要打了，有事慢慢說吧！」

但是，似乎沒有人聽見他的聲音！

五名大漢十隻手，再加上十隻脚，仍然不停地揮踢，那金髮男子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

阿生詛咒着說：「他媽的，這算得什麼好漢？讓老子來教訓教訓你們吧！」

話猶未完，一條身形如箭，竄進了人叢中去，但見拳風虎虎，腿踢連環，數名大漢被迫散開，其中一人跌成餓狗搶糞的樣兒，栽倒丈外！

這時候，呂偉良已停好汽車，拄杖屹立一旁，他看見阿生已可應付，也省得動手。

數名大漢明知不敵，一聲暗號，紛紛四竄奔逃。

阿生急步衝前，把其中一名幾乎跑不動的大漢抓住，他正是剛才被阿生一脚踢出丈外的人。

這一邊，呂偉良將金髮男子扶起，只見他眼腫鼻塌，嘴角還在冒血！

呂偉良問他：「你怎麼樣了？」

「還好，謝謝你們兩位。」想不到那

碧眼兒還會講本地話。

阿生押着那大漢過來，問道：「你們爲什麼打架？」

那大漢也受了傷，剛才跌倒時，臉皮也擦傷了。他說：「我們爲了一點私事。你兩個到底是什麼人？」

阿生冷冷地說：「我是特警，如果你不再說出實情，我就把你交給警察！」

「交給警察又怎麼樣？」那大漢態度十分傲慢。

阿生有點生氣，正要有所行動時，那金髮男子說道：「算了，兩位先生，這的確是一些私事，我們自己會解決的，謝謝你。」

呂偉良呆了一呆：「他們把你毆打成這樣子，難道你就此不了了之？」

金髮男子道：「事實上我也有不對的地方，如果驚動警察，宣揚出去，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阿生忍不住問那大漢：「你到底是幹什麼職業的？」

「我用不着告訴你！」大漢瞪了阿生一眼。

阿生忍無可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你到底說也不說？」

那大漢看見阿生眼露兇光，急忙說道：「我是在馬房工作的。」

「他媽的，我早想到了！」阿生用力一摔，「然則不問可知，這外國人就是騎師吧？」

大漢點點頭：「我們有了金錢上的糾紛。」

「你們不該打人。」呂偉良說，「五個人欺一個，算得什麼好漢？要不是遇上了我們，你們這班人，好容易會弄出人命來！」

阿生悻悻然說：「師父，你在這裏監視着他，讓我去找警察……」

但是那金髮男子不待他說完，就急忙說道：「先生，不必了，這些事我們自己解決好了，何必驚動警察呢？」

呂偉良問那金髮男子道：「你叫什麼名字？」

「荷路。」那外國人說，「我非常感謝你們，但這些事情，我實在不想把它鬧大。」

呂偉良道：「你怕他們報復嗎？其實只要你說出實情，本市警方一定會給予你適當的保護，但現在這樣子，他們可能會再捲土重來，找你算賬！」

那個叫荷路的外國人說：「算了，我們之間只是一場誤會。」

呂偉良和阿生自然了解到當地賽馬圈子裏的黑暗內幕，外圍集團的介入，集團與集團之間的明爭暗鬥，實在複雜得很。

看情形，這個叫荷路的金髮騎師不敢報警，可能也有他的苦衷。

呂偉良和阿生無可奈何，只有把他們放走！

師徒二人後來入到馬場，晨操看客已紛紛散去，獨是見不到林愛莉。

呂偉良一直担心着林愛莉的下落，所以連剛才那騎師與馬伕之間的事也懶得澈查下去，想不到現在一切假想又告落空！

太陽越來越猛烈，馬匹紛紛被帶返馬房去。轉眼間，試跑的跑道上又變得一片沉寂！

呂偉良和阿生在失望中沉思：林愛莉到底去了那裏？她會不會有危險？

師徒二人漫步朝住馬場門口走！突然有人叫出了呂偉良的名字來！

他們急忙回頭看，却又見不到對方的影子。但是，師徒二人淸楚認得那是林愛莉的聲音。

二人站住脚，林愛莉果然在梯角處轉了出來！

她神采飛揚，滿面笑容地走過來：「早晨，你們怎麼會在這裏？」

呂偉良道：「你應該告訴我才對，你爲什麼會在這裏呢？」

「我來看晨操。」林愛莉說。

阿生道：「我們來找你。」

「你們怎麼知道我來了這裏？」林愛莉出去奇地瞪住師徒二人。

「我們打過電話給你，可是沒有人接聽，後來急忙跑到你家中去看看……」阿生說。

「你們眞聰明，這麼早就離家外出，當然是爲了看晨操。」林愛莉道。

呂偉良問：「剛才爲什麼不見你？」

林愛莉道：「我跟一位大馬主到樓上餐廳去喝咖啡，剛下來想走，眞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遇上了你們。」

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那神態顯得啼笑皆非。

林愛莉有點不好意思地，一邊陪着他們走出馬場，一邊說道：「眞對不起，我一定把你們嚇了一跳，是不？」

呂偉良道：「以後你到什麼地方去，最好留下一張字條。」

「我本來想打個電話通知你，但時間太早，怕吵醒你們不好意思。」林愛莉說道。

她顯然還未知道師徒二人至今還未回過家裏去，自然不知道其他事情了。

三個人走到停車的地方。林愛莉沒有駕車來馬場，她是召街車載她來的。現在她一邊坐進呂偉良的汽車裏去，一邊聽着阿生把昨晚的事說了一遍，這時她才如夢初覺地張大了口。

呂偉良道：「你怎麼會認識馬主？」

林愛莉說：「就是昨天晚上我去拜訪過他的白一明。他的確是一等好人，對於昨天晚上的事，完全不放在心裏，還請我喝咖啡。」

「你似乎忘記了我們要找尋的是什麼。」阿生說道，「我担心你從此沉迷於賭馬。」

林愛莉笑道：「你放心吧！我在撒網，要有收穫當然要給一些耐性。」

呂偉良問道：「有什麼頭緒嗎？」

林愛莉說：「暫時未有，但是，當我與一些大馬主打好關係之後，相信不久之後就有答案。」

「你既然對賽馬發生了這麼大的興趣，我想問你：荷路這名字，你聽過了嗎？」呂偉良又問。

「一位相當好身手的騎師。」林愛莉反問道：「爲什麼你會問起他來？」

「他剛才在附近差點兒給人打死，要不是我們加以援手，後果難以想像。」阿生說。

「驚動警方嗎？」林愛莉問。

阿生說：「沒有，他們都不想報警，顯然雙方都有難言之隱。」

「是的，馬圈中非常黑暗。」林愛莉說，「白一明也暗示，他雖然是大馬主，但往往也被人出賣，輸了大錢，也不敢埋怨。」

呂偉良若有所思地問：「白一明的馬，多數交給那一位騎師去騎？」

「他很少理會這些，一切任由馬房擺佈。」林愛莉說道。

「他每天早上都來看晨操嗎？」呂偉良又問。

林愛莉說：「是的，他是個愛馬之人，只要有他名下的馬匹出操，他多數會跑來看看。」

「嗯……」呂偉良沉思着說，「明天，你不妨邀我同來。」

「你打算怎麼樣？」林愛莉問。

呂偉良說：「不怕對你直說吧，我希望認識這位大馬主。」

「那就容易了。」林愛莉說道，「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約了他今晚共進晚餐。」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們這麼快又有約會？」

「是的，他似乎很喜歡我。」林愛莉瞪了呂偉良一眼。

「在什麼地方？」呂偉良問。

「他約我今晚八時正，在子爵餐廳見面。」

「好極了，到時我會去的，你就趁機介紹我們認識。」

「你爲什麼要認識他？」

「慢慢再告訴你。」

「你會不會揍他一頓？」林愛莉担心地說。

呂偉良出奇地瞪住她：「我爲什麼要揍他？」

「妒忌！」

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別把我看得太過小家種吧！」

「難道你一點也不嫉妒麼？」林愛莉忽然又顯得有點不高興。

呂偉良笑道：「我不慣玩愛情遊戲的，你要愛我就愛到底吧！否則，萬一你變了心，我也沒有什麼辦法的。」

林愛莉粉頰一紅，道：「你這人眞的是……」

阿生獃在一旁，忍不住也笑了起來！

是的，呂偉良就是這樣一個硬繃繃的男子漢。林愛莉是眞心愛上了他，只是不大了解他的個性。也許是由於日子還淺的關係吧！

皇后出現　如臨大敵

又是賽馬的日子！

馬場附近人車爭路，未到中午已經擠得水洩不通！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都擠進馬場裏來，當然，他們的目的，並非爲了賭馬，也沒有興趣參觀騎師們大顯身手！

他們三人本來跟大馬主白一明約好在餐廳上面會面的，但第一場就快開賽了，還未見白一明出現。

呂偉良阿生師徒二人跟白一明認識，固然是由於林愛莉從中介紹，他們那晚相約在子爵餐廳晚飯，師徒二人稍後也到達那裏。林愛莉因爲事前有了默契，於是作成偶然的機會，介紹他們認識。

當晚彼此還有些顧忌，想不到呂偉良爲了回敬那一餐，在「飛鏢俱樂部」請客時，白一明就顯得極之親切。他們幾乎無所不談，有若認識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一樣，眞叫人難以相信。

今天三個人的入場劵也是由白一明送出的，他約好在餐廳會面，不知怎的，至今却連人影也不見。

阿生說道：「還好我們不是賭徒，也不是等他的『內幕貼士』，否則一定會氣個半死！」

林愛莉道：「他可能去看馬匹的狀態，也可能跟練馬師和騎師等有關人連絡一下。」

呂偉良道：「馬匹有更好狀態也是假的，騎師沒有鬥志，還不是跑得無影無踪麼？」

阿生也說：「是的，十賭九騙，這種地方，本來就到處都是騙子，不少人在合法地行騙，馬迷們也只有睜大雙眼，把錢奉上……」

阿生還未說完，就有人揷口說道：「你這麼說小心被人控告才好！」

三人回頭一看，背後站着的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還有數名便衣警探滲在人叢中。

辛尼含笑走前兩步，說：「既然你們明知是個大騙局，爲什麼還會跑到這種地方來？」

阿生低聲問辛尼：「你先答我，今天是不是來捉拿騙子的？」

辛尼笑道：「既然你說他們合法行騙，我們又如何下手？」

呂偉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低問辛尼：「是不是有貴賓要來參觀賽馬？」

「是的，這些事你早該想到了，否則我們又怎麼會跑到這裏來？」辛尼說。

呂偉良他們都知道，某帝國的一位皇后前天已平安到步，事前本市警方和皇室的保安人員曾大爲緊張，那是由於沙皮九死時那一句遺言——「小心，皇后……」，以及特警組情報人員無意間截獲的一封密電。既然兩者都無獨有偶地提及「皇后」二字，各人自然不能小心戒備，以防萬一！

但是，事實一些風險都沒有，那位貴賓終於平安無事，而且已經在本市住了兩天。儘管本市警方爲了責任問題，保安措施未見稍懈，但是有關方面相信沙皮九的遺言與此無關。至於特警組情報人員截獲的密電，看來亦與此無關。

呂偉良記得阿生說過這位皇室貴族今天也可能來此參觀賽馬，所以他見到辛尼等人出現，就不難想到這是一種嚴密的保安措施。

阿生的上司任如重也來了，但是他並非爲了保護皇后而來。許多時爲了看賽馬，這老頭兒都會抽空來消遣一下。既然任如重來了，自然少不免會有一些特警滲在人羣中對他暗中保護。

呂偉良相信夏維探長也親自出動到馬

場來，甚至警察局長亦會來。因爲萬一這位皇后出了亂子的話，許多人都不得了！

呂偉良心裏想：眞的是勞民傷財！這樣子東飛西走，除了浪費公帑之外，簡直也浪費了人力。那個古老十八代的帝國已經夠窮了，還要維持這些人，難怪國民叫苦連天！國運日衰一日！

特警組是一個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對於這些皇室人員的安全問題可以理，亦可以不理。任如重既然不加理會，阿生也樂得清閑，所以他才可以和呂偉良等人跑到這裏來。

他們表面是來消遣一下，其實却是另有目的。

辛尼帶着數名便衣警探又匆匆離去。他們是奉命滲入人羣之中，看看有沒有任何陰謀存在。反而對那些外圍馬莊家的活動視若無睹。

呂偉良想起沙皮九臨死前的那句「小心……皇后」，他又感到迷惑，到底是否有人要對皇后不利？還是這本來就是外圍馬的事？

魯四方面還沒有消息給呂偉良，這是罕見的事。過去只要魯四答允，憑他在三教九流的資歷，很快就可以查到一點綫索。但是這一次似乎有些例外。

難道果眞是一宗國際性的大陰謀？只有與本市惡勢力完全無關的事情才可以瞞得過魯四，照這麼看來，這件事的確有些古怪！

呂偉良心裏這樣想，口裏却沒有說出來。

林愛莉焦急地瞪住梯間彎角處，白一明如果來找他們，那是必經之路，但是，紅燈亮了，也就是說隨時會開賽，但白一明却踪影全無！

阿生突然大悟地說：「我明白了，白一明本來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林愛莉橫瞪他一眼：「你怎麼會這麼想？」

阿生說道：「馬主本來就跟練馬師和騎師等人的關係密切，他不可能不知道馬場中的內幕。愛莉姐，看來，我們都上當了。」

林愛莉却不以爲然，她說：「馬主也分許多種，有些人養馬志在揚名，有些人養馬志在賭博，但我看白一明兩者都不是，而是志在消遣。」

「今天他名下的馬匹，除了『香橙皇后』之外，還有那幾匹出賽？」呂偉良問道。

林愛莉說：「第二場的『澳洲雪梨』也是他的愛駒之一。」

阿生說道：「不如讓我到沙圈那邊去找找他。」

林愛莉說：「要去我們三個人一齊去好了。」

呂偉良忽然指指梯間那邊。

白一明果然來了。他匆匆忙忙的走過來，聲聲句句對不起，然後又把各人拉過一旁，故作神秘地說：「第一場你們買了票麼？」

林愛莉搖搖頭：「沒有！」

「剛才練馬師給我秘密貼士，第一場六號有必勝的把握！」白一明說。

白一明這副神態引起附近一些馬迷的注意，儘管他說的聲音放到最低最低，但是，一名馬迷也竊聽到他的說話，於是匆匆忙忙跑去購買「六號」馬的獨贏票。

阿生朝電算機瞥了一眼，發覺「六號」只有四個開的派彩，忍不住說：「大熱門，有什麼好賭？」

白一明道：「只要必勝，管它熱門不熱門？何況有四個開派彩，實在不錯。」

白一明說着，又掏出一疊二百五十元面額的獨贏票，讓各人看，證明他並非胡說八道。約略估計一下，那疊票起碼超過二三十張。一張二百五，十張便是二千五，看來他起碼買了六千元「六號馬」。

林愛莉翻開手上一本馬簿，說道：「這六號馬是不是你的？」

白一明說：「不！不是我的，但却屬於劉長福練馬師管理下的馬房，我的名下馬匹也全交他訓練，這消息不會假的。」

呂偉良說道：「六號馬是大熱門，勝出了一點也不出奇……」

話猶未完，鈴聲已響！也就是說，第一場已經正式開跑了！

入場觀賽馬的馬迷大多數自備望遠鏡，只有呂偉良等人沒有。因此，他們只好跑到一具即場轉播的電視機之前觀看。

馬匹的身上都有號布，他們可以從螢光幕上看見「六號」馬混在後面一截！

阿生忍不住笑道：「白大馬主，看來那數千元投注凍過雪水了。」

白一明不以爲然，他說：「這是一里賽事，『鬧鐘』這匹馬一向好後勁！」

「鬧鐘」就是這場的「六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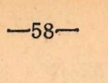
轉眼間，「六號」已隨各駒轉彎，看來鞍上騎師是急於爭勝的，所以才會擺脫「坐包廂」的厄運，而抄大外欄趕上！

豈料就因爲跑在大外欄的關係，一匹「波歐」馬登時把數駒迫了開去，六號馬「鬧鐘」自然是最受影響的一匹。因爲牠走在最外欄！

如此一來，又不知損失了多少馬位。

轉入直路，各駒齊展開衝刺，就是不見「六號」的影子。

原來六號馬「鬧鐘」已亂了步頭，在後面慢慢地跑，騎師鞭如雨下，牠也拔不起脚。





馬迷在喝倒彩，但這一場賽事已有了正式的賽果。

十四匹馬出賽，「鬧鐘」却是最後跑過終點的一匹。

外面像行雷一樣，又像在下雨，其實那是馬迷大喝倒彩的聲音。購下的各種獨贏，位置和連贏位票，既然輸了，便成廢紙，於是紛紛把它扔掉，看過去很像下雪，但南國的天氣又怎麼會下雪？所以說它像下雨吧！

白一明面上毫無光彩，區區數千元他不在乎，只是面對呂偉良等人未免太過尷尬了。

呂偉良說道：「賽馬最多意外，這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白一明也說：「是的，馬房和騎師都認爲可以贏的，否則我不會買到這麼重。還好你們三位頭腦冷靜，否則，你們也會在心裏埋怨我呢！」

林愛莉說：「第二場有你名下的馬，馬房認爲機會如何？」

林愛莉翻着馬簿。事實上馬場裏許多人也像她一樣，一場賽事剛完，只有贏了錢的才匆匆忙忙去收錢，否則就立即準備「繼續努力」，爲下一場的投注而擬好大計。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如果拿去做其他事情，成功的機會更大。

白一明說道：「練馬師告訴我，第二場我那匹『澳洲雪梨』沒有機會，連位置亦無須買。」

阿生笑道：「他的話未必可信，正如剛才那一樣，賽馬既然是賭博之一，有時亦要講講運氣。」

林愛莉又問：「那麼，『香橙皇后』的機會又怎樣？」

白一明道：「那正是垃圾馬，練馬師對我說，這一季新馬抽籤分配，我不够運氣，『香橙皇后』這一類劣馬，遲早總會趕出馬房的。」

這時候，突然人聲哄動起來。原來跑道上有一隊樂隊演奏，大概是因爲皇后在場參觀賽馬而臨時加插的助慶節目。

呂偉良在心理上總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無論是否有人在馬匹上動腦筋，或者企圖對皇后不利，今天都有了決定性的作用。

事實上，場內到處都可以見到一些便衣警探混在人叢之中，他們的目的顯然不是爲了捕捉外圍莊家，而是爲了皇后的安全。

白一明對林愛莉說：「如果你想贏一點錢，最好跟我買！」

林愛莉問他：「你買什麼？」

白一明又故意神秘地展示他手上的一份馬經，指指「七號」馬。

林愛莉看見「七號」馬的馬名之上有紅筆圈住，那匹馬的馬名是：「飛鷹」而「八號」馬正是白一明名下的愛駒「澳洲雪梨」。

林愛莉向他問道：「是不是練馬師的貼士？」

白一明尷尬地一笑：「是的，事實上我也很喜歡這匹馬。」

林愛莉充內行地說：「六化郎路程，飛鷹可以放得到嗎？」

「絕對放得到，一里路程牠也跑入過

位置，六化郎是十分適合跑的。」白一明道。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對賽馬沒有多大興趣，跑到空地下面去了。他們仰頭一望，只見樓上包廂之內，有一個銀髮斑斑的西婦，她就是某帝國的皇后。陪伴在側的，自然是市長和一些高級官員。

呂偉良對阿生說：「如果有人要暗殺皇后，實在輕而易舉。」

阿生說：「我看未必，卽使得手，如何撤退出去却成問題！」

呂偉良道：「現在世界上的殺手除了兇狠之外，還有敢死的精神，他們日的達到，却不怕被捕。你也可以從外電中見到，不少刺殺要人的兇手都當場失手被擒。像現在這情形，假定眞的有人對皇后不利，應該輕而易舉地得手才對。」

「我看這個假定的可能性不大。」阿生說，「你也知道這皇后在任何一方面都起不了多大作用，她只是一個偶像，何必殺她？」

「政治是沒有理由可講的。如果有人對她不利，這是最好的機會。」

呂偉良話猶未完，上面突然起了一陣騷動！

師徒二人在下面也可以看得淸楚，保安人員紛紛將皇后圍在核心！

市長面色大變，場內警探紛紛趕到樓上去！

馬迷們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仍在迷頭迷腦地研究如何投注，大有泰山崩於前也懶得去理睬它之感。

阿生喃喃地說：「師父，果然給你不幸而言中了！」

阿生話未說完，已飛奔到樓上去了！他是特警，這些突發事件，他是應該揷手去理的，何況阿生明知是他的上司今日亦在場內，再想起那封密電，就更加不敢怠慢！

阿生衝上樓時，數十名警探和全副武裝的警員已將數名男子拘捕！

有人大聲疾呼：「反對政府領導加價加租！」

又有人喊破喉嚨地大叫道：「市長滾蛋！」

「快叫警察局長辭職！」

「……」一連串的口號叫喊得震天價響！

本來就只有被捕的幾個人率先叫了起來，但是其餘在場的馬迷竟然一唱百和地高呼。於是場面顯得更加混亂不堪！

坐在包廂之內，受到嚴密保護的皇后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市長大概也想到皇后不懂本地話，忙解釋道：「此地的馬迷往往輸了錢之後，就是這麼大叫大喊起來！」

皇后出奇地問：「警察爲什麼要拘捕他們？他們這樣也犯法麼？」

「不！不！只是將他們勸開而已！」市長說。

原來那幾個人是屬於一個團體的。這團體力主現任市長和警察局長要辭職！理由之一便是自從這位市長上任以來，鈔票幾乎要變成廢紙一樣，吃得的要加，不吃得的也要加，最討厭的，就是把地皮炒到半天高。令到一般市民起碼的生活也大受威脅。

至於那位局長更不像話，治安搞得亂作一團糟，他的手下們只懂得拉小販捉快車，眞的是一無是處！

今天這團體看準了機會，原本擬好一些請願書，打算向皇后告御狀的，想不到出師未捷便已被捕，他們情急之下只好高聲呼叫！可惜皇后不懂，也聽不淸楚他們到底說些什麼。

擾攘中，第二場的馬匹已經開始出閘了。

皇后和包廂中的貴賓紛紛把視線移到草地上，對於剛才發生過的事，逐漸淡忘了。

市長趁機對他身邊的警察局長說：「你非革職查辦不可，怎麼會讓搗亂份子跑上這層樓來？」

局長不敢反駁，事實上他也非常生氣，看來夏維和辛尼等人又要活受罪了！

阿生退回樓下把情形對呂偉良說了。

呂偉良沉吟道：「難道沙皮九死前所暗示的就是這些事情麼？」

「在民主國度裏，這些事情很平常。」阿生說，「剛才被捕的人似乎不是沙皮九那一類人。」

「但沙皮九生前可能已知道了他們的請願計劃。」呂偉良又喃喃自語道，「不過，爲什麼有人要殺死沙皮九？這件事我眞的想不通。」

「如果沙皮九臨死時所講的，完全與此無關，事情就簡單得多了。」阿生說道：「那樣，我們可以把視線集中在另一方面。」

林愛莉和白一明由那邊過來，他們對於剛才樓上所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這也難怪的，許多馬迷也像他們一樣，進入馬場之後，便把全副精神集中在電算機和馬匹的身上。

剛才白一明帶着林愛莉到沙圈那邊去，然後又去購票。

第二場又開賽了。這是六化郞的短途賽事，十多匹馬起碼有超過半數的馬匹擅跑此程；既是勢均力敵的場合，派彩必然可觀。

林愛莉聽了白一明的說話，跟他買了「七號」飛鷹的獨贏票！

馬匹轉眼拐進了直路，馬迷們如痴如狂地怪叫起來！

沒有人能够淸楚地聽出他們到底叫什麼，極有可能是叫他們投注的馬匹跑快一些。可是，一匹馬的勝負關鍵是多方面的。馬匹有實力之外，還要馬房合作，騎師盡心盡力去騎，否則，勝負之間只是刹那間的事。例如同樣一匹馬，騎師想贏的話，又推又踢，又鞭又打，這樣馬兒就會跑得快一些。

相反，他們想輸掉那一場馬，也有多到數不淸的方法。例如：出閘脫脚，波歐，混在馬叢中坐包廂，以及轉入直路衝刺時打假鞭等等，眞的是無奇不有，連你想也想不到。

就像眼前這一場賽事一樣，「飛鷹」這匹馬是由名師執韁的，一路上跑得規規矩矩，眼看是贏定了。套用一句馬場術語，大可以去「排定隊收錢」！

但是，就在直路展開衝刺的刹那間，

後面有一匹黑馬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最後幾步，簡直好像加了幾副馬達一樣，結果剛好贏了「飛鷹」一個馬位，獲得了冠軍。

「飛鷹」看來輸得不值，因爲衆目睽睽之下，大家都可以看見騎師盡了力，這種騎法照計是不會遭到問話的，因爲騎在「飛鷹」馬背上的是一流名師，他的車輪鞭法早已聞名一時。

不過，有經驗的馬迷都可以看得出，那種打到馬兒頭岳岳的鞭法是假的，皮鞭固然沒有眞眞正正的打在馬屁股之上，揪實馬兒韁繩的手法也有古怪，否則馬兒也不會張嘴吐舌！

換句話說，這是掩眼法，最容易騙過一般馬迷，讓他們輸得貼貼服服。

回頭再看那匹一條直路反敗爲勝的黑馬，騎師藉藉無名，結果，却爆出了大冷門！

賽馬原是沒有必勝的，像這塲勝負之間一個馬位的距離，一般馬迷都認爲「飛鷹」馬不如人，輸得無話可說。

可是，獃在林愛莉身旁的大馬主白一明，却差點兒昏倒過去！

細看之下，跑個冠軍回來的黑馬，竟然編號第八的「澳洲雪梨」！

因爲馬匹在最後衝刺時速度甚高，尤其是掠過眼前一刹那，除非居高臨下，否則很難看得淸楚馬身上面的編號。所以林愛莉一時之間也沒有留意到研究那一匹跑第一！

直至看見她身旁的白一明面色由靑變白，她才心感不妙。

白一明固然認得自己名下的「澳洲雪梨」是一匹黑馬，同時也認出了騎師身上的彩衣。因爲那件彩衣是代表馬主的。每一位馬主的彩衣必有其特色，任何騎師只要騎上他名下的馬匹，就一定要穿上該馬主的彩衣。

最後電算機上也映出了「八號」馬跑第一，「七號」馬跑第二。

白一明詛咒着說：「眞是渾蛋，連我也騙上了，豈有此理！」

呂偉良和阿生也發覺白一明的表情殊不尋常，回過頭來！

林愛莉問道：「會不會是擺烏龍？」

「不可能的！」白一明頭筋也現了，脹紅了臉說：「在我面前說連位置亦沒有機會，結果却龍精虎猛地跑個第一回來。嘿！這班渾蛋，我要去找他算賬！」

白一明說着，果然衝向沙圈那邊。

林愛莉一手拖住了他的手臂，說道：「算了，你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怎麼可以跟人吵架？」

白一明悻悻然說：「我輸錢事小，連累你也輸掉了，叫我如何向朋友交代？」

林愛莉笑道：「我只買了數十元，早準備輸掉的，所以我一點也不難過。」

呂偉良也說：「賭博賭博，博不到是運氣不佳。反正你名下的馬匹得了一份冠軍的獎金，照計也不錯！」

這時候，有人跑過來對白一明說：「白老闆，練馬師請你過去拉頭馬！」

「他媽的！」白一明忘記了他身旁的林愛莉是個女人，指住那個男子破口大罵：「你去告訴劉長福那個渾蛋！由明天起，所有我名下的馬匹都不會再留在他那渾蛋的馬房裏！」

那男子可能是劉長福馬房裏的助手之類，他一句也不敢反駁，匆匆走開了。

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看得出，白一明是眞的在生氣。

其實像白一明這麼富有的人，一萬幾千根本當不了一回事，正如呂偉良剛才所說，單是那份冠軍獎金也有過萬元，輸掉數千元又算得什麼？

問題却是關係到他的面子，他覺得在呂偉良等人的面前下不了台！

其實比白一明更生氣的還是那些輸了錢的馬迷，他們在咒罵着騎師的祖宗三代，甚至連人家的母親也都搬了出來！

彩池上的派彩數日映出了，獨贏每票派過百元。這也難怪白一明動了肝火，要是他把數千元投注在自己名下的馬匹上，現在所收到的數目必然比頭馬的獎金還要多過許多。

卽使投注七號搭八號的連贏位，每票也派九百多元，這可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但是場邊有人說：「八號馬賽前提也沒有提過，獨贏派一百元已經太少了，七號搭八號的連贏位只有九百多元，分明是練馬師和騎師們自己買重了，否則不可能這麼少的。」

這一場贏錢的馬迷確是少之又少，各項彩池的派彩窗口之前都冷淸淸的，但是彩池上的數目並不算高。這麼看來，剛才那位馬迷的批評的確有些根據。其實一向以來眞正可以贏錢的，並非馬迷，也不是馬主，而是練馬師和騎師。

此時此地，這些已是公開的秘密，一些也不覺得出奇，但這時候這種說話傳入白一明的耳中，更是火上加油。他一言不發地，轉眼間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十賭九騙，到了現在我更加深信不疑！」阿生說。

林愛莉正要去把白一明找回來，那邊忽然又起了一陣騷動！

三個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急忙跑去看個究竟。

一批便衣警探介入，把數名互相毆鬥的人加以逮捕。

坐在上面包廂裏的皇后，因爲居高臨下的關係，這情形無法瞞得過她！

她忍不住問身旁的市長：「下面又發生了什麼事？」

市長實在也不知道，轉而問那位警察局長！

局長爲了表示盡忠職守，親自離開了包廂，到下面去調查眞相。

不久之後他回來說：「有幾個馬迷合股買馬，因爲分數不勻而大打出手。他們已被逮捕，將被控行爲不檢之罪！」

市長面有尷尬之色，他想不到今天馬場內有這許多看不順眼的事。

市長心裏十分的生氣，只是在皇后面前忍耐着，局長也心知不妙，所以剛才他離開包廂時已向他的高級助手發出警告！

其實剛才那數名大漢在場邊大打出手，只不過是外圍馬莊家和賭徒因彩金賠賞問題，以致互相毆打，那裏是什麼「合股買馬」？不過這些說話又叫局長如何說得出口呢？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自始至終沒有下注，他們在冷眼旁觀，馬場之內的確有許多事情可以啓發人生的。賭徒們的喜怒哀樂，馬迷們的握拳高呼，處處雖然與金錢發生直接的關係，亦足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個性和慾望。

有人說：打麻雀可以洞悉一個人的個性，其實眞正可以讓你看見人生多面化的地方應該是馬場。

在馬場裏，有一擲千金的豪賭客，也有步步爲營的職業賭徒，有別具用心的職業女性，也有志在表演時裝珍飾的太太小姐。總之千奇百怪，令你目不暇給。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志在賭馬，那麼，你賭得天昏地黑的，往往就會錯過了這些多姿多彩的場面。

呂偉良問阿生：「香橙皇后編排在第幾場？」

「第四場。」阿生攤開一張馬經：「第四場第四號馬就是白一明那匹『香橙皇后』，路程是一里，馬評家的評語是：機會有待。」

「白一明如果被人出賣，任何一流水準的馬評家都會看差幾分。」呂偉良說，「過去也有些事件發生在馬場之內。希望這一宗也是與馬匹有關。」

「爲什麼你會這樣希望？」

「因爲沙皮九那一句遺言，如果只是與外圍馬組織有關，問題就會簡單得多了。否則，必然會牽涉到皇后的身上，那就可能牽連到政治問題上面去，那時你和夏維等人就更忙了。」

阿生想想也是道理。

林愛莉轉眼又不知溜到那兒去了。

呂偉良看着電算機上的數字不停在跳動，心裏也在想：這一場到底又跑出那一匹？熱門呢？還是冷門？相信除了少數人曉得之外，連坐包廂上面的皇后也不會知道那一匹有把握。

師徒二人已發覺不少馬迷開始離場，不問可知，那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馬迷必是囊空如洗，索性早點走吧，因爲馬場之內還沒有當押店的設立啊！

林愛莉終於又把白一明找回來。

白一明的面色好得多了，原來他已獲得練馬師的解釋，據說剛才一場馬爆了冷門，連練馬師也要輸錢，騎師的解釋是馬太勇了，馬兒自動衝刺，那位沒有名氣的騎師沒有手力跟馬兒角力，結果馬兒要贏就贏。

這種似是而非的解釋，竟然獲得白一明的接納。

但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聽了，却由心裏笑了出來。

林愛莉說：「這一場我們不賭，但第四場我們就可以反敗爲勝。」

阿生問道：「爲什麼？」

白一明代爲解釋道：「第四場我有一匹馬出賽，就是『香橙皇后』。」

阿生說：「但是，妳不是說過練馬師也認爲這一場馬，『香橙皇后』根本沒有機會嗎？」

「是的，但是在第四場裏面，劉長福練馬師只有三四馬參加比賽，『香橙皇后』只是他馬房管理下其中的一匹而已。」白一明說，「剛才他已向我保証，第四場我必然可以大勝一場。」

林愛莉道：「是的，我也在場，劉練馬師對第四場賽事極有把握。但是，能够勝出的決不是白先生名下的『香橙皇后』，而是另外二匹馬其中一匹。」

阿生問道：「然則是那一匹？」

「嗯！天機不可洩漏！」林愛莉做了一個表情，「總之跑完第三場，第四場開跑之前，劉練馬師就把正確貼士密告白先生，到時我們可以下重注賭它一賭，說下定可以買樓收租呢。哈哈……」

呂偉良忍不住插嘴道：「世界上那有必勝的馬？看過剛才所跑的兩場，你也該有個印象了。」

白一明道：「我早已聲明在先，假如他敢再欺騙我，我名下的馬匹就會全數拉走，交給別的練馬師養。」

林愛莉也說：「是的，看來劉長福是有誠意讓白先生大勝一場的。」

呂偉良看見林愛莉那種充滿了希望的神情，眞担心她最後會洗囊離去。

白一明架起望遠鏡去看第三場的出賽馬匹。

阿生乘機扯了林愛莉一把：「你似乎忘記了我們此來的目的。」

林愛莉低聲說：「我怎麼會忘記？我一直在依原來計劃行事呢。」

第三場賽事又開始了。

馬迷們在緊張地等待，幾乎每一個投注人都充滿了信心。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不同選擇，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不同見解，他們都認定自己所投注的馬兒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有必勝的把握。但是誰也知道，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不可能令到每個人都贏錢的，而絕大部份投注人到頭來必然是失望！

奇怪的是：一個失望剛剛來臨，另一個新的希望跟着又產生了——每一個失敗的馬迷，都會把新的希望寄託在下一次的賽馬日裏。

第三場賽事完畢，大熱門終於順利勝出了。獨贏派彩只有九元五角。

馬迷們又是一陣噓聲！他們不是喝彩，也不是喝倒彩，只是啼笑皆非！

馬迷們的心理往往就是這樣：熱門嫌它彩金太少，冷門又沒有眼光買中。

大熱門跑出，自然有許多人買中。於是有人後悔下注太少。

第四場轉眼又開始售票了。

白一明跑到沙圈去找劉長福練馬師。

馬匹在沙圈內踱步，讓馬迷「相馬」，據說有些懂得相馬的馬迷會看得出一匹馬是否有狀態，他們認爲有態狀的馬勝出的機會必大。

其實這是否可靠？實在令人有些懷疑，例如一匹狀態非常好的馬，無奈騎師不想贏，難道牠自己會跑回來嗎？未必！

姑勿論怎樣，馬迷都把練馬師當作生神仙一樣，只要他們認爲可勝的，就佔了九成贏面。白一明也抱住這種心理去找劉長福練馬師。

劉長福馬房出馬三匹，除了「香橙皇后」之外，還有「鷄批」，「紅萍果」等兩匹馬。

他對白一明說：「這一場應該是紅萍果贏，你不妨買多少獨贏，三四馬之中，

只有這匹機會最大。」

「我的『香橙皇后』呢？」白一明問道。

劉長福搖搖頭：「這匹馬遲早會拉出馬房做脚馬，我敢說牠全無機會。」

白一明有過上一次的經驗，說道：「騎師會不會去拚呢？」

「馬匹是由我一手訓練的，牠的質素如何，我最淸楚。」劉長福又說：「跑馬就是跑馬，馬兒不濟，人力是無法可以補救的。好騎師頂多把牠騎高少許，但要贏出來簡直是夢想。」

白一明重覆他的意思道：「你的意思是：你也沒有吩咐騎師去拚，是不？」

「是的。」劉長福悄悄地說：「規矩上每匹馬出賽必須拚搏，但這一場我只叫『紅萍果』去馬，其他兩匹可以不理。」

儘管劉長福躲在一角跟白一明細語，但那邊已有些心水淸的馬迷悄悄監視他們，雖然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也總可以想像得到必是談貼士。

於是當白一明去買票時，已有不少馬迷悄悄跟在後面監視，他買什麼，這些馬迷就跟什麼。

林愛莉心裏想：如果贏了還不打緊，萬一輸了，豈不是害人？

但事實上這一類跟風的馬迷多的是，還有更滑稽的，却是跟踪馬主。有不少馬迷認爲：只要身爲馬主的穿得齊整，或者帶同妻子前來，拉頭馬的機會甚大。於是就專賭這馬主的馬。

可惜他們還不知道白一明一小時以前的慘敗，他是大馬主，照計不會大敗的，結果却是眞的輸掉了不知多少金錢。

白一明希望這一場會贏，林愛莉當然也希望「紅萍果」眞的跑個第一回來。因爲她除了自己買了「紅萍果」的獨贏之外，冷眼旁觀，也有不少心水淸的馬迷在跟風。雖然明知多些人投注這匹馬，這匹馬一跑出，派彩勢必相應減少。但是，林愛莉爲人爲己，實在不想看見太多失望的面孔。

白一明和林愛莉回到空地前面來。

阿生揚了揚手中的幾張票子，笑道：「猜猜我買的是那一匹吧！」

林愛莉說：「當然是五號。」

「不！」阿生指指電算機，「五號是『紅萍果』，今場的大熱門，我才不會買牠。」

白一明給阿生提醒了，望上電算機去，只見「五」下面的燈號，現出了一個「三」字，也就是表示五號馬只有三倍的彩率。

「奇怪！怎麼會變成大熱門的呢？」白一明說，「事前報紙提也沒有提過這匹馬。」

林愛莉心裏明白，彩池上的彩率是馬迷們造成的，大概是剛才你跟我跟，結果大冷門也會變成大熱門！

白一明心裏冷了半截，嘆氣說：「糟糕！這回輸定了！」

林愛莉笑道：「你何必失望？只要是跑個第一回來，即使派少一些又有什麼關係？反正贏了就是！」

「妳不會明白的，劉長福那傢伙，凡是他馬房的熱門馬，註定輸了九成的。」白一明說，「看來我這二萬元輸定了。」

要不是白一明自己說了出來，連林愛莉也不知道他這一場一共買了多少錢。現在知道是二萬元，她不禁伸了一下舌頭！

林愛莉只買了五十元「五號」獨贏票。她問阿生：「你到底買了什麼？」

阿生笑道：「這場最冷一隻！」

林愛莉看看電算機，只有「四號」才是九十九倍的彩率。

九十九倍只是表示最高的數字，因爲獨贏彩池也只有兩個位的數目可以顯示出來。有時九十九倍的馬跑了出來可能是百多倍亦未可料。總之，九十九倍已是獨贏彩池中最高的。

「四號馬」就是白一明名下的「香橙皇后」。

林愛莉潑冷水說：「練馬師說過了，這匹馬全無機會，你輸定了。」

阿生笑道：「我本來就準備它輸掉的，所以我只買了五張十元票。」

林愛莉見不到呂偉良，以爲他去購票了。但是阿生說：「夏維探長把他拉到那邊去了。」

林愛莉道：「夏維探長也來了嗎？」

阿生笑道：「今天所有警探幾乎都集中在這裏。」

第四場賽事還未開始，但是，白一明已經非常不耐煩，他想再回到沙圈去找劉長福，但是，劉長福這時却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阿生在重覆地檢閱手上的獨贏票，不知是否因爲剛才林愛莉的聲音太過惹人注意，這時竟然有個人走過來，半開玩笑地對阿生說：「兄弟，你買的可是四號『香橙皇后』？」

阿生怔了一怔：「是又怎麼樣？」

那人笑笑說道：「早知如此，我受了你的！」

「這是什麼意思？」

「四號馬根本全無機會，你買多少我受你的。」

「你的意思是……」

那人不等他說完就說：「如果跑出來，我照電算機上面的數目賠給你！」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你是開外圍公司的。」

「不！千萬不要這麼說，開外圍公司犯法的。賭馬是賭眼光，比如你認爲四號可勝，我判定四號無機會，我們也可以賭一賭！」

阿生打量他一番，只見這傢伙四十左右的年紀，虎臂熊腰，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如果阿生今天是眞正爲了消遣而來，這種人一定避之則吉，但是，他覺得連魯四也沒有消息，說不定這就是一個機會。

因此阿生對他，說道：「你敢受多少注碼？」

那人笑了笑：「多多也殺起！」

阿生指指電算機：「九十九倍的彩率，跑了出來可能是五百元一票。」

「俗語說：『沒有那麼大的頭，也不會戴那麼大頂帽』！」那人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大疊鈔票來說：「這裏是有七萬多元，你買多少？」

阿生知道他所說的七萬多元並不太過誇張，因爲那一疊全是五百元大鈔。十張

便是五千，一百張便是五萬，那叠鈔票總有百多張的。

阿生再冷眼望過那邊，一個蛇頭鼠眼的大漢正在對他們虎視眈眈。

阿生心裏想：這班分明是外圍公司的人馬，但是，不入虎穴又焉得虎子？於是，他把心一橫，就從口袋中摸出一叠鈔票來。

林愛莉把一切過程看在眼中，只是她故意站在一旁不說話，以免引起對方的注意，打草驚蛇！

阿生把五十元交給那中年男子，說道：「寫張回條作爲憑據吧！」

那人笑道：「我早說過了，我不是開外圍公司的。」

「我也沒有說你開外圍，但我們素不相識，輸輸贏贏，總有個根據啊！」阿生道。

那人說：「大家出來闖，講個信字而已，你不信我，唯有不賭！」

「萬一贏了，你不認賬，那又怎辦？」阿生說。

「我不會離開你半步，直至第四場跑完爲止。」那人說。

「但是，口講無憑啊！」

「可以請你的女朋友做個証人。」

「你相信她？」

「絕對相信！」

阿生心裏想：「對方不會志在這區區五十元的，除非那叠鈔票是僞鈔！」

阿生故意說：「這是內幕貼士，坦白說吧，我不想令你輸錢！」

那人笑道：「我也不怕老實說句，我並非怕輸，也不是志在你這五十元，我的目的志在比一比誰的眼光，看誰的準！」

林愛莉走了過來說：「是不是要我作証？」

他知道對方已看出了他們同是一夥人，所以亦無須掩飾了。

那中年男子很有風度，說道：「是的，小姐，請妳幫幫忙！」

說着，他回頭朝住電算機又看了一眼。這時電算機上的數字又有了變動，四號馬「香橙皇后」的彩率降到只有六十倍。

這表示又有人投注在四號馬的身上。

但是，那中年男子還沒有退縮的意思。

他一邊掏出那叠大鈔來，一邊說道：「一票賠四百元，十票，便是四千元，對嗎？」

阿生道：「是的，我只投注五十元，也就是十票的數目。」

中年人把八張大鈔交到林愛莉手上，又對阿生說：「你那五十元賭注亦要交給這位小姐，萬一輸了，全數歸我所有！」

「萬一『四號』跑第一呢？」阿生問道。

「那麼，公証人應該把四千元一併交到你手上。」那人十分大方地說。

林愛莉道：「一言爲定！」

話猶未完，一聲槍响了起來，第四場馬已經開跑了。

那人似乎並不担心林愛莉會跑掉，他有他去看跑馬。不過阿生却看得出，除了這神秘男子之外，還有人在監視他們。

阿生也一邊佯作看跑馬，一邊低聲對林愛莉說：「看清楚鈔票是否眞的！」

林愛莉道：「對於鈔票，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專家，一看就知是眞的，看來你這五十元輸定了！」

「未必！」阿生說。

人聲又一次歇斯底里地狂叫起來！

林愛莉因爲手上沒有望遠鏡，只好問她身旁的白一明：「現在是那一匹馬帶頭？白先生。」

白一明一直沒有留心到阿生和那人的「交易」，他始終留心着電算機上的暗示，以及那二萬元投注是否會全軍盡墨？

這時他一邊注望跑道上的情形，一邊說道：「五號馬紅萍果一路帶頭，看來贏定了！」

但是身旁有一名馬迷搭訕着說：「紅萍果這匹新馬上次也是帶頭，但到了最後幾步却輸掉了。嘿，看這種跑法，又是像上次一樣輸法！」

馬羣轉入直路，人聲更加吵鬧不堪！

這一場雖然是新馬賽事，但各駒却跑得相當接近。除了「五號」馬紅萍果之外，其他馬跑在一堆。

「紅萍果」雖然一隻跑在前面，但跟在後面的馬匹還相距不及二個馬位！

還有一百碼左右便到終點，羣駒紛紛展開衝刺，人們的叫喊聲此時更加有如轟天雷一樣。老實說，如果有心臟病的，最好還是別到這種地方來。

「四號四號……」

「五號……快些……」

阿生和其他馬迷的聲音混成一起，他也不由自主地狂叫起來！由於買「五號」馬的人多，自然掩蓋過阿生的叫聲！

但是，當馬羣經過他們面前的時候，有一匹馬突然發了狂似的，簡直好像加了一雙翅膀，飛也似的直趨終點！

這匹馬正是四號馬「香橙皇后」！

阿生歡喜若狂，整個兒又叫又跳的，笑得閤不攏嘴！

林愛莉呆在一旁！她担心一場惡鬥就要展開。她認爲那中年男子不可能這麼輕易把那四千元輸給阿生的。

但是，那男子這時却回過頭來，握住阿生的手說：「兄弟，你眞够眼光！」

阿生得意忘形。他從來就很少賭馬，想不到今天竟然給他買中這麼大的冷門！

除了林愛莉手上的四千元之外，阿生手上還有五張十元票。電算機的獨贏派彩數字是四百元，他還可以收回另外的四千元。

白一明氣得頭筋腫脹匆匆地跑開了。

林愛莉不知道他是否又去找練馬師算賬，不過，這一次她不敢再跟白一明在一起，因爲她不知道阿生是否這麼順利把手上這四千元收下！

阿生對那人說：「你眞大方，其實這裏五十元賭本應該歸你所有。」

「爲什麼？」那人反而怔了一怔！

阿生道：「馬會派彩，向來是連本帶利一齊計算的。」

那人笑道：「我們只是私下裏賭眼光，你不能把我當作外圍莊家！」

其實阿生只差沒有說出口，他和林愛莉一直在心裏忖測，認爲這個中年男子必是開外圍馬公司的。

他對林愛莉說：「小姐，痲煩妳把全

部鈔票給了這位兄弟。」

林愛莉只好依他說話去做！

阿生也老實不客氣地，把全部鈔票納入他口袋中。

那男子說：「兄弟，你賭馬的確是眼光獨到，可否給個機會我，讓我做東道，請你上樓喝杯咖啡？」

阿生想了想：好戲可能還在後頭！

他把那些獨贏票交給愛莉：「痲煩你代我去收錢吧！」

林愛莉沒有選擇地接過那些票子。她目送阿生和那神秘男子消失在人叢中。

不過，她沒有代阿生收彩金，只是匆匆去找尋呂偉良。

她覺得必須把這件事通知呂偉良，說不定阿生日前就有危險！

但是，馬場之內到處人頭湧湧，要找呂偉良談何容易？他們事前又沒有約好，只說過散場後在空地上等。

不過，林愛莉到底是個聰明人，她記得阿生講過呂偉良是跟夏維探長在一起的，所以林愛莉覺得，只要找到一名警探，相信要找出夏維所在便不會太過困難。

林愛莉靈機一觸，突然之間大叫大嚷起來，鄰近的馬迷以爲她被人非禮，又以爲她被扒手光顧。

須知欄邊的空地之上範圍廣闊，而樓上皇后和市長等人所坐的包廂居高臨下，幾乎可以看見那兒的一動一靜，因此，林愛莉那麼一聲驚叫，果然立卽引來數名便衣警探，他們忙着追問林愛莉發生了甚麼事。

林愛莉對一名探員道：「我本來就沒有事，只想找夏維探長，因爲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見他，我想你一定知道他在那裏的。」

探員們的確有些啼笑皆非，但一則見她是個女人，二則亦有人認出她是探長好朋友呂偉良的女友，也沒有她辦法，只好帶她去見探長。

這時候呂偉良跟夏維探長在沙圈那邊，夾雜人叢中靜觀馬圈裏的人耳語。

夏維埋怨道：「難怪人們都說十賭九騙，看這情形，任何一場馬的賽果都是由這班人安排出來的，根本失去了競賽的意義。」

呂偉良笑道：「這也不能怪他們，騎師習技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成材的，正如俗語說：行船走馬三分險！如果單單爲了那幾百元酬金的策騎費，相信你和我都不會騎上馬背去。」

「局長剛才下來時，曾拿我的同事出氣，看來今天他一定輸到光火了。」

「其實像他這地位，應該下來討貼士。我敢保證可以取得必勝貼士。」

夏維道：「根據賽馬條例，每匹馬出場必須拚搏，否則就有問題。告訴你，我把你拉到這裏來，是要你帮帮眼，我要找出一點破綻。」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馬圈裏的人一向古靈精怪，已是人盡皆知的事，今天我不會放過他們的，問題只是應該由何處下手而已。」

呂偉良想起今日連場爆冷，連大馬主白一明也輸到光火，他就忍不住笑對夏維探長道：「看來你今天也輸了不少錢，是不？」

夏維說道：「我向來不賭馬，所以才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我也不是內行人。」

「但你知道他們如何作弊。」

「老實說，這些事你應該去找那些『監察員』，他們是賽馬專家。」

夏維瞪了呂偉良一眼：「他們會不會蛇鼠一窩？」

「那很難說，專家是由外國請來的，薪金那麼高，如果還要貪污，就應該罪加一等！」呂偉良又道：「如果我是你，我會去找他們談談，然後再找獸醫來檢驗所有出賽馬匹。」

「老實對你說，在未看出有甚麼不對，以及確實掌握證據之前，我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呂偉良道：「我知道，是因爲目前在這裏負起保安責任的何德，是你昔日的上司，對嗎？」

「不錯，所以……」

夏維的話還沒有說下去，突然有人在背後輕輕一笑：「何德有甚麼了不起？他是個過氣警官而已，起碼目前你仍然在支公家的薪酬，只要有賍有證，你甚至可以把何德本人也拉出來！」

說這話的是個老人。呂偉良和夏維不約而同地回頭一看，發覺站在他們背後的正是特警首腦任如重。

任如重態度凛然，完全沒有半點開玩笑的成份。他對夏維說道：「要不要我帮你？」

夏維知道這老傢伙是超然派人物，連自己的頂頭上司——警察局長也忌他三分，只要他出頭，相信一切事情就易辦。

呂偉良笑道：「大概你也輸了錢！」

任如重說道：「我好像在看把戲，輸錢事小，碍眼的事太多了。」

夏維急忙說道：「如果你肯插手，我敢保證這件事有結果！」

「那麼，你還等甚麼？」任如重說着已開始他的行動，「我們先生去何德。」

夏維拍拍呂偉良的肩膊，道：「你也來吧！」

呂偉良道：「不！我還要去找愛莉和阿生他們！」

夏維只好跟任如重走。

呂偉良獨自返回空地那邊來，就在這時給他遇上了林愛莉，一名探員正帶着她準備去找夏維探長和呂偉良，想不到途中就遇見了。

林愛莉把阿生的「奇遇」說了一遍，呂偉良也覺得這件事的確有些古怪，急忙偕同林愛莉趕到樓上的餐廳去找阿生。

但是，餐廳裏人頭湧湧，獨是不見阿生。

林愛莉對那名中年神秘男子印象深刻，但找遍了每一處角落，也找不到那名神秘男子。

呂偉良大吃一驚，拄着鐵拐杖，又匆匆找到樓下去！可惜東奔西跑，但見人潮處處，就是見不到阿生的影子。

× ×

阿生的確出了事。

當那名中年男子偕他同行時，數名彪形大漢分別伴立前後左右。

當時阿生正想步向電梯門口，但是，那中年男子却沉聲對他說道：「不……我們不是到樓上去，是到街上去……」

阿生怔了一怔：「到外面去？」

「是的，這裏的咖啡不够味道。」中年男子又道：「我要請你喝的是上等咖啡，我的汽車就在外面等着。」

阿生心知不妙，但回頭望望，一名身裁高大的彪形大漢已迫近身邊來了。

中年男子低聲警告道：「我早已知道你身上有槍，不過，我深信你拔槍的速度快不過我的手下！聽我說吧，乖乖的跟我走！」

阿生卽使不相信他的說話，但是在這種場合裏面，任何人拔槍都可能危及無辜。何況阿生早已發覺跟隨在他前後左右的大漢，有些已將右手揷入口袋裏去，那隻手可能已握住一柄手槍。

阿生本來就抱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所以一切危險暫且拋諸腦後。

阿生悄悄嘆了一口氣，先把神經鬆下來。

這時候，他們已走到了出口處附近。場內的保安人員對於中場離席的馬迷，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呆。事實上不少人此時已囊空如洗，還留在馬場裏幹甚麼？所以保安人員對他們毫不注意。

阿生問那中年男子：「閣下貴姓？」

「小姓胡。」那男子一邊陪住阿生走，一邊說道：「你呢？」

「是阿生。」阿生又問：「我那兒開罪過你？」

「沒有，絕對沒有。」

「那麼，現在你把我帶到那兒去？」

「研究馬經。」

阿生苦笑道：「別開玩笑了。我只是胡亂地下注，對於賽馬，我簡直是個門外漢。」

「門外漢？」姓胡的中年男子冷冷地一笑，「一擊卽中，連騎在馬背上的騎師亦未必有此把握。」

阿生逐漸明白了，一切禍事似乎是由賭馬開始，這與他的假想似乎越來越接近，因此他又故意說道：「我最多不收這四千元，你何必這麼生氣？」

「你以爲我是那麼小家的人嗎？」那人冷冷地道：「告訴我，你怎麼知道『香橙皇后』爆冷？」

「我只是喜歡那隻馬，隨便賭它幾票，這又有甚麼不對？」

「你眞會狡辯，先買了獨贏票，又再向我投注，始終買的都是那一匹，要不是信心十足，爲甚麼你不買其他的？」

阿生苦笑道：「如果我眞的是信心十足，何止買這區區數十元？」

「你當然不止買數十元那麼少。」

「連同後來在你那裏投注的，合共也不過一百元而已。但是，後來那五十元，是你叫我打賭的。」

那人道：「你別裝蒜了，其實老早我已經十分留意你！」

一名大漢將車門拉開，讓阿生先上車。姓胡的男子首先把阿生的手槍取去。其餘各人魚貫上車之後，車子迅卽開出！

有人把一副看不透的黑眼鏡給阿生戴上了。

阿生說道：「其實我老早就看出你們是外圍組織裏的惡人。無奈你一直不肯承認。」

姓胡的男子笑了笑，說道：「你的確聰明，我亦無須再否認了。現在請你講句實話，你怎知道『香橙皇后』可勝？」

「如果我仍然堅持隨便買數十元玩玩，你一定不會相信。」

「當然，你一直沒有下注，一下注就賭『香橙皇后』的獨贏，顯然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

「所以你想到我可能有內幕貼士，是不？」

「是的。」那姓胡的男子冷冷道：「我只要你講出誰向你提供貼士，我就放你走！」

「如果我說眞話，你不會相信。」

「只要是眞的，我怎會不相信？」

阿生道：「老實說，我從未賭馬，你也說對了，我今日入來馬場，也只是爲了賭一匹馬，那就是『香橙皇后』，但我實在想不到牠會眞的跑個第一回來，因爲事前我看過不少報紙，全體馬評家都認爲牠不可能勝出。」

「別轉彎抹角了，告訴我，誰叫你買這匹馬？」

「是一個死了的人。」

「你說甚麼？」姓胡的男子一手執住阿生的衣領，「你敢開我的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是眞的。」

「他是誰？」

「沙皮九。」

「沙皮九？」姓胡的呆了一呆，回頭問一名大漢，「聽過這名字嗎？」

後面那大漢答道：「在流浪道被人殺死的流氓，是個癮君子。」

姓胡的又問：「你怎麼認識他？」

阿生道：「他被人追殺，臨死之前說及這匹馬的名字。我把它記在心裏，今天就來試它一試，想不到果眞靈驗！」

「然則，你在外圍下了多少注碼？」

「我向來不賭外圍的。」

「你有沒有把這件事，對其他的人提及？」

「沒有。」

那姓胡的男子沉思着，他似乎在考慮阿生的說話是否可靠。

阿生乘機又問：「你們公司是否輸了很多錢？」

「嗯……」

「所以你們就派人把沙皮九殺死，是不？」

「不！我們並不認識沙皮九，他當然不是我們殺死的。」那男子又驚奇地問：「你到底是甚麼人？」

阿生苦笑道：「你問得太出奇，我以爲你老早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一點也不知道，不過最近兩次賽馬，我們公司賠了很多錢出去，所以這件事我們必須查明來龍去脈。」

「你的意思是說：上次賽馬已經有人贏了大錢，是不？」

那人點點頭：「是的，上次一匹『小心』，今次一匹『香橙皇后』，令到我們公司賠掉了幾百萬。」

「小心？」阿生怔了一怔：「這是一

匹馬的馬名麼？」

「是的。」

阿生恍然大悟！呂偉良聽到沙皮九最後一句遺言正是：「小心……皇后……」差在他沒有淸楚說明白，「小心」和「香橙皇后」是二匹可勝之馬。所以呂偉良等人便以爲有歹徒準備對付卽將到本市訪問的皇后，以至今天皇后出現在馬場之內，弄到軍警林立，如臨大敵。

不過這也難怪的，沙皮九當時已身受重傷，一個人在那垂死的一刹那間，必是神志不淸，想到甚麼就說甚麼，因此在氣絕身亡之前僅能說出：「小心……皇后……」這句話！

阿生雖然不喜歡賭馬，但是他跟着師父呂偉良在江湖上闖，對於各方面的事情，多少總會知道一些。所以他又對那姓胡的男子道：「閣下除非是新入行，否則，外圍馬公司不可能會輸掉這麼多錢的。」

「爲甚麼不可能？」

阿生道：「因爲有經驗的外圍公司都懂得補票。」

「你說你不賭外圍，但對這一切竟會瞭如指掌！」那男子又道：「你的身份到底是甚麼？告訴我吧！」

阿生道：「不怕坦白對你說，我是一名特警。」

「特警？」

阿生道：「是的，不過，你不必着急，我們特警組對你們這些外圍公司根本不感興趣。」

後面一名大漢向姓胡的提示道：「特警組是國際性反罪惡組織，反毒是主要工作之一。」

姓胡的打量了阿生一番：「怪不得你有槍，我還以爲你撈偏門的。」

「這也難怪你這樣想的，因爲現在做賊的要買一支手槍並不困難。」阿生又道：「最近我們淸閒得很，你們是否須要人帮手？」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不怕對你說吧，我希望有機會多賺一些外快！」

「你今天已經够了，口袋裏有四千元，你女朋友那兒又有四千元可收。」

阿生靈機一觸，嘆了一口氣道：「我雖然不賭馬，但是我喜歡上大檔。不怕對你說，我在大檔輸了不少錢，目前還欠下一大筆債。」

「大檔」就是地下賭場，就像魯四那間一樣，在當地普遍存在。

阿生所以要這樣說，一則是要令對方入信，二則是希望對方不要「錯到底」，否則他們可能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會把阿生殺掉。

那姓胡的男子道：「你眞的對於剛才的事，完全不放在心裏嗎？」

「是的。老實說句，如果我要反抗，你們全數已落入警方手中，因爲今天馬場之內，警探林立。雖然他們的責任只是爲了皇后的安全，但是，如果我存心與你們爲難，你們一定無法逃得掉。」

「你想怎樣跟我們合作？」

「你們付出一個代價，讓我去替你們找答案。」

姓胡的半信半疑，事實上他也知道：當地有不少吃公家飯的人，都希望有機會多賺一些外快。

汽車一直在繞圈。這時那姓胡的男子對司機道：「把他送回馬場去吧！」

阿生悄悄舒了一口氣！

但是，後面一名大漢立卽提醒那中年男子：「小心，他的同伴在馬場門口等着我們！」

阿生說道：「放心好了，我今天不是來公幹的，否則，你們在馬場之內已被拉，罪名就是場內收賭注。」

姓胡的男子道：「我且信你一次，但是，你要多少代價？」

「先要看工作範圍。」

姓胡的道：「你有把握查出與我們爲難的人嗎？」

阿生說道：「我不敢說一定有把握，但是，如果你提供足够的資料，相信總有辦法。」

「如果我們手上有足够的資料，又何必你去查？」

「例如下注而贏了錢的人是誰，相信那些帶家一定知道的。」

「告訴你，他們分散下注，我們是查無可查。」

阿生想了想，又道：「如果你們組織完善，應該來得及補票的。」

「還用你教麼？」那人瞪了阿生一眼：「好像上次一樣，他們下注二隻熱門馬搭落一匹冷門馬『小心』，結果二匹熱門順利勝出，我們公司照例要補票買重第三匹『小心』的獨贏票才對。但是，一聽派彩是數十倍，根本就無須理會牠，結果，牠偏偏跑了個第一回來。這分明是內幕貼士。」

阿生道：「會不會是馬圈裏面的人作怪？」

「我們無去查個明白，總之，我們在各區茶樓餐室開設的卽場外圍馬，上次全日輸在一匹『小心』，今天相信這匹『香橙皇后』也會令我們破產。」

阿生抓抓頭皮：「照計這件事不難查到眞相的。」

「對方下注的方式千奇百怪，令到我們無從捉摸，例如今天收回來的外圍馬纜，其中就有不少獨贏『二穿三』的，你可知道甚麼是『二穿三』嗎？」

阿生說道：「我雖然不喜歡賭外圍，但是，我却知道外圍馬的投注方式是怎麼的。獨贏『二穿三』就是投注兩匹馬，只要其中一匹跑出，也有可能贏錢的。只要不是熱門。」

「對了，今天我們收到的外圍馬纜之中，就有不少是用一匹熱門馬以及一匹冷門馬組成二穿三獨贏下注的，假如一匹熱門單獨勝出，他們可能還要輸錢，問題却是兩匹都跑個第一回來。於是公司又輸了大錢。除此之外還有那些獨贏三穿四啦連贏位啦等等，全都令到我們輸了錢的。還有外圍卽場下注，用電話的以及在茶樓餐室的現場外圍等等，總之我們就輸到鷄毛鴨血！」

「既然你們急於要查明眞相，又賠了那麼多錢出去，相信我開價五萬元，也不算太高吧？」

那人想了想，說道：「如果你眞有把

握，五萬元一點不貴。問題卻是：你是特警組的人員，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出賣我？」

阿生苦笑道：「你們有本領在一些茶樓餐室開卽場外圍，相信總是有些辦法的人。」

後面一名大漢搭訕着說：「我們彼此都是在這個地方混飯吃，相信你也明白本市有許多事情都是在半公開的。」

「當然，有些卽場外圍還公然在報章上刊登廣告招徠，到底誰給他們這種胆量。我和你心裏明白就是了。」阿生說。

後面那大漢說：「問題却是：閣下不是本市警方裏面的人。」

「那又有什麼分別？」阿生說。

大漢道：「特警組的權力比起本市警察的權力還要大。」

阿生笑道：「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貨色，向來就河水不犯井水，彼此互相尊重。你們能令本市警方袖手旁觀，我們決不敢令他們難堪。這個道理，相信大家都很容易想得到。」

那姓胡的男子說：「本來大家出來社會上混，目的只在多賺一些錢，聰明人決不會把自己的荷包倒吊。」

「對了，誰不知道這個都市裏面遍地黃金？」阿生說，「各人有各人的賺錢法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正是我做人的宗旨。」

車子已駛回馬場門口附近。

那姓胡的大漢把手槍還給阿生，替他除下黑眼鏡，跟阿生握手道：「我們一言爲定！」

阿生問道：「我怎樣跟你連絡？」

「這是我的咭片。」姓胡的說，「有消息你可以打上面印好的電話找我。」

阿生接過了，只見咭片上印着：「胡大虎」，左下角是一個電話號碼，既無上欵，也沒有地址。

阿生把咭片袋好，然後下車去。車子迅速開走。

阿生返回馬場，保安人員把守着閘口，不讓他入去；但是阿生那個特警組的身份證却是一度靈符，幾乎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無阻。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因爲找遍馬場各處都不見阿生，正擬向守閘的保安人員詢問，想不到阿生就在這時候返回馬場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看見阿生平安無恙，這才鬆了一口氣！

阿生把剛才被挾持的過程對二人說了一遍，林愛莉咬牙切齒地說：「嘿！眞的是明目張胆！爲什麼你把他們放走？」

阿生說道：「我跟師父學會了忍耐，假如是從前我的衝動性格，早就不顧一切了。但是我回心想想，這件事既然一直把我們困擾着，又找不出正確的答案，爲什麼不忍耐一下？」

呂偉良也說道：「是的，阿生，你這次做對了。沙皮九之死，可能與外圍馬有關。」

「我也這麼想，儘管他們否認殺死沙皮九，事實上却有可疑之處。」阿生又說：「他們要找的答案，也就是我們要找的，所以我才樂得先跟他們合作。」

林愛莉道：「看這情形，可能是騎師作怪。」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騎師派人悄悄在外圍下注，是不？」

「是的，像『香橙皇后』這一類冷顚顚的馬，除了騎師和練馬師之外，試問還有誰可以知道牠什麼時候能贏出呢？」林愛莉說。

呂偉良道：「據我知道，外圍集團多數跟他們保持緊密連繫，所以不少公衆熱門——也就是被稱作『纜躉馬』的，在外圍的威迫利誘之下，往往就在騎師拉馬的情形垮了台！」

阿生說：「是的，難怪人家都說十賭九騙，好像今天我目睹的賽事一樣，有些熱門馬跑得一無是處，相反，有些冷門馬却跑得生龍活虎的。我眞不明白，那些被馬會用重金禮聘的受薪監察員，到底是要來幹什麼的。」

呂偉良道：「如果我勸人戒賭，最好的方法是叫他們入來馬場看看。」

林愛莉不明白呂偉良的意思，愕然問道：「你既然勸人戒賭，爲什麼又叫他入場？」

「如果不進來馬場看看，只看報紙馬經去賭外圍，他們一定不會了解到騎師要輸一匹馬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呂偉良又說，「就像我們看到的幾場賽馬過程一樣，騎師要贏一場馬，又催又策，又打又踢；相反，他們要令一匹大熱門垮台，只要出閘脫脚，轉彎波歐或者故意攢進馬林去坐包廂，卽使馬匹的實力再高出兩級，也是毫無用處。所以想勸朋友戒賭，最好的辦法就是叫他入來馬場看看。起碼當他們看見騎師的演出如此這般之後，也不敢再存有僥倖心理，而下注得那麼大！」

阿生說道：「是的，好像姜達那一類騎師，他要贏一場馬，往往表演得生龍活虎，如果要輸掉那場賽事，就會騎得沒精打彩。」

「原來你也看得出姜達是個作怪多端的騎師。」林愛莉說，「那天我們就無意中遇見他跑到練馬師家中去收取外圍公司送來的報酬。」

呂偉良說：「夏維探長也看出作弄的破綻，任處長陪着他去找監察專員，我看今天馬場裏一定有人被罰。」

林愛莉說：「這也難怪，監察專員由外國聘來，他們千山萬水的跑到這兒，爲的是什麼？只要想深一層，就會明白。」

呂偉良苦笑道：「人家都說人生如戲劇，我說馬場是戲棚，明知他們在演戲，偏偏有那麼多人上當，我才不明白呢！」

阿生說：「也許因爲他們演技高超的緣故，否則，怎麼連皇后亦會成爲座上貴賓？」

林愛莉道：「對了，皇后和市長在着，他們也敢作弊，可見他們這班傢伙眞的是藝高人胆大！」

呂偉良忽然說道：「那位大馬主白先生呢？」

「我也不知道。」林愛莉道，「可能在沙圈看馬。」

阿生說：「他今天氣得半死，大概已經輸了不少錢。可見做馬主的，也不是好過的事。」



林愛莉對師徒二人說：「來吧！我們去看賽馬！」

「你還想賭嗎？」呂偉良問。

林愛莉笑了笑：「不！我只是看他們演戲。還有，阿生的票子我還未領錢，必須等到最後一場完了才到樓下去領。」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陪着他們回到空地那邊去。

各場賽事仍在繼續進行，但坐在樓上包廂裏的皇后連輸了幾場之後，開始感到討厭，對市長表示要離去，於是保安人員又忙了起來！

皇后的不滿，再加上任如重和夏維的查詢，令到賽事委員會大感震驚；於是那班平時隻眼開隻眼閉的監察專員們，到了這時候不但要把兩隻眼睛都睜開，還要加倍精神，在望遠鏡中看得一淸二楚，希望能够找個倒霉的騎師來做祭旗。

結果終於給他們找到了。這位倒霉的騎師就是荷路。

荷路是外國人，騎術水準是世界一流的職業高手，所以，當地的「地頭虫」也忌了他三分；但身爲馬迷却對他非常之欣賞。

荷路每騎一匹馬出場，不論冷冷熱熱，必有個交代；這種拚搏精神正是每一個馬迷都喜歡的。可是，最近他在晨操之後，剛離開馬場就被人伏擊，當時要不是阿生及時解圍，他可能傷得更重。

說起來也是自從那一次之後，情形就完全改觀。他騎馬出場時總是有神無氣的，冷門固然不濟，熱門也頻頻失手！

今天也是合該有難，荷路騎一匹次熱門馬出場，結果差不多跑個包尾歸來，於是立卽就被賽事委員會召去查詢。

其實當天的賽事就像以往一樣，令人看不順眼的眞是數之不盡，尤其是那些名氣大的騎師，更像是有恃無恐，喜歡怎樣跑就怎樣跑，如果眞的要罰，理應先罰他們這輩。

但是，荷路行正衰運，有什麼話好說呢？剛被人毒打一頓，到頭來還不敢報警，想不到今天又被監察專員拉去祭旗！

結果這次一罰，刑期竟然長達半年。

這幾乎是破天荒的。過去一位騎師被罰，最多停賽三兩天，而且賽事委員會還構造一個稍爲漂亮的罪名，最少不會直接指他「拉馬」——也就是勒住馬兒，阻止牠向前跑的意思。

但是，這一次，委員會却直指荷路作弊。

有些不知內裏的馬迷額手稱慶，大讚委員會大刀濶斧，爲馬迷大衆的利益着想。有不少報紙更是好話說盡，認爲今後一切會正常了。

事情眞的就這麼簡單嗎？起碼目前呂偉良他們就覺得有些懷疑！

他們由於阿生中了「香橙皇后」的冷門獨贏，那是第四場的，規矩是第五場開跑前必須領彩金，否則就要押後至整天賽事完結之後才可以再領。因此他們三個人爲了這些彩金，迫住要等到最後一場跑完了才離開。

所以，荷路被處罰的事，他們也知道了。

阿生憤憤不平地說：「要罰的人正多着，爲什麼一定要罰荷路？」

林愛莉也說：「是的，只要留心觀察，幾乎每一場都有些古怪。」

呂偉良笑道：「又不是罰你們，何必這麼緊張？」

阿生說：「荷路被人伏擊那天，我已

看出他可能是獨行俠。」

「什麼獨行俠？講賽馬怎麼講向西片那邊去了？」林愛莉說。

阿生解釋說：「獨行俠就是不加入某集團的意思，於是犯了某些人的妒忌，故此才會被人毆打。」

林愛莉道：「為什麼他不去報警？」

「報警？」阿生笑了笑，「你也聽過『猛虎不及地頭虫』這句話吧？如果他敢去報警，馬固然沒有得騎，就是性命也有危險。」

「但是，現在他被罰半年，也一樣沒有馬可騎。」林愛莉說。

阿生道：「沒有馬騎，總好過連性命也沒有吧？」

「嘿！這個世界眞的是到處都是黑幕！」林愛莉詛咒着說。

動物實驗　生財之道

記者羣把荷路包圍住，他急得滿頭大汗，却是無法闖出重圍。

荷路情急之下，看見阿生出現在人羣中，他記得這是他的救命恩人，於是立即向阿生揮手示意！

阿生覺得這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既可憐又可笑，於是排衆而上，把他帶到呂偉良的汽車之內，然後匆匆地離去！

「謝謝你們，一再救了我！」荷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本來打算返回酒店的，但是，我想這時候必然又有不少記者候在那裏。」荷路說。

阿生想了想，說道：「如果你賞面，陪我們一起去吃飯好不好？」

「那當然好極了，不過，必須由我做東道。」

「為什麼？」

「因為你上次救了我，我還未報答你呢！」

阿生拍拍他肩膊道：「那是過去的事了，別把它放在心裏！」

林愛莉問：「你打算以後怎樣？」

「我也不知道。」荷路輕輕地嘆着說：「我眞想不到他們會這麼樣對付我。」

林愛莉故意說：「也許我不懂騎馬，事實上騎得太難看了。」

「小姐，你永遠不會明白的。」荷路嘆氣說，「上次我因為不聽從他們的擺佈，結果被他們派人將我毒打一頓……」

阿生插嘴說道：「是不是遇見我的那一次？」

「對了，就是那一次。」荷路又說，「他們眞惡！打完我之後還再三警告我：第一不能報警，第二不得向外間說眞情，否則，他們會把我殺死。你們也知道，我在這兒騎馬，一個親人都沒有，萬一眞的出了事，眞的是叫天不應啊！」

阿生道：「然則，今天勒馬不去，也是他們那班人的主意吧？」

「當然，我早知這兒跑馬原來是內定的，我才不會跑到這兒來！」荷路搖搖頭，眞的欲哭無淚，大有悔不當初之感。

林愛莉道：「為什麼你不向委員會據實陳情？」

「算了，算我自己倒霉吧！」荷路說道，「他們說過的話，我又沒有錄音，有什麼證據？能夠留回一條性命離開這裏，我於願已足！」

呂偉良道：「你的意思是：他們每一場賽事都是內定的？」

「差不多吧！」荷路說，「總之，沒有大哥達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闖入一席位置，否則，遲早也會被人打死！」

「大哥達可就是姜達？」

「對了，就是他。」荷路說，「所有騎師必須聽從他的擺佈。」

「眞是豈有此理！」阿生忍不住說，「姜達到底憑什麼做他的後盾？」

「黑社會和外圍公司。」荷路又說：「其實許多人都知道這內幕，只是沒有人敢去理！」

「我才不相信！」阿生又問：「如果我替你出頭，你敢作證麼？」

荷路急忙搖頭道：「千萬別這樣，別說是罰我半年，即使罰我一年，我也沒話可說。除非你們想我死，否則求求你們別再理會這件事了。」

「不怕對你說，我是一名特警……」

「你是警察局長也沒有用，你可不能日以繼夜的保護我。」

阿生說：「你可能給他們嚇破了胆，我眞不相信他們兇狠到這個地步！」

荷路道：「請別再提這件事了。」

林愛莉道：「你說他們每一場賽果幾乎是內定的，我以為未必吧。」

「當然，有時總難免有些意外的，例如今天第四場就出了毛病，還好騎在『香橙皇后』馬背上的不是我，否則他們一定以為又是我存心跟他們過不去！」荷路又說：「其實你們也可以想得到：如果是內定的，獨贏怎麼會派到每票四百元？甚至連贏位也不可能高達二千多元，對嗎？」

阿生恍然大悟地說：「原來是擺了烏龍！」但他回心想想又說：「不過，奇怪的却是：許多人在外圍投注中都贏了。」

「你不是開玩笑吧？」荷路睜大了雙眼：「這是不可能的事，外圍公司跟他們有密切連系，如果有許多人下注，他們又怎麼會這樣不小心，讓『香橙皇后』跑了出來？」

「可是，你不是說過，這是意外麼？」阿生說。

「我所指的意外，只是說他們想讓『香橙皇后』跑個第三，搏個冷位置，想不到馬太勇，結果拉也拉不住，竟然殺了內定的冠亞軍而爆出大冷！」荷路又說：「其實這種情形已不止一次，上次那匹『小心』也在這種情形底下不小心爆了出來，眞的是爆得不淸不楚，叫他們為之啼笑皆非！」

阿生把胡大虎的說話和荷路的印證一下，也覺得這件事的確有些古怪。

車子直駛飛鏢俱樂部，這是師徒二人所熟悉的地方。起碼找個位也方便不少。

荷路一直以為當地人冷酷無情，蠻不講理，想不到竟然有人向他雪中送炭！

四個人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荷路既飽且醉，林愛莉故意引他開懷暢飲，因為只有情緒激動的醉漢，才會說出眞情！

結果，他們委實也由荷路的口中知道了不少關於馬圈的內幕。但是，對於沙皮九和阿松之死，似乎一些幫助也沒有。

荷路是眞的醉了。當初許多事情他都不願說及，現在却嫌他說得太多。

他完全無法控制自己的理智，大吵大鬧的，引來俱樂部裏不少賓客的注意。呂偉良看見這種情形，就叫阿生駕車把他送回他居住的酒店去！

阿生走了之後，林愛莉對呂偉良說：「現在該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

呂偉良不明白她的意思：「你想怎麼樣做？」

「現在事情不是很明顯嗎？姜達作弊，他是主謀，其他的人是從犯！」

「可是，證據呢？」

「……」林愛莉登時又張大了口，說不下去。

呂偉良說：「他們如此有恃無恐，必然有個大靠山，也一定有軍師在幕後擺佈，同時把一切罪證洗刷乾淨，務求不留下任何痕跡！」

「現在我們就是要去找證據。」

「可是，到那兒去找？」

「……」林愛莉又呆住了。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警方人員並非每一個都是貪污份子，如果那麼容易收集證據，相信夏維探長早就已動手對付他們！」

一名侍役走過來，叫呂偉良過去聽電話。

許多人都明知呂偉良是這兒的常客，有電話到這兒找他師徒二人絕不出奇！呂偉良每有電話找他，他也必叫接綫生把那條綫接駁到電話間去，現在當然也不會例外！

呂偉良進了電話間，把房門掩上，對方是個男人的聲音。

「那一位？」呂偉良問。

「我是魯四。我找了你老半天，你到底去了那裏？」對方確是魯四的聲調，呂偉良固然認得出。

呂偉良抱歉地說：「對不起，我與阿生進馬場去，剛回到這兒吃飯。怎麼？有消息嗎？」

「你叫我做的事，幾時試過沒有交代的？」魯四說，「你聽住：沙皮九是個吸毒者……」

「這些我早已知道了。」

「但是，你可知道沙皮九生前曾向人借過高利貸？」魯四說道：「我已派人替你查到了，沙皮九有個兄弟，他叫阿七，是個看更的。他可能比較了解沙皮九這個人。」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目前他在一個建築地盤裏，地址是：海邊街一七四八號。」

「謝謝你。」呂偉良一邊把地址記下，一邊又問：「你還查到一些什麼？」

「我的人只查到了這些。至於道友秋，他是警方的綫人，可能與你們無關，他的仇家太多了，分分鐘可能被人殺死，不查也罷！」

呂偉良靈機一觸，又問道：「四哥，你可聽過胡大虎這名字？」

「胡大虎？」魯四在電話中頓了一頓，「你問他幹什麼？」

「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嗎？」

「當然知道，他是開外圍馬的。」

「你有他架步的地址嗎？」

「有是有的，不過，我勸你別自找麻煩了。」魯四說，「這個集團的勢力很大，人手又多又兇狠！」

「我並非跟他為難，我甚至有他的電話號碼，只是沒有地址。」

「他那間外圍公司的總部就在貴族路十三號。」

呂偉良順手把那個地址記下來，一再言謝，這才掛了綫。

回到餐桌旁邊，林愛莉又在看馬經。

呂偉良笑道：「賽馬已經完結了，你還在吊什麼馬喪呢？」

林愛莉把手上一本舊馬經放下，說道：「我不是吊馬喪，只是看看上次的賽果，我發覺『小心』那匹馬派彩那麼高，擺烏龍的成份極大。」

呂偉良問道：「獨贏每票派多少？」

「二百多元。」

「二百多元怎麼算多？今天的『香橙皇后』不是派四百元麼？」

「一般來說，一匹馬如果圈中人認為可勝，最普通是十多二十元的派彩，如果是一面倒的大熱門，有時不足十元。至於那些古怪場合，也就是馬圈裏的人才能買中的頭馬，大約是一百元以內，假如超出這彩率，能夠買中的人就不會有幾多個。故此，我覺得騎師荷路的話，是值得相信的。」

呂偉良有時不能不暗暗佩服林愛莉，過去她絕不喜歡賭馬，但是想不到現在一經下決心研究，竟然像個老資格的馬迷。

林愛莉又問呂偉良：「是誰打電話給你？」

呂偉良道：「魯四。」

「有什麼消息？」

「原來沙皮九還有個兄弟，他可能知得更多，等會兒我們就去找他。」

「要不要等阿生？」

呂偉良看看腕表：「相信他很快就會回來。」

這時候，那邊又有幾個人入座，其中一個是大馬主白一明。

林愛莉想起他輪馬時頭筋也脹了，跟現在滿面笑容剛好相反，前後簡直判若二人。

除了白一明之外，還有一個女人，兩個青年人。後者打扮頗新潮。

「這些可能是他的家人。」林愛莉說，「他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呂偉良道：「每逢賽馬的日子，外面的飯店都難以找到座位，也許白一明知道這兒較容易找到座位。你要跟他招呼一下嗎？」

話猶未完，白一明已經發現了他們，他安置好同行各人之後，就朝着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走過來。

二人招呼白一明在旁邊坐了下來，白一明嘆着氣說：「這個世界人口實在太擠了，想找個地方吃飯也不容易呢，我跟妻兒由馬場出來，足足找了四五間飯店，結果還是要找到這兒來。」

呂偉良向他問道：「那是尊夫人和令

郎麼？」

「是的。」白一明很自滿地說，「我有三個兒子，還有一個在外國讀書。」

許多人去參觀完賽馬之後，都喜歡帶同家人出來吃一頓豐富晚餐，所以呂偉良私心底下，對白一明這種家庭樂，實在很羨慕。

但是，林愛莉的腦海中始終想着今天的事。她說：「原來尊夫人和令郎今天也有到馬場去麼？」

「嗯……」白一明呆了一呆，終於又陪着笑臉說：「是的，不過我們習慣了進場之後各有各賭，互不干預，這樣頭腦比較冷靜嘛。」

呂偉良心裏想：這種家庭教育眞要不得，作爲一個父親，豈可把兒子也帶入馬場去賭博？

林愛莉一直不知道他的妻子喜歡賭馬，更不知道他有兩個兒子在身邊。

白一明終於告別了二人，回到他家人的身邊去，點了幾道小菜吃晚飯。

林愛莉還想問他一些事，竟然老實不客氣地走了過去，白一明也只好把她介紹給他妻子和兒子認識。

白一明的二個兒子看來都在二十歲左右，大的一個長髮蓄鬚，小的一個更是長髮披肩。

林愛莉追問他名下馬匹的事。白一明苦笑道：「劉長福那傢伙太狡猾，他指天誓日，事前根本不知道我名下的『香橙皇后』可以勝出。他誓神劈願說他也輸掉那一場賽事。」

白太太插嘴道：「事實上那一場馬圈裏的人都輸得鷄毛鴨血！」

白一明的二個兒子有意無意的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林愛莉看在眼裏，忍不住問道：「兩位白公子今天可有收穫？」

白大寶說：「我贏了……」

白一明却截住他說：「不要在客人面前講馬經，我准你們入去只是爲了消遣一下。」

二個兒子立刻不敢再作聲。

白一明補充說：「是的，賭馬有時眞難說啊，我養馬，而且賭了十多年，到頭來輸到一頸血，反而他們亂買亂中。」

「他們中了那一場？」林愛莉問。

白二寶忍不住興奮地說：「我們都中了『香橙皇后』的獨贏。」

白一明用眼色制止他說下去。他又向林愛莉解釋說：「我名下的馬匹每次出場，他們必買多少捧捧場。」

這時候阿生回來了，呂偉良也趕着召來侍者結賬，於是林愛莉也跟白家一家四口告辭。

師徒二人和林愛莉匆匆離開「飛鏢俱樂部」，駕車直駛海邊街。

這是一條又長又靜的馬路，海風虎虎中，只有一些情侶在此漫步。

阿生負責駕車，好容易才找到「一七四八」號，地盤一角有間木製小屋，窗口隱約有燈光透射出來。

阿生停車道旁，呂偉良與林愛莉下了車，二人走到窗前，看見小屋之內一名中年男子正在閱報。

林愛莉在玻璃門上輕輕叩了兩下，屋內男子呆了一呆。林愛莉問道：「你可是阿七麼？」

那男子反問道：「你是誰？」

此時，阿生也下了車，趕到窗前出示他的證件，說：「我是特警組探員，請你開門。」

那男子無可奈何，在疑惑中，把門拉開。

三個人入到了裏面，呂偉良對那男子說道：「你叫阿七，是沙皮九的哥哥，對嗎？」

阿七似乎想到了各人的來意，沒有剛才那麼驚慌了。他說：「我跟阿九雖然是兄弟，但很少見面。」

呂偉良說道：「沙皮九死了，你當然知道的。」

阿七嘆了一口氣說：「他走錯了路，有什麼好說？我早就勸過他，但他從不聽我勸。」

阿生反問道：「沙皮九死前見過你，而且借貴利的事，你也知道，可以告訴我嗎？」

阿七說：「他給毒品害死，但我實在所知不多。」

林愛莉道：「你對我們說總好過被請到警局去，因爲我們並非警方的人，只想知道事實眞相，無須你簽下口供對證。」

阿生也說：「是的，我們只想知道他向誰借貴利。」

阿七想了想，他顯然在考慮是否應該說下去。呂偉良對他說出了眞正身份，阿七又打量各人一遍，這才吶吶地說：「我知道阿九生前曾向貴利英借過高利貸，他被人迫到走投無路時，曾來找我，但我也無能爲力，因爲數目太大了。」

「在那裏可以找到貴利英？」阿生問道。

「他在虎鎭裏，那兒許多人都認識他。」阿七又說：「他就是最近被警方抓去的蓋天雄的兄弟，眞姓名是蓋天英，但人人叫他貴利英。」

呂偉良等人恍然大悟，阿生說：「原來他們是兄弟，怪不得沙皮九會在那一區被殺。」

林愛莉也說道：「對了，由於沙皮九無法還債，所以被殺，我們立即去找貴利英。」

阿七急忙說道：「你們千萬別提及我，否則我也會沒命的。」

呂偉良對他說：「你放心吧，我們絕對不會提及你的，甚至沒有人知道我們來找過你。」

三個人連夜趕到虎鎭裏去。

虎鎭是個三不管地帶，賭檔毒窟林立，呂偉良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到過這兒，只有林愛莉似乎還是第一次，她看見這情形，幾乎不敢相信。

事前三個人已經商量過了，如果就這樣到處找人問誰是「貴利英」，相信未必有結果。甚至可能節外生枝，麻煩多多。

因此，阿生首先去光顧賭檔。他袋裏有不少錢，都是「香橙皇后」給他贏來的，現在他要把這些錢輸掉一些。

人家賭博必求勝，能否勝則是運氣問題，但阿生却希望輸。

但是，運氣有時眞叫人氣結，求勝固難，原來「求輸」更難。阿生賭大小，竟然贏了一口又一口，贏到滿手盡是鈔票。

這簡直是開玩笑，阿生本來打算輸清手上數百元之後，就借故找貴利英，這是十分順理成章的事，而且深信屆時亦可以順利找到。但現在他却每注都贏了，怎不氣煞？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分別雜在人叢中，看見了這種情形也爲之啼笑皆非。

呂偉良靈機一觸，趁住沒有人注意他們的時候，悄悄的對林愛莉咬耳朵授了機宜。

林愛莉會意，立刻閃到阿生身旁，拉了阿生一把，說道：「親愛的，不要再賭了，這些錢也許已經夠我們還債！」

阿生呆了一呆！

林愛莉和阿生的年紀相差不遠，說他們是一雙情侶當然有人相信。

阿生正因爲大贏特贏而焦急之際，終於給林愛莉解了圍。

阿生把一張大鈔賞給打荷的，又問他：「請問英哥在那裏？」

那人召來一名面靑唇白的靑年：「小陳，帶他去找找貴利英。」

那靑年看見阿生滿手都是鈔票，笑嘻嘻地對阿生說：「翻了本還錢給英哥麼，請跟我來！」

阿生拖住林愛莉離開賭檔，跟那靑年走出街上。

呂偉良也在暗中跟了出去。這裏人頭湧湧，沒有人會注意到他這跛子。

阿生一邊走一邊問那靑年：「你叫小陳嗎？」

「是的，先生貴姓？」小陳露出了那口黃牙，阿生和林愛莉早就看出他是一名道友。

阿生把一張十元鈔票給了他，說道：「小姓呂，請問你還有多遠？」

「英哥在一個烟格裏。」小陳說，「其實你如果有耐性，過了一陣他一定會出來到各賭檔去收賬的。」

虎鎭裏的街道又黑又髒，有些窄到只可以容納二人同行。

小陳一邊走一邊又指住前面街口說：「在前面拐了彎，一間賣狗肉的店舖樓上就是英哥常常去光顧的烟格，你們自己去找好不好？」

阿生鑑貌辨色，心裏明白，說道：「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小陳哥，麻煩你帶我上去，等會兒還有打賞的。」

最後一句果然像一支興奮劑，小陳的白臉上面又擠出了一點笑容來！

彎角就在眼前，阿生突然感到有點不妙，忙把林愛莉推開！

就在這一刹那間，三個靑年人由彎角黑暗處飛撲出來，要不是阿生及早看見一些人影在燈光照射下反映出來，因而及時把林愛莉推開的話，阿生這時根本也來不及閃避，甚至可能與林愛莉雙雙受創。

林愛莉也是個練過武功的人，她的反應極端迅速，一發覺阿生這舉動來得突然，便心感不妙，於是急急往後躍開兩步！

呂偉良離遠跟在後面，在朦朧燈光之下看見這情形，也心裏明白，阿生可能是給口袋裏的鈔票害苦了。

他急急拄杖衝前！

前面由黑暗處撲出的三名靑年人均手持鐵尺，分三路向阿生進襲！

阿生手無寸鐵，一時之間也忘記了手槍就在腰間，急急後退。

但是，那三名靑年一步也不放過他，苦苦進迫！他們反而不把林愛莉看在眼內，也許他們以爲她只是個女流，看見人家打架時已嚇得花容失色，那裏還敢動起手來呢？

他們却不知道這一位並非一般女性，正是大名鼎鼎的「迷你女賊」，她怎會袖手旁觀？只見一條身形如電，一名靑年正要揮動鐵尺擊向阿生之際，冷不提防吃了一記粉拳！

那靑年正待回轉身來，林愛莉已施展了她的擒拿手法，制住靑年人的手腕，那傢伙只感覺到整條手臂麻木一陣，幌眼之間鐵尺已告易手！

林愛莉以快打慢，攔腰一尺擊去，痛得那傢伙彎下腰來！

這時候，呂偉良已拄杖趕到，他曉得虎鎭這地方是三不管地帶，時間拖得越長對他們就越加不利。於是他不顧一切，鐵拐杖耍出的全是眞功夫，而且毫不留情，登時把二名靑年刼匪迫得往後退！

阿生在這刹那間呆了下來！

他明知他師父呂偉良是一位武林高手，但從未見過他出手如此狠毒！

原來「鐵拐俠盜」所以在江湖上成名，受到人們的廣泛敬畏，的確有很多理由。例如他對待三教九流中人，絕對不分等級，也絕不會站在敵對地位。也就是說：他不會帮着警方，即使明知某些三教九流中人幹的是犯法勾當。

就是他的愛徒阿生加入「特警組」之後，呂偉良仍然維持一貫作風，只要你不犯着他，不做傷天害理，埋沒良心的事，他決不會跟你作對！

講到打架，他更是別開生面。江湖上人們都知道「鐵拐俠盜」的一枝鐵拐杖耍得出神入化，等閒十個八個未必可以欺得着他。但是，他出手極有度數，只要對方不是非殺不可的人，他會極力留回他的性命，甚至不會令他的身體蒙受傷殘之苦。也就是說：點到即止，勝了就算數！

呂偉良的作風向來如此，但今晚形勢格禁，他出手之狠却是罕見，故此才會把他的徒弟阿生看得獃在一旁。

那二名靑年刼匪財未刼到手，人已頭破血流！那裏還敢再纏下去？

只見三個人喪家犬般抱頭竄遁，匆匆消失在黑暗的橫街窄巷裏，轉眼間已逃得無影無踪。

呂偉良担心他們會捲土重來，帶着阿生和林愛莉離開那裏。

街上很靜，一切活動似乎限於一些屋宇之內。

陣陣狗肉的香味散佈在隣近一帶，阿生雖然不見了小陳的影子——他顯然是在混亂中逃走了，大概担心殃及池魚吧！但是，阿生却記得小陳那番說話，於是與呂偉良，林愛莉等跑上香肉店的二樓去！

梯間有人攔住他們去路：「喂！兄弟，你們幹什麼的？」

阿生把十元鈔票塞進對方手心：「英哥可在嗎？」

話猶未完，一個人影出現在梯口盡頭

處。那人高聲問道：「什麼事？」

守門口的人說：「英哥，找你的。」

那個人走下來問：「你們是甚麼人？找我有甚麼事？」

阿生說：「小弟手頭緊，有朋友介紹我來找英哥商量商量！」

「想借幾多？」

「只借二百。」

「有東西抵押麼？」

「有的。」阿生伸手入口袋裏，似乎要摸出一些什麼，但又改變主意說：「這裏太黑，我這件是家父遺下的傳家之寶——一塊翠玉，現在起碼值上一千元。」

貴利英果然上當，跟住阿生下樓。

呂偉良一直留在樓下梯口，林愛莉却像個跟尾狗一樣緊隨住阿生。

到了街上，貴利英攤大手掌：「讓我看看你的翠玉是否值錢，因爲我未見過你，卽使有利息收，我也從來不做冒險的生意。」

阿生摸出一枚子彈塞進貴利英的手中，貴利英正在驚愕之際，阿生已把手槍拔了出來。

阿生沉聲說道：「小心聽着！老子只有幾句話問問你，你敢叫喊或反抗，先叫你頭上開孔！」

貴利英看得出那是眞槍實彈，只有乖乖的依了阿生的話由一條小巷拐出鎭外！

阿生與貴利英走得很貼，沒有人看得出貴利英被一支手槍要脅住！

呂偉良和林愛莉走在後面，以防不測。他們都知道這是沒有警察駐守的小鎭，一切只有靠他們自己，稍不小心便會把性命斷送！

尤其是阿生在賭檔贏了錢之後被人跟踪，三名靑年攔途截刼不遂，很有可能召來更多同黨伺機復仇。因此呂偉良更加提高警覺，處處提防！

還好虎鎭不大，橫橫直直也只不過是那幾條又髒又窄的街道，轉眼間已走出了鎭外，回到他們停車的地方。

阿生示意貴利英上車，貴利英不敢不從。

阿生陪着貴利英坐在後面，用手槍抵住他的腰間，這時才伸手搜索他，結果在他的腰間搜出了一把三角銼！

呂偉良和林愛莉坐到前面去，由林愛莉開車。

阿生把三角銼遞到前面去給呂偉良：「師父，請你代英哥保管一陣，這些東西大概只有收不到貴利時才用得着呢！」

林愛莉迅卽把車子開走！

貴利英強作鎭定地問：「你們到底是那一路的朋友？我們從未謀面，相信不會是開罪了你們吧？」

阿生說：「你沒有開罪我們，但是，你却取去了不少人的性命。」

「這話是從何說起？」貴利英怔了一怔：

「沙皮九這名字，陌生嗎？」

「哦！原來你說阿九那個殺千刀！」

阿生說：「你的人刺了他幾刀，並非一千刀！」

「不！他雖然欠了我的錢，但我不會叫人殺死他的。如果你是我，相信你也不會這樣做，因爲他一日不死，我還有機會收回那筆貨款，但現在人已死了，我那些錢便成枯賬。」

「既然你不肯說出實情——」阿生頓了一頓，又對林愛莉道：「把車子開往警局吧！我們只好把他交給警方！」

林愛莉答應了一聲，駕着車子拐了彎了！

貴利英出奇地問：「你們難道不是警探嗎？」

「當然不是。」阿生說，「你以爲凡是有槍的人就是警探麼？」

「然則，幾位是什麼人？」貴利英怔怔地問。

阿生說：「你先答我，我再告訴你我是誰。」

「你要知道什麼？」

「沙皮九的死因。」

「嗯……」

阿生冷冷地說：「警局快要到了，看來你不見棺材不流淚，相信要警探們才有你辦法！」

貴利英也知道前面不遠處就是警局。

林愛莉正把車子開向那邊！

轉眼之間，車子「刷」地一聲停了下來！

阿生一把推開車門，示意貴利英：「下車吧！」

貴利英僵呆不動！

呂偉良說：「其實你跟我們合作，只有好處，否則交到警方手中，你會數罪俱發！」

貴利英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我不怕對你說，沙皮九是給外圍馬的帶家殺死的。」

阿生道：「我早知你最清楚這件事，第一，流浪道是你兄弟蓋天雄地盆。第二，正如你所說，沙皮九還未還錢給你。」

「是的，行兇的人雖然事前得到我弟弟蓋天雄的允許，在他的地頭內殺死沙皮九，但是，事後當他知道沙皮九還欠下我一筆錢時，就要找行兇的人講數。所以我才知道對方是一名外圍公司的人。」貴利英說。

呂偉良問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死沙皮九？」

貴利英道：「說起來也是沙皮九自己不好，不知他從那兒獲得一些秘密貼士，自己分別在幾個相識的外圍公司裏下了注還不算，同時還把那匹冷馬密告其他人，於是許多人都因爲他而贏了錢。」

「但是外圍公司就賠了大本，是不？」阿生又說：「外圍公司贏多輸少是人盡皆知的事，沙皮九相信也沒有本領令他們破產，爲什麼要弄出人命來？」

貴利英道：「你有所不知，他們要找尋消息來源，但沙皮九死也不肯說，於是遭他們毒打。後來不知怎的給沙皮九逃脫了，他邊走邊叫，追殺他的人便唯有將他殺死。」

呂偉良記得當晚在流浪道的事，他知道貴利英沒有瞎扯。

阿生又問：「你可知道，帶家是屬於那一家外圍公司的？」

貴利英猶疑地說：「是不是我說了不必帶你去？」

「是的，而且我會考慮釋放你。」阿

生又說：「不過，如果我發覺你說謊，你也休想跑得掉。」

貴利英道：「那帶家是屬於本市最大一家外圍公司的，他們神通廣大，而且跟騎師集團關係密切，消息靈通，從來有贏沒有輸，想不到阿九的神秘貼士差點弄垮了他們。聽說結果也賠了幾百萬出去。」

「那間公司在什麼地方？」阿生問。

「讓我看看！」貴利英想伸手進內衣袋去。

但是阿生怕他用詭計，立卽制止！

阿生動手替他把日記小册子由內衣袋取了出來。林愛莉按亮了車內小燈！

「老伍給我寫下的地址是：貴族路十三號，電話則是……」貴利英瞪住小册子讀下去！

呂偉良知道他不會說謊，因爲魯四在打去「飛鏢俱樂部」的電話中，也提及過這個地方；阿生核對過胡大虎給他的電話號碼，也是一樣。

阿生問道：「老伍是誰？」

「就是代表外圍公司與我談判的人。」貴利英說，「他們很够義氣，當証明沙皮九的確欠我錢之後，總算令我沒有損失，但要我對此事保密。想不到，這回不够道義的是我。」

呂偉良說：「道義是因人而施的。」

阿生也說：「正如對付你這種吃人不眨眼的吸血鬼，難道也要講道義麼？」

貴利英心裏一凛，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說道：「我們先要找個地方安置你！」

話猶未完，貴利英突然發難，阿生中了一拳，倒出車外！因爲阿生一直未將車門關回，仍然打開着！

貴利英趁機衝了出去！

呂偉良急忙由前面下車，林愛莉却沒有跟住離開汽車，留在司機位上。

貴利英明知阿生手上的手槍是眞的，只是一下猝不及防，未及發射！因此，當阿生倒出車外時，貴利英不敢稍懈，隨卽衝出，把阿生壓在下面，拚力搶奪他的手槍！

阿生自知大意，剛才佯作要把貴利英送上警局時，爲了做得迫眞起見，他伸手把車門推開之後並未再把它關上！

阿生同時亦想不到貴利英竟敢在劣勢之下發難，因而一時之間，被對方殺個措手不及！

這時候，二人糾纏在一起，阿生由於被貴利英壓住，手槍槍管也朝向了天，他固然不能發射，更不能讓對方把槍奪去，否則就不堪設想！

想不到的事實在太多，貴利英的氣力極大，阿生年靑力壯也感到難以應付。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呂偉良及時搶了出來！鐵杖揮動，登時把貴利英擊倒！

阿生翻身站起，立卽爲貴利英銬上手鐐！同時他自己也抹了一額大汗。

警局裏的人已聞聲趕了出來查看，要不是看見的特警証件，他們一定會把各人一併扣留起來查詢。但是現在，阿生却要求分局裏面的人，用電話通知總部夏維探長，先把貴利英押回總部去，然後再派人包圍貴族路十三號。

阿生交代了一遍之後，匆匆與呂偉良回到汽車裏去，林愛莉迅速把車子開動，直駛往貴族路。

阿生想起了剛才的情形，心裏猶有餘悸！

呂偉良知道他的徒弟雖則受過訓練，但到底還是限於經驗，所以也沒有怪責他，只吩咐他以後對付壞人必須時刻小心！

車子開入貴族路，十三號就在街口附近。

林愛莉剛把車子拐了過來，就發覺十三號門前有數名黑衣大漢把守！

於是，她沒有把車子停下來，一掠而過！

阿生問道：「爲什麼你不停車？」

林愛莉說道：「看這情形我們不能硬闖。」

呂偉良也認爲不妨先巡視一遍附近四周圍的環境，然後再作定奪。

原來隣近一帶街頭都可以見到人影幢幢，他們分明是屬於外圍馬公司的，大概是在外面放哨！

呂偉良道：「這情形如果警方的人要人贓並獲，看來也不容易。」

林愛莉也說：「是的，相信警車只到街口，裏面的人已知道了。」

阿生說：「試一試我的辦法好嗎？」

「你有什麼辦法？」呂偉良問。

阿生摸出那張咭片——就是胡大虎的名咭，示意說：「這可能是最佳的一張通行証。」

呂偉良和林愛莉差點忘記了阿生口袋裏還有一張胡大虎的咭片，他們也認爲這辦法可行，於是把車子開回十三號門前。

車還未停好，已有數名大漢上來。

其中一人替他們開了車門，其實是過來問話：「幾位是……」

阿生把胡大虎的咭片遞上，說道：「胡先生在裏面麼？我們約好了的。」

大漢瞥了咭片一眼，打量着各人說：「你們可以進去隨便玩，車匙留下，我們的人會替你把汽車停放好的。」

三個人下了車，昂昂然進入那幢花園洋房去！

由於開車門的人一個手勢，守在閘前的人非常有禮貌地把他們恭迎入去！

三個人心裏都正在想着同一個問題：就是剛才開車門的人說「你們可以進去隨便玩……」，到底裏面是什麼地方？

轉眼間，三個人已到了屋內。

帶路的人交代說：「他們有胡大哥的咭片。」

二名穿上了黑色禮服的人打量着他們三個人，其中一個說道：「對不起，進來這裏，規矩要搜身。」

阿生心裏一凛，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規矩一定要維持。」另一名大漢說，「閣下如果有武器，我們衣帽間可以代管。」

呂偉良對阿生說：「算了，就把你的手槍交到衣帽間去！」

阿生摸出一支手槍，那二名大漢也呆了一呆，他們剛才顯然想不到阿生的眞正身份，見了手槍才有點吃驚起來！

阿生交下手槍，取回一個塑膠製的號

碼小牌。跟住那大漢入內。

經過一條走廊，轉到了地下室。

一陣陣人聲吵鬧，顯然是一間賭場。不過，當呂偉良等人步下地下室時，却又感到愕然。

原來裏面像一間証券交易所，就是俗稱的所謂「金魚缸」一樣。

數不清的電視機，一排排的排列在鋼架之上，出現在螢光幕上的，却是一些數目字。

這是什麽東西？

當時三個人都在忖測。但是不久之後，他們都明白了，原來是賭即場的外圍狗。奇怪的却是：他們如何能將鄰埠的賽狗派彩數字轉播到這兒來？

螢幕上所出現的，顯然是賽狗場上的電算機，有些數目字仍在跳動。那就是說：這是即場轉播。

不久之後，燈號的跳動停止，「鈴……」一陣鈴聲响起來了！

螢幕之上立即轉換了畫面，鏡頭移到跑道上面去，幾隻跑狗剛好奪門而出，鏡頭也一直跟住狗羣在不停地移動！

賭徒們在叫喊，因為勝負之間只是一剎那之間的事。

大約三十秒左右，一陣陣歡呼夾着一陣陣嘆息，表示有人勝了，也有負了！

贏了的，到柏枱前面去領取應得彩金；輸了的，生氣地把票子捽成一團，有些還撕得一片片，撒到遍地都是！這情形如果在街上，必然被人捉上官府去罰欵，但這兒却沒有人理會。

林愛莉獃在一旁，喃喃地說：「他們不但閉外圍馬，還兼營現場賭狗，生意做得可大啊！」

「三位，對不起，要你們久候了！」背後傳來一陣仿如虎吼的聲音。

他！正是阿生在馬場見過了的怪客——胡大虎。

他洋洋自得地說：「怎麽？我這裏的設備可不錯吧！我敢打賭，諸位從未見過這種大規模的即場賭狗。我們的精心設計，可以替本市賭徒省回不少寶貴時間，連船票也省回了，哈哈……」

「是的，你們眞了不起！」阿生言不由衷地說，「你們怎麽可以進行即場轉播的？」

「電視公司做得到，我們爲什麽做不到？」胡大虎又說，「現在科學發達，只要肯動腦筋，肯化錢，任何困難的事都可以解決。」

胡大虎回頭又打量着呂偉良：「這位先生是……」

阿生介紹說：「他是我師父呂偉良，這位小姐是我師姐林愛莉。」

胡大虎一邊跟呂偉良握手，一邊「哦」然一聲，恍然說道：「我眞的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名震江湖的鐵枴俠盜和迷你女賊！」

呂偉良和林愛莉心裏一凜，不由自主地說：「過奬了！」

就在此時，只見胡大虎面色一沉，冷冷地問：「諸位有什麽貴幹？」

阿生道：「胡先生，你忘記了我們的約會麽？」

胡大虎仍然板着面孔說：「你說的可是爲我偵查內幕貼士的事嗎？」

「對了。」阿生說，「我師父在江湖上有許多朋友，只要他答允，好容易查出頭緒來。」

「眞的嗎？」胡大虎瞪了呂偉良一眼，「但是我也知道，呂俠士的作風並非如此。」

「人會改，天會變！」呂偉良笑了笑，「有錢可賺，我也不計較了。」

胡大虎道：「然則，呂老兄有什麽消息？」

「如果你有意合作，我必須從頭說起！」呂偉良又說：「不過這裏人太多，只怕說話不便！」

胡大虎回轉身來，指指走廊那邊：「請到我辦公室去！」

三人走在前面，胡大虎夾在其中，數名大漢一直對他們虎視眈眈。

一名大漢開了門，讓各人入內。

胡大虎的辦公室很大，陳設極之豪華，棗紅色的地毡，墨綠色的沙發，看上去有點悶沉沉，幸好空氣調節還不錯。

數名大漢守住門口，但呂偉良一生人之中，「單刀赴會」的事也不知幹過多少，這種場面他根本不會感到緊張。

一個鋼架之上，排列了三架電視機，一架轉播外面即場賭狗的投注情形，一架映出狗場上跑道上的情形，另一架對準了電算機。

胡大虎的案頭上也有許多電話，看看這排場，相信多大公司的總經理也未必及得上他的濶氣！

胡大虎說：「呂老兄，人們都知道你無事不登三寶殿，你今晚到來，大概是我在馬場裏無意中開罪了令徒，是不？」

「不！不！絕無其事。」呂偉良說，「不怕告訴你，我也正在找尋一個人。」

「誰？」胡大虎問。

「就是有內幕貼士的人。」呂偉良說，「阿生也對你說過了，沙皮九知道二匹馬必勝，結果『小心』和『香橙皇后』都勝了，但是，誰向沙皮九提供這麽可靠的貼士？如果你與我們合作，阿生那五萬元酬金可以減收一半。」

「你眞體貼。」胡大虎說，「有特殊的理由嗎？」

「理由就是：我並非替你効勞，替你工作的只是我門生阿生。」呂偉良又說：「但是我知道你與騎師集團有密切連系，手上資料必然充足。」

「其實這件事也把我們弄得頭昏腦脹，賽事委員會把各出賽馬匹一一檢驗過，根本沒有可疑之處。」胡大虎說：「不怕對你說吧！『小心』和『香橙皇后』兩匹馬的騎師都是我們集團裏的人，他們說：當時已費盡心力令馬匹墮落，無奈那二匹馬有如野馬一樣，狂性一發，竟然力大無窮！」

呂偉良挿嘴說：「只有你才相信他們的鬼話，那兩匹都是低班馬，質素平庸到極。」

「我知道，練馬師也是我們的人，每匹馬的實力如何，又怎可以瞞得過我？不過，事實與騎師無關，馬匹本身也沒有毛病，獸醫可以作證。」胡大虎又說：「過去有些馬服了咖啡因之後會發狂的跑，但經過一番檢驗之後，証明這兩匹馬，很正常。」

「我眞不明白，爲什麽你們上了一次當，還可以第二次再上當的。」呂偉良說，「那匹『小心』已令你們損失了不少，爲什麽今次還會上當？」

「上次我們以爲偶然出錯，但事後發覺輸了不少錢出去，於是展開明查暗訪。」胡大虎道，「今次練馬師認爲『香橙皇后』即使加一雙翼，也無法勝出，但爲審慎計，練馬師仍然找來一位名氣不大，但力大無窮的騎師執韁，希望可以在萬一有什麽不對時，可以拉得住『香橙皇后』。但是，到頭來又一次上當！」

呂偉良說：「我在江湖上混跡的日子不淺，一些古靈精怪的事也見得多了。你老兄似乎太過信任馬圈裏面的人。」

胡大虎正想說話，枱頭上一個電話响了起來！

與此同時，呂偉良也從一具電視機的螢幕上看出了外面賭場上的混亂的情形。

電視是全部彩色的，呂偉良看見一盞紅燈在不停地閃動着！場內的賭徒紛紛走避！但是，由於把聲音關掉了，直到現在呂偉良才發覺，他立即向阿生和林愛莉示意！——

阿生會意，師徒二人互遞一個眼色，分別向門旁二名大漢飛撲而去！

林愛莉也不甘示弱，一個飛身，躍向胡大虎的寫字枱上，胡大虎還來不及採取行動，首先被林愛莉踢了一腳，電話筒離手飛出，鼻子也流出血來！

那一邊，呂偉良師徒二人向來合作慣了，他們常常有默契！守在門口的三名大漢，有二名首當其衝，被他們擊得倒向一旁！

另一名急忙自懷中拔槍！

呂偉良和阿生實在想不到這裏的保鏢也有槍械。

但事情既然已經開始，正如騎上了虎背，那裏還可以收手？

呂偉良忙揮鐵杖，「錚」地一聲，手槍被杖端擊中，震開數尺以外！

一名被阿生擊倒的大漢剛好從那邊地上爬了起來，急忙奪槍！

但是，人未搶到手槍旁邊，一枚麻醉銀針已飛向那大漢的腦後，只見他軟綿綿倒了下去！仆倒地上動也不動！

呂偉良的動作快如旋風，回身一棒，又硬繃繃的打在另一名大漢的身上，那傢伙「喲」地一聲，痛得彎下腰來！

呂偉良突然看見房門被人推開，門外一名大漢持槍闖入，高聲喝道：「不准動！快些高舉雙手！」

呂偉良認得是胡大虎的另一名打手，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房門用力一推，那名打手立刻被撞出門外！

呂偉良知道他的槍還未離手，急急就地伏了下來！

「砰」然一聲，一枚子彈射穿了門板，在呂偉良的頭上掠過！

與此同時，阿生已衝過去把墮在地上的一支手槍拾起！

回頭一看，林愛莉這時正與胡大虎糾纏在一起。

阿生一邊跑過去，一邊喝道：「胡大虎，你再動一動我就殺了你！」

胡大虎呆了一呆，登時又被林愛莉一拳擊向下頷，他本來就已經被林愛莉踢傷了鼻子，現在鼻血更是流個不停。

阿生急急衝到，用槍管抵住他的背部，說道：「把雙手按住頭部，傳令出去，叫你的手下投降吧！否則明年今日便是你的死忌！」

胡大虎無可奈何，拿起案上一具電話，叫外面的打手不要再開槍！

夏維探長因爲接到分局的電話，親自帶人前來包圍，就是見不到十三號之內有什麽可疑之處。不過他向來相信呂偉良師徒二人，因此仍在屋前屋後大事搜索。

地下室裏的賭場有良好的隔聲設備，因此人聲和槍聲都沒有傳上來。而賭徒們都在胡大虎手下的引領下，由暗道撤退，那出口處却在另外一條街道之上，絕對無須由貴族道離去！

夏維不得要領，要待撤退，一名探員已發現了呂偉良的車子停在附近。

夏維正在滿腹疑團之際，此時已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押住一干人等，由地下室走了上來！

走在阿生面前的，正是胡大虎！他被阿生用他手下的手槍指住，動也不敢動！

夏維忽然覺得自己的頭腦退化了，爲什麽他想不到地下可能另有機關呢？要不是那探員發現呂偉良的汽車，此刻他們可能已收隊歸去。雖然落網的貴利英証實是十三號，到底他未來過，夏維又怎麽會相信這種人？

胡大虎和他的手下們已被警方一網成擒！他發夢也想不到會栽在阿生的手上。

阿生的上司任如重此時亦已聞訊趕來。這老頭兒一直以爲他的下屬阿生渡假，想不到他竟然又在神不知鬼不覺中立下了奇功！

任如重當面讚許阿生，也指責夏維的手下太過疏忽，身爲維持治安的人，竟然對這麽大規模的即場外圍狗馬一無所知，其糊塗可見一斑！

事情總算告一段落。胡大虎看見大勢已去，唯有供出一切眞相。

沙皮九的死因，正如貴利英所講的一樣，是被胡大虎的打手逼死的。他們要知「內幕貼士」的來源，但沙皮九說不出！

至於他爲什麽會在死前對呂偉良提及「小心」與「香橙皇后」的馬名？那可能是一個人在死前一刹那的半昏迷狀態下，以爲呂偉良是追殺他的人之一，也可能念念不忘這些「內幕貼士」。

胡大虎雖然供出練馬師和騎師的合作內幕，但是，警方却無法找出足够的証據控告他們作弊。主要是那班由外國請來的專家——監察專員，認爲一切過程正常，胡大虎只是中傷而已。

但有人就說：這件事牽涉太大，牽一髮可能動全身，澈查之下，可能引至全體騎師被罰。到那時後果如何？

既然沒有騎師，如何賽馬？

既然沒有馬跑，又如何徵稅？

當然，許多靠馬會接濟的慈善機構，更會斷了接濟。

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

（以下轉入第82頁）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臥龍生・文　盧令・圖

龍遊眼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得到千年人參加千年何首烏，配上靈藥，調養半月，傷癒體復，他制阻了七王爺行文通緝龍鳳令的人，暗中却命楊晉指派數十名精幹捕快，四出偵查，但半個月下來，毫無一絲綫索，這日他傳授了楊玉燕三招辛辣劍法，七王爺忽然到來，與他商討追緝龍鳳會中人之事，岳秀料定敵人仍隱居金陵，但已然搜不到，就只有設法引他們出來，是以假作偕譚雲離去，只留下朱奇，唐嘯，楊玉燕在王府中護衞七王爺，楊晉則率領三十名捕快巡守內宅，另有兵卒百名，守護外院——

＊＊＊＊＊＊＊＊＊＊＊＊＊＊＊＊＊＊＊＊＊＊

萬千生靈命　岳秀項上頭

七王爺住的地方，也經過岳秀設計改建，除了室中門戶改建之外，岳秀又設計了幾處簡單的機關。

唐嘯，朱奇，身負重任，兩個人心中的緊張，尤在那七王爺之上。

楊玉燕也化了很多的心血，特別調來了八名捕快，帶着匣弩，分守在各處的要道。

天色入夜後，各處戒備的更爲森嚴。

七王爺坐在書房中看書，唐嘯一直守在他的身側。

二更將盡時分，楊玉燕親捧着兩碗蓮子羹行了進來。

七王爺目睹楊玉燕微微一笑，道：「玉燕，你還沒有睡覺麼？」

楊玉燕一欠身，道：「賤妾給王爺送宵夜來了。」放下了木盤中的蓮子羹，接道：「這是賤妾親手作成的蓮子羹，王爺吃吃看。」

七王爺笑一笑道：「玉燕，你今天很累吧？」

楊玉燕道：「賤妾還好。」

七王爺道：「玉燕，你岳大哥，今夜中會回來麼？」

楊玉燕搖搖頭，笑道：「王爺，這個，賤妾不知。」

七王爺輕輕歎一口氣，道：「玉燕，岳秀離去之後，這府第之中，好像缺少了一些什麼？」

楊玉燕臉一紅，道：「這個，我不知道。」

七王爺道：「唉！玉燕，我不是開妳玩笑，我是說出自己的感慨。」

楊玉燕抬起頭來，兩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七王爺的臉上，道：「他好像有一種穩定的力量，只要他在那裏，人心就會安定了很多。」

七王爺笑一笑，說道：「對！就是這樣。」

只聽一個輕佾的聲音，接道：「兩位可是在說岳秀麼？」

這聲音突如其來，唐嘯和楊玉燕，全都嚇了一跳。

轉頭望去，只見一身黑色勁裝的二姑娘，臉上泛現着奇異的笑意，站在書房門口。

唐嘯一閃身，擋在了七王爺的身前，道：「你怎麼進來的？」

二姑娘淡淡一笑，道：「你們這一點佈置，難道還能擋得住我不成。」

楊玉燕手握劍柄，冷冷說道：「走——咱們到外面一決生死。」

二姑娘道：「在這裏妳不敢動手，是麼？刀劍無眼，妳怕傷到了朱毅。」

七王爺冷冷說道：「住口，妳可是眞的認爲我很怕死麼？」

二姑娘頷首一笑，道：「不說這個，今夜裏我到此地，是想和你說一點咱們之間的事。」

七王爺揮揮手，低聲道：「玉燕，唐嘯，讓她說完。」

唐嘯，楊玉燕口中應了一聲，人却緊傍七王爺的兩側，一左一右，而且，身子都超越了七王爺一步左右。

二姑娘好整以暇，緩步行到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笑道：「朱毅，你能不能確

定我是誰？」

七王爺道：「妳是龍鳳會中人？」

二姑娘道：「常姑娘也可以參加龍鳳會，對麼？」

七王爺道：「他是將門之女，世受皇恩，豈會輕易的，參與你們這些盜匪的組合。」

二姑娘道：「如若常姑娘不是我，那麼常姑娘現在何處呢？」

七王爺道：「你們把她殺害了？」

二姑娘格格笑道：「別說的那樣難聽，我如是一個很嗜殺的人，你早就沒有了命。」

七王爺道：「那麼，常姑娘現在何處呢？」

二姑娘道：「現在一處很安靜的地方住着，沒有人干擾她，也沒有人傷害她，只是太寂寞了一些。」

七王爺道：「妳說吧！什麼條件可以放她出來？」

二姑娘笑一笑，道：「常大將軍只有這麼一位寶貝女兒，如若我們和七王爺說不好，可以和常大將軍談去。」

七王爺冷笑一聲，說道：「這是要脅吧！」

二姑娘道：「無論你怎麼說，大約你心中明白事情的嚴重，再說，這些年來，我在王府中蹲着，也一點沒有閒着。」

七王爺道：「妳都作些什麼事？妳又能作些什麼事？」

二姑娘道：「我在金陵王府幾年之中，替你辦了一件大事。」

七王爺道：「什麼大事？」

二姑娘道：「我替你安排了登上九五之尊的計劃。」

七王爺吃了一驚，道：「妳胆大妄爲到了極點。」

二姑娘道：「這些計劃一旦被發現之後，一定會引起一場很大的風波，我費時數年，這些安排自然是精密的很，如是發作了，你只怕百口難辯。」

七王爺呆在了當場，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二姑娘笑一笑，接道：「要不要我先透露一點內情給你聽聽。」

七王爺長長吁一口氣，道：「好惡毒的手段，你說吧！」

二姑娘道：「我有很多的屬下，他們能替我作很多事！所以，我替你安排了很多的軍兵粮餉。」

七王爺道：「胡說，王府中從未撥出銀錢……」

二姑娘接道：「這些事，你自然是不知道了，我用王府大印，行文各府各州，要他們抽集了不少銀錢，以充糧餉。」

七王爺冷哼一聲，道：「妳胡鬧到了這等程度。」

二姑娘笑一笑，道：「這件事，已經行有兩年之久，王爺當眞是一點也不知道麼？」

七王爺臉色有些蒼白，頂門上也泛現了汗水，緩緩說道：「妳還要出了什麼花樣？」

二姑娘道：「還有很多，這不過是舉其大者一端罷了。」

七王爺道：「小王當眞是瞎了眼睛，妳妄爲如此，小王竟未能事先知曉。」

二姑娘道：「不能怪你，七王爺，你一直把我當一個病人看待，對我百般憐惜，自然不會注意到我了。」

七王爺道：「江南七省，巡撫按司，府，州，縣數百官員，怎麼沒有一個人告訴我這件事情。」

二姑娘道：「他們不敢告訴你，更不敢問你。」

七王爺道：「兩年來，你一共調集了多少的銀錢。」

二姑娘道：「不多，不多，不過四百萬兩而已，算算開銷，也就不過只能養十萬人馬。」

七王爺道：「妳拿我命令，開銷了四百萬的銀兩，十萬人馬，現在何處，可否告訴我一聲。」

二姑娘笑一笑，道：「我陪了你幾年，收你四百萬銀子，也不算多啊！」

七王爺道：「你根本就沒有養十萬軍馬。」

二姑娘道：「沒有，你既然知道我是龍鳳會中人，這些錢，自然也是進了龍鳳會，不過，在賬面上，是替你弄了十萬大軍。」

七王爺道：「你不該告訴我這些事，我可以立刻奉奏當今，說明內情。」

二姑娘格格一笑，道：「我的七王爺，這些事，証據齊全，各府州都有賬可查，你說出來，皇上會相信麼？」

七王爺道：「十萬人馬，不是一個小數目，皇上會查，侍衛宮中人，也都非泛泛之輩。」

二姑娘笑道：「我既然安排了這些糧餉，自然，也安排有人接收，一句話，天衣無縫，到時間，管叫你吃不完，兜着走了。」

七王爺道：「除了這件事，還有些什麼安排？」

二姑娘道：「我認爲這一件事，就夠你頭疼，其他的不用告訴你了。」

七王爺道：「你告訴我這些事，總該有一個目的吧？」

二姑娘道：「不錯，有一個目的，只要你肯接受，咱們不妨說說。」

七王爺道：「說吧！什麼目的？」

二姑娘道：「我要岳秀的人頭？」

七王爺，楊玉燕，頑童唐嘯，全都聽得一怔。

楊玉燕啐了一口，道：「說話像喝冰水一樣輕鬆，你也配麼？」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楊玉燕，你一往情深，但你是否知道，岳秀也同樣的會喜歡妳，一旦他喜愛上別人，妳又如何自處？」

這幾句話，聽得平常人的耳朵中，實在是很普通，但聽在寄情萬斛，非卿莫屬的楊玉燕的耳朵中，却是字字如刀，劃心刻骨。

岳秀太完美了，他不但有一身絕世武功，滿腹文才，也是深閨少女們夢裏情郞，雅秀中，具有着男子氣概。

楊姑娘變了臉色，咬牙切齒的格格作響，其實，她也無法肯定是在發怒，還是畏懼。

頑童唐嘯，年紀不大，但却是久走江

湖的人物，閱歷，經驗，超越他的年齡很多，看看楊姑娘的神色，低聲說道：「姑娘，我們主人是何等人物，他早已對姑娘不避嫌疑，這難道還不够麼？」

說起來，實在有些奇怪，二姑娘幾句話，激起了楊姑娘的怒火，但唐嘯幾句話，却像一陣及時雨，熄去楊姑娘滿身的火氣。

火氣消去，人也變的機靈起來，微微一笑，道：「二姑娘，不管岳大哥喜歡誰，但他却不會喜歡妳……」

二姑娘冷笑一聲，接道：「爲什麼？我那裏不如妳了，姿色，武功，文才，氣度，甚至我們在江湖上的成就，那一樣，我都比妳高明。」

女人，就是這麼奇怪，一句話擊到心疼處，完全把正題忘去。

楊玉燕想到岳大哥傳授劍術時，那份耐心，如若沒有情，怎會不見一點火氣。

想到了岳秀對自己的呵護，惜愛，楊玉燕不覺間，嘴角泛起了一縷笑意。

那是一抹淡淡的笑容，但却發自內心的深心處。

心裏一快樂，嘴裏的詞鋒也更見犀利，微微一笑，道：「嗯！妳很美，也很嬌艷，但妳不是女人，妳沒有女孩子那種溫柔，風儀，妳是女強盜，妳滿腹狡詐，陰險，妳美的只是一個軀體，妳是有毒的花，無心的菓，就是世上的女人死絕了，只有妳一個，我岳大哥也不會喜歡你這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女人。」

二姑娘呆住了，像是被人一棍子打中了腦袋，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兩個女人鬥口，但七王爺却感到尷尬的很。

二姑娘實在很美，美的叫男人眼花繚亂，七王爺朱毅，雖然被他害的十分悲慘，但內心中對她並沒有太深的恨意。

楊玉燕眼看那二姑娘被自己羞辱的臉色大變，心裏甚是得意。冷笑一聲，又道：「妳明白了，是麼？我大哥是正人君子，怎麼會看上妳江湖上的小妖女。」

二姑娘咬咬牙，道：「我是小妖女，那我就妖給你看看──」

目光轉注到七王爺的臉上，說道：「你想淸楚了沒有？我只要一洩隱密，你可能是追回王爵，滿門抄斬的大罪，而且，我證據確實，叫你百口難辯，但你如肯答應我殺了岳秀，我可以當面焚毁證據，而且交出常姑娘。」

七王爺道：「你知道，我不能殺岳兄弟，事實上，我也殺不了他。」

二姑娘道：「只要你肯聽我的話，一定可以殺了他。」

七王爺哦了一聲，道：「說說看，妳有什麼辦法？」

二姑娘道：「岳秀是大英雄，大俠客，他武功高强，機智絕倫，江湖上能够殺死他的人，確實不多……」

七王爺道：「既然江湖上能殺他的人不多，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二姑娘道：「不能硬來，你可以軟求他。」

七王爺笑一笑，道：「求他把人頭借給我，是麼？」

二姑娘道：「如是只爲了救你一人，他自然不會答應，但你如告訴他，是爲了救千萬生靈，他就會答應你了。」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你這不是說笑話麼？」

二姑娘道：「不是說笑話，我是說的千眞萬確，你只要肯求他，他就會答應，我能够在一側更好。」

楊玉燕道：「哼！你知道我岳大哥機智絕倫，他還會上妳的當麼？」

二姑娘道：「我說的不是假話，而是很眞實的事。」

楊玉燕說道：「你放心，岳大哥絕對不會！……」

頑童唐嘯突然嘆一口氣，道：「玉燕姑娘，主人會答應。」

楊玉燕不禁呆了一呆，說道：「他那麼傻。」

唐嘯說道：「只要七王爺眞的會求，他只要二姑娘能舉出證明，而又肯毀去，爲了千萬人生命，主人就可能會答應這件事。」

楊玉燕臉色一變，道：「這是小妖女的的詭計，咱們可以告訴他。」

唐嘯道：「自然瞞不過主人，不過，主人太君子，這樣的帽子扣住他，只怕他無法推卸。」

楊玉燕道：「七王爺不會幫助小妖女的。」

唐嘯長長吁一口氣，道：「玉燕姑娘，這事情太大了……」

楊玉燕道：「你是說七王爺會答應這件事情？」

唐嘯道：「玉燕姑娘，那七王爺會不會答應，我不敢妄作測斷，但有一件事，小的心中明白。」

楊玉燕道：「能不能告訴我？」

唐嘯搖搖頭，道：「這件事太重大了，我不能說，也不敢說！」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要不要我告訴妳？」

楊玉燕心中實在想知道這件事的內情，沉吟了好大一陣，說道：「好吧！你說說看？」

二姑娘道：「正如你所說，岳秀是大英雄，大俠士，他滿懷救人濟世之心，所以，只要七王爺提出來，他就不會拒絕，像他那樣的人，也無法拒絕。」

只聽七王爺黯然說道：「二姑娘，如若單是這一樣，對小王構不成重要的威脅，你還有什麼要脅小王的準備，一齊說出來吧！」

二姑娘沉吟了一陣，道：「還有一件勾結常大將軍，密謀造反的函件。」

七王爺冷叱道：「胡說，那有這種事情？」

二姑娘道：「自然，那不是你七王爺的手筆，也是我們的安排，但有你朱毅的大印。」

七王爺嘆口氣，道：「還有麼？」

二姑娘笑一笑，道：「奉致常大將軍的密函，我們已派人送去，如是我們這封密函，交到了常大將軍的手中，你想到那是個什麼樣的後果麼？」

七王爺說道：「妳何不一齊說將出來呢？」

二姑娘道：「你那位岳父大人，如是

不同意你造反，必將把你這封密函，送呈當今，如是他贊成你造反，以他目下統率的精銳之師，對你確有莫大幫助，我們算計過，如是常大將軍精兵內伐，不出一年，可以過關斬將，直逼京師，如是奇兵出謀，六個月可以平定京師。」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你們是幫助我了。」

二姑娘道：「好像是吧！不過，你那位岳丈大人，助你造反之後，發覺他的女兒既非王后，而且生死不明，你想想他會忍受麼？那時，是什麼樣一個局面，那就很難說了。」

七王爺嘆口氣，道：「果然是很惡劣的設計。」

二姑娘突然回過頭去，望着楊玉燕，道：「楊姑娘，我這套設計如何？值不值岳秀的人頭。」

七王爺嘆口氣道：「二姑娘，你最多把我逼死，我一死你們的一切計劃都將落空。」

楊玉燕心中惶然，微帶凄傷的說道：「王爺，見我岳大哥時再和他商量，他一定有辦法解決這件事，可不讓他們毒計得逞。」

二姑娘冷冷一笑，道：「我已在四外佈下高手，就算他折返回來，也無法闖過那些攔擊，至少，我們可以先行得到他的消息。」

楊玉燕冷笑一聲，說道：「岳大哥，只要回來，我相信你那些佈置，決攔他不住。」

二姑娘說道：「至少，他現在還未回來——」

語聲一頓，目光盯注在七王爺的身上，道：「朱毅，你聽着，你現在必需立刻決定，不是為了你們，是為了天下百萬生靈，至於你的死，那對我，更構不成恐嚇，我有你三個替身，你一死，他們正好代表你七王爺。」

形體和精神上，七王爺似乎都已被二姑娘所控制，呆了一呆，說道：「我再想想。」

二姑娘嬌媚一笑，道：「其實，你也不用太過顧慮，你只要把這情形，講給他們聽，然後，只要說一句岳兄弟，我求你成全，你就沒有別的事了。」

七王爺嘆了一聲，道：「就這樣簡單麼？」

二姑娘道：「是！就這樣簡單。」

楊玉燕心中突然泛起了一股寒意，呆呆的望着七王爺，緩緩說道：「王爺，你好像準備答應她了。」

七王爺嘆道：「玉燕，這件事牽連着百萬人的生死，我……我為難的很。」

楊玉燕黯然說道：「岳大哥他本是傲嘯山林一高人，為了你，捲入江湖俗務中，他不食王祿，未拏俸銀，你忍心要他死麼？」

七王爺道：「玉燕，我，我只要說和他商量一下。」

楊玉燕一揚柳眉兒，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二姑娘格格一笑，道：「七王爺，岳秀只不過是一位江湖人，他活着對朝政，國事，天下黎民，又有些什麼幫助，死了，對當朝，民間，又有些什麼壞處？」

七王爺道：「這個，這個……」

二姑娘道：「不用這個，那個了，除了岳秀之後，我毀去所有的證據，脫離龍鳳會，只要王府不究既往，我就勸諭他們別再惹事生非，至於我，還想再當幾年王妃。」

七王爺道：「妳……」

二姑娘笑一笑，說道：「是的，說不定，你造反成功，我還可以作幾年國母娘娘。」

七王爺道：「我不會造反。」

二姑娘道：「不會造反也好，你統領江南七省，作一個王妃的身份，也算不錯了……」

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接道：「不過，這也要先殺了岳秀……」

只聽一聲輕笑，一個不大而清朗聲音，道：「二姑娘，咱們何仇何恨，妳非得殺了我，才甘心呢？」

轉頭望去，只見岳秀面含微笑，站在書房門口。

二姑娘臉色一變，道：「你！怎麼進來的？」

岳秀道：「王府中的佈置，無法攔阻你二姑娘，你那一點佈置，自然也無法攔阻我岳某人。」

二姑娘道：「不可能，所有進入這王府的通路，我都派的有人，除非你會地行術，我不信，你能在短短半月內，挖出一條通道。」

岳秀淡淡笑了一笑，道：「其實，很簡單，離開王府的根本就不是我，我一直守在這座書房之中。」

二姑娘冷哼了一聲，道：「岳秀，你果然是狡猾的很。」

岳秀道：「彼此，彼此，你二姑娘太狡猾了，在下不能不用些手段了。」

二姑娘道：「你現身也好，你既然一直躲在書房中，我和朱毅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岳秀道：「聽到了，不過，中間，還有幾處不詳盡，妳最好能再說一遍。」

二姑娘冷笑一聲，目光轉注到七王爺的臉上，道：「朱毅，你怎麼說？」

七王爺嘆口氣，道：「岳兄弟，我應該怎麼辦了。」

岳秀道：「大哥的意思呢？」

七王爺道：「龍鳳會胆敢如此胡鬧，實是大出了我的意外。」

岳秀道：「江湖盜匪，本就無法無天，不把朝廷的王法看在眼內。」

七王爺道：「但他們擺的幾着棋，確然很辣，如是一旦實現，必為大明朝黎民衆生，帶來了一場刀兵災難。」

岳秀道：「不錯。」

七王爺道：「小兄生死，實不足惜，但如引起大變，那就非蒼生之福。」

岳秀冷淡的笑一笑，道：「那麼？大哥的打算呢？」

七王爺道：「小兄方寸已亂，還要你兄弟拿個主意了。」

楊玉燕道：「大哥，你不能答應。」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緩緩說道：「玉燕，這些事，和妳無關，妳最好別亂拿主意。」

（未完）

香橙皇后

・本文承自76頁・

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林愛莉憤憤不平，眞正有體育精神的荷路被罰停賽，打大數，整蠱造怪的人却可以逍遙法外，這是什麼道理？

有許多事情本來就是沒有道理可講的，警察說沒有足够証據，呂偉良他們當然也沒有辦法。

到目前為止，唯一解答的，是兩條人命有了交代：胡大虎的手下殺了沙皮九，他的助手老伍知道有個線人把線索向林愛莉提供，誤會線人阿松向警方出賣他們殺死沙皮九的情報，所以一不做二不休，派人把阿松殺了。

但是，「小心」和「香橙皇后」兩匹馬必勝的「內幕貼士」又是誰提供的？

這件事，不但至今仍未找出答案，就是馬房上下以及有關方面，都感到無限驚奇！

為了澈查眞相，獸醫和練馬師等等有關人員，一再檢驗過兩匹馬，但是並無可疑之處。

任如重喜歡賽馬運動，他向阿生發出指示，這件事必須查明白。

阿生回家失眠了兩晚，老是想不出道理。如果騎師沒有說謊，馬兒那一股神秘力量從何而來？眞叫人難明。

又是賽馬天！

一切似乎十分正常，即使胡大虎供出了不少內幕，但外間已將過去的淡忘。馬場之內，仍然是人山人海的，投注有增無減！

呂偉良和阿生也有入場，林愛莉却跑到沙圈去找大馬主白一明。

任如重當然也來了。

夏維探長不賭馬，但看見出賽馬匹名單中，「小心」和「香橙皇后」剛好都在當天秩序中編排出賽，一時好奇心驅使，他也帶了辛尼等人入場。

林愛莉回到呂偉良身旁，呂偉良笑道：「找到大馬主嗎？」

「當然，我有必勝貼士。」林愛莉打開馬經，上面紅紅綠綠畫上了不少圈兒。

「白大馬主說，今天有必勝把握！」

呂偉良拿過一看，「香橙皇后」的名字之上空白一片。

他問：「白一明認為他的馬沒有機會嗎？」

「是的。」林愛莉說，「有紅筆圈住的是正選，綠色的是冷選。」

呂偉良再找到「小心」那匹馬的名字，馬名上固無符號，馬評家却寫道：「可以不理」！

不久，賽事開始，突然不見了阿生。呂偉良和林愛莉只以為他去購票！

「小心」那匹馬就編在這一場，票數十分冷落，但是，當羣駒在直路衝刺時，人聲哄動底下，最先過終點的，竟然就是「小心」這匹馬！

又爆了一場大冷門！

馬迷無不嘩然！因為彩池打出的派彩數字十分驚人，上次「小心」跑第一每一票只有二百餘，今次居然高達七百元。

沒有騎師被閒話，事實上他們的親人都輸到面紅耳赤。

至於騎師本身有沒有賭？每位騎師都會說沒有。但即使有，也肯定輸了這一場，這點可以從他們的面色中看得出！

以後幾場看來都正常。

到了「香橙皇后」這一場，怪事又出現了！

這匹馬自從上次爆冷之後，已編入第三班，馬評家判定牠絕無機會。

更有人說：第五班就差不多，第三班想跑個位置也不可能。

但是，電算機上由「九十九」倍的賠率，突然降至二十倍。

不少馬迷匆匆忙忙跟風，可惜鈴聲一响，開跑了！

結果跑第一的，竟然又是「香橙皇后」，獨贏派過百元一票。

這一回，連那些監察專員也輸到光火了，下令澈查。

但是，馬匹正常，有什麼好查的？

還是阿生在冷眼旁觀中發現了一些端倪。

原來他想起了白一明那二個兒子和白太太來，他們一家三口伏在欄邊，看來並無不對之處。

白太太挽一個大手袋，大兒子陪母親，小兒子去購票，奇就奇在他們場場收錢，尤其是能一口氣買中「小心」和「香橙皇后」，叫阿生怎敢不佩服呢？

但是，阿生畢竟是個鬼靈精，他擠在人潮中終於找出答案了。他先去知會夏探長，然後才去搜查白太太和她兒子。

秘密盡在那個大手袋裏，一副半導體的電極儀器藏在裏面，每當馬羣經過直路時，白太太就按一下掣，電極令到馬匹腦部的銅片生電，馬兒於是不顧一切地狂衝猛跑。

難怪驗不出馬匹有毛病，原來小銅片是經過手術開刀之後，插入馬兒的腦葉旁邊。這手術在澳洲由白一明的另一個兒子進行，然後通知他父親。

可惜胡大虎的外圍馬收了檔，否則他們不必在場內投注也一樣可以贏大錢，那就不至給阿生跟踪看出破綻。

至於沙皮九的「內幕貼士」，只不過在無意中聽到白氏兄弟的談話，當時他們在酒吧中喝醉了酒，想不到給沙皮九聽入耳中。

沙皮九騙人說是什麼「內幕貼士」，信他的人果眞也贏了。

但是，沙皮九想不到「內幕貼士」却會送掉兩條性命！

（全文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血扇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蘇少達離家外出，訪尋王岩，冀能解除家中困難，在黃梅五祖寺邂逅蘭陵郡主朱玫，結為義姊弟，同往萬劍山參與萬劍派創派大典，希望在那裏或可碰到王岩，詎知事出意外，發現萬劍派掌門竟是一個不知是誰的人假冒王岩，朱玫急與蘇少達逃出萬劍峯，那日在一處鎮甸進食，無意中見到眞的王岩到來，朱玫乃將此行經過說出，王岩允助蘇少達，三人同乘船往岳陽，在船上的同舟客中有對少年夫婦，男的冷峻，女的時向王岩偷窺，朱玫看不慣，便欲發作，王岩忙加以勸阻——

疾雷震江漢　妖氛罩百祥

蘭陵郡主冷哼一聲道：「我不管，她再要勾引你，我就要給她一點教訓。」

王岩向坐在一角打盹的那雙老者呶呶嘴道：「別讓人家笑話，我怎會看得上像她那種女人！」

蘭陵郡主撇撇嘴道：「天壤王郞原本就不是一個好東西，如非我跟着你，你還能這麼老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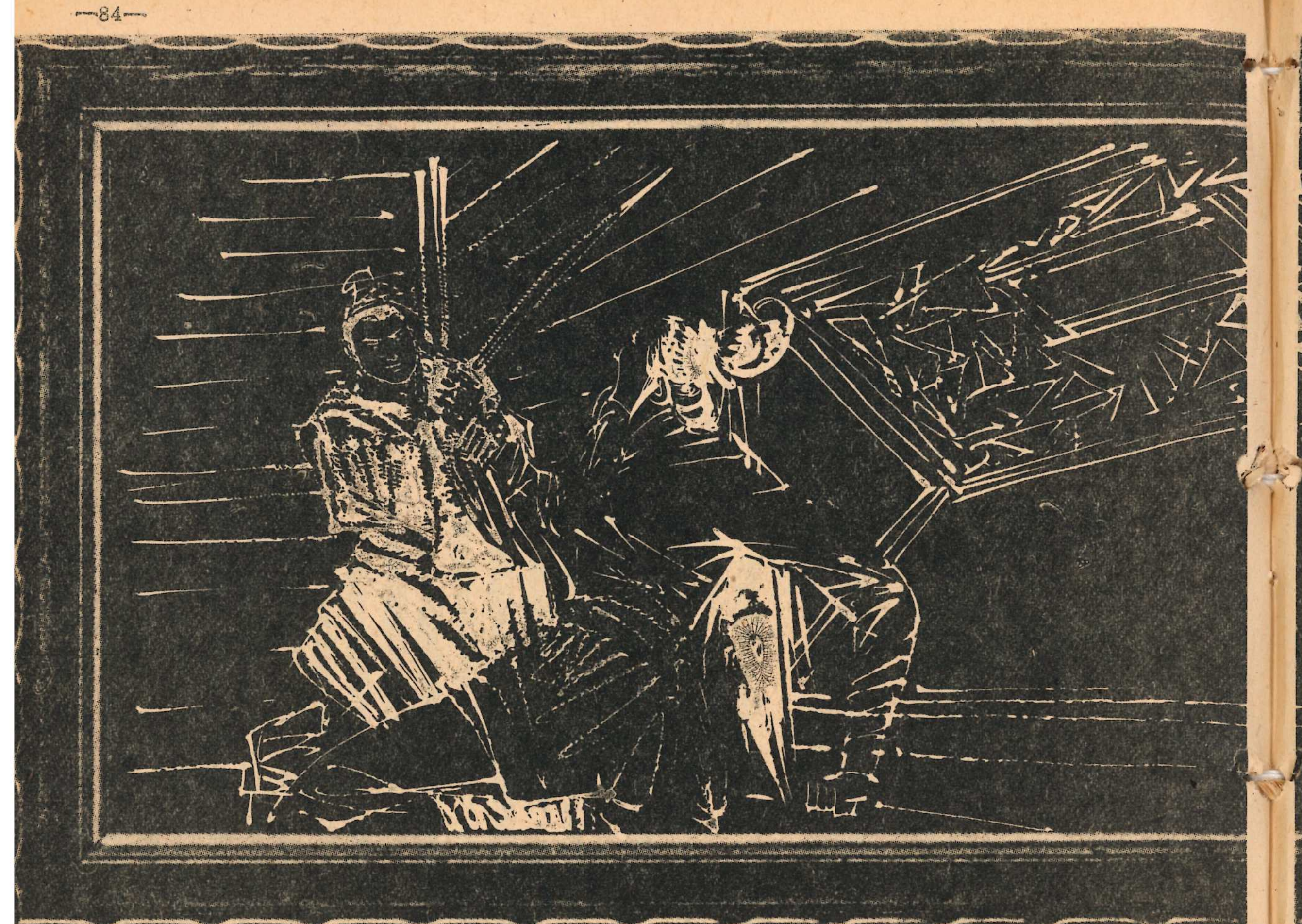
王岩尷尬的一笑道：「別將我說得那麼難堪，啊，這是怎麼啦？」

原來船身猛的一震，竟衝上了一塊沙洲。

蘇少達第一個竄上艙面，目光向四週一瞥，回顧船老大喝問道：「這是那兒？你為什麼將船開到這裏來？」

船老大吶吶道：「這個……小的是身不由己……」

王岩與蘭陵郡主同時奔出前艙，只見四週茫茫，無邊無岸，敢情船隻已離開了長江的航道，開到一片大湖之中來了。



這決不是意外，適才船老大的口氣已露出一點端倪。

而且，同舟共濟，禍福必然相同，但立於船頭的那對夫婦却連眼皮也沒有撩動一下，舟擱沙洲，似乎與他們毫無關連似的。

船艙的那對老者更是邪門，遇到這等驚險的場面，他們還在呼呼大睡，鼾聲像有節奏似的彼起此落。

當然，這等現象自然大有蹊蹺，不用說，他們與船頭的年輕夫婦是一夥，而且是衝着王岩等三人來的。

王岩冷哼一聲道：「不要再裝了，朋友，要怎樣何不說個明白。」

船頭上的那妖艷女人嘻嘻一笑道：「聽到沒有？大刀，人家在跟咱們說話。」

叫大刀的那人兇目一翻道：「我不聾，自然聽到了。」

妖艷女人喲了一聲道：「阮大刀！你說話可得客氣一點，姑奶奶那點開罪了你？動不動就跟姑奶奶來橫的！」

王岩微微一笑，接口說道：「這位原來是阮兄，恕王某眼拙，咱們在那兒接上樑子了？」

阮大刀一哼道：「咱們素昧平生，在下只是奉命行事罷了。」

王岩道：「原來如此，貴上是那位高人？」

阮大刀道：「你應該知道的，還要我給你抖露出來不成？」

王岩一怔道：「這是怎麼說？」

蘭陵郡主道：「我知道了，他必然是萬劍派的。」

王岩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要怎樣阮朋友不妨劃下道來。」

阮大刀道：「閣下假冒本派掌門，拐誘本派掌門的妻子，居然還敢叫大爺劃下道來，我看你太過不知死活了！」

蘭陵郡主怒叱道：「住口，誰是你們掌門的妻子？你再敢信口胡謅，小心我拔掉你的舌頭。」

阮大刀道：「掌門夫人請息怒，屬下奉命恭迎夫人，並擒拿此人歸案，不恭之處，還望掌門夫人原諒。」

此人一口咬定蘭陵郡主是萬劍掌門的妻子，以她的性格，這口氣怎能忍得下來！

她不再浪費唇舌，口中一聲嬌叱，揮劍向阮大刀便撲。

阮大刀啊了一聲，身形一晃，逃向妖艷女人的身後道：「幫幫忙，二姑娘，掌門夫人發怒，兄弟可開罪不起。」

二姑娘使的是柳葉單刀，阮大刀撤身閃避之際，她已經跟蘭陵郡主交上了手。

這女人刀法詭異，出手一招便封着蘭陵郡主的攻勢，接着刀走偏鋒，身形陡轉，纖足忽起，猝襲蘭陵郡主的腕脈。

蘭陵郡主估不到這女人的武功，竟然如此凌厲，急忙彈身倒縱，差一點就着了對方的道兒。

出手僅僅一招，便被弄得手忙脚亂，蘭陵郡主自行走江湖以來，還未碰到過此等尷尬之事。

她不怪自已技不如人，却冲着王岩大發嬌嗔道：「你怎麼啦？瞪着眼讓我丟人現眼！」

王岩哈哈一笑道：「妳的劍術原本就比她高，吃虧的只是經驗不足罷了。再上去聽我指點，保管妳三招之內擊落她的單刀。」

待在船尾的蘇少達躍上船頭道：「讓我來，姊姊，我識得這女人的刀法。」

蘭陵郡主道：「好的，你去試試。」

蘇少達踏前三步，左掌倏伸，逕抓二姑的手腕。

這一抓不算太快，但二姑竟躲避不開，她來不及避讓或反擊，持刀的手腕已被蘇少達扣個正着。

忽然一絲銀光急如閃電，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射向蘇少達的脊心穴。

蘭陵郡主大吃一驚道：「兄弟！小心暗器。」

蘇少達道：「姊姊放心，不碍事。」

他語音未落，一聲悽厲的慘嗥忽然響了起來。

這聲慘嗥自然不是蘇少達所發，因爲二姑的酥胸之上正揷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飛刀。

蘇少達向艙口微微一笑道：「謝謝兩位代勞，倒叫在下好生過意不去。」

艙口立着兩名灰衣老者，二姑酥胸上的飛刀正是他們所發。

這才是偷鷄不着蝕把米，他們原想暗算蘇少達，估不到竟殺了他們的同伴。

在江湖道上，這兩名老者的身份頗高，他們是六合門的長老，現任六合門掌門僕陽玉是他們的師侄。

這兩人一個名叫婁敬業，擅使飛刀，二姑胸口上揷的一把就是他的傑作！

另一人名管逸之，掌中一柄六合劍具有極深的造詣。

六合門掌門僕陽玉，在武林中頗有俠名，想不到他這兩位師叔自甘墮落，竟投入萬劍門下當起最起碼的三級護法來了。

像他們這等生性乖僻之人，怎能忍受蘇少達的諷刺，何況誤殺二姑的怨氣，也不能不出在蘇少達的頭上。

因此，婁敬業一聲怒叱，身隨招進，劍灑六合，出手一招，就拿出六合門看家的本領。

蘇少達哼了一聲，雙掌一抖，左右連環拍出。

蘇氏旋風連環掌，果然威力驚人，他只是拍出了兩掌，婁敬業的劍招，就走了式樣。

這一劍原是籠罩蘇少達全身要害的，縱然是手持兵刃之人，要接下這一六合門的絕招亦屬不易！

但婁敬業感到蘇少達的雙掌激起了一股無可抗拒的旋風，他的長劍不僅無法傷到蘇少達，連脚下也無法站穩，竟向一側一連跨出幾步。

這位六合門的高手心頭大大的一懍，他知道碰到這般武林罕見的靑年高手，憑他們師兄弟决難討得好去。

於是，他向管逸之遞了一個眼色，同時撮口發出一聲怪嘯，翻身一躍，一頭向湖水之中扎去。

接着噗咚之聲連續幾響，管逸之，阮大刀，以及船老大一家，全部投進湖水。

王岩呆了一呆，道：「我又走了眼了，原來船家跟他們也是一夥的。」

他語音甫落，忽然面色一變，足尖一點船板，飛撲木船後梢。

他聽得不錯，果然是火藥引線燃燒的嗤嗤之聲。

那是兩根引線，在火星飛濺中已然接近艙底的入口。

他不敢遲疑，雙臂急抖，兩柄手叉子閃電飛出，奪奪兩聲輕響，手叉子已及時切斷引線，距離艙底入口，只不過分寸之間。

此時蘭陵郡主及蘇少達也奔去後梢，全都嚇得目瞪口呆，面容失色。

王岩收回手叉子，揭開艙板一瞧，只見一包包黑色火藥，不下數百斤之多，如若當眞引爆，不要說們他三人了，這片沙洲也可能被强大的爆炸力而摧毁。

蘭陵郡主憤然道：「好歹毒，咱們跟他有什麼深仇？」

王岩道：「這就難說了，何况江湖之上，常常是非難分的，一般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之人，不見得全都有仇。」

蘭陵郡主秀眉一皺，說道：「估不到江湖竟如此可怕，相公，咱們還是回京師去吧。」

王岩微微一笑道：「天地之間，最可怕的東西是人，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會有可怕之事發生，京師與江湖並沒有不同之處。」

蘭陵郡主道：「你睹說……」

王岩道：「好啦，咱們不要爭論這些，當務之急，是怎樣脫離目前的困境。」

蘭陵郡主櫻唇一噘道：「大水茫茫，我又不會游泳，除了長兩個翅膀，怎能脫離這片沙洲？」

王岩微笑道：「蘇兄弟！你有什麼高見？」

蘇少達道：「小弟署懂水功，如果携帶姊姊，可以支持三五里水程。」

王岩道：「那很好，還會駛船麼？」

蘇少達道：「不會。」

蘭陵郡主說道：「會駛船有什麼用？這條船擱得如此之高，咱們三人也抬它不動。」

王岩道：「咱們不必抬它，只要挖沙引水就成。」

蘇少達道：「好辦法，咱們這就動手吧。」

王岩道：「挖沙引水，不是一蹴可就的，咱們要先作好戰鬥的準備再慢慢挖沙不遲。」

蘭陵郡主一怔道：「你是說他們還會來？」

王岩向水天相接之處一指道：「瞧到了麼？」

蘭陵郡主道：「那是一隻船……」

王岩道：「不錯，是接婁敬業他們的船，咱們及時截斷了火線，他們不會就此

罷手的。」

蘭陵郡主道：「怕什麼？讓他們來好了。」

王岩道：「如果用火箭攻擊，燒着了船再引燃炸藥？」

陵蘭郡主道：「這個……有了，咱們將火藥抛棄水中。」

王岩道：「那太可惜了，這些火藥，還大有用處，來，咱們先瞧瞧地勢再作準備。」

沙洲約莫七八丈長，五丈多寬，在東北角上有幾堆丘陵，如若藏身其中，對弩箭的攻擊，正是天然的屏障。

他們用木板及沙土將丘陵連接，形成一道土城，中間鋪設木板被褥，作爲歇息之用。

然後將火藥搬出，分做若干小包，附上引綫，一經點燃，便可作火彈投擲。

作戰佈署準備完成，天色已經接近黃昏，船上還有足供一飽的食物，這一天就在緊張的心情下過去了。

他們人員的分配，是由蘇少達守土城，王岩夫婦則歇於船艙之內。

這只是晚間歇息的臨時分配，如果敵人來犯，勢必集中防衞土城。

× ×

一彎寒月，放射着無限淸輝。

秋風並不强勁，却帶來了一片暗寒。

蘭陵郡主偎依在王岩的懷中，仰着俏臉，嬌媚的輕聲一笑道：「估不到人生是這般的奇妙……」

王岩道：「人生包羅萬有，豈只奇妙而已。」

「我是說咱們。」

「咱們？哦，當朝郡主，竟嫁了一個江湖浪子……」

「咳，你想到那兒去了？我是說咱們這臨時閨房，似乎是別有情趣！」

「這有什麼稀罕的，走江湖，無奇不有，別這麼少見多怪了。」

「你怎麼了啦？儘跟我唱反調！眞討厭。」

王岩雙臂一緊，將蘭陵郡主摟得密不透風，溫存了良久，才長長一吁，道：「朱玫……」

「什麼事？相公。」

「我想妳該回京師去了。」

「你呢？」

王岩輕吁道：「我？江湖浪子還不是浪跡江湖……」

「那你爲什麼要我回京師？是不喜歡我了？」

「不要這麼說，朱玫，我是爲妳的安全着想。」

「哼，你就是瞧不起人，我已經闖過江湖了，並沒有人將我怎樣。」

「那是妳的運氣好，但人有失着，馬有失蹄，假若當眞有人將妳怎樣，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就算有人想計算我吧，難道你會袖手旁觀？別忘了天壤王郞可是一個响噹噹的字號，要是連妻子也保護不了，丟人現眼的可不是我朱玫。」

「我自然不會袖手旁觀，可是一旦我力有不及，就不僅是砸天壤王郞招牌的問題了。」

「你怎麼啦？相公，大風大浪你見的多了，怎麼反而胆小起來了？」

「咳，朱玫，不是我胆小，是不願妳受到任何一點傷害！」

這是眞情的流露，極度的關切，傲視一切的蘭陵郡主，也不由得感動的流下淚來。

良久，她輕輕一嘆道：「放心吧，相公，朱玫自信還有自保之能。」

「這個我知道，可是江湖之上詭詐百出。何况別人已經掘好陷穽，張好獵網在等着咱們。」

「你是說那萬劍派？」

「不錯，那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實力，而且是專門爲了對付咱們。」

「我不管，除了你跟我一道回京師，我不會離開你的。」

「唉，我無法說服於妳，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 ×

夜風逐漸加强，沙洲上的木船起了輕微的顫抖。

寒風隨着夜色的深沉，較適才更凌厲了幾分，但王岩夫婦的全身都被一片熱浪包圍着。

也許……他們是有功力的人。

× ×

天亮了，這一夜過得十分平安。

接踵而來的，是如何解决飢餓的問題了。

蘇少達捧了兩碗湖水，送給並坐沙堆上的王岩夫婦道：「姐夫姐姐先壓壓飢，咱們再想辦法。」

蘭陵郡主道：「除了從天上掉下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蘇少達道：「天上掉不下來，咱們就到水裏去找，這兒魚類頗多，咱們不會餓肚皮的。」

王岩道：「很好，咱們來試試炸藥的威力。」

蘇少達道：「姐夫要炸魚？」

王岩道：「咱們無鈎無網，只有如此了。」

蘇少達道：「讓我來試試。」

他瞅準一陣魚羣，將炸藥點着後抛出，轟的一聲巨响，水柱昇起一丈多高，這一炸之威頗爲驚人。

待水柱降落，湖面翻着肚皮的死魚，竟有數十條之多，每條有尺餘，約莫五斤上下。

王岩與蘇少達脫掉外衣，跳進水中拾魚，他們不斷的向沙地抛擲，忙了頓飯時間，才將死魚拾盡。

然後他們分工合作，利用船上的炊具，吃了一頓十分別緻的全魚大餐。

剩下的魚還很多，他們將它洗淨後晒了起來，待水氣晒乾，全部做成乾魚，估計十天以內，食糧將不致發生問題。

這一天又平靜的過去了，第三天的凌晨，他們開始做挖沙引水的工作。

第六天的晌午，這項工作已順利完成，木船浮了起來，只要撐上兩篙，立即可以離開沙洲。

蘭陵郡主忙着拾掇炊具及乾魚，準備離開困守六天的沙洲。

她忽然發覺王岩的神色有異，急忙放

下乾魚，道：「相公，有什麼不對？」

王岩道：「咱們還不能走！」

蘭陵郡主訝然道：「爲什麼？」

王岩道：「咱們不善駛舟，無法逃過敵人船隊的攔擊。」

蘭陵郡主道：「你準知道他們會以船隊攔擊咱們？」

王岩道：「我想是的，否則他們就不會處心積慮的來對付咱們了。」

蘭陵郡主道：「那……他們明知咱們困守沙洲，爲什麼不來對咱們攻擊？」

王岩道：「會來的，咱們如若不去，我想不出三日他們會來的。」

蘭陵郡主道：「我就不懂，這些日子他們在等些什麼？」

王岩道：「等咱們送上門去，或餓殭在這片沙洲之上。」

蘭陵郡主道：「如若咱們不去，他們也不來呢？」

王岩道：「不會的，咱們不去，他們必來，最少他們要確知咱們已死，才敢橫行江湖，肆無憚忌。」

蘭陵郡主一嘆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等了。」

王岩道：「不必發愁，咱們來研習武功就可以打發這無聊的時間了。」

蘭陵郡主櫻唇一噘道：「你早該教我的武功了，否則我終會砸掉天壞王郎的招牌的。」

王岩微微一笑，取出一本秘笈道：「妳先瞧。」

蘭陵郡主接過秘笈道：「這是你師門武功？」

王岩道：「不是，是由卡紅娘手中得來。」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將秘笈退還王岩道：「我不學。」

王岩道：「怎麼，妳瞧不起卡紅娘的武功？」

蘭陵郡主道：「那等淫賤之人，還會有什麼好的武功，我不學。」

王岩道：「武功不分正邪，只在習武者如何運用而已。而且大衍離合神功，已武林絕响，威力之强，決不在任何獨門絕學之下……」

蘭陵郡主道：「你不是言過其實吧？我知道卡紅娘功力頗高，但還未高到獨步武林的境地。」

王岩道：「卡紅娘只不過習得一點皮毛罷了，如能將大衍離合神功習得八級功力，放眼天下，就很難找到對手了。」

蘭陵郡主道：「當眞麼？」

王岩道：「自然是眞的了，我還會騙妳不成？」

蘭陵郡主道：「好吧，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蘇兄弟，咱們一道練。」

蘇少達道：「對不起，姊姊，寒家武功自成一體，不便學習別派武功，姊姊的好意小弟心領了。」

他說的是實話，武林中確有不習別人武功的門派，蘭陵郡主不便勉强，自好獨自研習。

一晃四天，蘭陵郡主對大衍離合神功已奠立了良好的基礎，另一項絕學「幽門散手」也練到六成火候。

晚餐後，王岩瞧瞧天色，道：「今晚只怕要下雨了，蘇兄弟，你用油布蓋住火藥，搬到船艙裏睡吧，在風雨之夜，我想萬劍派不會來的。」

蘇少達蓋好火藥，並爲土城掘了一條水道，再將木船固定好了才搬進後艙。

夜色降臨了，還帶來無情的風雨。

風雨撼舟，夜色如晦，這景況是何等的凄凉！

蘭陵郡主一嘆道：「相公……」

王岩道：「嗯……」

「過了今夜是十一天了。」

「我知道。」

「你說他們還會來麼？」

「他們如果不來，咱們後天就走，好麼？」

「你不怕半道裏遭到攔截了？」

「我想他們明天還不來，可能是我估計錯誤。」

「十天已經够了，咱們何不明天就走呢？」

「再等一天也不要緊，對妳來說，多少該有點收穫吧？」

「不管有沒有收穫，我還能反對你的決定麼？」

「謝謝妳，朱玫。」

翌晨雲收雨止，天色十分清新，他們早餐方罷，蘇少達忽然驚呼一聲道：「姐夫料事如神，果然來了！」

在西北角上，出現幾點帆影，正乘風破浪向沙洲駛來。

王岩神色一肅道：「蘇兄弟，你們姊弟到土城去。」

蘭陵郡主道：「你呢？咱們爲什麼不一道去土城？」

王岩道：「他們如若直闖沙洲，必會首先靠近這艘木船，咱們採依角之勢，也好有一個照應。」

蘭陵郡主道：「咱們何不先守木船，如有必要再去土城不遲。」

王岩道：「好，蘇兄弟取兩包火藥來，必要時也許可以派上用場。」

蘇少達取來兩包火藥，放置於船艙之內，然後，他們隱蔽身形，向來船暗中注視。

來船一共是四艘，全是久走江漢的雙桅烏篷帆，他們拉滿了篷，以快如奔馬之勢迅速向沙洲接近。

在百丈之外，雙篷突收，速度緩慢下來，最後他們在五十丈外拋錨，四艘烏篷船排作一個一字。

蘭陵郡主道：「他們想做什麼？」

王岩說道：「瞧，他們放小舟了，記住，咱們不能讓來人有一個漏網，敵人如若對咱們莫測高深，他們自己就會先亂了陣角。」

蘭陵郡主道：「知道了。」

他們說話之際，小舟已放到水面，接着下來四名勁裝大漢，由一人划槳，飛一般向沙洲划來。

小舟靠上木船的後梢，其中一人驚噫一聲道：「小董，你瞧……」

另一人道：「瞧什麼？」

「這木船應該是擱在沙洲上的，怎會浮上水溝之中？」

「也許這兒原本就有一條水溝吧。」

「我聽鄉老頭說過，木船衝上沙洲就

攔着了，那兒來的水溝？我看八成是掘出來的。」

「你說笑話了，他們既能使船浮起，爲什麼迄今不逃？」

「逃？他們能逃過咱們的船隊？」

「咳，你越說越玄了，他們不是神仙，怎知咱們有攔截的船隊？」

「你說這水溝那兒來的？」

「依我說這沒有什麼稀罕，準是昨晚的大雨衝出來的。」

「嗯，這不是沒有可能，但咱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小董，咱們先進去，老黃老安在外面看着一點。」

首先是兩柄明晃晃的鋼刀挑開艙門，接着是一雙骨碌碌眼珠亂轉的人頭伸了進來，船艙不大，如果藏得有人，是逃不過他們觀察的。他們果然瞧見了，但瞧見船艙有人却爲他們帶來不幸。結果，他們被掐着脖子拖進船艙，連半點聲息都沒有發出，兩個大活人便一起了賬。

隔了半晌，小舟上的兩人已感到不耐，姓黃的揚聲呼叫道：「你們怎麼啦？是發現了寶藏，還是被妞兒迷着了？」

他雖是振吭高呼，却沒有人出聲回答，因爲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這位黃姓大漢，對江湖門檻十分之精，他面色微微一變，已然知道他的同伴凶多吉少。

忽然他雙臂運勁向木船後梢一推，小舟嗤的一聲便已倒退數尺。

「九月鷹飛」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編者．

然後他嘿嘿一陣冷笑道：「出來吧，朋友，十天餓你不死，你閣下必然是一號人物，要是再這麼暗中傷人，可別怪大爺嘴頭上不留情份。」

這一意外，是王岩始料未及的，他的目的就是想奪一艘易於操縱的小舟，眼看煮熟了的鴨子會飛走，他焉不大爲焦急。

他要蘭陵郡主及蘇少達仍然隱藏船艙之內，以免對方瞧出他們的實力，然後躍立後梢，冷冷道：「你錯了，湖中魚蝦如此之多，豈有餓死活人之理。」

瞧到王岩的長像，小舟上的兩人同時神色一呆，姓黃的吶吶半晌道：「你……到底是誰？」

王岩哼了一聲道：「天壞王郎你沒有見過麼？接招。」

此時停留在五十丈外的大船，已經啓碇前進，他不敢再作拖延，一聲接招响起，已像摩空巨鶴般的飛了起來。

「打！」

小舟上的兩人在王岩懸身空際之時，暗靑子同時出手，三柄柳葉刀，兩隻燕尾鏢，一起向王岩激射而來。

一般身在空中之人，很不易逃避暗器，但王岩蟄龍三變身法，却可以任意轉折，他只是身形一扭，五件暗器便已全部落空。

不待他們二次出手，他已像隕星瀉地一般撲下小艇，同時手叉子左右一盪，兩名活生生的大漢立卽慘嗥着栽進湖水。

不管那兩名大漢的死活，他迅速抄起木槳雙臂猛一運勁，小艇便已衝上沙洲，他與蘇少達將小艇覆於低窪之處，使它船底朝天，再用沙土掩埋，以防禦可能遭到火箭攻擊。

一切準備就緒，敵船已在沙洲十丈遠近，他們散置四方，對沙洲作嚴密的包圍監視。

「不要小家子氣了，朋友，何不站出來咱們聊聊？」

這是右側船上的人在向王岩叫陣，此時變方相隔十丈，仍能語聲鏗鏘，聚而不散，可見那發話之人，必然是一個武林罕見的高手。

王岩身形一長，躍立一堆沙丘之上，目光向發話之人一瞥，見是一名滿臉皺紋，寸髮不生的禿頂老者。

他不認識此人，但由江湖傳言中知道禿鷹刁七正是這般長像。

禿鷹刁七名震黑白兩道，是一個極端神秘的人物。

他有一身頗爲高明的莽牛氣功，輕身之術也達到踏雪無痕的地步。

此人一生做案無數，但全是獨來獨往而且心黑手辣，對做案的事主從來不留活口。

因此不僅六扇門中恨他入骨，黑道羣雄對他也極不諒解，只是他行踪詭秘，武功又高，雖是人人要得他而甘心，他却依然逍遙法外，爲所欲爲。

估不到這麼一個黑道獍梟，居然投到萬劍門下去了。

面對名震江湖的黑道梟雄，王岩自然不敢稍存大意，何况敵衆我寡，他不能不心存顧慮。

因而他淡淡一笑道：「兵臨城下，將至壕邊，閣下何不說是城下之盟。」

禿鷹刁七道：「怎麼說都可以，老夫只有一事請教。」

王岩冷冷道：「不敢當，在下洗耳恭聽。」

禿鷹刁七道：「天下姓氏十分之多，朋友爲什麼偏偏要冒充天壞王郎？」

王岩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問得好，可惜閣下問錯了對象。」

禿鷹刁七冷冷道：「怎麼說？」

王岩道：「很簡單，閣下應該去問萬劍掌門才對。」

禿鷹刁七冷哼一聲道：「朋友是至死不悟的了，你可知道你現在的處境？」

王岩道：「我知道，困守絕域，豺狼環伺，對麼？」

禿鷹刁七冷冷一哼，說道：「事到如今，朋友你還敢逞口舌之利，當眞是不知死活了！」

王岩道：「那倒不見得，禿鷹刁七名頭够响，可是，王某還沒有將閣下放在眼裏。」

禿鷹刁七悖然大怒道：「不錯，你既敢冒充本派掌門，對武功必然有一點自信，老夫不信這個邪，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

他語音一落，就待飛撲沙洲。

「使不得。」

一名勁裝大漢，及時攔住了禿鷹的身形，跟着躬身一禮道：「掌門交待，只要這小子的命，任何手段在所不計，護法是咱們執行命令的主帥，何必跟他鬥一時之氣？」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百寶盒老余要天殺星申無害為他往潼關刺殺即將結婚的尙三郞，事成之日，當以囚禁趙中元的地方相告，申無害答允前往潼關，冒充賀客，輕而易擧的把尙三郞殺死，然後到一小酒樓與百寶盒老余會晤，尙三郞被殺的消息已不脛而走，老余證實後，當即對申無害說出趙中元被囚在劍王宮潼關行宮的地牢中，看守的除總管無情金劍艾一飛外，只有四名錦衣劍士，但又警告申無害，即使他一擧殺了四名錦衣劍士，還是不能救出趙中元，申無害不禁為之一怔，忙向老余詢問甚麼原因——

妙計重施展　香餌釣愚人

百寶盒老余道：「因為那座地牢雖然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却有個十分奇異的門戶。」

申無害道：「這個門戶如何奇異？」

老余道：「門係生鐵鑄成，上面安裝着一個圓形轉盤，轉盤沿邊嵌有十顆活動鋼珠，每顆鋼珠上面，均鐫有一個號碼，必須依序連接三個特定的號碼，鐵門才會開啓，否則，便會引發警鈴，驚動值衞劍士。」

申無害道：「知不知道那是三個什麼號碼？」

老余道：「號碼並不固定，隨時均可調整，知道號碼的人，永遠只有一個。」

申無害道：「無情金劍？」

老余點頭道：「是的。」

他喝了口酒，緩緩接着道：「這就是問題癥結所在，如果那些劍士知道號碼，事情便好辦多了，而無情金劍這個人，諒你老弟也有所耳聞，要想從這位大總管口中逼出秘密，也許比從十個號碼中摸索三個特定的號碼恐怕還要難上數倍。」

申無害點頭不語，無情金劍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當然淸楚。

他想了一會兒，忽然問道：「余兄的意思，是不是說，這座鐵門，除非由無情金劍本人親自開啓，根本就沒有打開的希望？」

老余道：「是的，如果想憑武力或運氣去打開這樣一道鐵門，可說毫無希望可言。」

申無害注目緩緩接口道：「這也就是說你余兄幫忙也只能幫到這裏為止？」

老余微微一笑道：「如果只幫到這裏為止，你老弟答應嗎？」

申無害很高興聽到這句話，也很高興對方在這時候臉上居然出現了笑容，不過他仍然忍不住緊緊皺起了眉頭。

因為對方若是句句屬實，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打開這樣一道門戶。

老余望着他，大笑了一下道：「好在這種門戶雖然新奇，還够不上十全十美，多多少少還有一些缺點。」

申無害道：「什麼缺點？」

老余道：「它最大的一項缺點，便是在鎖上時，也須按動三個號碼，而這三個號碼，就是開啓的號碼！」

申無害露出迷惑之色道：「就算開關都是這樣三個號碼，對不知道這三個號碼的外人來說，又有什麼分別？」



老余道：「不同多了。」

中無害道：「如何不同？」

老余微微一笑，道：「這樣，我們只須設法使姓艾的再將鐵門開關一次，便不難達到目的！」

中無害眨了眨眼皮道：「你老兄是不是在說笑話？」

老余道：「誰說笑話？」

中無害道：「如果我們能有辦法叫姓艾的再打開那道鐵門，我們還要那三個號碼幹什麼？」

老余道：「我想你老弟一定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中無害道：「我是沒有聽懂。」

老余微笑道：「姓艾的按動號碼時，必然不會讓別人看到，就是那些劍士，一定也不例外。」

中無害沒有開口，因爲這一點根本就用不着交代。

老余微笑着接下去道：「我的意思是說，只要姓艾的再將那三個號碼按動一次，那就有方法知道那是三個什麼號碼，而且還能知道它們的先後次序。」

中無害道：「卽使當時你不在場，你也知道？」

老余道：「不錯！」

中無害道：「你能不能說說那是一種什麼方法？」

老余面有得色道：「我有一種特製的粉末，無論洒在什麼物體上，均非肉眼所能覺察，但只要在上面以指頭一按，便會現出一抹藍色指紋，因爲按第一次時，指頭上已經沾有少許粉末，第二次按下的地方，指紋便較第一次更爲明顯，所以，由指紋的濃淡，還能同時判別它們先後的順序。」

中無害像聽神話似的瞪大眼睛，隔了好半晌才又問道：「就算你有這種奇妙的粉末，你又能以什麼方法接近那道鐵門，並且一定能叫姓艾的再開關一次？」

老余道：「當然能。」

中無害道：「什麼方法？」

老余微笑道：「再叫那位假喬三公子出現一次！」

中無害道：「哦？」

老余道：「適才那人說羅七已懸出五千兩銀子的賞格緝拏兇手，這筆賞格應該有人眼紅。」

中無害道：「那位假喬三公子，在那裏？」

老余笑道：「我們既能造出第一個，當然就能再造出第二個來！」

中無害道：「然後呢？」

老余道：「然後，兇手落網，羅府請賞。」

中無害道：「好主意！」

老余道：「只要這名兇手在羅七面前表示是受人唆使，而又堅不供出唆使之人是誰，我想羅七一定會把兇手交給姓艾的處理。」

中無害道：「可能。」

老余道：「姓艾的因爲死者是劍王身邊的紅人，一時定也不敢輕易發落，這樣他就必須先將兇手囚禁起來，再向總宮請示。」

中無害暗暗冷笑，慢慢的點了點頭道：「我懂你的意思了。」

這意思其實他早就懂了。

尙三郞根本就不認識什麼百寶盒余老三，這宗交易根本就是一個圈套——犧牲一個不關痛癢的尙三郞，然後讓他這位天殺星服服貼貼的自己走進牢籠！

老余又端起酒來喝了一口，似乎在等他繼續說下去。

中無害聲色不動，緩緩抬頭道：「這就是說那還得再扮一次喬三公子？」

老余道：「不！」

中無害道：「哦？」

老余道：「這一次的喬三公子，由我來扮！」

中無害微微一楞道：「由你扮？」

老余道：「是的，你這一次是那個請領賞格的人！」

他微微一笑又道：「那當初要你戴上人皮面具，以及要你扮成一個跛子，就是爲了方便實行我這第二步計劃。」

× × ×

半個時辰之後，一輛馬車駛來羅府門前停下。

馬車後面跟了一大羣閑人。

馬車是從關帝廟口駛來的，這羣閑人也是從關帝廟口跟來的——一場惡戰的目擊者。

他們全都親眼看到現在這個趕車的漢子，以一套凌厲而詭異的拳法，在一陣急如旋風的攻逼之下，活生生地擒下了一個身手亦頗不弱的跛足中年人。

然後，這漢子便以一條粗麻繩，將擒下的跛子，結結實實的綑了起來，租了一輛馬車，一直駛來這裏。

大家起初都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如今看到馬車忽於羅府門前停下，他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被擒的跛子，就是上午在羅府犯下血案的兇徒！

只是羅府門前那兩名煞神似的門丁，顯然還沒有看出這輛馬車的來意。

其中一名門丁橫身一攔，沉聲喝道：「幹什麼來的？」

趕車的漢子於車座上高踞如故，悠然微笑道：「領賞來的。」

那名門丁賣相雖然不錯，頭腦却似乎不怎麼靈光，趕車的漢子已經告訴他是領賞來的，他仁兄居然還沒有能會過意來。

這時兩隻豹眼一翻，正待接着喝問時，後面那羣好事的閑人，已七嘴八舌搶着說出了關帝廟口的一段經過。

兩名門丁大吃一驚，慌忙派出一人入內通報，不上一會兒工夫，羅七爺親自領着一批護院和淸客出現。

趕車的漢子，已自車廂中提出那個上了綁的跛子。

他不等羅七爺開口，便指着那跛子道：「羅七爺出五千兩銀子賞格，要拏的是不是這個人？」

緊靠着羅七爺身後站立的黑心書生，搶着低聲說道：「是的，七爺，就是這個人！」

羅七爺一哦，趕緊抱拳道：「是！是！請問壯士貴姓大名？」

趕車的漢子道：「敝姓要。」

羅七爺微微一楞道：「要？」

趕車的漢子道：「是的，姓要，名銀

子，連名帶姓就叫要銀子！」

羅七爺眨眨眼皮，旋卽陪笑道：「噢，是的，是的，我懂了！」

他接着掉過頭去，向一名淸客道：「到錢師爺那裏去把那張票子拿來！」

不消片刻，銀票取到，趕車的漢子驗明無誤，小心摺好，納入懷中。

羅七爺道：「這位壯士要不要下來喝杯茶？」

趕車的漢子一聲不響，突然提起那個跛子，出其不意地驀向羅七爺拋擲過去，羅七爺防不及此，雖然勉強伸手接住，身子却止不住向後連退好幾步。

趕車的漢子抄起馬韁，回頭一笑道：「七爺，您的身手荒疎得太久了！」

羅七爺老臉飛紅，氣得直翻眼睛，却又說不出一句話來。

趕車的漢子韁繩一抖，蹄聲得得，揚長而去。

× ×

羅七爺帶人回到大廳，一肚子怒火仍未消退，他在太師椅上坐定，連抽兩袋旱烟，又喝了一大口茶，才瞪着地上那個假冒喬三公子的兇徒厲聲喝道：「你是哪裏人？叫什麼名字？你跟我們尙總管，有什麼怨仇？」

羅七爺生氣的時候並不多，因爲很少有人敢惹他生氣；假如羅七爺生了氣，那就一定非有人倒楣不可。

這一點很多人都知道得非常淸楚。

所以，當羅七爺對某一個人發脾氣的時候，那人若想少吃一點苦頭，最好百依百順，多陪小心，少說硬話。

只可惜此刻地上那個兇徒並不淸楚這一點。

羅七爺問他的話，他連理也不理，一雙眼睛儘在大廳中轉來轉去，好像正在品評廳中那些陳設，是否放對了位置一般。

黑心書生忍不住吆喝了一聲，說道：「喂！七爺問你的話，你他媽的聽到了沒有？」

尙三郞一死，首先得到好處的，便是這位黑心書生。

因爲以尙三郞爲人之陰險狠毒，他知道早晚總有這麼一天，他會步上馬老大等人的後塵。

如今，尙三郞一死，他就再沒有什麼好担憂的了。

不過，什麼事都有正反兩面，尙三郞一死，他雖然去了一樁心事，但也失去一個有力的靠山。

羅府的生活舒服而自由，他已不想再回劍王宮。

但是，羅府的護院，多爲來自劍王宮的紅衣劍士或錦衣劍士，而他，却只是一名藍衣劍士。

尙三郞在時，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如今尙三郞死了，他是不是還能保得住這個金飯碗呢？

所以，他想來想去，覺得要保住這個金飯碗，只有一個辦法，儘量討羅七爺的歡心！

說也奇怪，假冒喬三公子的百寶盒老余，也好像有心要成全這位黑心書生似的，羅七爺問他的話，他裝作沒有聽到，如今經黑心書生這一吆喝，他反而開了口。

他瞟了黑心書生一眼，點點頭道：「是的，我聽到了！」

黑心書生扳着面孔道：「你既然聽到了，爲什麼不回七爺的話？」

老余道：「這是我的習慣。」

黑心書生道：「什麼習慣？」

老余道：「當我手脚被人綁住時，我從不回答別人的問題。」

羅七爺嘿了一聲道：「好個不知死活的狂徒！」

老余緩緩接着道：「我雖不願在這種情形之下回答別人的問題，却經常會在這種情形之下向別人提出忠告。」

羅七爺又嘿了一聲，沒有開口。

黑心書生也沒有開口。

他最大的長處，便是善於察言辨色，他已看出，羅七爺正在等待對方繼續說下去。

老余稍稍頓了一下，又道：「我的忠告一向非常簡單，這一次也只有一句：你們最好馬上放了我！」

羅七爺仍然沒有開口。

他不是一個歡喜受人威脅的人，但數十年來的江湖經驗，使他知道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口出大言，必然多少有點仗恃。

他對別人的生命雖然不當一回事，但對自己的生命，却很愛惜。

對方言下之意，無異是說：你們如不馬上放了我，我保你們將來一定會後悔！

他雖然不歡喜受人威脅，但也不願因一時意氣用事，而造成無可彌補的遺憾；一個人一生之中，有些事可以做錯了重來，有些事則一次也錯不得，因爲一個人無論貴賤貧富，都只有一條性命。

他不希望爲了區區一名總管，而讓自己去冒這種不必要的風險！

所以，他只有耐着性子，靜候對方說下去。

老余見始終無人打岔，這才露出滿意之色，慢慢的接下去道：「我是哪裏人，以及我的姓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爲什麼要殺這個姓尙的。我爲什麼要殺這姓尙的，你們有人知道嗎？」

當然沒有人知道。

老余道：「我不妨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別人的主意，我只是奉命行事，至於這個人是誰，我想我還是不說的好。」

羅七爺忍不住脫口道：「這個人爲什麼不能說出來？」

老余道：「因爲這個人也有一種很不好的習慣。」

羅七爺道：「什麼習慣？」

老余道：「誰要是知道了他的秘密，知道秘密的這個人一定活不了三天！」

大廳中登時靜了下來。

一名錦衣劍士出身的護院武師，突然大喝道：「鬼話！你說！老子偏不信這個邪！」

老余望向羅七爺，微微一笑道：「七爺的意思怎麼樣？」

羅七爺臉上紅白不定，欲言又止。

黑心書生忽然俯下身子，不知在羅七爺耳邊低低地說了幾句什麼話，羅七爺聽得不斷的點頭，最後揮了揮手道：「好，你去請艾總管馬上來一趟！」（未完）

練功秘訣

健陽長壽九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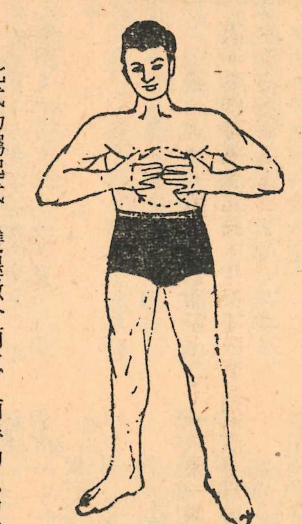
混沌書生

第一式：萬流歸宗

詩曰：快其光明，凝其耳額　勻其鼻息，緘其口氣

道家秘笈中，有壯陽九式，熟習此壯陽九式者，天下無敵，日御數女，亦感游刃有餘。而其奇妙之處，不但有起死回生之力，而且可以延年益壽。

本書生幾經辛苦，方求得此家秘笈，現將低澀之象形文字，譯成語體文，公開於世，使天下有心無力者，在持久練習下，可以回復昔日雄風，不再復會有撫鞭長嘆之感。



此式乃屬起式，雙腿微分而立，兩手均以中三指輕按心窩處，然後由左向右，作圓圈式之揉擦旋轉凡二十一次，然後稍歇，重頭再來，日作五遍便可。練此式時，目注鼻尖，不聽雜音，閉目而鼻孔作冗長之呼吸，始能生效。

第二式：陰陽綴合

詩曰：揉在於斯，意在於斯　陰陽相合，繞氣下降

此第二式乃雙手平舉，曲肘而使兩手之中三指按着心窩，然後從上而下，輕作揉按直下丹田。上下揉按之際，且揉且走，使下肢兩腿活動，如是者，氣歸丹田，復又回升，收陰陽綴合之效。

練此式時，注意動作以柔爲主，慢揉輕按，切莫心燥，如是者上下揉按達三十次，畧見微喘，便作冗長呼吸，更見奇效。

第三式：神意相交

詩曰：精氣與神，非能自主　悉聽於意，意行剛行

此式之練法乃是雙手之中三指分別按着左右盤骨之處，然後直揉而上，直走心窩到中樞相交爲止。運氣逆行，切忌煩燥，按揉之時，呼吸均勻，邊揉邊走，動從意動，止從意止，莫强作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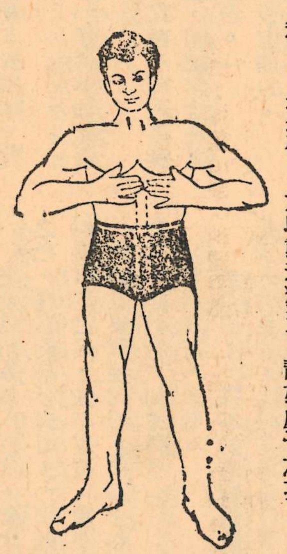
練此式時，目光平視，間作冗長的呼吸，使氣海充沛，四肢舒暢。此式宜分三次而練，每次二十下，稍歇再練，見效尤著。

練此式後，仍可交歡，但切忌過勞，過勞則會前功盡廢。而若杜絕交歡，亦屬不妥。男女陰陽之間在於協調，若未能協調則陽氣過盛，會留後患。

第四式：龍虎相交

詩曰：左手下推，大動脈動　右手推下，大靜脈奔

此式乃是雙手之中三指相峙放在心窩間，左手所走路綫乃沿着上大動脈而走，而右手所走路綫則沿下大靜脈而走，如此相連，龍虎相交，使中氣調和，自我控制，大收動若狡兔，靜如處子之功。



練此式時肌肉放鬆，切忌精神緊張，更忌酒後而爲，心若旁騖，則是使氣走岔門，不特難收奇效，反而有害。此式每次作二十一次，連作三次，每次完畢後，稍以休息。

第五式：氣轉山嶽

詩曰：中樞未動，氣轉如虹　腹筋伸展，似虎如動

此式乃以左手之中三指按於胸夾處不動，此乃人身中樞之一，按力不重不輕，切忌力度不勻。右手則以中三指按着心窩之處，然後作左繞圈而揉繞臍腹，作圈狀施遊而達二十一次方止。

練此式時，切忌半途而廢，二十一次要一氣呵成。動作時氣息冗長，作深呼吸使眞氣直下丹田，然後復將濁氣吐出，可奏奇功。

第六式：氣轉江河

詩曰：江河如源，滔滔不絕　氣勢如虹，力足摧堅

此式與第五式差不多，不同之處乃依作左右之相調換。此式乃雙腿作左右分開而動，右手中指按於腿夾之間不動，按力適中，不輕不重。左手則以中三指按着心窩，然後向右繞揉圈於臍腹之內凡二十一次，連綿不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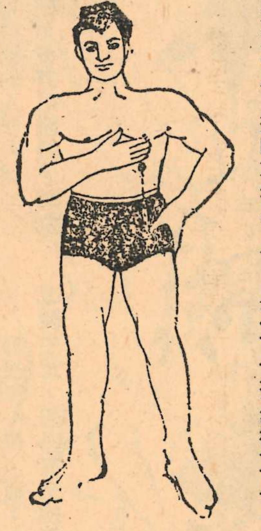
練此式時，注意「連綿」之勢，切忌忽徐忽放，切忌輕重不勻。

練此式後，可作温水浴，以使身體狀態，保持練功時之興奮，切忌作熱水浴，以免肌肉及神經鬆弛，前功盡廢。

第七式：左搗黃龍

詩曰：黃龍要塞，左以搗之　搗而通之，氣海暢然

此式以左手按着左邊軟脅下之腰脚處，按時大指按向前，四指則並排於後，指力輕微，如捏之狀，右手則以中三指按於左乳之下，然後上下直挺至腿夾之處，按時不得中止，凡二十一次然後方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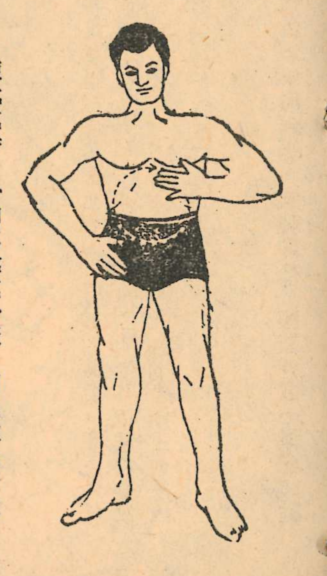


練此式時，因手按之部位，均爲人體最興奮之處，縱非異性所推動，亦會引起衝動，故宜清心寡慾，切忌雜念。往往練功者，都會因未能專心，而爲外魔所侵，如此一來，就會因未能專心，產生副作用，因而會前功盡廢。

第八式：直搗黃龍

詩曰：左洞已通，右洞必通　心無旁騖，可奏奇功

此式與第七式大同小異，不同之處，乃係在於左右相換。此式以右手在右邊軟脅下輕按，大姆指向前，餘四指則並排而列，托於脅後，按力交應輕重適宜，作捏之狀，左手以中三指按着右乳之下，然後向下直推至腿夾爲止，來回二十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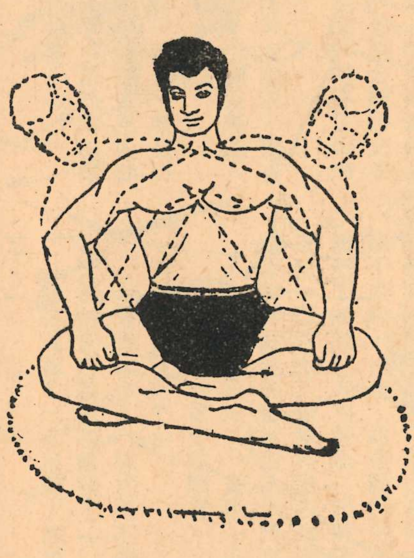


練此式時，一如第七式一樣，切忌雜念叢生，能清心寡慾，則收效奇佳。

第九式：扭轉乾坤

詩曰：氣蓋山嶽，神震霄漢　一搖三轉，乾坤漠漠

此式乃最後一式，作畢前之八式後，勢作趺坐，以兩手中三指按於右膝上。祗作盤坐之勢，右足於上，左足於下。而十指則稍爲作拳狀，挺胸以廣懷。此式作妥後，則肩伏下作鞠躬兩次，接着便是上體自左膝前轉至右膝，稍停作仰胸後挺，方作一週。如是者凡二十一次，方作相反之方向推轉，直至二十一次方止。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郭長風囑林百合在老福記錢莊外等候消息，由彼和田繼烈入莊查探，潛入後發覺不對要退走，田繼烈固執不肯，郭長風只好獨自進入金庫，果然，他一進入，便跌入陷阱，那金庫四面銅牆鐵壁，沒有門戶，郭長風只得靜坐下來，思忖脫險辦法，未幾，驀聽軋軋聲响，一處鐵壁忽然中分，現出一座神龕，龕中赫然坐着大悲師太，冷聲責郭長風說動公孫茵背叛師門，郭長風極口爲公孫茵辯白，大悲師太說道，她自己都承認了，從偸贈解藥，助郭長風脫險至約晤北門城樓爲止，公孫茵全都一一認了——

＊＊＊＊＊＊＊＊＊＊＊＊＊＊＊＊＊

允奪香羅帶　暗盜失魂酒

郭長風笑了笑，道：「就算這些都是眞的，公孫姑娘也祇是出於骨肉天性，想見見自己的生父，並沒有反叛玉佛寺的意思。」

大悲師太冷哼道：「輕信煽惑挑撥，置母親血仇不報，二十年養育之恩不顧，盜藥洩密，私縱外敵，這還不是反叛是什麼？」

郭長風道：「公孫姑娘並未置養育之恩不顧，但她有權瞭解事實眞象，不願受人矇蔽利用，這並沒有錯。」

大悲師太道：「郭大俠這話，敢情指貧尼就是矇蔽她，利用她的人？」

郭長風道：「在下沒有這麼說，師太要怎樣想，那是師太自己的事。」

大悲師太冷笑道：「好！咱們不必爭辯這件事，二十年養育苦心，算貧尼白費工夫了，現在貧尼祇問你一句話，你是否還想帶她去見林元暉？」

郭長風毫不遲疑地道：「祇要郭某人不死，遲早一定要使他們父女團聚，誤會冰釋。」

大悲師太道：「既然郭大俠有這份決心，貧尼願意成全你，不僅把公孫茵交你帶去，並且立卽退出襄陽，不損寂寞山莊一草一木。」

郭長風一怔，道：「是嗎？師太突然改變主意，想必有交換條件？」

大悲師太點點頭，道：「不錯，但條件並不苛刻，祇須一件東西來交換，就行了。」

郭長風道：「不用說，那東西八成是秦天祥持有的另用香羅帶？」

大悲師太道：「郭大俠不愧是聰明人，你能辦得到嗎？」

郭長風沉吟着沒有回答。

大悲師太又道：「貧尼一向行事，不願意轉彎抹角多費唇舌，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郭大俠先後兩次進入紅石堡，甚至斷送了知交好友的性命，你和秦天祥早已結下血仇，何況，那香羅帶並不是你的，誰得到都與你無關，於己無損，於人有益，何樂而不爲？」

郭長風想了想，道：「師太如此急於要得到那條羅帶，不知那東西究竟有什麼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盧令·圖



好處？」

大悲師太道：「這一點，你用不着知道，也不必問，反正咱們是交換，你若能取來香羅帶，貧尼便從此撒手，不再過問林元暉父女的恩怨，否則，咱們也自有取得羅帶的辦法，祇不過，那樣對郭大俠就不太方便了。」

郭長風笑道：「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師太對取得那條羅帶，早已安排週密，胸有成竹，怎麼忽然又想到要郭某人代勞了呢？」

大悲師太道：「貧尼是出家人，不願為此事多造殺孽。」

郭長風哈哈大笑道：「出家人也戒貪，師太已經得到一條女用香羅帶，又處心積慮，想得到那條男用的，未免太貪心了吧？」

大悲師太怫然變色，道：「郭大俠這是不肯同意交換了？」

郭長風道：「我沒有說不同意，問題在東西不是我的，秦天祥跟我又不是朋友，自然不會把香羅帶白白送給我，師太若一定要我去辦，至少得給我充裕時間。」

大悲師太道：「你要多久時間才能辦到？」

郭長風道：「我得先找到秦天祥，再等機會下手，最快恐怕也得十天半月。」

大悲師太搖頭道：「貧尼祇能等你五天，能否辦到，你自己估量決定。」

郭長風開口十天半月，本來就是「漫天叫價」，準備對方「就地還錢」，其實，有五天時間，秦天祥一定會趕到，已經足够了。

再說，公孫茵既已落在大悲師太手中，自己又中計被困，田繼烈和林百合的遭遇如何？猶未得知，能够先脫身，不讓田繼烈和林百合涉險，無論怎麼說，總是合算的事，至於能否取得香羅帶，到時候再說吧……

主意打定，却故作為難之色，半晌，才嘆口氣道：「好吧，我盡力而為，如果實在辦不到，希望師太再寬限我一天。」

大悲師太道：「最多祇能五天，無法寬延，如果時間不够，郭大俠儘可要楊百威再放信鴿催促，叫秦天祥早些趕到就行了。」

郭長風心弦一震，不覺怔住了。

大悲師太微微一笑，又道：「這件事，咱們就此一言為定，再無異議。現在，貧尼還有另外三個人，也想跟郭大俠談談交換條件，不知郭大俠有興趣沒有？」

郭長風愕然道：「另外三個人？」

大悲師太道：「不錯，這三個人都是郭大俠的朋友，一位姓田，一位姓林，還有一個姓林的貼身丫鬟，名叫櫻兒……」

郭長風腦中「轟」地一聲，幾乎當場暈了過去。

大悲師太冷笑道：「怎麼？郭大俠若是不願意談他們，那就作罷了？」

郭長風忙道：「願意！願意！什麼交換條件？師太請說吧。」

大悲師太却慢條斯理地道：「郭大俠最好別答應得太快，這次的交換條件，或許比上次困難。」

郭長風已經變成一隻洩了氣的皮球，連連點頭道：「只要郭某辦得到，任何條件我都答應。」

大悲師太道：「條件很簡單，貧尼想跟郭大俠打聽一個人。」

郭長風道：「誰？」

大悲師太道：「就是昨夜在北門城樓上，幫助郭大俠脫身的那位暗器高手。」

郭長風心中一動，輕哦道：「師太是問他呀……」

他忽然發覺這是個難得的「討價」機會，必須好好把握，才能為自己扳回「劣勢」，是以，話說了一半，便故作神秘地住了口。

大悲師太道：「聽瞎姑回報，那人的暗器手法，不在郭大俠之下？」

郭長風笑笑，道：「師太這是太抬舉我，郭某這點雕虫小技，豈敢與一代宗師相提並論。」

大悲師太道：「這麼說來，那人也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人物？」

郭長風不答反問道：「師太是想打聽他的名號？」

大悲師太道：「不錯。」

郭長風道：「用什麼作交換？」

大悲師太道：「田繼烈和林百合主婢的性命。」

郭長風搖了搖頭，說道：「這條件不够。」

大悲師太道：「什麼？三條人命，交換一個名號，還不够？」

郭長風道：「不瞞師太說，這三個人都是郭某的朋友，對郭某來說，份量自然很重，但若跟那位暗器大師的名號比起來，別說三人性命微不足道，再加上三條人命，也不够份量。」

大悲師太道：「噢？一個姓氏名字，居然會如此珍貴？」

郭長風正色道：「若是平常人，姓名只不過一個記號而已，但這位前輩早已退隱多年，如今為了了結一件當年恩怨，才再度出山，重履江湖，這是他老人家等了許多年的機會，一旦名號被人洩漏，對方必然驚懼遠遁，不知何時再有第二次機會，師太說這名號不珍貴嗎？」

他是信口胡謅，大悲師太却越聽越驚，不住點頭道：「好！你說吧，要什麼條件才願交換？」

郭長風假意沉吟了一會，道：「如果我要求帶走公孫姑娘和吳姥姥，師太也答應嗎？」

大悲師太道：「這不行。因為她們已經屬於另外一個交換條件，要等你取來香羅帶，才能交你帶走，不過，貧尼可以答應絕不難為她們。」

郭長風略作思索，道：「那就另換一個條件吧，師太向我打聽一個人名，我也向師太打聽一個人。」

大悲師太道：「你想打聽誰？」

郭長風道：「師太對寂寞山莊的一行一動，全都瞭如指掌，想必在莊中佈置了內應，咱們就以此人作為交換如何？」

大悲師太笑了起來，道：「這等於要貧尼自斷臂助，未免太苛刻了吧？」

郭長風道：「我已答應替師太取得香羅帶，交換公孫姑娘回去，從此以後，師太已不再過問林家恩怨，留下此人在莊中，實際已無用處，但寂寞山莊却不能容忍

一個內奸永遠隱匿在身側。」

大悲師太道：「唔，這話也有道理，只不過，此人雖非我玉佛寺門下，却替玉佛寺出了不少力，倘若因此斷送了他的性命，貧尼終覺於心不忍。」

郭長風聳聳肩，道：「我若洩漏了那位老前輩的名號，也覺愧對他老人家，既然如此，就作罷算啦。」

大悲師太忽然嘿嘿一笑，道：「好，貧尼答應這個條件，你先說出那個人的名號！」

郭長風道：「在下是被困的人，要說也應該由師太先說，以防變卦。」

大悲師太冷哼一聲，道：「貧尼若說了真話，你却用個假名號來搪塞，誰知是真是假？」

郭長風道：「如果我先說出那位老前輩的名號，師太突又食言，我豈不成了『血本無歸』？」

大悲師太不悅道：「貧尼是何等身份，豈會騙你？」

郭長風也道：「在下縱然談不上身份地位，却一向千金一諾，從不食言。」

大悲師太道：「依你要如何？」

郭長風道：「為了公平起見，咱們誰也不必先說，各用一張紙，將要說的名號，寫在紙上，然後，請師太放出田繼烈和林百合主婢，在我離去的時候，互相交換紙束，彼此各憑誠意，倘有虛假，天誅地滅。」

大悲師太想了想，道：「好吧，依你的。」

說着，伸手向內壁一按，金庫鐵門霍然而開。

她果然並非虛詞恫嚇，庫門外，鐵柵內，站着田繼烈和林百合主婢，兩名啞童和瞎姑則分立左右。

田繼烈三人個個俛首垂臂，顯然都被制住了穴道。

大悲師太向兩名啞童一招手，道：「取紙筆來……」

郭長風道：「且慢，請先替他們解開穴道，在下得問問清楚，看他們有沒有受傷？或者被灌了什麼迷藥？」

大悲師太道：「何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瞎姑，解開他們的穴道。」

瞎姑恭應一聲，在三人頸後各拍了一掌。

田繼烈抬起頭來，大聲道：「郭老弟，別管咱們的死活，千萬不能答應她什麼條件……」

郭長風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你們若沒有負傷或喝過失魂毒酒，就先退出去等我，一切我自會應付。」

林百合說道：「我們都很好，你自己呢？」

郭長風笑道：「我也沒事，承這位師太親口答應，今後不會再過問林家的恩怨了，你們先走一步，我隨後就來。」

林百合半信半疑地向大悲師太望了一眼，恰好大悲師太也正用一雙深井般的目光注視着她。

四目相觸，林百合連忙收回目光，對郭長風道：「她真的不再對付我爹爹？真的答應讓你和咱們回去？」

郭長風道：「的確是真的，師太是有身份的人，決不會輕諾寡信的。」

田繼烈仍不放心，又叮嚀道：「老弟，你可要多攷慮仔細，別太容易相信口頭的承諾。」

林百合接道：「如果她要留下你，咱們也寧可不走，大家生死在一起……」

郭長風笑道：「不會的，你們放心先走吧，我只跟師太再談幾句話，立刻就走了。」

田繼烈等三人被他一再催促，只得懷着滿腹疑團，退出了老福記錢莊。

郭長風輕吁一口氣，道：「現在請拿紙筆來吧。」

大悲師太却意味深長地冷冷一笑，道：「難怪郭大俠如此幫助寂寞山莊，貧尼總算知道緣故了。」

郭長風笑道：「師太是出家人，可別儘往歪處想，那是罪過的。」

大悲師太道：「男女相悅，本極平常，可是，這位林百合跟咱們茵兒雖係異母姊妹，面貌却太相像，郭大俠可別重蹈當年林元暉的覆轍才好。」

郭長風聽了這話，心頭微震，沒有再分辯，只用一陣笑聲支吾了過去。

不片刻，啞童取來紙筆。

郭長風先寫好一個紙束，摺疊整齊，等大悲師太也寫妥了，說道：「請師太把紙束交給瞎姑，在下的一份也給她，然後煩勞瞎姑送我到後院天井，在下取得紙束便離去，另一份由瞎姑帶回面陳師太，這樣誰也不吃虧。」

大悲師太道：「可以，但貧尼要忠告郭大俠一句，如果紙束內所寫不實，可別怪出家人沒有好生之德。」

將手中紙束交給了瞎姑，吩咐道：「照郭大俠的話行事，送他走後，立刻回來見我。」

郭長風也將紙束交給瞎姑，道：「兩個紙束形狀一樣，你要仔細拿着，別弄錯了。」

瞎姑眼睛看不見，的確怕弄錯，只得將大悲師太給的一個捏在左手，郭長風的一個捏在右手，小心翼翼出了鐵柵門。

郭長風緊隨在後面，將近後院天井，忽然駐足道：「好了，不勞遠送，師太急等回報，請把我的一份給我吧！」

瞎姑停步，剛想把左手紙束遞給郭長風，突覺混身一麻，背心上已挨了一指。

郭長風輕輕取了紙束，低聲笑道：「昨夜承你一掌之賜，現在我本可點破你的枯皮神功以作報答，但我不喜記仇，姑且放你一馬，請回去面告令師，就說郭某人言出必踐，也希望她遵守承諾，善待公孫茵，五天以後，派人來七賢酒樓，聽取消息。」

話落，身形微閃，人已掠空飛起……

瞎姑楞在那兒，驚出了一身冷汗——郭長風說的不錯，他本可趁機下手，破了她的真氣，為什麼竟白白放過機會呢？

× ×

馬車仍停在街角，田繼烈和林百合主婢都在車傍焦急地等候着。

一見郭長風由錢莊後院飛掠而出，三人急忙迎過來。

郭長風揮揮手，道：「先上車，有話回去再說，吩咐四週暗樁全部撤回，用不

着再監視了。」

林百合主婢如言登車，田繼烈也跨上車轅，一面駛動馬車，一面發出「撤圍」的信號。

郭長鳳飛身一躍，上了車轅，趁車行途中，才將經過情形，對田繼烈大約說了一遍。

田繼烈道：「你並不知道那位暗器高人的姓名，紙束中寫了些什麼？」

郭長鳳笑道：「我只答應告訴她那人的名號，並沒有說知道那人姓甚名誰，所以在紙束中寫了『殘月斬』三個字，這也不能算是騙她。」

田繼烈道：「我想，她也未必肯眞的指出寂寞山莊內奸是誰。」

郭長鳳道：「這却難說，她目的在取得香羅帶，爲了達到目的，連公孫茵也願意放棄，何在乎犧牲個把眼綫內奸。」

田繼烈道：「咱們何不把紙束打開來看看？」

郭長鳳點點頭，說道：「我早已懷疑莊中有奸細，而且，那必然還是個能參與機密的親信人物，這次若能查出他是誰，我——」

他一邊說，一邊打開紙束，目光接觸到紙上字跡，突然臉色一變，話音也一頓而止。

田繼烈在駕車，沒有注意到郭長鳳的神色，問道：「紙上有沒有姓名？寫的是誰？」

郭長鳳不答，只搖着頭道：「不會的，這一定是大悲師太的離間……」

田繼烈回過頭來一望，也不禁駭然失聲，道：「怎麼會是他？」

郭長鳳連忙揉緊紙束，在掌心搓成碎粉，舉手揮洒，掌中碎紙迎風而散，然後低聲對田繼烈說道：「這件事，暫時不宜讓百合她們知道，只能你我兩人暗中查證，即使是眞，也得要有確切的證據才能下手。」

田繼烈點點頭，又搖搖頭，輕嘆道：「如果他眞是奸細，實在太可怕了，爲了安全，咱們倒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今後凡事須防着他一些。」

郭長鳳沉吟了一下，沉聲說道：「要查證眞假並不難，先且別動聲色，等回去以後……」

兩人低聲交談，馬車已出城直駛寂寞山莊。

回到莊中，已近黎明時候，大夥兒却並無倦意，約齊了楊百威，聚集在林元暉的臥室，商議應付之策。

林元暉聽說公孫茵已被大悲師太扣作交換人質，不禁暗自傷感，慨然道：「我眞不懂，香羅帶究竟有什麼秘密，値得如此爭奪？已經得到了一條，還想奪取另一條？」

郭長鳳道：「從種種蛛絲馬跡看來，香羅帶必然與天山石府的神藥秘技有關，令人費解的是，莊主身爲物主，並不知道香羅帶中有何秘密，大悲師太和秦天祥都是外人，反而洞悉香羅帶的珍貴，這是什麼緣故？」

林元暉道：「那條女用羅帶現在我處，咱們索性將它當衆拆毀，看看裏面有些什麼秘密，諸位以爲如何？」

郭長鳳搖頭道：「不必如此，女用羅帶原係公孫玉兒携去的，公孫玉兒去世，羅帶就一直在大悲師太手中，縱有秘密，也早已被大悲師太得去，否則，她就捨不得交給公孫茵送回寂寞山莊了。」

田繼烈道：「這推斷很正確，據我猜測，莊主的令尊既然出身天山石府，兩條羅帶很可能是當年神醫陳旭東陳老前輩所賜，神醫仙逝後，天山一門醫道就此絕傳，顯然，那些絕傳的秘學，八成就藏在兩條香羅帶中。」

林百合接口道：「果眞如此，爺爺在將羅帶傳給我爹的時候，爲什麼却隻字不提呢？」

田繼烈道：「或許他是碍於師命，或許另有難言的隱衷。」

林百合道：「若說是出於天山神醫的授意，那表示他根本不願意天山秘學流傳後世，爲什麼又把秘密藏在羅帶中？若說爺爺另有隱衷，他老人家又何必將兩條羅帶當作傳家之物？」

田繼烈無法解釋，只好苦笑着搖搖頭，不說話了。

楊百威道：「在下認爲，咱們目前不必急於忖測香羅帶有什麼秘密，最好先商議一下，是否眞替大悲師太奪取另一條男用羅帶？」

郭長鳳道：「這一點，不用商議了，咱們既已答應了她，此事又關係公孫姑娘安危，當然要履踐諾言。」

楊百威道：「如果羅帶中眞藏着天山石府失傳的秘學，豈不是白白便宜了那尼姑？」

郭長鳳嘆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求能使林莊主骨肉團聚，就讓她得個便宜吧。」

楊百威道：「那咱們原來準備誘使各大門派離開襄陽的計劃，是否還要依計實行呢？」

郭長鳳道：「當然按原訂計劃行事，天一亮，你就去青牛宮傳訊，務必要使他們午刻之前離城。」

楊百威道：「萬一他們不肯相信，又該怎麼辦？」

郭長鳳道：「你只要把話傳到就行了，我會另外通知金沙雙雄，叫他們配合行動，各大門派知道七賢樓客棧羣雄都已離開襄陽，一定不甘落後。」

楊百威遲疑了一下，似乎有話想說，終於沒有說出來便告辭而去。

他一走，寂寞山莊也開始忙碌過來。

田繼烈首先在莊中作了一番佈置，又喚過斷魂刀馬魁，密語囑咐一陣，接着，由莊中一連派出好幾撥快馬，先後向南馳向荆州。

郭長鳳自己留在莊裏等候青牛宮的消息，却命人持密函入城，對金沙雙雄暗作指示。

於是，襄陽城中謠詠紛起，落脚在七賢樓客棧的武林羣豪，共約二十餘人，都在金沙雙雄率領之下，飛騎出城，往南追去……

原本殺機密佈，暗潮激盪的襄陽城，突然平靜下來，表面看，一場醞釀多日的風暴，似乎已經過去了。

只有青牛宮方面仍然毫無消息，時已

近午，也未見楊百威回來。

田繼烈放心不下，對郭長鳳道：「事情恐怕有意外變化，是否該再派人去青牛宮探探消息？」

郭長鳳笑道：「不用性急，我已經早有安排了，大約那些和尚道士太好客，留楊兄在廟裏吃素菜了吧。」

田繼烈愕然道：「你人在莊中，何時作了安排，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郭長鳳道：「並非我有意瞞着老爺子，而是莊中耳目太雜，既有秦天祥的眼綫，又有大悲師太的奸細，稍一不愼，那就會……」

正說着，一名護院武士進來通報道：「有個自稱姓金的人，要見田老爺子，說是給老爺子送禮來的。」

田繼烈怔道：「姓金的？我並沒有姓金的朋友呀？」

郭長鳳笑了笑，道：「先請他進來吧，也許一時記不過來，見面就認識了。」

武士去不多時，帶進來一個五短身裁的中年漢子，身上未携兵器，左手抱着一隻磁瓶，滿臉精悍之色。

田繼烈只覺此人，面目陌生，從未見過。

那漢子却對田繼烈很熟絡，一進門便欠身施禮，笑嘻嘻道：「老爺子，長遠不見，您老人家還是這麼健朗。」

郭長鳳擺擺手，遣走了護院武士，低聲道：「我替老爺子引介引介，這位朋友姓呂名堃，外號獨臂猴王，隴西『神手會』的二當家。」

田繼烈哦了一聲，忙道：「原來是呂二哥，幸會！幸會！」

所謂「神手會」，其實就是扒竊帮，在黑道中也算一大門派，會中人數衆多，遍佈大江南北，勢力僅次於丐帮。

這位獨臂猴王呂堃，便是有名的神偷，未成名前，有一次失風，被人砍斷了右臂，同道都以爲他從此廢了，誰知呂堃却發奮圖强，苦練成一套出神入化的竊技，利用右臂假手作掩護，竟漸漸成爲此道高手，步步高升，登上二當家的寶座。

二當家就是全會的二爺，除了會主龍頭大哥以外，可以指揮全帮弟子，掌執法大權，地位頗高。

田繼烈雖未見過呂堃，也久聞其名，連忙起身延座，以客禮相待。

呂堃抱着磁瓶落了座，恭敬地道：「敝會乃江湖末流，一向無顏與高人長者論交，但敝會對田老爺子和郭大俠，均是心儀已久，能蒙不以卑微見棄，衷心至感榮幸。」

郭長鳳道：「既是自己人，就不用說客套話，這次能得呂兄親自出馬，還須多多仰仗大力相助。」

呂堃欠身道：「不敢當，在下絕對盡力而爲。」

接着，將磁瓶輕輕放在桌上，道：「幸不辱命，請郭大俠過目。」

郭長鳳笑道：「我就知道，有呂兄出馬，不會不得手的，但田老爺子還不大清楚，請呂兄把青牛宮的情形大畧談談！」

呂堃點頭道：「敝會在青牛宮早已佈了綫，今晨接獲郭大俠密函後，在下就混了進去，丁蓬丁老大也依計行事，佯作離城，途中繞道折返，已將青牛宮暗地包圍監視。」

郭長鳳道：「楊百威的行蹤如何？」

呂堃道：「楊百威是近午時分抵達青牛宮的，目前還在宮中跟各大門派飲酒叙談……」

田繼烈突岔口道：「呂兄請等一下，你說楊百威是什麼時候抵達青牛宮的？」

呂堃道：「近午時分，距現在不到一個時辰。」

田繼烈臉上頓時變色，目注郭長鳳道：「他天亮就離開寂寞山莊，現在才到青牛宮，這半天時間到那兒去了？」

郭長鳳微微一笑，道：「還用問嗎？當然是去見大悲師太啦！」

田繼烈矍然道：「這麼說，老尼姑並沒有騙咱們，姓楊的眞是內奸？」

郭長鳳道：「不錯。」

田維烈沉吟了一下，搖頭道：「可是，她爲什麼會告訴咱們眞話？這却令人費解。」

郭長鳳道：「理由很簡單，因爲楊百威『脚踏三條船』，既受秦天祥派遣，又被玉佛寺收買，如今再和咱們暗通聲息，這種行徑，已引起老尼姑的不滿，欲假手咱們將他除去，其次，楊百威只不過玉佛寺收買的一名奸細，幕後必然還有老尼姑的心腹藏匿在莊中，去掉一個楊百威，對她並無損失，也等於同時切斷咱們和秦天祥的內綫，一石三鳥，何樂而不爲？」

田繼烈憤憤地道：「這老尼姑的手段，竟然這般陰險毒辣！」

郭長鳳道：「她爲了得到另一條香羅帶，處心積慮佈置達二十年之久，欲達目的，自然不擇手段。」

田繼烈道：「可是，她明明知道香羅帶不在寂寞山莊，爲何不直接對秦天祥下手，却總在林元暉身上用功夫呢？」

郭長鳳道：「那也許是因爲紅石堡地勢險要，防範較嚴，不容易下手，所以才利用寂寞山莊將秦天祥引出來，同時，她也料定秦天祥亦急於獲得另一條女用羅帶，因此，在公孫茵偏我尋仇時，便故意將羅帶送還寂寞山莊。」

田繼烈長嘆了一口氣，道：「我已經被這些複雜的因果攪糊塗了，現在咱們該怎麼辦？是否要拆穿楊百威的身份？」

郭長鳳搖頭道：「不！咱們只能假作不知道，絕不可拆穿這件秘密。」

田繼烈道：「爲什麼？」

郭長鳳道：「目前咱們和玉佛寺以及紅石堡之間，正彼此勾心鬥角，進行着一場鬥智之戰，楊百威却脚踏三條船，大可加以利用，一切都等秦天祥趕到，設法將那條男用羅帶弄到手再說。」

田繼烈道：「但楊百威在青牛宮，很可能正用『失魂酒』向各大門派下手。」

郭長鳳道：「那些見利忘義的傢伙，讓他們嚐嚐苦頭也好。」

田繼烈道：「各大門派雖然見利忘義，畢竟都是武功高强之輩，一旦被迷失了本性，勢將掀起一場血腥殺刼，我看，還是趕快設法阻止才行……」

郭長鳳指着桌上磁瓶笑道：「老爺子放心吧，『失魂酒』已經被呂兄帶來了，這兒不是麼？」

（未完）

新穎俠義長篇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代劍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戚明星會合陸老爹放舟出海，遇越西鴻率三船包圍攔截，陸老爹以嫻熟的駕駛術脫出包圍，越西鴻以海友蘭生命要脅戚明星交換寶劍及大殺門武庫地址，戚明星迫得獻出寶劍，却偽說地址，換回海友蘭，至是，越西鴻食言發射火箭，漁船着火燃燒，戚明星與海友蘭附在棺木上隨波逐流，陸老爹却潛泳至越西鴻坐舟，鑿破船底，使越西鴻等全墜海中，陸老爹游泳趕上戚明星等，三人同坐在棺木上，漂流了一夜，翌日，眺望海洋無垠，不見陸地影子，戚明星不禁黯然興嘆生存機會不大——

＊＊＊＊＊＊＊＊＊＊＊＊＊＊＊＊＊＊＊＊＊＊＊＊

災消福緣降　三仙絕藝傳

陸老爹道：「這又不然，只要一陣東北風，便可將咱們送近陸地，二十多年前，老漢也有這種遭遇，那次老漢逞強好勝，獨自駕舟遠到外海，不幸遇上颶風，舟被巨浪掀翻，老漢抱住翻覆的舟底，在海上飄流了三四天，後來吹來一陣東北風，就把老漢送回陸地。」

戚明星道：「現在的季節有東北風麼？」

陸老爹點頭道：「有的，當年老漢遇難時，就是現在這個季節。」

戚明星望着趴在棺上的海友蘭，惻然道：「海姑娘恐怕已難支持了。」

海友蘭經過昨夜的一番驚濤駭浪，的確已筋疲力盡，整個人軟若一團棉花，已沒有一絲力氣了！

陸老爹道：「不要緊，她還可再支持一天。」

戚明星道：「你老餓不餓？」

陸老爹道：「有一點，你呢？」

戚明星道：「小可也有些餓，不過現在要小可吃生魚，恐怕尚無胃口。」

陸老爹笑道：「不錯，要人吃生的東西，非到飢餓難忍的時

候是不能下咽。」

戚明星伸手拍拍海友蘭的肩膀，問道：「海姑娘，妳是不是餓得很難過？」

海友蘭微微搖首，虛弱無力地道：「不，我只是頭暈，全身無力，好像要死了。」

戚明星道：「這是暈船，無甚要緊，妳放心好了，絕不會死的。」

海友蘭沒再開腔，她已疲困到連說話的力氣都似乎沒有了。朝陽慢慢上升，也慢慢失去了它的和善面目，變爲一個「窮兇極惡」的火盆！

×　　×

第三天，老少三人已又餓又渴，嘴唇都破了！

戚明星開始覺得生魚是一道美味，於是當他發現有一羣魚游經棺邊時，立即抽出七首，揚手投射下去。

一刀一尾，一連上下數次，已捕得五條一斤多重的魚，他用七首去鱗剖腹，洗淨切成一塊一塊，就同陸老爹和海友蘭分食了起來。

海友蘭開始有些猶豫，但終因飢火難忍，而把第一塊生魚肉送入嘴裏。

很快的，她就發覺生魚肉不但不難吃，而且味道鮮美已極：三人分食了五條魚後，精神體力頓感恢復了許多，但不久之後，另一場災難却降臨頭上了！

海上突然風雲緊急，然後豆大的雨點驟然而至，刹那間四周白濛濛一片，海浪開始洶湧，忽起忽沉，時如萬馬奔騰，時如天翻地覆。

戚明星生怕海友蘭跌入海裏，自己以雙腿緊緊夾住棺木，雙手則按住海友蘭的身子，陸老爹也抓住她的肩膀，還不停的用言語安慰她，消除她的恐懼。

這場大風雨，一直持續了一整天，當風收雨停之時，夜又來臨了……

×　　×　　×

第四天淸晨，當陽光驅退了朝霧之時，陸老爹忽然神色開朗的笑道：「好了，終於到了！」

咸明星一怔道：「什麼？」

陸老爹舉臂一指西北方海上，含笑道：「你看！」

咸明星舉目望去，只見那西北方遠遠的海面上出現了一抹山形，不禁大喜而呼道：「啊！謝天謝地咱們終於有救啦！」

海友蘭努力抬起頭，氣若游絲的問道：「你說什麼？咱們有救了麼？」

咸明星興奮萬分地道：「是的！咱們不會死了！妳看那邊——陸地快到了！」

陸老爹微笑道：「那是海島，不是大陸！」

咸明星一呆道：「海島？」

陸老爹道：「是很美的一座海島！」

咸明星仔細一看，果見那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島，心中不禁有些失望，說道：「原來那只是一座海島……」

陸老爹微微一笑道：「雖是一座海島，但可能比大陸還要美好！」

咸明星問道：「怎麼說？」

陸老爹道：「那是蓬萊仙島！」

咸明星驚訝道：「蓬萊仙島？」

陸老爹笑道：「不錯，它是三神山之一，你讀過『史記封禪書』沒有？」

咸明星道：「沒有。」

陸老爹道：「那書上說：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勃海之中，諸仙人及不死藥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

咸明星道：「是眞的？」

陸老爹道：「所謂『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一語，可能是古有其事，現在則沒有了，不過島上美如仙境確是事實。」

咸明星忽然道：「對了，小可以前曾聽人傳說什麼『海外三仙』一語，說海外三座仙島上住着三位世外高人，他們的武功已修練到金剛不壞之身云云，所說的不知是不是指這蓬萊仙島？」

陸老爹笑道：「這傳說老漢也曾聽過，指的正是蓬萊，方丈，瀛洲三島，而那三位世外高人，傳說住在蓬萊仙島的是『蓬萊老人』，住在方丈島上的是『一鉢方丈』，住在瀛洲的是『瀛洲居士』，不過老漢沒去過，不知所傳是虛是實。」

咸明星道：「我想不可能是眞的，當今天下，武功最高的要數海大俠，他都無法修練到百病不侵的地步，要說有人能練到金剛不壞之身，那未免太玄了。」

陸老爹微笑道：「天地之間，博大精深無奇不有，說不定確有其人哩！」

咸明星搖搖頭道：「小可還是不信人能修練到長生不老的境界，那是誇大其詞之言。」

陸老爹道：「是虛是實，馬上就可分曉了。」

是的，老少三人所乘的棺木，正在慢慢向蓬萊仙島飄近這時距離已不過半里●

海友蘭一直爬在棺上，這是因知有救，頓時有了精神撐起身子問道：「老伯伯，你怎知那是蓬萊仙島？」

陸老爹道：「老漢曾經駕舟到過此處，是以得知。」

海友蘭又問道：「你老一看就知那是蓬萊仙島麼？」

陸老爹笑笑道：「當然不是……」

海友蘭問道：「那麼，是誰告訴你老的？」

陸老爹道：「老漢遇見一個漁人，他告訴老漢的。」

海友蘭道：「那是多久的事？」

陸老爹道：「大約有十多年了。」

海友蘭道：「過了十多年，你老仍能一眼就認出那是蓬萊仙島眞不簡單哪！」

陸老爹笑道：「我們下海捕魚的人，每天所見不是海水便是島嶼，因此不會忘記。」

海友蘭道：「咱們到了那島上，如何返回大陸？」

陸老爹道：「要是島上有人居住，咱們便可借他們的船，不過……」

他微微一笑，接着道：「如果那眞是一座仙島，妳難道不想住下來麼？」

海友蘭嘟嘟嘴唇道：「我是人，我覺得人還是應該住在人的世界裏才對。」

陸老爹哈哈大笑道：「這倒奇怪，據老漢所知，能與神仙相處是人求之不得的事，而妳却想返回人的世界裏，難道仙界竟不如凡世？」

海友蘭忽然展顏一笑道：「我非神仙，安可長住仙界！」

這是她三四天來第一次現出笑容，她笑得很天眞，很迷人！

咸明星看得怦然心動，暗忖道：「海大俠這個女兒長得眞不錯，將來必是一個顚倒衆生的絕代佳人，只可惜見識似乎有些浮淺……」

思忖之間，棺木已然飄近島邊一處海灘，他和陸老爹乃跨入淺海，將棺木推送到沙灘上。

海友蘭由棺上滑下，雙足着地時，忽然蹲身抱頭，叫道：「哎呀！我頭好暈好暈！」

陸老爹笑道：「不要緊，過一會就好了。」

咸明星舉目眺望島上風景，不禁極口稱讚道：「好一座蓬萊仙島，果然是名不虛傳！」

這座蓬萊仙島，的確美如仙境，舉目所見，樹林層層疊疊，翠竹古柏，奇花異草，林林總總，遠望島上山嶺，有巍巍巨石和峻峭巉巖聳立於白雲之間，看了令人想起「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之句，而有如置身仙界之感！

咸明星正看得入神，忽聽頭上空中有少女般的清脆叫聲道：「貴客光臨，歡迎！歡迎！」

抬頭一看，原來是一隻五彩鸚鵡！

陸老爹哈哈笑道：「俏姑娘，妳的一張咀越來越伶俐了！」

那隻五彩鸚鵡一個盤旋飛落到他肩上，連聲道：「不敢，不敢，你誇獎了！」

陸老爹抬手輕撫牠羽毛，笑問道：「你家主人又來偷吃老漢的陳年老酒了，是也不是？」

那鸚鵡叫道：「好說！好說！」

陸老爹道：「還有誰跟他在一起？」

那鸚鵡叫道：「方丈！方丈！」

陸老爹笑哼一聲道：「好傢伙，連他也來了，快去告訴他們，就說老漢帶來兩位客人，趕快準備佳肴款待客人要緊！」

那鸚鵡叫了一聲，振翼飛去，只一眨

眼間就沒入島上樹林裏去了。

咸明星吃驚的瞪望着陸老爹，直到鸚鵡飛去，才開聲道：「老丈，你……」

陸老爹笑吟吟道：「不要驚慌，海書郞所以沒向你說明老漢的眞實身份，是因對你還不敢十分信任，要老漢再對你做最後的一番觀察。」

咸明星驚問道：「你老是……」

陸老爹含笑道：「老漢是海書郞的朋友，這座蓬萊仙島的主人！」

咸明星又驚又喜道：「蓬萊老人！」

陸老爹頷首道：「不錯！」

海友蘭也很驚奇，接口道：「這麼說，你老便是『海外三仙』之一了？」

蓬萊老人又頷首道：「是的，不過不是眞仙，誠如咸明星所言這世上不會有長生不老的神仙。」

咸明星驚喜不置，長長一揖道：「小可有眼不識高人，恕罪恕罪！」

蓬萊老人笑道：「不要客氣。」

咸明星道：「是海大俠暗囑你老將小可帶到這島上來的麼？」

蓬萊老人搖頭道：「不是，海書郞只要求老漢護送你到大殺門武庫所在地，但由於越西鴻的出現，燒毀了老漢的船隻，因此老漢決定暫時帶你們到此。」

他說到這裏，轉身向島上行去，道：「現在請隨老漢來吧！」

咸明星連忙把海書郞的靈柩抬到肩上，與海友蘭隨後跟去。

走過海灘，進入林中，在蔽天匝地的樹林中走了一程，來到一座峻坂如削的山峯之前。

這座山峯並不特別高大，但突起於含烟點翠連綿如錦的山巒之中，矯然聳立於雲端之上，是以看來十分清幽拔俗，有如雞羣中的一隻仙鶴。

峯脚下，有石級上通峯巓。

蓬萊老人領路拾級而上，登上約莫一千多級，始至峯巓，但見峯上別有一番景色，到處翠柏蒼松，萬綠叢中點綴着幾朶鮮麗野花，老樹龍蟠虬結，幽到極處，而在峯巓中央，建有草廬三椽，屋前樹下，石桌石椅，清靜脫俗，確如仙境一般！

此刻，屋前樹下，坐着兩個人。

一個是和尚，年紀似不比法明禪師大，但相貌清奇，神情藹然，分明是一位得道高僧。

他正蹲坐在一小爐前，以松枝煑茶，口中正在吟着：「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月和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常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

看來悠閑極了！

另一個是中年文士，白面短鬚，目秀眉清，頭戴秀才巾，身穿寬袖藍衫，從其一派斯文的神態上看來，可知是個飽學儒士。

他正瞑目端坐於石桌之前，石桌上放着兩樣東西，一是香爐，一是七絃琴。

這時，蓬萊老人及咸、海二人距草廬尚有數十丈之遙，而那老和尚似已發覺，忽然掉頭向那中年文士笑道：「我說老窮酸，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何不撫琴一操以迎佳賓？」

那中年文士微睜雙目，莞爾一笑，當卽調絃轉軫，慢慢撫弄起來。

琴聲，叮叮咚咚而起，如高山流水，清奇幽雅，使人一聽之下，頓時爲之神往陶醉！

蓬萊老人刹住了脚步，回對咸明星低聲道：「賢姪且將靈柩放下，先聽『瀛洲居士』彈奏一曲，再趨前與他們相見。」

咸明星依言，放下靈柩，凝神聆聽起來。

這不是他第一次聽人撫琴，但却是第一次聽到的最優美的琴曲，他只聽了片刻，就如飲了金汁玉液，感覺已脫胎換骨，通體舒服無比！

而海友蘭却有不同的感受，她像飲了烈酒，臉上泛出陣陣紅霞，眸中耀現慾火，竟然情不自禁的手舞足蹈起來了！

蓬萊老人看她這般情形，不由眉頭一皺，微微搖頭嘆息。

琴音忽然轉爲尖銳，如二狼互噬，厲吠不休！

咸明星頓感心頭一沉，先前的「心曠神怡」刹那間一掃而光，心情變得很沉重，且有一股悲憤殺伐之氣隱隱欲動，設非神智尚在，他眞想殺個人發洩發洩呢！

再看海友蘭，她的感受似較强烈，目中的慾火已變爲殺氣，原來的手舞足蹈也變爲拳打脚踢了！

蓬萊老人又嘆息了一聲，突然高聲道：「老窮酸，够了！」

琴聲悠然而止！

海友蘭好像被人抽掉了全身的筋骨，頓時癱瘓的跌坐地上，嬌喘吁吁，疲倦不堪。

咸明星也有疲倦無力之感，好像與人惡鬥了一場似的。

蓬萊老人對他的耐力似甚讚賞，點頭笑了笑道：「賢侄定力不弱，海書郞能有你這個繼承人，他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咸明星却輕吁一聲道：「好厲害，這難道是傳說中的『文武七絃琴』？」

蓬萊老人道：「不錯。」

咸明星道：「傳說此琴乃伏羲氏伐梧桐所製，原爲五絃琴，後因周文王被囚於姜里，弟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後武王伐紂，前歌後舞，再添一絃，激烈發揚，而謂之『武絃』故合稱爲『文武七絃琴』。」

蓬萊老人微笑道：「對了。」

咸明星道：「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和八絕，撫到盡美盡善之處，嘯虎聞而不吼，哀猿聽而不啼，且能令人悟是非，端的神奇無比。」

蓬萊老人道：「由老窮酸彈來，更是威力無窮，他早年投効軍旅，曾於萬軍之中撫琴一曲，而使敵軍鬥志全失，棄甲曳兵而走。」

咸明星微怔道：「他……瀛洲居士，……是『老窮酸』麼？」

蓬萊老人笑道：「正是，你看他是個中年人，其實年已七十九啦！」

咸明星驚異萬分，道：「還有那位老和尚，他便是『一鉢方丈』？」

蓬萊老人道：「不錯，他們二人難得一起到蓬萊仙島來，這也是你福份不淺——走，老漢爲你引見。」

於是，戚明星抬起靈柩，隨着蓬萊老人走了過去。

海友蘭也隨後跟去，她彷彿大病初癒，走得有氣無力，狼狽極了。

蓬萊老人走近屋前樹下時，笑顧「一鉢方丈」和「瀛洲居士」道：「二位可眞會喧賓奪主，到了老漢的島上，還說甚麼有朋自遠方來！」

一鉢方丈哈哈大笑道：「老漁翁，你又小氣了，我和尙替你看家，你還喋喋不休！」

瀛洲居士接口笑道：「何況，我們說的『朋友』，指的也不是你，而是他！」說到「他」字，擧手一指海書郞的靈柩。

蓬萊老人微微一笑，示意戚明星放下靈柩，然後爲戚，海二人引見他們二老，也爲二老介紹了戚，海二人的姓名來歷。戚，海二人很恭敬的，向他們行了一禮。

瀛洲居士注目凝視着海友蘭，面上微露意外之色，說道：「哦，妳是海書郞的女兒？」

海友蘭再一福道：「是的。」

瀛洲居士搖頭嘆了口氣，隨卽轉對蓬萊老人笑道：「海書郞託你護送其繼承人去大殺門武庫所在地，你却把他帶到此地，何以故？」

蓬萊老人含笑道：「等一會再告訴你，現在我們要先塡飽肚子！」

石桌上有一鍋熱粥及各種水果，他招呼戚海二人坐下，老少三人立刻就狼吞虎嚥起來。

一鉢方丈看他們一副飢饞之相，不由哈哈大笑道：「和尙明白了，你們必是在海上翻了船，對不對？」

蓬萊老人一邊吃一邊答道：「不是翻了船，而是船被人家燒掉了！」

老少三人分食了一鍋熱粥和水果之後，蓬萊老人才將一切經過說出。

瀛洲居士聽了大笑道：「有趣！有趣！想不到你老漁翁會在陰溝裏翻了船！」

蓬萊老人笑道：「你別笑，換了你老窮酸，只怕還回不來呢！」

他站起拍拍肚子，愜意的透了口氣，然後仰頭高聲叫道：「俏姑娘，妳那裏去了？」



「啾！」

一聲悅耳的鳥啼隨之响起，只見樹上一點黃影直掠而下，落到他肩頭上——正是那隻五彩鸚鵡！

蓬萊老人把牠抓到手上，笑眯眯的問道：「俏姑娘，妳喜不喜歡吃人肉？」

鸚鵡叫道：「不敢！不敢！」

蓬萊老人「哈！」的一笑道：「那麼，把個人的眼睛啄下來總敢吧？」

鸚鵡叫道：「可以！可以！」

蓬萊老人道：「好，老漢抓個人出來讓妳樂一樂，妳先到樹上去等着！」

鸚鵡確懂人言，振翼飛到樹上去了。

蓬萊老人輕咳一聲，突然大聲道：「朋友，你給我滾出來吧！」

一鉢方丈和瀛洲居士聽得一怔，齊聲問道：「你在叫誰滾出來？」

蓬萊老人一指靈柩道：「就是你們說的那位朋友！」

瀛洲居士大爲錯愕道：「甚麼？海書郞沒死？他還活着？」

蓬萊老人笑道：「海書郞確已死了，但棺中那位朋友却還活着！」

戚明星也聽得滿頭霧水，瞪大眼睛道：「老仙翁你說甚麼呀？」

蓬萊老人不答，走近棺前，伸手拍拍棺蓋，叫道：「朋友，你再不出來，老漢一發橫便索性把你埋了！」

戚明星連忙上前道：「老仙翁請勿多疑，棺中所盛確是海大俠的遺體，他是小可親手放入的！」

蓬萊老人搖頭道：「不對，越西鴻沒有說錯，這棺中的確躺着一個活人，老漢早就看出來了。」

戚明星驚詫道：「可是，海大俠確已亡故了呀！」

蓬萊老人冷笑一下道：「棺中人已非海書郞，有人移花接木了！」

戚明星大驚道：「這怎可能？」

蓬萊老人道：「那天，你說你將海書郞的遺體放入棺中後，卽返金華府買了一輛馬車，對不對？」

戚明星道：「對啊！」

蓬萊老人道：「那麼，毛病就出在你返回金華府的時候——有人乘機移走海書郞的遺體，把一個活人裝了進去！」

戚明星駭然一震，尖聲叫道：「他是誰？」

蓬萊老人道：「老漢也還不知道，不過此人能在棺中躺上數日之久，足見功力非凡，不是一個等閒之輩。」

他說到這裏，又拍拍棺木叫道：「朋友，老漢數到三，你再不出來，老漢就讓你入土爲安——一——二——三！」

「砰！」然一响，整塊棺蓋應聲飛了起來！

繼之，一個蓬髮垢面的怪人由棺中坐起！

海友蘭登時暈倒地上。

蓬萊老人，一鉢方丈和瀛洲居士似認識那怪人，一見之下，一齊脫口叫道：「嘿，原來是你！」

怪人，是個老叫化，年紀已在六旬以上，身穿一件百補鶉衣，也許躺在棺中太久之故，一張臉慘白如紙，看上去活像一



蓬萊居士口中數了三下，棺蓋砰的震飛，棺中坐起一蓬首垢面的老叫化。

個殭屍鬼！

戚明星駭然失色，喝問道：「你是何人？」

老叫化慢慢站起，抬脚跨出棺外，面上現出疲倦與尷尬混合的笑容，緩緩道：「他奶奶的老叫化非找那牛鼻子算帳不可，他眞是出的餿主意……」

蓬萊老人大笑一聲道：「俏姑娘，替老漢狠狠教訓他一頓！」

「啾！」

鸚鵡「呼！」的一聲電射而下，飛落到那老叫化頭上，狠狠的啄了兩口！

老叫化乍不提防，登時痛得怪叫起來，慌忙縮頭揮出手中一支紫竹棒，大叫道：「老仙翁，你這豈是待客之道，快別戲要我老叫化了！」

鸚鵡身手好不靈活，見他揮棒打上來，噗的一聲俯衝飛下，又在他屁股上啄了兩口！

老叫化跳脚大叫，轉身一棒揮出。

鸚鵡「啾！」的叫了一聲，振翼飛上半天兒去了。

蓬萊老人，一鉢方丈和瀛洲居士看得有趣，一齊哈哈大笑起來。

戚明星心中却充滿驚疑，扯住蓬萊老人問道：「老仙翁，他到底是誰？」

蓬萊老人笑道：「中原鼎鼎有名的三老之一，降魔怪丐是也！」

戚明星「啊」了一聲，不勝驚駭地道：「原來是他！」

那降魔怪丐見鸚鵡已在空中翩翔，似無再度攻擊之意，乃向海外三仙抱抱拳，笑道：「中原三老怎敵海外三仙，老叫化這廂有禮了。」

瀛洲居士臉一沉道：「臭叫化，虧你還是位武學宗師，怎的要這鬼域技倆？」

降魔怪丐再抱拳道：「居士請莫生氣，這是風雷眞人出的餿主意，他認爲只有如此才能釜底抽薪——」

瀛洲居士接口冷笑道：「將大殺門澈底消滅，是麼？」

降魔怪丐看了戚明星一眼，點頭道：「正是，自大殺門崛起武林之後，武林人遭殃者數以千計，似此嗜殺之徒，實不宜其留在世上，因此——」

瀛洲居士又截口道：「因此你們自命爲嫉惡如仇的『中原三老』便決定挺身而出，爲武林除大害了是不是？」

降魔怪丐道：「不錯，殺一條大虫而救千萬生靈，此善擧也！」

瀛洲居士失笑道：「哼，瞧不出你這個臭叫化也能咬文嚼字！」

降魔怪丐笑道：「這道理三歲小孩都懂！」

瀛洲居士笑道：「那麼老夫問你，你可知『虫』可分爲幾種？」

降魔怪丐道：「虫的種類多得很，老叫化那能一一縷述？」

瀛洲居士道：「虫的種類雖多，但論其行爲，只有好壞之分，一種是害虫，一種是益虫，譬如孑孓蚊蚋便是害虫，而青蛙蝦蟆者爲益虫，因爲牠專吃有害於人的孑孓蚊蚋。」

降魔怪丐道：「居士認爲海書郞是益虫？」

瀛洲居士頷首道：「不錯，所謂『人

性本善』，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都只是勸人爲善之言，其實世上之人並非個個都善良向上，天生奸惡的頑劣之徒亦復不少，這些人導之不正感之不化，如朽木之不可雕，如頑石之不點頭，唯一之策只有殺而除之，使其不致爲害人類，海書郎做的便是這種工作，而你們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只見海書郎殺人如痲便欲除之，須知他乃是一隻益虫，你們殺了他，便等於救了千千萬萬爲害人類的孑孑蚊蚋！」

降魔怪丐似乎有些領悟了，搔搔頭，說道：「唔，居士這些道理，聽來倒是不錯，……」

瀛洲居士道：「老夫再問你，你可曾親眼看見海書郎殺過一個不該殺之人？」

降魔怪丐聳聳肩道：「這倒沒有。」

瀛洲居士道：「既然如此，你們何以只憑道聽途說之言，便欲制大殺門一脈於死地？」

降魔怪丐無言以對，尷尬一笑道：「好啦！好啦！老叫化從今以後不再與大殺門爲難便了！」

瀛洲居士問道：「那法明禪師及風雷眞人此刻何在？」

降魔怪丐道：「他們原說要雇船隨後跟踪，但經過海上那一番變故而不見他們出現，只怕他們一開始就沒跟上了。」

瀛洲居士道：「回去見到他們，就用老夫的話開導他們一下，並警告他們勿再與大殺門爲難，否則老夫要他們好看！」

降魔怪丐在中原武林可說是一位不可一世的武學宗師，但今天面對海外三仙，却一些也不敢使性子，聽了唯唯諾諾地道：「好的，好的，衝着你們三位，他們還有什麼話說呢！」

瀛洲居士冷哼一聲，道：「假如他們還有話說，就請他們到這兒來，老夫是抬槓的能手！」

降魔怪丐笑道：「是的，是的，居士的辯才，老叫化已領教了，的確是口若懸河，令人難以招架。」

瀛洲居士道：「本島西面海邊有一隻舢舨，你就駕那隻舢舨離去吧！」

降魔怪丐道：「老叫化可否在此停留一二日？」

瀛洲居士搖頭道：「不行！」

降魔怪丐眼睛盯上石桌上幾個未吃完的水果，摸摸嘴唇笑道：「老叫化已餓了數日，肚子裏正在唱空城計……」

瀛洲居士一笑道：「看來你這臭叫化的饞病有增無減，拿去吧！」

降魔怪丐大喜，上前把那幾個水果揣入懷中，然後，向他們三人抱一抱拳道：「告辭，但願有生之日，能再見到三位的風采！」

說罷，轉身便走。

一鉢方丈道：「且慢！」

降魔怪丐臉色微微一懍，轉回身子笑問道：「方丈有何指教？」

一鉢方丈笑道：「記得十餘年前你我見面的情形否？」

降魔怪丐面上一紅，窘笑笑道：「當然記得，方丈武功蓋世，老叫化這一生是沒希望啦！」

一鉢方丈道：「這十多年來，你是否又創出什麼絕活兒？」

降魔怪丐搖頭道：「沒有，沒有，人老了，腦筋也遲鈍了，想不出新鮮玩意兒啦！」

一鉢方丈笑了笑，道：「胡說，你一定又創出不少絕招，快使出來讓我老和尚瞧瞧！」

降魔怪丐道：「老叫化吃了一次虧學了一次乖，不敢再班門弄斧了。」

一鉢方丈道：「不必客氣，你且使出來咱們切磋切磋，說不定我老和尚無法破解呢。」

降魔怪丐想了想，笑道：「孫猴子本事再高也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我看免了吧？」

一鉢方丈道：「不行，你嘴巴說得客氣，其實心裏恨不得把我老和尚比下去，今日難得見面，機會不可錯過，快快給我使出來！」

降魔怪丐道：「也罷，七八年前，老叫化偶然觸動靈感，想出了一手新招式，只不知道管不管用，如今就請方丈指正一下。——」

原來，這位降魔怪丐在十多年前就已是名震寰宇的人物，有次遇上一鉢方丈，因知一鉢方丈是「海外三仙」之一，便想擊敗他以顯自己之能，結果只拆了二十多招就反爲一鉢方丈所敗，這件事雖然無人知曉，但他却引爲奇恥大辱，從那以後更苦苦潛研絕技，希望有一天能擊敗一鉢方丈挽回面子，但潛研數年，却只想得了一招，雖然這一招威力無窮，曾經擊敗過無數武林高手，可是他仍無把握能够勝得一鉢方丈，現在見一鉢方丈一再邀請，於是決心一試。

當下，他掂了掂手中的紫竹棒，忽然身形半轉，同時抬足橫棒，作「玉笛橫吹」之狀，但於次瞬間，橫於面前的紫竹棒突然「呼！」的一聲，化橫爲縱，平胸直點而出，招式非但變化得出人意外，而且快得令人看不清楚！

戚明星只覺他這一招確實神妙無方，不禁喝采道：「妙啊！」

蓬萊老人也很欣賞的拍手笑道：「高明！高明！這一招有若『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但若命名爲『畫龍點睛』則更爲恰當！」

降魔怪丐頓時一呆，繼而失聲道：「老叫化這一招的名字正是叫『畫龍點睛』，老仙翁何得而知之？」

蓬萊老人大笑道：「若眞叫『畫龍點睛』，這便是英雄所見畧同！」

一鉢方丈忽然一躍而起，雙掌交錯一揚，身形隨之斜旋，右足猛可倒抬而起，笑道：「這一招『借花献佛』，能否破解你的『畫龍點睛』？」

降魔怪丐看得面色一變，好像寡婦死了兒子，登時垂頭喪氣的，長嘆了一聲，說道：「老叫化早就知道難不倒方丈，罷了！」

一頓足，身形破空飛起，宛似一隻巨鷹，一眨眼便在峯緣那邊消失了！

這種事情，是戚明星絕對想像不到的，在他的心目中，中原三老乃是高不可攀的武學大宗師，他想不出除了已死的海書郎之外，還有誰能將他們比下去，而如今，海外三仙不僅視他如無物，而且對他頤指氣使，這樣的事情若非他親眼看見，他是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的。

這時，一鉢方丈發現海友蘭暈倒在地，神色一怔道：「那海姑娘怎麼了？」

蓬萊老人道：「她以爲那老叫化是鬼，看他從棺中坐起，嚇得暈過去了。」

戚明星這時也才想到應該去照顧她，連忙趨前蹲下，將她扶坐起來，一面喊道：「海姑娘，妳醒醒！」

海友蘭全無反應。

蓬萊老人道：「你且抱她到屋子裏去，她在海上飄流數日，精神體力虧耗過甚，讓她好好睡一覺即可自然甦醒過來。」

戚明星依言將海友蘭抱入草廬中。草廬中，陳設簡單，但一塵不染，給人一種清高幽雅之感。

他找到一張木床，把海友蘭放到床上，又找來一條薄褥蓋在她身上，即又回到屋外樹下。

一鉢方丈倒了一小杯茶給他，說道：「來，這是武夷山的大紅袍，水是從南海西樵山無葉井取來的，你喝一杯看看。」

戚明星道謝接過，輕啜了一口，果覺氣味芳馥不同凡响，不禁讚道：「果然好茶！」

一鉢方丈笑笑道：「你對飲茶可有心得？」

戚明星見他不談正事，只談飲茶，心中暗覺好笑，當下肅容答道：「沒有，小可庸俗之徒，只知茶能止渴除疫，未得飲茶情趣。」

一鉢方丈道：「飲茶乃人生至高享受，你應該研究研究，要知茶除了可以滌煩解渴，使人心靜神淸之外，還能啓發思考，如今你且聽我老和尚道來——」

瀛洲居士忽然接口笑吟道：「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如聽松濤，傾瀉入杯，雲光艶斂（水旁），此時幽趣，故難與俗人言矣！」

一鉢方丈瞪了他一眼，道：「老窮酸，你少打岔成不成？」

瀛洲居士哈哈笑道：「你老禿驢飲茶入魔，每逢外人便大談茶經，老夫聽都聽煩了。」

一鉢方丈慍然道：「我老和尚談茶，總比你談之乎者也矣焉哉要中聽得多！」

瀛洲居士不再和他頂嘴，回顧戚明星道：「戚明星，老夫問你，那女娃娃眞是海書郎的女兒麼？」

戚明星道：「是的，海大俠說她腰上有一塊形若蘭花的紅斑，而她腰上的確有那麼一塊紅斑。」

瀛洲居士神色畧現凝重地道：「奇怪，海書郎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女兒？」

戚明星微愕道：「有何不對？」

瀛洲居士沉聲道：「此女心術不正，爾宜防之！」

戚明星大吃一驚，道：「她……心術不正？」

瀛洲居士點點頭，却未進一步解釋，換了個話題問道：「你是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的繼承人，如今有何打算？」

戚明星道：「小可打算去鐵船幇設法奪回無鋒寶劍，然後赴武庫潛研劍術。」

瀛洲居士道：「你鬥得過越西鴻？」

戚明星道：「小可尙非其敵，不過可以設法智取。」

瀛洲居士道：「你且在此住二十一日，然後再去不遲……」

戚明星道：「住二十一日幹麼？」

瀛洲居士道：「老夫很喜歡海書郎，可惜他壽命不長，英年夭折，壯志未酬身先死，你是他的繼承人，既願秉承其遺志，老夫三人願助你成事，每人教你一招功夫，好讓你奪回無鋒寶劍。」

戚明星大喜，連忙伏地叩謝。

瀛洲居士道：「以前，海書郎也從我們三人學得了三招功夫，他花了二十一日才練成，你智慧雖然不低，但恐怕也需要二十一日的時間才能融會貫通。」

戚明星道：「是的。」

瀛洲居士道：「老夫傳給海書郎的一招，名曰『一針見血』，乃是老夫早年練劍時悟出的一招劍法，用得恰當，確能『一針見血』。」

一鉢方丈接着笑道：「老和尚的一招名叫『普渡衆生』，即使是窮兇極惡之人，也可將之渡化。」

蓬萊老人含笑接下道：「老漢出身捕魚之家，所謂三句不離本行——我的一招名叫『漁翁撒網』。」

瀛洲居士道：「如今你且去好好睡一覺，明早老夫便開始教你如何給人一針見血！」

× ×

他果然花了二十一天的時間才將瀛洲居士的「一針見血」，一鉢方丈的「普渡衆生」及蓬萊老人的「漁翁撒網」練成。

第二十二天早上，海外三仙將他和海友蘭叫到面前，蓬萊老人向他們說道：「等下老漢就要送你們回大陸去，你們有什麼話要說的麼？」

戚明星恭聲道：「小可只有一句話，感謝三位老前輩對小可的愛護與栽培。」

蓬萊老人道：「老漢也有一句話要說，希望你力爭上游，好自爲之，莫教海書郎及老漢三人失望。」

戚明星唯唯而應道：「是的，老前輩金玉良言，小可當謹記在心。」

蓬萊老人轉對海友蘭問道：「妳有何話要說？」

海友蘭道：「沒有……」

蓬萊老人道：「妳對自己的將來有何打算？」

海友蘭道：「我不知道……」

蓬萊老人道：「妳最好去投奔妳姑媽，然後擇人而事，做個平凡的婦女，這也可能是令尊的希望。」

海友蘭垂首不語。

蓬萊老人說道：「叫戚明星送妳去如何？」

海友蘭點了點頭。

蓬萊老人起身道：「那麼，咱們這就動身吧。」

在蓬萊仙島的二十一天中，戚明星都在同一地方苦練他們海外三仙傳授的三招功夫，可說從未好好休憩過，也未瀏覽過蓬萊仙島的風光，如今突然要走，不免使他感到遺憾，頗有一種戀戀不捨之情，但是他不敢要求再停留一二日，同時他也急於想去奪回無鋒寶劍，當下便向他們長拜道別。

（未完）

霧中花

東方玉·文
盧令·圖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以米粒打穴神功制住戚婆婆，解開左月嬌穴道，將七星劍主留下的解毒丹予獨角龍王服下，恢復他的功力，將日來所發生的經過，詳細說出，再由獨角龍王和藍純靑定計今後行動，不久天亮，石中英不動聲色，下會閒航，當晚抵達安慶，石中英命書僮琴兒往岸上同慶樓叫來六桌酒席，說要犒勞船上武士，當琴兒領着同慶樓伙計送來酒菜，其中有二名伙記被琴兒叫入房艙，二伙記進入後，向獨角龍王行禮參見，獨角龍王向石中英介紹，原來竟是龍門帮安慶分舵主——

****

安排圈中套　活擒甕中人

石中英慌忙站起，大家互相說了幾句久仰的話。

原來龍門帮在長江下游，共有三十六處分舵，但以安慶分舵實力最爲雄厚。

那是因爲安慶地當長江中流，是南北交通的中心，自然得派上一個得力的人來主持不可。

分舵主楊天壽追隨獨角龍王，已有三十年之久，也可以說是龍門帮的元老，主持安慶分舵，也有十餘年時間。

江湖上提起雙槍楊天壽，雙斧向閑山，並稱爲「槍斧雙雄」。

楊天壽已有五十出頭的人，他妻子穆五娘，系出名門，是江南武術世家綿拳穆家的女兒，一手「奪命金丸」「袖底針」，罕有敵手。

兩夫妻年過半百，只有一個女兒，叫做楊杏仙，今年才十七歲。

內弟穆愼行，也是安慶分舵的主要人物，不但精擅「綿掌」，一口摺鐵劍，又薄又軟，深得內家「柔」字訣。

大家都稱他「劍軟掌柔穆老三」，說他像個讀書相公。

閒言表過，且說獨角龍王等雙方寒暄既畢，接着問道：「楊兄，安慶分舵，最近可有什麼消息？」

楊天壽道：「屬下昨天接到總舵通知，要屬下在下月十五以前，趕赴君山，好像是歡迎石盟主的大會。」



獨角龍王道：「那是所有分舵，都接到通知了。」

楊天壽道：「正是。」

獨角龍王一手捋鬚，輕哼一聲道：「果然是個極大陰謀，要想把咱們龍門帮精銳，一網打盡！」

楊天壽聽的一怔，望着獨角龍王，吃驚道：「帮主……」

獨角龍王沒待他說下去，接着就把自己於半月前接獲石盟主親筆函，邀約自己參與一年一次的集會，如何被人在酒中下了散功毒藥，結果發現有人假冒自己，以及自己如何被對方「大力金剛掌」所傷，盟主認僞作眞，把自己囚入假山石室，幸蒙石世兄相救，至此才發現石盟主亦係賊人一黨，企圖併呑龍門帮，並命石公子把自己押赴君山，扼要說了一遍。

這些話，直聽得楊天壽，向閑山二人，聞所未聞，一時不禁聳然

變色！

楊天壽雙目圓睜憤然道：「帮主！」

獨角龍王搖手制止，接着說道：「咱們時間有限，你且莫要插口，聽候老夫安排。」

楊天壽，向閞山同聲道：「帮主差遣，屬下就是粉身碎骨，萬死不辭。」

獨角龍王含笑道：「賊黨既然發出通知，你們二人不可稍露形色，仍宜按時前往，只是爲防萬一，不可去的太早，他們既定下月十五日舉行歡迎大會，你們最好扣準在十五日上午抵達。而且沿途多加注意，遇上其他分舵的人，不妨在談話之時，故意談起往事，多提幾件十年前的瑣碎舊事，如果他們都能答得出來，那就証明他們不假，方可暗中告知老夫安排。」

楊天壽道：「帮主放心，這個屬下省得，只不知咱們該如何行動？」

獨角龍王微微一笑道：「你們俯耳過來，只須如此如此就好。」

楊天壽，向閞山點頭道：「屬下記住了。」

獨角龍王道：「好，你們可以回去了，只是咱們這裏，人手不够分配，你們回去之後，如此如此，不可有誤。」

楊天壽道：「屬下遵命。」

獨角龍王揮揮手，說道：「你們可以去了。」

兩人躬身一禮，方行退出。

石中英跟着他們走出，朝琴兒吩咐道：「琴兒，他們店裏，有十五年陳的窖藏花雕，要回店去取，你可在岸上等候，要他們快去快來。」

琴兒躬身領命，領着兩人下樓而去。

不過頓飯工夫，三個店伙果然抬着兩罎陳年花雕上船。

仍由琴兒領他們直上第三層，進入起居室，放下酒罎。

琴兒問道：「你們那二位隨我去見公子？」

一名年老的店伙應聲道：「是咱們兩人。」

琴兒說道：「好，你們那就隨我進去吧。」

領着兩人掀簾而入。

接着琴兒先行退出。

過沒多久，盧傳薪也從臥室中掀簾走出。

（作者特別聲明，本來石中英是假冒盧傳薪上船來的，但如今石中英恢復了本來面目，這個走出來的盧傳薪，當然不是石中英了，此人是誰，後文自有交待。）

琴兒搶在他面前，低聲說道：「你隨我來就好。」

說完，果然走在前面，領着盧傳薪朝第三層船艙走去。

走到藍純青住的門口，脚下一停，舉手輕輕扣了兩下，叫道：「盧爺，就要閞席了，公子特地請盧少俠下來，邀請諸位的。」

藍純青自然知道，立時推閞艙門，走了出來，一面大聲道：「高兄，沈兄，咱們可以上去了。」

中艙早就擺好了五桌酒席，兩席是「黑衣隊」武士的，其餘三席，是掌舵和水手們的。

花戟高順，穿雲鏢沈長吉也相繼從對面艙中走出。

藍純青雖然不知道扮演盧傳薪的是誰？但他知道他是安慶分舵派來的人。

安慶分舵的人，當然不認識花戟高順和穿雲鏢沈長吉。

因此他故意看了盧傳薪一眼，一面朝花戟高順抬抬手道：「高兄請。」

高順是石家莊幾位武師中的首席武師，爲人倨傲，聞言脚下微畧一停，拱拱手道：「盧兄請。」

這要換在平時，他早就昂然走在前面了！

但如今石公子和盧傳薪締了交，火龍盧焜也水漲船高，他不得不對他們叔侄另眼相看。

藍純青呵呵笑道：「高兄是咱們的頭兒，兄弟豈敢有僭，請，請。」

高順嘿嘿乾笑道：「好說，好說。」

藍純青又拱拱手道：「沈兄請。」

沈長吉連連後退道：「這個兄弟斷斷不敢，盧兄，咱們是老兄弟，你別和兄弟客氣了。」

他也竭力套着近乎。

藍純青道：「不，還是沈兄請，兄弟和小侄還有幾句話要說。」

人家叔侄有話說，沈長吉只得連連拱手道：「如此兄弟恭敬不如從命。」

隨着花戟高順身後走去。

藍純青讓他們走出數步，才悄聲問道：「公子已經和你說過了？」

盧傳薪點點頭，也悄答道：「石公子要我一切都聽你老的。」

藍純青聽的心頭暗暗一怔，忖道：「安慶分舵怎麼派了一個女的來？」

他見多識廣，一聽對方聲音尖細，便已猜出是個女子，不覺皺了下眉，低聲道：「待會你就坐在老朽下首，最好不要閞口，高順是個老奸巨猾的人，如果給他聽出你口音不對，可能會使他起疑。」

盧傳薪點點頭，他臉上不禁有些紅，但戴了面具，旁人也看不出來。

藍純青低聲道：「咱們快些走。」

第三層起居室門前，低垂着厚厚的門帘。

琴兒搶在前面，打起帘子，裏面銀燭輝煌，中間早已擺好了一席酒筵，紅絨的桌毯，銀盞牙箸，顯得極爲富麗，圍着圓桌，一共是五把椅子。

兩名同慶樓派來的伙計，站在下首邊上伺候。

琴兒朝兩名伙計揮了下手，說道：「可以閞席了。」

兩名伙計躬身應「是」，立即退了出去。

琴兒才朝臥室躬躬身道：「啓稟公子，高師傅三位，已經到了。」

但見門帘啓處，石中英換了一身梅紅長衫，臉含微笑，瀟洒的舉步走出。

花戟高順，穿雲鏢沈長吉，藍純青一齊拱手道：「屬下見過公子。」

石中英站在上首，人如玉樹臨風，連連抬手道：「請坐，請坐，在下只是爲了咱們連日偈處船艙，難免長途岑寂，趁着在安慶下碇，這個是大地方，才要他們送了幾桌酒菜到船上來，大家叙叙，喝酒要不拘形迹，才能喝得痛快，大家愈脫俗愈好，來，大家隨便坐。」

說罷，當先在上首一張椅子坐下來。

花戟高順，穿雲鏢沈長吉，藍純青三人，互相謙讓了一陣。然後依次落座，盧傳薪則坐在藍純青的下首。

兩名伙計陸續送上酒菜。

琴兒手捧銀壺，替大家面前斟滿酒。

石中英端起酒杯，朝大家一舉，含笑道：「在下和諸位還是第一次喝酒，在下敬諸位一杯。」

花戟高順等人一齊站將起來，同聲道：「屬下理該先敬公子。」

石中英一口喝乾杯中的酒，含笑道：「諸位請坐下，在下方才已經說過，今晚只是爲大家大家稍解長途岑寂，大家要痛痛快快的喝幾杯，不可拘泥俗禮。」

大家依言坐下。

他雖然這麼說，大家還是未能免俗。

花戟高順乾咳一聲，舉杯道：「老朽借花獻佛，敬公子一杯。」

石中英和他乾了一杯。

穿雲鏢沈長吉慌忙雙手舉杯，陪笑道：「屬下敬公子一杯，祝公子名揚四海，威振六合。」

此人一向慣於奉迎，善頌善禱，出口俱是阿諛之言。

石中英連說「不敢」，也和他乾了一杯。

藍純青大笑道：「好話都給沈兄說了，屬下只有先乾爲敬了。」

舉杯一飲而盡。

石中英也和他對乾了一杯，等琴兒斟滿了酒，才舉杯朝盧傳薪道：「盧兄，兄弟已經連乾了四杯，咱們兄弟，不用互相敬酒，大家還是隨意吧。」

說罷，喝了一口。

盧傳薪沒有說話，只是雙手舉杯，畧微沾了沾唇。

石中英不待大家閞口，舉筷道：「請用菜。」

大家都是江湖人，幾杯下肚，也就漸漸脫畧，互相敬酒，閞懷暢飲。

花戟高順平日很少說話，但酒量却是極洪。

藍純青的酒量也不差。

兩人這一交上手，一杯又一杯的直往肚裏灌。

再加穿雲鏢沈長吉從旁帮腔，頻頻向高順敬酒。

除了石中英和盧傳薪面前還是小酒杯，他們三人都已換了大碗。

石中英間亦用小杯和他們乾杯，但大部份時間，都是看着他們大碗大碗喝酒。

熱菜一盤接一盤的上來。

兩罎陳年花雕，幾乎已有十之八九，裝進了高順，藍純青和沈長吉三人的肚子裏，大家也差不多有六七分酒意。

石中英朝琴兒使了一個眼色，兩名伙計撤去了殘席。

就在大家紛紛站起之時，盧傳薪很快把一個小紙團，悄悄的塞入穿雲鏢沈長吉的手中。

琴兒臉有難色，朝石中英躬躬身，期期艾艾的道：「啓稟公子，水還沒閞，還要等一會，才能沏茶呢。」

石中英皺皺眉道：「難道沒人管理閞水？」

琴兒道：「有是有，只是今晚大家都在喝酒……」

藍純青忙道：「沒關係，咱們坐着聊聊，也是一樣。」

石中英喝道：「你還不快去？」

琴兒連聲應「是」，匆匆走了出去。

大家依然圍着小圓桌坐下。

石中英忽然乾咳一聲，目光一掠，徐徐說道：「在下正好有一件事，要和大家研討。」

藍純青接口道：「公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石中英笑了笑，道：「盧老言重，這是一件十分機密之事，在下今午接到家父『飛諭』，說咱們船上，已被對方派人臥底……」

「飛諭」，是指飛鴿傳書，這句話，是從戚婆婆那裏學來的。

「臥底？」穿雲鏢沈長吉故作吃驚道：「這不可能！」

石中英淡然一笑道：「對方派人前來臥底，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但對方若是以易容之術，假扮了某一個人，那就很難說了。」

花戟高順臉上毫無表情，陰惻惻道：「這會是誰？」

他轉過臉去，望着上首的石中英，正在等待石中英的回答。

穿雲鏢沈長吉就坐在他下首，接口笑道：「你說這會是誰？」突然出手如電，一指朝高順右脅點了過去。

「嘶……」一縷極其輕微的破空銳嘯，應指而出！

雙方相距咫尺，一個早有存心，一個毫無準備，手指很快襲上了花戟高順的「章門穴」。

高順做夢也想不到，在談話之時，沈長吉會突然向自己下手。

但他總究是久經大敵之人，雖在倉猝之間，封解，閃避，均已不及，却本能的猛然吸氣，硬把「章門穴」旁移了幾分。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但聽「噗」的一聲，沈長吉這一指，出手極重，花戟高順雖把穴道移開了幾分，還是抵擋不住，口中悶哼一聲，連椅帶人，往後一個觔斗，摔了出去。

這個觔斗，當然是他藉以避閃沈長吉再向他出手的一種身法。

因此他一個觔斗摔出去之後，立即站了起來，臉色厲獰，雙目怒瞪着沈長吉，厲聲喝道：「姓沈的，你無故出手偷襲，這是什麼意思？」

穿雲鏢沈長吉平靜的笑道：「因爲閣下是假冒花戟高順之名，前來臥底的。」

花戟高順强捺着傷勢，咬牙厲笑道：「你說什麼？我不是高順？我是假冒的？哈哈哈，你眞他媽的活見鬼了！」

石中英依然面含微笑，坐在上首，對穿雲鏢沈長吉的襲擊花戟高順，既未出聲阻攔，也不加可否。

火龍盧焜（藍純青），盧傳薪叔侄，却已站了起來，但也並無勸解之意。

花戟高順目光這一轉動，心頭已經明白！

顯然，石公子和盧焜叔侄等人，都聽信了沈長吉的讒言，把自己視作了假冒之人！

一時不禁怒火如焚，暴喝一聲：「沈長吉，高某先劈了你！」

忽的欺身直撲，揮手一掌，朝沈長吉劈了過去。

沈長吉冷笑一聲道：「你假冒高順，難道還是假的？」

說話之時，橫臂出掌，一招「橫架金樑」，潛運功力，硬接高順的來勢。

但聽「蓬」然一震，雙掌交擊，兩人各自被震的退後了一步。

高順和他一掌接實，只覺左脅隱隱作痛，自知方才被他一指偷襲，點傷筋骨，未能及時運氣，怕傷及內腑，不敢再行出手。

而且上來是喝酒的，身邊未曾携帶兵刄，但沈長吉的穿雲鏢，屬於暗器，自然帶在身邊。

石公子既無喝阻之意，自己和他動手下去，勢非吃虧不可。

好漢不吃眼前虧！

高順自然懂得這個道理，心念閃電一動，悶聲不響，扭頭旋身，一個箭步，直向門口竄去。

就在他一手掀起門帘之際，瞥且一隻纖細的像女子的手掌，忽然從門外伸了進來！

一個小巧的人影，當門而立，喝道：「你還是回進去的好。」

聲音入耳，高順已聽出那是琴兒！

他推來手掌，似是不曾用什麼氣力！

高順自然不會把琴兒放在眼裏，因此也不曾閃避，只是舉手輕輕一格。

琴兒這一掌，推來的不算太快，但高順的去勢却是相當快速。

高順隨手一格，身形並未停止，但當他手掌還未觸到琴兒手掌之際，立時發覺不對！

因爲琴兒推來的手掌，在這一瞬之間，竟然快得出奇，不待高順手臂格到，已經拍在高順左胸之上！

這一掌不但快，而且拍落之時，軟得有如棉花，使人一無所覺，但當掌心按實，就立生震力，內勁暗吐！

高順眞沒想到一個十五六歲的書僮，竟然會有如此高絕的內家掌力，口中不覺悶哼一聲，一個人被推的往後連退了三四步。

這一下，就像是自己湊上去的，竄去之勢既快，後退之勢更快。

本來森冷的面目，一片煞白，緊閉着嘴唇，顯得有些喘息。

一雙眼睛，已經包滿了紅絲，想見他心頭是如何怒火如焚了。

此時只見他目光如刀，凌厲的注視着石中英，冷然道：「公子那是也懷疑高某了？」

石中英仍然踞坐上首，十分平靜的抬目望了高順一眼，含笑道：「高老只要提得出有力証據，証明你並非冒名頂替的人，在下自然不會再懷疑你了。」

他話聲甫落，只聽裏間臥室之中，有人陰惻惻接口道：「証據就在這裏。」

門帘掀動，走出一個人來！

高順乍覩此人，登時如被雷殛，臉上肌肉一陣扭曲，身不由己的連連却步！

原來從臥室走出來的，赫然又是一個花戟高順！

穿雲鏢沈長吉就在他連連却步之際，陡地閃身欺去，凝足十成功力，掄掌向花戟高順劈擊過去。

花戟高順自知傷勢不輕，勉强按住一口翻騰的血氣，雙掌護胸，身形一旋，避開沈長吉的掌勢，飛起一脚，朝沈長吉踢去，口中厲聲道：「原來你們是設好的圈套。」

後來的花戟高順刷的一聲，撤出一長一短兩支鐵戟，陰笑道：「你究竟是什麼人，胆敢假冒高某！」

雙戟一揚，交叉攻到。

高順自然認得，對方手中兩支鐵戟，正是自己之物，心頭急怒交迸，厲吼一聲，不退反進，雙掌揮舞，朝後來的花戟高順急撲過去。

他這一撲，五指如鈎，使的是「空手入白刃」，不用說，志在奪取對方手中的雙戟。

藍純靑大喝道：「公子面前，你還不束手就縛，眞想頑抗麼？」

揮手一掌，劈擊而出。

花戟高順擰腰一竄，暴射丈餘，足尖點地，身形暴起，朝右首一扇木窗衝去。

沈長吉看他向木窗衝去，追踪一掌，未曾將他擊着。

後來的花戟高順揮動雙戟，朝他身後撲去。

花戟高順連番受挫，但他一身武功，實也了得，聽風辨位，身形橫閃開去。

轉眼間，但見這兩丈多寬的船艙之中，火龍盧焜叔侄在左，沈長吉，和假冒自己的人在右，把自己截在中間。

門帘外還守着書僮琴兒，大有不讓自己生離此室之勢。

他此刻已經橫上了心，雙目盡赤，眼看石中英依然行若無事的坐在上首，不由的惡向胆邊生，突然轉身，雙手提胸，朝石中英撲了過去。

石中英端坐如故，似是絲毫沒有戒備，他來勢如風，雙爪疾落，一下就抓住了石中英的雙肩，雙手用力一陣搖撼，口中厲聲喝道：「小子，你說，你究竟是何居心？」

這一瞬間，後來的花戟高順揮動雙戟，疾撲身後，沈長吉，藍純靑，盧傳薪等人，一齊向花戟高順圍了上來。

花戟高順雙手抓住了石中英，精神登時爲之一振，扭頭陰森喝道：「你們誰敢過來，我就先斃了這小子。」

須知雙肩「肩井穴」，雖非死穴，但因此處神經密佈，一被拿住，全身即如觸電，肢體綿軟無力，縱然神志清醒，一身力道全失，就算武功最高的人，也使不出來了。

在場幾人，眼看石中英被他抓住，一時投鼠忌器，果然不敢逼進。

石中英臉上依然神色不變，帶着笑容，看了花戟高順一眼，徐徐問道：「你還有何說？」

花戟高順心中暗暗罵了聲：「你小子倒是鎭定的很！」

一面厲笑道：「我要你說出來，這假扮高某，陷害老夫，是誰的主意？」

石中英微笑說道：「這倒奇了，這些話，在下正要問你，你怎麼反而問起我來了？」

花戟高順怒哼一聲，十指運勁，厲笑道：「現在老夫在問你，你說是不說？」

石中英輕笑一聲，聳聳肩道：「你自己不說，要問在下，在下又去問誰？」

花戟高順突然感到不對了！

照說自己十指如鈎，緊緊抓在石中英「肩井穴」上，力足洞穿金石，他雙肩如何還能聳動？

就在這一瞬間，突覺自己緊扣着對方穴道手指，被一股無形潛力，震彈而起！

石中英已經站起身來，手指連彈，一下點了花戟高順胸前幾處大穴。

高順連哼都沒哼一聲應指往後便倒。

穿雲鏢沈長吉吁了口氣，笑道：「公子神功蓋世，屬下方才還替公子担心！」

他一向善於奉迎，但話聲出口，發覺氣氛有些不對！

石中英臉上不見一絲笑容，兩道懾人目光，有如兩柄利劍，直向自己射來。

在這一瞬間，後來的花戟高順，火龍盧焜（藍純靑）叔侄，已經「品」字形圍了上來！

沈長吉也是老江湖了，這種情形那會看不出來？心頭一窒，笑容也僵住了！

石中英沒待他開口，冷然喝道：「沈長吉，你早已知道花戟高順是冒名頂替，臥底來的，怎不早說？」

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沈長吉駭然道：「公子明鑒，屬下事先並不知道。」

口中說着，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藍純靑右掌一伸，迅快的抵在他背後，喝道：「沈長吉，公子正在問你的話，你若敢妄動，莫怪老夫出手無情。」

沈長吉外號「穿雲鏢」，只要給他緩過手來，暗器就可出手，因此藍純靑不得不防他一着。

沈長吉驚駭失措，望着石中英，惶恐道：「公子，屬……屬下眞的不知道。」

石中英平靜的道：「據我所知，你不但是他同夥，而且也是冒名頂替來的，在下能容一個臥底來的奸細留在身邊麼？」

沈長吉也是老江湖，這回聽懂了，連忙躬躬身，陪笑道：「原來公子是不要眞的。」

藍純靑沉喝道：「你此話怎說？」

沈長吉道：「因爲在下是奉命聽公子調遣來的，不論公子有什麼吩咐，在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藍純靑聽出一些口風，依然沉喝道：「你是奉誰之命？」

沈長吉忽然左手劍訣一指眉梢，連連躬身道：「屬下自然是奉主人之命了。」

石中英看他也以劍訣指眉，符合暗號，大感意外，不覺失聲道：「你……」

藍純靑不待他說出口來，就朗聲道：「精虹直欲衝牛斗。」

沈長吉連忙接口道：「正義人間好護持。」

藍純靑道：「報個數來？」

沈長吉道：「七星劍下第三人。」

藍純靑釋然笑：「果是自己人。」

沈長吉拱拱手道：「盧兄是……」

藍純靑笑了笑道：「兄弟江老七。」

沈長吉聽的肅然起敬，慌忙躬身道：「屬下該死，不知你老是總護法。」

原來藍純靑說的「江老七」者，就是「護劍會」南七省的總護法是也。

藍純靑含笑道：「咱們在船上還有一段日子，沈老哥還是叫老朽盧兄的好。」

沈長吉道：「屬下遵命。」

藍純靑道：「好了，現在都是自己人了，還是坐下來再談吧。」

石中英看了地上的花戟高順一眼，問道：「老前輩，此人如何處理？」

藍純靑道：「他只是石家莊重金禮聘來的，並非老賊心腹，暫時不如先把他送到底艙去再說。」

石中英起身道：「晚輩這就把他送下去。」

後來的花戟高順（註：他是龍門幫安慶分舵楊天壽的內弟，「劍軟掌柔穆老三」穆愼行，係假扮同慶樓送酒來的伙計，直上第三層，由石中英替他易的容，此後就用穆愼行本名，免得讀者混淆不淸）忙道：「公子不忙，這人由兄弟把他送下去就是了。」

說完，一手提起花戟高順，大步往臥室中走去。

大家依然圍着小圓桌坐下。

琴兒掀帘走入，他已經沏了一壺茶送來，然後取了幾個茶盌，給大家面前斟好了茶，才退出。

藍純靑一手端起茶盌，朝沈長吉問道：「沈兄，咱們送出去的假李帮主，眞的死了麼？」

沈長吉道：「不錯，那晚屬下奉到劍主之命，協助掩護一號，把假冒李帮主的賊人弄出去，當時一號並未驚動巡山八猛，順利通過後山，怎知那晚正好是沈長吉巡查後山，被他發現，喝令一號停步，一號並未理會，反而加快脚步，朝前奔掠，沈長吉愈發起疑，一路緊追不捨，一號雖是身上揹着一個人，脚程跑得極快，怎奈這時莊中已經傳出雲板警號，沈長吉眼看始終無法追得上他，就使出了他『穿雲鏢』絕技，三鏢之中，一鏢從假李帮主後心打入，同時也貫穿了一號的前心。」說到一號慘死，神色不禁一黯！

聽他口氣，原來他並不是穿雲鏢沈長吉。

藍純靑道：「你不是沈長吉？」

沈長吉笑了笑道：「屬下派到這裏來，一直只是石家莊的一名園丁，做些雜活，直到第二天，劍主爲了替死去的一號報仇，親自解決了沈長吉，才指派屬下，接替了沈長吉。」

藍純靑一手摸着蒼髯，頷首道：「原來如此。」他並沒有詢問他是誰？

這是「護劍會」的規矩，只要手式和口令符合了，不能問對方的身份。

於是，這位沈長吉，雖然已經不是穿雲鏢沈長吉，大家仍然把他當作穿雲鏢沈長吉看待。（書中也仍以穿雲鏢沈長吉相稱）

（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耀宗因東方萍逃婚，因恐被人譏笑，臨時找來崔小紅冒認新娘，原說好成禮後送筆鉅欵給崔小紅爲酬謝，從此各走各路，詎崔小紅臨時變卦，驚動司馬光武，查知崔小紅爲崔剛、巫蘋之女，司馬光武遂點閉崔小紅穴道，迫她引他往找崔剛和巫蘋，原來崔巫夫婦對司馬光武仇深似海，夫婦隱居墳地苦練功夫，司馬光武來到，巫蘋假死躺在棺中，乘司馬光武不備，猝起與崔剛聯手襲擊，詎司馬光武功力高絕，不特未爲所傷，巫蘋反受重創，司馬光武指責崔剛應負擊傷巫蘋之責——

梟雄罪惡報　少俠擁美旋（大結局）

崔剛吼道：「你胡說——」

司馬光武道：「我那會騙你這位老朋友，你該多用點思想，剛才，你那一掌『寒屍掌』沒打到我，却全照顧在大嫂的身上啦——」

崔剛一呆道：「眞的……」

他神情一變，額上已涔涔滴下豆大汗珠。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我不過是將閤下的掌力引到巫蘋身上而已……」

巫蘋牙關緊鎖，叫道：「惡魔，你好毒……」

崔剛臉色鐵靑，道：「蘋妹，你怎麼樣？」

巫蘋顫聲道：「我不行啦，你呢？」

崔剛苦笑道：「我中了牛尾星毒沙，也好不了啦！」

司馬光武笑道：「你們賢伉儷眞是情深誼厚呀，雖然不能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却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哈哈，崔剛，你好福氣——」

他目光突然一寒，狠聲道：「我硬是不讓你們死在一塊——」

他伸手抓起崔剛，上前甩了兩記重大耳括子，但見十條血痕高高的鼓起來，司馬光武目中兇光四射一副嫉妒懷恨之色。

崔小紅衝上前去，叫道：「惡魔，你敢打我爹——」

巫蘋伸手將崔小紅抓住，道：「紅兒，不要衝動，你鬥不過他……」

崔小紅叫道：「我不怕……」

巫蘋正色道：「聽娘話，娘已是將死之人！」

崔小紅再也克制不住內心的哀傷，抱着巫蘋哀哀的哭泣起來，巫蘋雙目空洞的望着遠方。

司馬光武叫道：「巫蘋，你愛不愛崔剛——」

巫蘋堅定的道：「至死不渝——」

司馬光武叫道：「他現在像個鬼，你還愛他——」

巫蘋道：「他的臉也許連鬼都不如，可是他的心却像一張白紙——」

司馬光武憤憤地道：「我有地位，有本事，你難道一點都不喜歡我——」

巫蘋道：「你心如蛇蝎，毒厲可怖，誰會喜歡你——」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好，我在你面前活活打死，剛——」

崔剛叫道：「我本來就活不了多久，你打吧……」

他索性閉上雙目，也不反抗的等待司馬光武的拳脚攻擊，這種不畏死的精神，令兇惡的司馬光武也不禁佩服不已。

司馬光武一掌掃出，道：「好，你不怕死，我專打不怕死的人……」

砰地一聲，那重重的一拳有如擊在敗革上一様，崔剛全身一顫，嘴角上頓時鮮血直冒，噴洒滿地……

正在這時，一個憤怒的聲音，道：「堂堂武林盟主，居然做出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

司馬光武一收拳，嘿嘿地道：「眞想不到，這裏還有三位陌生的朋友……」

淡淡的星光從雲堆裏閃射出微弱的光芒，斜耀在石，蕭，仇三人那魁梧的身材上，他們從墳後緩緩走了出來，每人面上俱洋溢着一股憤懣不平之色。

司馬光武微楞，道：「眞失敬，當中這位和本盟主面生的緊！」

他一眼看出蕭雲和仇獨都是快意堂的高手，但對走在當中的石仁中却眼生的緊，所以他目光灼灼的瞪着石仁中，似是看看這位年靑人到底有何與衆不同之處。

蕭雲客氣的道：「司馬盟主，這位是石公子……」

司馬光武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大鬧快意堂的石公子，老夫倒失敬了……」

石仁中淡淡一笑道：「盟主，在下向盟主討一人情——」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好說好說。」

石仁中道：「請盟主高抬貴手，放了崔氏夫婦——」

崔剛叫道：「石公子，不要跟他講交情……」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石公子，你聽，我這位老朋友還不賣這個交情呢。」

石仁中道：「大盟主在武林中是脚踩四海顚的大人物，今夜在亂葬崗做出這種事情，傳出江湖只怕……」

司馬光武目光一閃，道：「你認爲能傳出江湖麼？」

石仁中道：「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大盟主，難保……」

司馬光武狠厲的道：「傳不出去的，永遠不會傳出去……」

仇獨變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你還不懂嗎？仇獨，虧你在快意堂幹了那麼多年，怎麼連這點門竅都沒學會，嗯……」

仇獨顫聲道：「你要殺人滅口……」

司馬光武一笑道：「對啦，你總算想通了。」

這一笑，當眞是狠厲異常，仇獨突然覺得魔鬼並不可怕，司馬光武比魔鬼還可怕……。

那淡灰的夜色斜映在司馬光武臉上，散發着一股獰厲悽怖的神色，當他說出那種無情無意的言語時，場中諸人，俱爲之神情一變，誰都知道，這個老狐狸說的出做的到，他不僅有那份力量，也有那份功力，……

仇獨沉聲道：「大盟主，你別打如意算盤……」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有誰能逃出這裏一步——」

仇獨道：「我就不信——」

司馬光武哼哈地一嘿，道：「你何不試試——」

仇獨雖然知道這位絕世高手武功蓋世，但他血氣方剛，也不信他能將這許多人留得下來，目光一轉，道：「在下正要一試——」

他自信一身輕功在年青輩中可說是佼佼者，念頭一動，身形陡然躍起，朝着茫茫夜色中迅快的躍去。

他形動如風，快速無比，誰都看的出此人在輕功方面有其獨特的造詣，但司馬光武却僅僅一笑，站立在夜中紋風未動，只輕描淡寫的道：「回來吧，再跑下去只怕閣下自動要回來……」

仇獨聞言暗暗冷笑道：「他居然用話來嚇我……」

忖念方逝，黑暗中突聽一聲大喝，仇獨那急速的身形迅快的刹住，極目朝前望去，只見一排黑衣漢子各持長短兵刃，攔住了自己的去路。

仇獨一楞，哈哈大笑道：「大盟主，怪不得你那麼有把握呢，原來你還留了一手，哈哈，好，大盟主，我認栽了。」

他定下心來，洒脫的緩步踱了回來。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仇獨，你怎麼不試啦？」

仇獨淡淡地道：「盟主，我承認你棋高一籌——」

崔剛沉聲道：「老朋友，咱們需要有個商量——」

司馬光武冷澀地道：「商量什麼？」

崔剛道：「這幾個年青人是無辜的，看在朋友的份上放了他們——」

司馬光武道：「老朋友，這麼多年了，你還不了解我，今夜他們知道我秘密的事情太多了，爲了我個人的名譽，這些人不能留下一個——」

崔剛道：「他們不清楚呀，尤其我們之間的事……」

石仁中微笑道：「崔伯父，你何必跟這種人討交情呢，由你們的談話中，我們雖然不能窺覩整個事件的全貌，但是由你們雙方的談話中，我們已知這位大盟主是看上崔伯母的美貌，而要硬生生的拆散你們……」

仇獨大叫道：「好啊，原來是誘拐人妻……」

巫蘋顫聲道：「他人面獸心，爲了想霸佔我，竟把崔剛的臉用小刀子一片片的劃破，使他變成最醜陋的男人，在他認爲唯有這樣才能斷了我們夫婦的感情，唉，他對愛情看的太賤了，愛情是無價的，沒有任何東西能把一對有眞正愛情的男女分開……」

司馬光武妒恨道：「我把你們兩個人的心通通挖出來，看看你們的心裏到底有多少眞意……」

崔剛道：「你會更失望，在我們心裏全是愛……」

司馬光武憤怒的一腳把崔剛踢開，道：「愛你的鬼——」

崔剛原本受傷極重，經司馬光武這重重的一腳踢倒以後，張口呵出二口鮮血，滿面憤怨的瞪着司馬光武。

巫蘋顫道：「你沒傷着吧。」

崔剛喘氣道：「沒什麼。」

司馬光武看見他們兩個伉儷情深，無異是火上加油，妒火上升，他目中似是噴火，凌厲的一聲長笑，自眉梢始，誰都看的出來，正有一股殺機瀰漫開來。

他嘿嘿地道：「我要你們死——」

石仁中適時的踏出半步，道：「盟主，你先冷靜——」

司馬光武哼聲道：「冷靜，哼，石朋友，你這是管閒事還是教訓我——」

石仁中道：「這已經不是管閒事，而是有關生死的大事了，你剛才不是說過麼，知道你秘密的人都得死……」

司馬光武道：「不錯。」

石仁中道：「在下斗胆向盟主請教一事——」

司馬光武道：「你問吧。」

石仁中道：「快意堂，可是盟主的分支……」

司馬光武恨聲道：「不錯，可是它已被你破壞了……」

石仁中道：「盟主，那在下就要請教了……」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說呀，老夫不喜歡吞吞吐吐的人……」

石仁中道：「江湖這許多年來連着發生許多血案，全是快意堂的傑作，在下想知道那些血案是不是你主持……」

司馬光武道：「快意堂的工作是做買賣，只要價錢開的合理，顧客肯付錢，我們便負責把買賣做好，達到快意恩仇的目的……」

石仁中道：「你不覺得殘忍……」

司馬光武冷冷道：「石朋友，這兩個字在我來說已經麻木了……」

石仁中冷笑道：「盟主，你枉爲武林之主，我眞奇怪，像你這副德性的人怎麼能做武林盟主呢？他們難道……」

崔剛啞聲道：「什麼武林盟主，根本就是用卑鄙手段……」

石仁中一楞道：「卑鄙手段——」

崔剛恨聲道：「他爲了達到盟主的目

的，暗中不知殺害多少白道高手，那時許多人敢怒不敢言……。」

司馬光武大吼一聲，道：「崔剛，閉上你的嘴——」

崔剛道：「我偏要說，把你那張醜陋的臉說給他們聽，讓他們都知道你的心腸有多毒，你的面目有多憎惡……」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反正你要死了，要說你就說吧。」

崔剛哼哼地道：「你慘害我都不管，唯有毒害仁義君子石龍君……」

話未說完，司馬光武已大喝道：「住嘴——」

石仁中變色道：「崔伯父，石龍君是死在盟主手裏——」

崔剛沉聲道：「不錯。」

石仁中全身顫震的道：「他爲什麼要殺害我爹……」

崔剛一震，道：「什麼？石龍君是你爹……」

石仁中道：「正是家父……」

崔剛一呆，道：「你就是我們的小主人……」

石仁中微咽道：「崔伯父，你……」

崔剛哽着聲，道：「我是黑河九傑的老九……」

石仁中目中淚光一閃，道：「黑河九傑……」

在他那紊亂的腦海裏，剎時浮現出幼年逃命的片斷情景，他彷彿又看到許多叔叔伯伯爲了救助自己，而慘然死於非命的情景……。

崔剛道：「是啊，我們都是令尊的手下九傑……」

石仁中道：「崔伯父，你說，我爹是怎麼死的……」

崔剛道：「都是他……」

他怨毒的指着司馬光武，司馬光武突覺全身一震，面上在瞬息之間有着數個不同的變化。

石仁中大喝道：「盟主，你要有個交待……」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片面之辭，你能盡信麼？」

石仁中一呆道：「你不承認……」

司馬光武道：「沒有眞憑實據的事情誰能相信……」

石仁中怒聲說道：「崔伯父就可以做證……。」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我找兩個人說是你殺了一個人，行麼？」

石仁中道：「沒有事實當然不行。」

司馬光武道：「這不結了麼，僅憑崔剛那小子幾句話你就相信啦，石朋友，年青人有幹勁是對的，但却不能盲目……」

這個老狐狸能在武林中被其他各派舉爲盟主，自然有其相當的能力，他得理不饒人，借機訓石仁中一頓……

巫蘋喘息道：「司馬光武，你眞要憑據？」

司馬光武嘿嘿地冷哼一聲，道：「那是自然……」

巫蘋轉首道：「崔剛——」

崔剛嗯了一聲道：「什麼事？」

巫蘋道：「你記得我們主人臨死前曾交待過……」

崔剛道：「保護小主人和那柄『穿月』劍……」

巫蘋道：「那柄神劍有何神異之處需要咱們冒死保護……」

崔剛一楞道：「對呀，我怎麼沒有想到……」

巫蘋道：「這其中道理太明顯了，如果那柄神劍僅僅是鋒利一點，決不要那麼多人爲它而死……」

崔剛道：「難道還有秘密……」

司馬光武神情變色道：「崔剛，巫蘋，你們兩個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巫蘋冷冷地道：「只怕你的心事被猜中了……」

石仁中一震道：「當年追殺在下的全是快意堂的人，司馬盟主，這事你不會不知道吧，在下也想聽聽你的解釋——」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本盟主不願談這件事——」

崔剛道：「他怕說多了漏了底……」

司馬光武怒聲道：「崔剛，你太討厭了。」

此人雖爲武林盟主，氣量却是非常狹小，話音一落，揮手一掌拍了出去，這一掌功力甚厚，崔剛身負重傷，自是無法抗拒或閃移。

正在這時，石仁中一移身形，右掌疾出，硬將對方擊出的掌勁接了下來，但聞砰地一聲，雙方身子俱是幌了一幌，暗中俱被對方強勁的功力所懾服。

崔剛大叫道：「好狠呀，你要殺人滅口……」

司馬光武道：「你們這些人不會留下一個活口……」

蕭雲道：「我等也沒打算能活着出去，大盟主，咱們都是仇深似海的對頭，你何不乾脆來個了斷。」

司馬光武道：「你們可以把什麼都算在老夫頭上，老夫並不在乎別人加多少罪在我頭上，有本事你們儘可動手……」

石仁中冷冷道：「盟主，你這一招好絕，……」

司馬光武冷哼道：「絕，這那能算絕，你拿不出證據才叫絕呢。」

巫蘋呻吟道：「證據在劍柄裏……」

這話從她嘴裏冒了出來，全場俱爲之一震，崔剛顧不得身上嚴重的傷勢，疾躍了出去，道：「我怎麼沒想到這點……」

他抓着石仁中的手臂，急聲道：「石老弟，那柄神劍……」

石仁中道：「在……」

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苦苦追尋經年的父親死因，居然會將這秘密藏在神劍的劍柄裏，以往，他只知道這柄神劍名貴非凡，鋒利無比，却不知道快意堂千方百計的追殺自己之搶奪此劍，原來主要是想消滅掉這份隱密……

司馬光武突然躍了過來道：「把劍給我……」

他身手快速異常，伸手朝石仁中的長劍抓去。

石仁中沉聲道：「慢着——」

他此刻猝受攻擊，不及變招，但他的手却握在劍柄上，一見司馬光武迅快攻來，借機一撤長劍，一溜冷電般的劍芒閃射了出來，朝着司馬光武的手臂劃去。

司馬光武嚇得躍身疾退，道：「好小子——」

石仁中馭劍斜立，道：「不要輕舉妄動，當心傷了……」

崔剛道：「把劍柄旋開……」

石仁中瞪着司馬光武，道：「不急，司馬盟主不太喜歡我看那個秘密……」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不錯，那一份不屬於你的秘密……」

石仁中道：「但是，它却握在我的手裏。」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現在還言之過早……」

仇獨道：「石大哥，他想搶……」

石仁中道：「仇兄弟，他有本事就搶吧。」

司馬光武道：「石朋友，你只要把這柄劍留下，老夫願網開一面，放你單獨逃生……」

石仁中哈哈大笑道：「盟主，你這話不是太好笑了……」

司馬光武道：「好笑，老夫並不以爲然……」

石仁中道：「你不會忘了家父的仇還沒了結呢……」

司馬光武說道：「你是聰明人，不該再談這件事，你應該看的出來，憑你那點本事，固可揚名江湖，但要說到報仇，則差的太遠，老夫隨便施個眼色，你也受不了……」

石仁中哼聲道：「盟主，在下想現在跟你討教討教……」

司馬光武道：「你不配——」

石仁中道：「盟主，這話太狂了。」

仇獨大聲道：「他媽的，什麼狗屁盟主，說這話簡直跟猪一樣——」

「嗖——」

他的話音方落，黑暗中忽然射來一枝飛箭，勁疾無比的照着仇獨的胸前射來，眞是又準又狠……

仇獨那能防備對方會有此招，哎呀一聲，一枝銳利的長箭已穿胸而過，鮮紅的血噴射了出來，流濺而落。

仇獨顫聲道：「石大哥——」

石仁中撲過去道：「仇兄弟……」

仇狄嗚咽道：「給我報仇……」

石仁中含着淚道：「血債血還……」

當他說完這四個字後，在仇獨那痛苦無比的臉龐上立刻綻現出一絲欣慰的笑容，含着那絲痛苦的微笑逝去。

蕭雲吼道：「有種的站出來，別躲在暗中傷人……」

石仁中目中殺機一湧，道：「盟主，你手下不會全是畏首畏尾之徒吧……」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個個都是天地間的英雄好漢……」

石仁中道：「把他叫出來，讓我們見識見識這樣一位大人物……」

司馬光武尚未回答，暗中已有人叫道：「老夫來了。」

黑暗中，只見一個瘦骨如柴的老頭子踏着亂葬崗上那雜亂的草莖緩緩的行了過來。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陳乾，見見石朋友……」

陳乾冷傲的說道：「無名之輩，他不配……」

石仁中憤怒的把仇獨平放在地上，站起來，道：「怪不得閣下手法那麼準呢，原來是陳孤弟子……」

蕭雲吼道：「姓陳的，暗箭傷人，好卑鄙……」

陳乾冷冷一哼，道：「他對盟主無禮，該死……」

蕭雲道：「陳乾，在下要領教領教閣下的神箭絕技——」

陳乾喋喋地道：「你會死——」

蕭雲冷嘿一聲，道：「你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陳乾怪笑道：「老夫要跟姓石……」

司馬光武得意的哈哈笑道：「對，你只要把姓石的那柄劍拿下來，本盟主有重賞……」

陳乾道：「那還不簡單……」

這個瘦骨如柴的老頭子太過於目中無人了，他不僅沒把蕭雲放在眼裏，甚而連石仁中也沒瞧上，話音一落，一手直往石仁中的胸前抓來。

休看陳乾年紀已經老大，那一身乾淨俐落的手法却是江湖上少見的身手，石仁中一震，暑退一步，長劍倏地顫閃揮來。

陳乾似乎被石仁中這快速的劍招所震住了，一收手，雙袖飛洒，數縷寒光無情的朝石仁中疾射而來。

石仁中道：「袖裏箭……」

他目中透着一股兇烈的殺機，身形一掠躍起，寶刃在空中一轉，那幾道袖箭頓時被劈落塵埃。

陳乾一楞道：「好身手。」

他不退反進，雙手箕張，臂環而抱，十指朝石仁中的咽喉之處揑來，這一招怪異乖絕，殊出場中諸人意料。

陳乾自恃武功高絕，未將石仁中放在眼裏，所以在近身相搏的刹那，毅然大胆的，出這一怪招。

陡然，寒光疾切的一閃而沒——

血液突然噴洒了下來，只聽陳乾一聲慘嚎，兩條手臂齊肘之處全被削了下來，陳乾痛得哀聲大叫，蹌踉地摔在地下。

陳乾哀叫道：「盟主——」

司馬光武冷冷地一哼，道：「給我丟人……」

陳乾似乎沒有料到司馬光武會在這個節骨眼上說出這樣無情無義的話，楞了一楞，望着地上那兩條血淋淋的手臂，慘叫一聲，一頭撞向墓碑上。

血影四下一濺，陳乾腦漿四溢，倒地而死。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石朋友，貴朋友的仇終於報了……」

石仁中憤怒的道：「沒有——」

司馬光武一怔道：「陳乾已死，怎麼還沒有呢？」

石仁中恨聲道：「還有你……」

司馬光武嘿嘿地冷哂道：「那不容易啊，……」

石仁中道：「盟主，你別太自信了，在下就要討教……」

司馬光武突然嘆了口氣，道：「石朋友，你年紀輕輕，前途尚大有可爲，何苦要往死路上走，你只留下寶劍，本盟主保證……」



石仁中劍一揮，陳乾乾嚎一聲，雙臂被齊肩削落。

石仁中不屑的道：「你說的眞容易，家父的仇咱們該怎麼個解決……」

司馬光武道：「那太簡單了……」

石仁中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怎麼簡單……」

司馬光武道：「令尊的仇，老夫負責把那元兇交出來……」

崔剛叫道：「那元兇就是你，你會把自己交出來……」

司馬光武叱道：「胡說，殺害石龍君當然是另有其人……」

此人眞是陰狠毒辣的老狐狸，他爲了洗刷自己的罪狀，竟想出另一套計劃，以湮滅證據……

崔剛道：「除了受你的主使外，還會有誰？」

司馬光武眼珠子一轉，道：「當然另有其人……」

巫蘋喘道：「石少爺千萬別上當，這個人撒謊連臉都不會紅，他除了會胡說八道外，每句話都是狗屁連篇——」

司馬光武瞪眼道：「巫蘋，你不該說這種話，至少我會喜歡過你……」

巫蘋不屑的道：「我不希罕……」

崔剛道：「石少爺，你只要看了那封密函就可眞象大白了。」

石仁中道：「不錯。」

司馬光武狠聲道：「石朋友，我勸你不要自尋煩惱，把那柄劍交給我……」

石仁中冷聲道：「盟主，你可以再搶呀，……」

司馬光武冷冷地道：「你認爲我辦不到……」

突然，黑暗之中突然响起一連串蹄聲，這陣蹄聲密集而雜亂，好像根本不止一個人，三更半夜，又是在這鬼氣森森，荒涼無比亂葬崗附近，這蹄聲就太耐人尋味了。

司馬光武眉宇一皺，忖道：「誰會來湊這個熱鬧，難道來人沒發現……」

忖念未逝，已聽一聲大叫道：「少盟主到……」

蹄聲漸近，司馬耀宗當先一騎，身後的馬鞍上，跨坐着一個憔悴無比的少女，那少女，似乎已身心勞頓，顯得軟弱而無力，……。

司馬耀宗一躍而下道：「爹——」

司馬光武不悅的冷聲道：「你來幹什麼？」

司馬耀宗道：「我來送人……」

司馬光武一怔道：「誰？」

司馬耀宗道：「東方姑娘——」

司馬光武不悅的道：「她是你的妻子，你送來這裏幹什麼？」

司馬耀宗道：「我好不容易把她找到，對爹來說，是非常的有用，爹，你知道東方姑娘在石仁中心中的地位麼？」

司馬光武腦中意念一閃，忖道：「是呀，我怎麼沒想到這點……」

他朝石仁中嘿嘿一笑道：「石朋友，你不會不認識她吧……」

石仁中心中一震，目光緩緩朝東方萍身上望去，只見她精神委靡，彷彿大病初癒的樣子，她似乎沒有看到石仁中，只是茫然的望着夜空……

蕭雲低聲道：「大哥，她就是東方姑娘……」

石仁中嗯聲道：「正是她……」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石朋友，她爲了你，居然不跟我兒子結婚……」

石仁中道：「司馬大盟主，請你尊重她，……」

司馬光武狠聲道：「她已然不願嫁給我兒子，我們司馬家中也不希罕，她已然愛的是你，你可以把她要回去……」

他深沉的一笑又道：「不過，你要付一點代價……」

司馬耀宗急聲道：「這……」

司馬光武怒叱一聲，道：「怎麼？你眞這麼沒有出息呀，天下的女人多的是，環肥燕瘦，任你選，爹不信討不到一個更好的……」

司馬耀宗急聲道：「爹，你不是說過，東方伯父的……」

司馬光武壓低聲音道：「蠢貨，爹會吃虧麼……」

司馬耀宗被他爹爹罵的不敢再吭一聲，他偷偷望了東方萍一眼，只見她茫然的望着夜空，什麼事也不曉得，暗中嘆了口氣，他輕輕在東方萍身上拍了一掌。

東方萍哎呀一聲清醒了過來，道：「不要臉……」

司馬耀宗有點愧疚地道：「我爹在這裏……」

東方萍這才發現自己處身在一個極端荒涼和恐怖的墳場，她目光畧畧一掃，忽然發現石仁中就站在自己的身前，楞了一楞，全身竟泛起一陣輕微的顫抖。

她低啞的道：「仁中……」

石仁中黯然的道：「東方姑娘……」

這聲「東方姑娘」在他嘴裏說出來，眞是艱澀生冷，痛苦非常，而傳進東方萍耳中，更是肝腸寸斷，彷彿他們之間已陌生了許多，頓時，使她覺得時間眞會沖淡雙方的友情麼，在她心靈中，她不信友情與愛情會消逝的那麼快……

東方萍顫道：「我終於見着你……」

她似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那激動的情緒，移身朝石仁中撲來，那知她的動作雖快，司馬光武的動作比她還要快，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將她硬扯回來。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東方姑娘，你不要太衝動——」

東方萍叫道：「司馬伯父，你不該這樣對付我——」

司馬光武道：「你冷靜點，我現在正和你的他談判呢，他如果眞的喜歡你，自然會把你救出來，如果他根本不喜歡你，你還是嫁給我兒子算了……」

東方萍啞聲道：「你做夢——」

司馬光武道：「那好，你給我乖乖的等在這裏，不然休怪我不念交情，又要點上穴道，讓你動彈不得……」

東方萍道：「你不怕我爹……」

司馬光武冷冷地道：「你爹還有臉！這件事，哼，有你這樣的女兒，他的老臉早讓你丟光了……」

石仁中沉聲道：「大盟主，你這種行逕可不像個英雄人物……」

司馬光武道：「咱們談談條件……」

石仁中道：「什麼條件？」

司馬光武道：「假如你眞喜歡東方姑娘，閣下只要把那柄劍留下來，你便可帶着她離開這裏，不過那也只能限定你們兩個……」

石仁中道：「在下若不願呢？」

司馬光武道：「那表示你根本不愛東方姑娘，她痴痴的等你尋你，甚至於逃婚……種種事跡，在她來說全不値得……」

石仁中心弦一顫，忖道：「這老狐狸好利的一張嘴，居然先咬我一口……」

他淡淡地道：「盟主，你用心可謂良苦……」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本盟主不怕你不從……」

石仁中道：「在下並沒有答應……」

司馬光武神情一變，說道：「你不愛她，……」

石仁中正色的說道：「不，我愛她，不過，這是兩回事，我不能因爲她而放棄了這許多的朋友，她也不會爲了個人的愛，而遺棄這許多肝胆相照，有血有性的英雄，……」

東方萍凄然的道：「仁中，你說的對，我們不能因爲個人的幸福而喪失那麼多人的生命，要死大家都死在一塊——」

巫蘋嘆道：「好一個善良的女孩子，我們的紅兒就差遠了……」

崔小紅不敢吭聲，只在那裏偷偷抹眼淚。

司馬光武呆了一呆，道：「東方姑娘，你不要命了……」

東方萍道：「我爹跟你有多年的交情，你反了臉連他女兒都不認，僅這一點，已顯出你這個人是多麼狠辣，我就是想活下去，只怕你也不會放過我……」

司馬光武哈哈大笑道：「好厲害的丫頭，你果然有點眼光……」

東方萍道：「司馬伯父，你可曾想過後果……」

司馬光武一震，道：「後果，什麼後果？」

東方萍道：「伯父，我爹的斤兩你不會不明白，他要查一件事沒有查不出來的，你如果殺了我他老人家一定會找上門來，那時，伯父縱有蘇秦，張儀之舌，也難舌底生花……」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你認爲令尊會知道麼？」

東方萍肯定的道：「我相信我爹的本領，他要知道一件事，江湖上還沒有人能瞞過他的耳目……」

司馬光武道：「你有沒有估估伯父的能力……」

東方萍一呆道：「這個……我倒沒想過……」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姑娘，我要做一件事情，絕對天衣無縫……」

陡聞有人哈哈笑道：「老朋友，你未免太自信了一點……」

但見黑暗中一個灰淡的影子像一道幽靈一樣的冉冉而來，這人神情洒脫的緩步而來，却在威武中含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殺機。

東方萍一震道：「爹——」

東方馭龍嗯了一聲道：「有爹在，誰也不怕……」

司馬光武內心一驚，忖道：「該死，他怎麼來了，咦，那些埋伏的人怎麼不阻攔他呢……」

他苦澀的一笑，說道：「親家公，你也來啦——」

東方馭龍哼道：「誰和你親家……」

司馬光武急聲道：「老兄弟，你怎麼啦，不認這門親事……」

東方馭龍冷笑道：「不認啦——」

司馬耀宗急上前道：「岳父，你不是說……」

東方馭龍怒道：「誰是你岳父，你少胡叫一通，司馬光武，我女兒還好沒嫁進你們家，不然三天不到她的一條小命就沒了……」

司馬光武陪笑道：「老朋友，這是誤會……」

東方馭龍哼聲道：「誤會，若不是老夫親耳聽見，還眞以爲是誤會呢。」

他拉着東方萍的手，道：「萍兒，跟爹回去……」

司馬光武滿面陪笑道：「請，請，事過之後，兄弟當登門請罪——」

東方萍搖頭道：「爹，我不走……」

東方馭龍一怔道：「爲什麼？」

東方萍凄楚的道：「我要跟石仁中在一起……」

東方馭龍怒氣上湧，道：「那小子別理他……」

東方萍顫聲說道：「爹，孩兒離不開他……」

東方馭龍一呆道：「你愛上他……」

東方萍那蒼白的面頰上刹時掠過一絲紅暈，她不勝嬌羞的低下頭去，看在東方馭龍眼裏，不禁暗暗搖頭。

東方馭龍固執的道：「你先跟我回去，那小子眞喜歡你，他會上咱們谷裏來求親……」

東方萍道：「爹，不行，他現在很危險……」

東方馭龍哼聲，說道：「你是要爹幫助他……」

東方萍點頭說道：「爹，難道說不應該……」

東方馭龍道：「好，爹就守在這裏，看看再說……」

司馬光武一聽大急，道：「老朋友，你不會和我反目吧……」

東方馭龍哼一哼，說道：「那可不一定，……」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老朋友，你最好聰明點，當年姓石的案子，你也逃不了責任……」

東方馭龍一怔道：「好呀，你要把我拖下水……」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你當然不能置身事外……」

石仁中雙目通紅，道：「司馬光武，你說他也有一份……」

那個「他」字不用問也知道指的是東方馭龍。

東方萍一驚道：「爹，你……」

東方馭龍一笑，說道：「孩子，緊張什麼？」

東方萍哇地哭出聲來，道：「爹，你不該參與那件事……」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你爹不但參加了，而且還是主角呢……」

東方馭龍冷冷地說：「司馬光武，我心安理得，你說破了嘴也沒人會相信。」

石仁中道：「崔伯父，現在我要替我爹報仇了……」

一股濃烈的殺機迅快的燃燒在他的眉宇間。

崔剛道：「你看看血書再動手……」

石仁中悲聲呼叫道：「願爹在天之靈佑我……」

他目光凝注在司馬光武身上，緩緩啓動那柄神劍的柄端，果然，那劍柄暗含旋鈕，一經旋轉，立刻露出一道缺口，裏面藏着一塊叠好血巾……

他的心，怦怦直跳，雙手不禁抖顫起來……

司馬光武一雙目光四下流轉，似是有所舉動，……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大盟主，你不要亂打主意，讓這孩子看完那道血書，只要在江湖上打過滾的人都知道石龍君的血書是藏在劍柄裏……」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東方兄，你難道不想看看那道血書裏寫什麼？」

東方馭龍道：「不看也罷……」

司馬光武道：「聽說石龍君尋得武林秘笈『天龍八式』……」

東方馭龍目光爲之一亮，旋卽搖頭道：「不感興趣……」

石仁中愼重的將那血巾啓開，目中頓時淚如泉湧，全身不停的抖顫，但見他雙唇顫抖，喃喃自語，誰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崔剛急聲叫道：「石老弟，令尊說什麼？」

石仁中雙手捧着血巾大呼道：「爹，孩兒替你報仇……」

崔剛道：「石老弟，不要激動，先冷靜下來，……」

石仁中目中怒煞之氣一湧，道：「司馬盟主，你是主……」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令尊這麼寫的，本盟主也不想賴了。」

石仁中道：「家父說你們曾在始信峯頂比劍……」

司馬光武道：「爲爭天下第一，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石仁中道：「始信峯頂一共有四個人參加，你，東方谷主，還有一位蒼州老丐，家父會贏了蒼州老丐和東方谷主……」

司馬光武不屑的道：「他却敗在我手裏……」

石仁中冷哼一聲，恨聲道：「你却用了手段——」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這件事東方谷主也曾參與，我有沒有用手段，東方谷主應該很清楚，任何事情要逃過他的眼睛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東方馭龍沉吟着道：「我發現他用手段……」

石仁中道：「家父在勝了東方谷主和蒼州老丐之後，司馬盟主可曾假獻殷勤的端一杯始信峯頂涼泉給家父喝……」

司馬光武變色道：「這……這不清楚了……」

東方馭龍道：「有，那時老夫因功力耗用太多，盤膝坐在地上調息，無意中看見司馬盟主掏一碗涼泉給令尊——」

石仁中說道：「毛病就出在那碗泉水上——」

東方馭龍一驚道：「怎地？」

石仁中道：「家父血巾上交待的很清楚，司馬盟主發現家父的劍法超絕，他決非敵手，是故借送水的時候在水裏洒了一點『解功散』，家父沒料到他會用這種卑

鄙的手段，喝下了那碗泉水之後，才知道上當……」

司馬光武道：「一派胡言，令尊可以要求改日再比──」

石仁中道：「武林中一諾千金，誰願意輕易失言，家父全身功力被解功散化解無遺，與司馬盟主交手自非其敵──」

東方馭龍啊了一聲道：「怪不得石龍君和司馬盟主動手時，出手不如與我那樣凌厲呢，原來這其中還有這個原因──」

石仁中憤慨的道：「家父落敗之後，立刻下山，司馬盟主知道事機已洩，爲恐讓武林道的朋友知道眞象，遍發武林箭，邀請各派攔截家父，各派與家父俱有交情，明是攔截，暗中却在保護，司馬盟主喪心病狂的居然命快意堂追殺家父與在下，黑河九傑，與家父有生死之誼，毅然出面保護在下……」

崔剛嘆氣道：「可惜，黑河九傑死傷殆盡……」

石仁中恨聲道：「他們沒有白死，有人要償命的……」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眞沒想到石龍君留的血書裏還寫的那麼詳盡……」

石仁中沉聲道：「你可認罪……」

司馬光武冷嗤道：「你已然都知道了，老夫也不必再瞞了……」

石仁中叫道：「你爲什麼非置家父於死地不可？」

司馬光武深沉的道：「那只怪他有着太高的武功，也怪他有顆太聰明的腦袋，老夫有許多事都壞在他手裏……」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有一件事你還沒說出來──」

司馬光武哼聲道：「什麼事？」

東方馭龍道：「武林中若以聲望武功而論，石龍君只怕在你我之上，少林悟圓方丈，武當百非道長雖在武林中俱是個响噹噹人物，但比起石龍君猶差一着，閣下深知要想登上武林盟主寶座，非除去石龍君不可，故……」

司馬光武叱道：「東方兄，你不該陷我於泥沼……」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老夫早知你的居心，只是不願道破……」

司馬光武叫道：「你已然看出來了，爲什麼不事先通知姓石的……」

東方馭龍哼哼地道：「老夫看不慣石龍君那種傲態，況且武林中人個個眼高於頂，老夫縱是警告於他，他也不一定會賣這個帳……」

司馬光武連哼數聲，目中怒燄陡張，呈現一片兇光……

他嘿嘿地道：「東方兄，老夫和你相交一場，今天……嘿嘿，休怪老夫不念交情，說不得要將你留在這裏了……」

東方馭龍哦了一聲，說道：「老朋友，你眞够交情呀，居然在這節骨眼上還這麼照顧我，哈哈，老朋友，只怕你枉費心機了……」

司馬光武嘿嘿地冷聲說道：「那可不一定，……」

他朝司馬耀宗一施眼色道：「孩子，你先退後──」

司馬耀宗那敢抗命，急忙領着他的手下退後數尺──

但閃嘆地一聲哨响，四週刹時傳來雜亂的腳步聲，從那黑暗的草叢後，湧來十餘個黑衣彪形大漢，這些人俱是手戴虎皮手套，腰掛大皮袋，袋裏隆隆鼓起，顯然是不尋常的武器。

東方馭龍眉頭一皺道：「老朋友，你叫他們出來丟人現眼……」

司馬光武搖頭道：「東方兄，你千萬別太小看他們，這些人雖然武功不怎麼高强，但一手的巧勁敢誇空前第一……」

蕭雲神色一變，低聲道：「石兄，這些人是司馬光武一手調敎出來的火燄手，與人對敵兇辣難防，咱們最好能在他們未出手前先予除去……」

石仁中嗯聲道：「他們個個穿戴手套，其中一定有古怪──」

話聲方落，左側那個黑衣人，突然伸手直入大袋中，抓了一把朝外直揚，但見烏光流閃，發出一片剝剝之聲，刹時烈燄飛揚，沙石和草木全是烈燄──

崔剛驚道：「烈燄沙──」

他的話聲在黑夜聽來特別令人驚心，那司馬光武目光在崔剛身上一掠，立時嘿嘿大笑道：「姓崔的，你是頭一個──」

那時黑衣大漢彷彿已有默契一樣，未等司馬光武指示，個個已將烈燄沙抓在手中，一聲大喝，全都洒去──

崔小紅驚道：「爹──」

她見那一蓬蓬無情的烈燄沙在空中飛舞，朝着爹爹身上飛去，頓時顧不得自身的危險，直躍而去。

藍藍的燄火刹時從崔剛身上散發開來，他竟然被那無情的火燄吞噬在裏面，嘴裏發着痛苦的慘叫──

巫蘋叫道：「小紅，小紅──」

崔小紅不知危險急撲往崔剛身上。

她尖叫道：「爹，爹──」

崔剛叫道：「小紅，別來──」

他們距離的太近了，小紅的手方觸在崔剛身上，那藍燄像長了眼睛似的，刹時燒着了她的全身……

蕭雲目眦欲裂，叫道：「在地上滾，小紅──」

崔剛痛苦的大叫一聲，聞聲急忙在地上翻滾，誰也沒有想到那無情的燄火居然是愈滾愈烈──

腐蝕的焦臭味，已隨着火勢而傳了過來……

巫蘋吼道：「崔剛，我也活不了。」

這個女人的性子好剛烈，一見自己的丈夫和女兒全陷身火勢之中，驚悚之下，一下子咬斷了舌根，滿嘴鮮血慘然死去。

東方萍哀聲呼叫道：「爹，好霸道的火沙……」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老夫不相信誰能逃過這個毒沙陣……」

蕭雲一見崔小紅和崔剛全倒跌在火燄中，知道他們已無生望，他傷心之餘，大吼一聲，拔出一柄長劍，朝着身邊一個黑衣漢子刺去。

「哎呀──」

那一劍又快又疾，又是猝然而發，那漢子不及閃避，頓時，穿劍而過，倒地卽死。

司馬光武叫道：「姓蕭的，你也給我死──」

無數的烈燄砂密密麻麻的朝蕭雲身上罩下。

石仁中急道：「蕭雲，小心──」

蕭雲彷彿根本沒聽見一樣，他勢如瘋狂，根本不顧那些無情的毒砂，揮舞着長劍，衝入人叢裏，連着又殺了兩個黑衣大漢，但自己也着火多處……

蕭雲狂裂的一聲大笑道：「大哥，我死了你給我報仇……」說完，帶着一身的藍火反朝司馬光武身上撲去。

司馬光武變色道：「攔着他……」

他兒子司馬耀光一聽爹爹叫人攔着蕭雲，爲求表現一下自己的武藝，斜側裏一個箭步，伸手抱着蕭雲，兩個年靑人頓時糾纏在一起──

司馬光武急道：「混旦，誰要你抱他，那火有毒……」

他的話太晚了，司馬耀宗的身上已燒了好幾處，他拚命的想把蕭雲推開，可是蕭雲的手緊緊抓着他，他只覺喉結一緊，全身疼痛難當，呼息愈來愈困難──

司馬耀宗顫道：「爹，救我──」

司馬光武吼道：「解藥，解藥──」

他上前一腳踢在蕭雲身上，蕭雲悶哼一聲，人已斷氣而死，那些黑衣大漢同時朝這裏湧來，有人叫道：「報告盟主，解藥沒帶來……」

石仁中悲憤的道：「害人的毒砂，我要你們通通死……」

但見耀眼的劍光在空中一閃，一溜劍影在空中疾快的一閃而過，只聽數聲慘叫過後，那十幾個黑衣漢子俱倒臥在血泊之中──

東方馭龍駭道：「劍罡……」

東方萍呼道：「仁中，殺的好……」

石仁中滿面殺氣，道：「我要給那些死去的人報仇……」

「呸──」司馬光武悲吼道：「你還我一個公道……」

此刻司馬耀宗因爲受不了那痛苦的灼傷，而慘嚎連連，他臉色靑紫黑，顯然毒砂上的劇毒已發作了……

石仁中道：「正好，司馬光武，咱們來做個了斷──」

東方馭龍不屑的道：「燒了兒子怪別人──」

司馬光武叫道：「不怪他怪誰，他如果不來找麻煩……」

他轉眼一見自己那十幾個黑衣大漢全在血泊裏，不禁怔了一怔，剛才只因太關心兒子，而沒注意是怎麼一回事，心念一動，頓時怒髮直竪──

他吼道：「東方兄，你不該下這麼狠的手……」

東方馭龍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司馬光武道：「這裏除你而外，老夫實在想不出誰有這麼大的本事，居然能在舉手連殺恁多的人……」

東方馭龍冷冷地道：「你認爲是我幹的──」

司馬光武道：「不錯。」

東方馭龍道：「那你就算在我的頭上好了……」

石仁中雙目通紅，道：「老賊，殺死他們的是我──」

司馬光武嘿嘿地道：「是你，只怕你沒這個本事──」

石仁中道：「那你就看看──」

那冷艷的劍光兜空飛起，像一道銀色的匹練，冷寒無情的朝着司馬光武全身罩下──

司馬光武大駭道：「劍罡……」

刹時，江湖上多日的傳言在他眼前已有了證實，失傳百年的劍道最玄奧的劍罡神技，果然又再一次出現江湖──

他疾快的拔劍，揮劍如風，向對方那疾落的劍光迎去，他妄想以自己那渾厚的功力來抗拒這百年神技……

變方劍光一觸而分──

只聽喀嚓一聲輕响，司馬光武的長劍已斷裂爲二截，不幸的是那凌厲的劍刃和劍氣居然連着衣服和肉，將司馬光武的臂肘齊根削落地上。

鮮艷的血刹時噴洒滿地──

司馬光武痛叫道：「姓石的，你好狠心──」

石仁中寒着臉，道：「在下要殺了你祭靈……」

司馬光武痛顫的道：「你不要逼人太甚……」

石仁中道：「當初你追殺家父的時候，可曾想到今日……」

司馬光武吼道：「好，我兒子也死了，手臂也斷了，活着跟死也差不多少，老夫就成全你……」

果然，那司馬耀宗已死去多時，身上的藍色艷火尚在燃燒，一股股焦臭味散發開來，中人欲嘔……

司馬光武望着他兒子悽然的道：「兒子，別怕，爹來了──」他不畏那無情的毒火，伸出單臂將司馬耀宗摟在懷裏，藍色燄苗子立刻燒到他身上，他似乎已不知道灼傷的痛苦，抱着他兒子喃喃地自言自語，誰也沒聽見他在說些什麼，只知道他在親吻着他兒子的面頰……

石仁中突然嘆了口氣，道：「他不該做盡太多的惡事……」

東方馭龍道：「那毒火上身誰也活不了，他是自作自受……」

石仁中長劍斜擧泣道：「爹，還有各位爲我們死去的叔叔伯伯們，孩兒已爲你們報仇了，願你們在天之靈能够安息！」

東方萍顫道：「仁中你沒受傷吧？」

滿臉關注之情，一種脈脈的情意洋溢於言表……

石仁中苦澀的道：「謝謝你，萍萍，在下要回家了……」

東方萍一怔道：「回家幹什麼？」

石仁中道：「在下要回家祭父……」

東方萍道：「我跟你去……」

石仁中一震道：「你……」

東方馭龍嘆息道：「仁中，我把她全交給你了，她將來幸福與否，全看你的了，祝福你……」說着一幌身，人已朝黑夜之中奔去──

東方萍叫道：「爹──」

石仁中也高叫道：「伯父……」

東方萍道：「不，你該叫岳父……」

石仁中一呆道：「這……」

兩人不禁莞爾一笑，頓時有一種幸福的甜蜜傳入兩人的心湖裏……

夜漸去，黎明將至──　（全文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魅梟

單于紅・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小慧冒雪夜奔，漸感不支，到一破廟求宿，午夜，金蛾子突到來，僞說家有急事，着小慧隨她即速回家，金蛾子母女走後不久，破廟突來十數强徒，叩門求宿，主持仙鶴神尼以庵規不能留宿男子爲題，婉言拒納，那批强徒爲首的綽號黑蛟龍，見仙鶴神尼竟敢拒絕他們的投宿，不禁勃然大怒，要强行闖進，就在此際，適在廟中住宿的白玫瑰左菁蘅地縱身出來，要仙鶴神尼回進廟內做早課，由彼對付强徒，黑蛟龍更加火上加油，喝問白玫瑰姓名，白玫瑰冷冷說出——

＊＊＊＊＊＊＊＊＊＊＊＊＊＊

遇仇血冲腦　神淸失憶復

「白玫瑰！」神情猛一震，黑蛟龍脫口道：「妳，就是萬花幇的白玫瑰嗎？」

一睕眸珠子，白玫瑰道：「怎麼？難道江湖上還有第二個白玫瑰不成？」

黑蛟龍一震之後，很快的恢復神情，但却不見原先的那股傲態；他有點不相信似的重新的細細打量了白玫瑰一番，說道：「怪不得妳丫頭敢這般猖狂的對大爺說話，白玫瑰，在江湖上，別人可能怕妳，但我黑蛟龍易大中，可不把妳給放在眼裏哪！」

冷冷一笑，白玫瑰道：「姓易的，在江湖上你也算得上個人物，姑娘與你無寃無仇，如果你執迷不悟，硬是要爲了這等小事而血刃干戈，而致毁了你好不容易掙來的一點小名兒，划算嗎？」

「妳這不是廢話嗎？」冷聲一喝，黑蛟龍道：「大爺就不相信妳區區一個丫頭，有什麼通天本領，大爺就會會妳見識見識！」說着身形一動，似想動手，忽又道：「但妳丫頭如果願意改變主意，讓我們兄弟進寺裏，本大爺願意不與妳計較，放妳丫頭一馬！」

俏臉蒙上了一層冰霜，白玫瑰似已動怒，緩沉的道：「黑蛟龍，你既知姑娘名號，便該知道本姑奶奶向來脾氣不好，你居然還敢如此蠻橫不講理，該殺！」

一停之後，徐徐接道：「本姑娘之所以仁慈，若不是仙鶴神尼囑咐不得在此地開殺戒，早就斃了你！」

「仙鶴神尼？」又一震，黑蛟龍張口道：「她，她就是仙鶴神尼？」

白玫瑰冷冷一哼，道：「枉費你黑蛟龍在江湖上成名已久，可惜也只是個睜眼瞎子吧！」

仙鶴神尼似乎在江湖上來得很响亮，只見那十餘條漢子個個面露倉惶之色；黑蛟龍楞了半晌，轉首望了望這座古老的寺廟，臉上忽又湧上了不相信的表情，他强作鎭靜道：「白玫瑰，妳別抬別人家的名號來唬人！我雖然沒見過仙鶴神尼，但却不相信會住在這等破舊之廟，妳還是算了吧！」

懶懶一抬眼，白玫瑰道：「所以說道就是聰明人和笨瓜的不同處了，你以爲仙鶴神尼這等淡名泊利的出家人會住在高堂大厦裏嗎？」頓一頓，轉口道：「算了吧，信不信由你，事實上本姑娘壓根兒不用扯出仙鶴神尼她老人家，殺鷄焉用牛刀，你能闖過本姑娘這關再說別的吧！」

「哈哈……」白玫瑰這番話顯然是激怒了黑蛟龍，但見他仰首長笑，怒不可遏的道：「好！白玫瑰，就憑妳這番話大爺就想和妳比劃比劃！」

白玫瑰聳聳肩，淡淡的一哂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不到黃河心不死。」

這般的狂傲，直把黑蛟龍氣得靑筋直暴，陡地一聲大喝，宛如平地裏起了一個焦雷，震人耳膜嗡嗡！喝聲未完，只見黑蛟龍碩壯的身子驀地憑空拔起，直撲白玫瑰！

黑蛟龍是怒極而發，這一撲的威力自是非同小可；只是不過一彈指，他已直撲白玫瑰的面門……

他顯然是想一開始就給白玫瑰來個下馬威，但是他拳脚交加，撲身的當中，已令人匪夷所思的搗出五拳十六腿！但只見拳脚掠處虎虎生風，端的是厲害！

白玫瑰顯然是早有戒備，也不見她有怎麼大幅度的閃避動作，只是柳腰微旋，蓮足輕點，刷一聲，已電掣般的急躍去！

頓見黑蛟龍一連串的猛烈攻勢撲了個空……

躲在暗角的君之楓見兩人終於幹了起來，想抽身而出；但一想白玫瑰和黑蛟龍與自己非敵非友，毫無關係，自己又何必強插一脚，硬找麻煩？不如隔山觀虎鬥，落得個淸閒……

但旋又想：看黑蛟龍那般人個個橫眉豎眼，面露凶相，想必也不是怎麼個正派人物；雖然事不關己，但黑蛟龍要賴使硬強要闖入尼姑庵，這就不對了，萬一白玫瑰不敵的話，在情理方面講，自己還是該助白玫瑰一臂之力才對的……

但他又馬上推翻了自己的想法——白玫瑰的武功他是看過，似乎用不着他的幫忙……正思忖着，忽地又是一聲暴喝傳來，君之楓忙不迭凝目望去——

但只見黑蛟龍一聲暴喝之後，只聞嗆一聲，劃起一道弧光，已亮出了腰間的鬼頭刀！顯然是因爲他一連串的全力猛攻不能傷到白玫瑰一根寒毛，而萌殺機！只見他面露陰森，殺氣騰騰的道：「臭妮子！爺要是宰不了你，誓不爲人！」

白玫瑰似是料不到對方這麼快便出了傢伙，心知對方已動殺機。她雖是自恃自己武功高强，但對方決不是三兩下便可打發之輩，也不敢掉以輕心，深怕犯了兵家輕敵大忌，招致大意失荆州之禍。更何況自己不過是第一次和黑蛟龍交手，並不能知道對方武功的全部虛實；再說一傍還有十餘條虎視眈眈的凶巴巴漢子呢！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白玫瑰面露戒愼戒懼之色，全神應敵，但她却一直不亮出腰間的一對短刄……但只見兩條身影你來我往，倏逾激星，令人眨不過眼來，戰況堪稱激烈，扣人心弦，緊張萬分……

黑蛟龍易大中，果眞有點來路，身手端的是不凡，尤其是一刀在手，更是顯得如虎添翼，猛不可當！一踢腿、一橫刀，招招式式有板有眼，俱不容忽視！

「這廝還眞有那麼兩下子啊！」一角的君之楓看得出神，暗暗唸道。

只見黑蛟龍那陣如狂風暴雨的一連串攻勢，頓使白玫瑰看來岌岌可危，那急翻激飛的片片刀光，彷彿隨時有噴起血光的樣子……

倒眞令人替白玫瑰揑了一把冷汗……

白玫瑰始終只閃不攻，她的輕功好的不得了，身輕如燕，倏捷如貓。是以黑蛟龍的攻勢雖也凌厲，却也不能斬白玫瑰於地；而白玫瑰看來是那麼驚險的穿織於黑蛟龍的刀縫之間……

正當此時，一旁的十餘條漢子中，忽有一人發話道：「唉呀，呆在這兒又冷又餓，可眞不好受，咱闖進去，弄點吃的好不？」

有一人回道：「這怎麼可以？你沒看到老大正和人交手嗎？」

原先發話的人又道：「這有什麼打緊，我們讓李三和陳五進去，咱大伙依然在這兒坐陣，不是一樣嗎？」

他這話語引起了另外一人的附議，接口道：「對對，趙八說得對；咱他娘的和姓林的小子週旋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全擺了他們一票人，弄得了今兒個又累又餓又他媽的冷，再不吃點東西，可眞回不了老家了！寒二爺，趙八說得好，不妨讓李三和陳五進尼姑庵裏去攬些吃的東西來，而我們在這幫老大的陣，這不是很好麼？」

那叫寒二爺的微微一猶疑，說道：「可是胡七你沒聽那白玫瑰的臭妮子說裏頭的老尼姑就是仙鶴神尼嗎？這如何惹得了她！」

最先發話叫趙八的又開腔道：「唉呀，管他媽的神尼鬼尼，咱闖他就是，這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兒！」

臉色沉凝的一搖頭，寒二爺說道：「這不能視同兒戲，那老尼姑，可說是當今武林人物太字輩的，決不是你我能够惹得起的……」

話沒說完，那叫胡七的急急接口道：「寒二爺，你沒聽到老大說白玫瑰說的是假的嗎？老尼姑那個瘟鬼像才不會是什麼神尼鬼尼的；就算他媽的是，咱也要闖他一闖，否則咱在這幹啥？倒不如掉頭就走，也省得惹了白玫瑰那丫頭，寒二爺，你說是嗎？」

一旁的趙八，也緊着接腔道：「是嘛，胡七可說得眞是，寒二爺，咱還怕他啥麼？」

那叫寒二爺的中年漢子俯首沉思，顯然是在考慮取捨；臉上的表情，似乎是禁不住胡七和趙八的慫慂催促……

白玫瑰此刻雖和黑蛟龍纏鬥，可是趙八他們的對話却也依稀落到她耳中，她不禁有點發急，萬一他們眞的闖進寺裏去，她知道自己必定無法擺脫黑蛟龍而去攔截他們，這樣一來，仙鶴神尼勢必要受到干擾，這是她很不願意的事情……

她這一分神，差點兒沒吃住了黑蛟龍的當胸一劍和橫腰一腿，急得她連忙狂躲暴閃……這當中，顯然寒二爺是同意了胡七和趙八的建議——但只見兩名漢子飛身翻入院墻裏去！

白玫瑰瞎狀，情急的嬌喝一聲道：「狗賊！站住！」說着，嬌軀一扭，疾彈射去！

「嘿嘿！丫頭，爺還沒和妳玩够呢！」一陣奸笑傳來，黑蛟龍已眼明手快的攔住她的去路，不由分說的，刷刷兩劍，劈得白玫瑰連退五步……

這一來，可眞激怒白玫瑰，但見她臉蛋蒙霜，一咬銀牙，怒道：「姓易的！老娘不發威，還當眞被你看成了病貓！」

說着，雙手一按腰間劍柄，顯然她已動了殺意，就要亮出她的傢伙了……

但就在此時，忽見那越進墻裏的兩名漢子，陡地哇叫一聲，雙雙被拋了出來！

這突如其來的轉變，可眞使在塲諸人齊齊一楞！

但只見院墻上不知什麼時候站着一名俏生生的美男子。

當然，不用說那兩名漢子就是被這傢伙摔出來的了。

白玫瑰抬眼一看，驚呼道：「胡公子，是你！」

墻上之人正是君之楓。

原來他一看有人翻墻闖寺，忍無可忍，便也急忙躍進寺裏，把李三和陳五撵了出來。

但只見他雙手環胸一抱，傲然站在墻頂上，有如鶴立鷄羣般的，令人有一般高不可攀的感覺；他微笑着和白玫瑰招呼道：「左姑娘，妳不怪我多管閒事吧？」

白玫瑰喜道：「那裏，胡公子，謝謝你幫了我這個忙。」

這時，那叫寒二爺的站了出來，伸手一指，冷道：「好啊！居然還冒出了這麼個大男人，原來也不過是班男盜女娼的狗東西，竟然也大言不慚的口口聲聲什麼佛門淨地，呸！」

淡淡一笑，君之楓回道：「這位仁兄，在下可不住在寺裏頭，閣下要不相信，請儘管到寺後的馬廐，那兒擺有着在下的被褥草墊。」

細目打量着君之楓，寒二爺移動了他一下稍顯得臃腫的身子，冷冷一笑，道：「鬼話，你小子明明是在裏頭冒出來的，不是麼？」

聳了下肩，君之楓道：「這位老哥，話我講明了；相信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事了，莫不成要我掏心挖肝給你看嗎？」

這話眞氣人，寒二爺一聲也不哼，倏地一射身子，猛地撲向君之楓！

寒二爺出手不打招呼，倒眞令人感到意外，只一彈指間，他已撲至君之楓胸前了……

他快，君之楓比他更快；只見君之楓也不搭腔，冷不提防的就是一脚！

他這一脚看似平淡無奇，一點兒也不起眼；寒二爺冷哼一聲，單手速揚，猛地五指箕張，扣向君之楓送前來的脚踝……

但君之楓似只是有意吊吊他，忽地把踢出的脚猛縮了回來，寒二爺顯然料不到有此一着，一把抓了個空！

正在驚疑，耳中忽覺一陣强勁的破空之聲掃來，寒二爺臉色驀地一變，不用說他已知道君之楓又踢出他另外的一脚了，心中直呼上當！

這回君之楓可帶着勁了，其速之快，一忽已達寒二爺的面門了！驚懼中，寒二爺匆忙的一抬手橫胳擋去……

波！一聲輕响，拳脚對了個正着，誰也不吃虧，但寒二爺急飛的身形却因此一頓，無法邁向墻頂，飄落於地。

換句話說，在另一個角度講，寒二爺不能沾上墻頂，這回合該算是他落敗。

但見寒二爺滿臉羞怒，正想發作，忽覺自己擋住君之楓的脚掌的那支胳臂一陣隱痛，心中大詫，暗道：僅僅一脚便這般沉猛剛强，這小子厲害啊！……

寒二爺正驚詫間，君之楓懶懶的一伸腰幹子兒，發話道：「其實這也是別人放屁，我在上風頭，不關我的事，你老兄別找我，正主兒在那，要過了她，便可進這廟。」

一揚粗短眉毛，寒二爺道：「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既不關你的事，那你管那門子的閒事來着？」

一抬眼，君之楓淡淡道：「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這般吧。人家的寺廟不讓你進，你就別進，這不是挺簡單的嗎？今兒個對換個立場，如果是你老兄的家，別人硬要强闖你又當何感想呢？」

寒二爺大怒道：「放狗屁！」

做了個鬼臉，君之楓道：「好，好，你就當我放屁，你吃屁就是了。」

白玫瑰聽得掩唇輕笑一聲……

寒二爺却羞怒萬分，大罵一聲：「狗小子！」

身形一動，便要撲身而上……

君之楓伸手一擺，道：「慢着！」

按住身形，寒二爺抬眼道：「怎麼，怕了？」

聳了下肩，君之楓道：「猛虎向羊羣，何懼之有？」

寒二爺一聞，氣得咬牙切齒，君之楓沒理他逕自接着道：「我說過，這不關我的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過路客而已，咱犯不上拚個你死我活，打得鼻青臉腫，那可划不來啊。你要我不管事可以，只要你們光明正大的打敗那位姑娘，在下决不敢攔阻。」

一直往君之楓瞪眼瞧的黑蛟龍突然道：「好！老二，你退下去，待我擺下眼前這妮子再說。」

寒二爺聞言退下，但仍惡狠狠的朝君之楓瞪了一眼，似是心有未甘。

君之楓朝他齜了下牙，古怪的笑了笑，依然站在院墻上……

一晃刀鋒，黑蛟龍兩目一睜，道：「白玫瑰，亮出妳的傢伙，刀上見高下！」

倏揚柳眉，妙目一瞪，白玫瑰哼聲道：「黑蛟龍，別把自己抬得太高，姑娘是看在佛爺的面上不想殺你，否則姑奶奶亮出兵器來，你早就沒命在了。」

一挫牙，黑蛟龍熊腰猛旋，驀地撲向前去，口中大喝道：「臭妮子！看妳狂妄到什麼時候？」話聲中，人已撲近了白玫瑰，刀鋒一轉，急切而下！

「狂妄的是你！」白玫瑰張嘴之時，人已滴溜溜的滑開出去，但倏又反撲前去，但見她猛地一抬脚，竟然踢向黑蛟龍冷森森的鬼頭力！

這確實令人料想不到的事情，黑蛟龍一怔之後，隨即加速加勁劈下，口中冷笑道：「找死！」

但他話沒說完，白玫瑰踢出的一脚，招到半式倏又一變，驀往旁一拐，一蹬！

這一拐，讓過了銳利的刀鋒；一蹬，正中踢着了刀面。

「哎呀呀，小騷貨！」皺眉怒叫，黑蛟龍只覺刀上一重，差點沒掉落於地，人也叭叭的退了兩步：「小妮子，端的是好功夫呵！」

君之楓居高臨下自是看得一淸二楚，對白玫瑰的空脚入白刃，暗暗心折不已。

一臉的罩不住，黑蛟龍羞怒至極，大喝一聲，再次撲向白玫瑰！

人撲起的當中，捲起了漫天刀影，光耀刺眼，呼呼生響，刀氣凌人！

這一撲比上回有過而無不及，厲害！

但白玫瑰這回却也不再閃避，她妙目圓睜，貝齒如白輕咬唇皮兒，輕巧的翻騰着……

只見黑蛟龍的招式雖也凌厲，不知是否被白玫瑰已摸透，抑或是白玫瑰全神應敵之故，黑蛟龍一串的猛攻非但不能傷白玫瑰之一角，即連逼退她也不能！

黑蛟龍的一招一式都叫白玫瑰躲過去，她看起來是那麼驚險的，又似乎是這般輕描淡寫的穿織游梭於刀縫中……

黑蛟龍愈打愈寒，他想不到白玫瑰武功的高强超出他的預料這般的多。他可以說是用盡全力了，即連她的皮毛也沒摸着；而對方既不亮兵器，也沒用全力，就這樣的與自己週旋，而自己不僅沒佔點便宜，還隱隱居於劣風下勢哩！

誰强誰弱，這是很明顯的事情，黑蛟龍不是笨牛，他知道再幹下去只有丟自己的臉吧！

心念既定，黑蛟龍毫不猶疑的抽身滑開去……

微感一愣，白玫瑰睨眼道：「怎麼？不打了？」

抬手拭去額上隱隱汗珠，黑蛟龍透了一口氣，說道：「白玫瑰，爺還有要緊事情辦，今天，算妳行；改天，再好好稱稱妳！」

大感意外，白玫瑰隨即道：「黑蛟龍，你很識時務。」

狠狠一瞪眼，黑蛟龍哼道：「妳別得意，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就是！」

淡淡一笑，白玫瑰不屑道：「隨時隨地，姑娘候教你姓易的。」

大刀回鞘，黑蛟龍忽又抬頭向君之楓道：「這位朋友可否留下萬兒，以期日後回報？」

一連揮手，君之楓道：「免了，免了。寃有頭，債有主，這檔子事不關我，別把我也扯進去，行個好，好嗎？」

君之楓的裝模作樣引得白玫瑰輕聲嗤笑，却使黑蛟龍難堪非常，他毒怨的道：「朋友，你够意思，我記住你就是了！」

說吧，又瞪了君之楓一眼，才飛身離去；自然，那些漢子也隨身逝去……

望着他們消失在遠處，君之楓這才輕靈的躍下墻來。他堆笑朝白玫瑰微微一抱拳，道：「左姑娘，好功夫啊。」

白玫瑰輕盈的走近來，也朝君之楓抱了一拳，嬌道：「那裏，多虧胡公子帮了忙。」

「舉手之勞吧。」淡淡一笑，君之楓轉口道：「黑蛟龍那傢伙眞蠻橫的很，是怎麼個來路的人物？」

盈盈一笑，白玫瑰道：「瞧他們那種扮相，就不是些什麼好東西，在黑道上他還算很活躍的哩。」

微微一停，轉了一下眸子接道：「胡公子不會聽說過他們嗎？」

君之楓搖了搖頭，正想說話，忽聽寺裏傳來陣陣鐘聲，聲音沉緩但清脆；緊接着昇起一片的誦經聲和木魚聲。

剎時，這隆冬的早晨顯得非常的莊嚴，肅穆和詳和，方才的一股子殺伐味被掃得一乾二淨……

君之楓只覺自己充滿困惑，疲乏和沉悶的心胸也剎時像是開朗起來。他不自覺的浸沉在那輕揚柔和的唸經聲，和輕快而有節奏的木魚聲裏……

他忽然覺得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好像在那裏也聽過這種聲音……

忽然，他輕輕的顫慄了一下！

那張模糊的臉龐又浮上了腦際！

一下子，他深深的感覺到那張臉龐好熟悉好熟悉啊！……

「胡公子。」突然一陣嬌滴滴的聲音驚醒了他。

他哦了一聲，他覺得好掃興，他抬眼向白玫瑰望去，投以詢問的眼光，並不開口……

白玫瑰顯然沒有發現他的不悅，她歡愉滿臉的道：「胡公子，我發現你很像一個人。」

一怔，君之楓道：「你說我像誰？」

掠了一下鬢髮，白玫瑰道：「我奇怪我怎麼忽然會想到這？其實哪，你比那人要斯文多了……」

心中如鼓般跳，君之楓截口道：「左姑娘，那人是誰？」

見君之楓一副緊張的樣子，白玫瑰掩嘴輕笑道：「我不過是說着玩的，你別這麼緊張嘛！其實我說像你的那個人我也沒正面看過他，只不過是驚鴻一瞥，看過他的背影側面吧了。」

君之楓當眞的緊張起來了，他迫不及待的道：「請妳告訴我那人是誰好麼？」

白玫瑰見他這樣子，心中不免感到奇怪，她瞧了瞧他，不解的道：「胡公子，我不過說着好玩的，您好像……」

正說着，門忽地被打開，仙鶴神尼緩步走出來。

兩人不自覺的中斷了談話，白玫瑰飛快的走到她跟前含笑道：「師太，那些賊人已走了。」

慈祥一笑，仙鶴神尼道：「這是意料中之事，有小菁妳在他們胆敢不走嗎？」

撒嬌似的搖了搖頭，白玫瑰嬌道：「多虧這位胡公子帮了忙，我才沒這麼大本領呢。」

「哦？」

輕哦一聲，仙鶴神尼撩眼望去，單掌一豎，稽首道：「多謝這位檀樾了。」

君之楓還禮道：「法師言重了。」

張望了一下，仙鶴神仙噫聲道：「怎不見另外一位女施主呢？」

君之楓連忙道：「噢，她，她臨時有緊急的事先走了，來不及向法師您說一聲，冒昧之罪，在下謹此代爲致意。」

仙鶴神尼說了聲那裏，道：「施主請入內奉茶。」

仰首望了望天色已大白的天際，君之楓道：「多謝法師，天已現曙，在下俗事纏身，不便叨擾，請容在下就此告別。」

說吧，雙拳一抱。

仙鶴神尼挽留道：「施主請用過早膳再上路吧。」

君之楓心繫洛陽，不想再多躭擱，當下便道：「不了，在下就此即刻趕路，留

宿之恩，容後再報。」

杏眼微凝，白玫瑰抿嘴道：「胡公子此行是否到洛陽？」

一怔，君之楓道：「姑娘怎知道？」

盈盈一笑，白玫瑰道：「你不是要找六鬼神麼？而他們人在洛陽，難道你不去洛陽嗎？」

君之楓笑道：「姑娘心挺細的哪。」

白玫瑰道：「不，這是因爲我也要找六鬼神的啊。」

輕拍了一下額角，君之楓道：「我差點給忘了。」

白玫瑰笑道：「我們目標一致，何不同行？」

君之楓受寵若驚似的忙道：「那太好了，有姑娘同行，在下就不怕半路有盜賊了！」

白了他一眼，白玫瑰嬌道：「得了，胡公子別挖苦人好不？」

君之楓故作正經道：「在下說錯了麼？姑娘一身絕世武功，與姑娘同行，在下自然感到安心的了。」

微鼓兩頰，白玫瑰佯嗔道：「算了，我雖沒見過公子大顯身手，但方才的牛刀小試，可瞞不了我的眼睛；胡公子，你是眞人不露相哪！」

打了聲哈哈，君之楓道：「姑娘過獎了。」

仙鶴神尼從旁道：「施主既願與小菁同行，就請入寺用膳再啓程吧。」

君之楓這時忽然想到還沒問淸自己像誰，說不定她說的那個人眞的就是自己呢！於是他便答應了下來。……天光大白，風已停了，雪也沒下，只是寒冷依然。

萬重山脚下出現兩騎。

一男一女正是君之楓和白玫瑰左菁。

他倆在朝宗寺用過早齋，便告別了具有仙風道骨的仙鶴神尼。

白玫瑰看來精神顯得相當好，雖然她經過了一場說小也不很小的格鬥。祇見她紅襖子，淺紅緊褲，和紅統鞋，一身紅，顯得青春艷麗；尤其是胸前左襟繡有一株栩栩如生的白色玫瑰，更添嬌秀。

但君之楓看來却不怎麼好，面色晦澀，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這也難怪他，他的際遇也實在够他煩，够他愁的了。

白玫瑰不知道說了些什麼，見君之楓沒接腔，側首望向他，微感困惑的道：「胡公子，您好像心中有事？」

君之楓强笑道：「沒有，我只是在憶念我那兩位被六鬼神殺死的朋友。」

「哦？」輕哦一聲，白玫瑰接着道：「你那兩位朋友是誰？是怎麼被六鬼神殺死的？」

君之楓原本不過是想敷衍她幾句，事實上他所想的何止是這？

本來君之楓和白玫瑰是完全扯不上關係，既非親也非友（如不是君之楓胡口戲騙她自己是萬花帮主的「朋友」，白玫瑰不砸爛他的頭才怪哩！）所以他不能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她。君之楓只是把劍痴和追風俠的死簡畧的講了講吧。

白玫瑰聽完，嫣然一笑，安慰着他道：「人死不能復生，胡公子您也別太過悲傷，到了洛陽，把六鬼神一個個給宰了，那不是一項大快人心的事嗎？」

君之楓向她感激的笑笑，隨即道：「左姑娘，妳說我像誰？」

掀動着眼簾，白玫瑰道：「你還念念不忘我那句話？」

神色畧爲緊張，君之楓道：「我只是好奇吧，我不相信我和誰長得很相像。」

嬌笑一聲，白玫瑰掠了一下鬢髮道：「其實那人我也不認識，我說過我只是看到那人的側影背面吧。」

哦了一聲，君之楓臉現失望之色……

白玫瑰忽又道：「如果你是那人的話，那我就對你的懷疑更加懷疑了。」

君之楓神情一震，隨即裝出一副茫然不解的神色道：「左姑娘，我不懂妳的意思……」

白玫瑰揚揚柳眉道：「那人我雖不認識，但在武林上名聲並不怎麼好，如果你是他，我決不相信你是帮主的朋友了。」

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君之楓接着又道：「你懷疑我不是令帮主的朋友？」

嬌笑一聲，白玫瑰瞟了他一眼道：「當然了，我必須懷疑你，我怎能全相信你呢？」

側頭望她，君之楓有趣的道：「爲什麼？」

白玫瑰淡淡的道：「很簡單，如果你不是帮主的朋友，那我就沒被你騙去；萬一是，也表示我保有警覺心，不是一個傻瓜。」說完，回首望他，嬌俏的道：「你說是麼？」

君之楓感到好笑，但心中也佩服她精靈老練，他道：「說的也是，在江湖上跑麼，防人一點總是好的。」

頓了一下，接着問道：「左姑娘，妳既然不相信我，爲什麼要和我同行呢？」

白玫瑰笑了笑道：「我沒說不相信你，我只是懷疑你啊；懷疑多少含有點相信的意味，是不？」

撫了撫凍得發麻的手背，君之楓呵了一口氣道：「那妳是在調查我囉？」

白玫瑰不否認的道：「當心別露出馬脚啊！」

君之楓感到很有興趣，他望着她道：「妳既然懷疑我，又爲什麼要告訴我呢？暗着來調查不是比較好麼？」

聳了一下肩，白玫瑰轉動了一下眸珠子道：「我不在乎，如果你是說謊，我總是要知道的，紙包不住火，對不？」

君之楓笑道：「如果我眞是騙妳，妳怎麼辦？」

歪首睨了他一眼，白玫瑰道：「你說呢？」

君之楓想了一下，含笑道：「總不會殺我吧？」

噘了一下紅紅的嘴唇，白玫瑰道：「那很難說哪，你以爲我不會這麼做嗎？」

一席話談下來，使君之楓對她不得不重新估價，使他覺得白玫瑰這妮子不僅武功厲害，人美，而且更精！他不敢再小看她了，無形中他有了一股戒愼之心……「我想妳該不會這麼做吧。」君之楓心中雖如此想，口中仍繼續說道。

「哦？」白玫瑰輕哦一聲，似是感到很驚異，她斜着螓首，凝視着君之楓道：「何以見得？」

君之楓避過她的視綫，只覺她的眼神

利快如箭。君之楓望着前方，漫不經意的道：「就算我騙了妳，也算不了什麼深仇大恨啊！」

白玫瑰一直瞪視着他，彷彿是要看穿他的心底似的，她停了好一下子，才慢吞吞的道：「被騙，對我來說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君之楓道：「我最好現在離開妳。」

一怔，白玫瑰道：「怎麼？這麼說來你當眞是在騙我了？」

君之楓搖頭道：「我不喜人家這樣懷疑我。」

白玫瑰道：「如果你是眞的，又何必怕人懷疑？」眨了眨眼，接着又道：「當然啦，你要離開我是不能攔阻你，請便！反正你說的話我遲早會證實的。」

君之楓笑了笑，岔開話題道：「我們不說這，還是回到原先的話題吧，妳說像我的那個人妳不認識，妳又怎知道他的名聲不太好呢？」

白玫瑰道：「是旁人告訴我的。」

心中猛地一緊，君之楓脫口道：「他叫什麼？」

白玫瑰道：「他叫……」

方一開口，忽地胯下坐騎揚蹄嘶鳴！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白玫瑰與君之楓大吃一驚！

白玫瑰猛一抬頭，忽見眼前路當中橫躺着一人！

那人面向地的蜷曲着，一動也不動，一層厚厚的雪花罩住了他玄青色的大袍。

君之楓和白玫瑰見狀，不由分說雙雙躍下馬來，君之楓走近前去把那人的頭翻過來，用手扶住他的頸子……

那人看來滿臉老態，至少有半百以上了，君之楓拂去他臉上的雪泥，只覺手上觸着是一片冰冷，君之楓懷疑他是否死去了，趕忙探手摸摸他的心口，但感覺不出有什麼跳動……

白玫瑰蹲下嬌軀，望了望靑袍老人的面孔，忽低叫道：「啊！他是洛陽『大威鏢局』的二當家『百步神拳』林慶章！」

「妳認識這人？」

君之楓問了一句，手上並沒有停止，一顆一顆解開他胸前的衣扣……

白玫瑰是女兒家，連忙把嬌軀轉過去，口中說道：「是的，這人我曾見過幾次面。提起大威鏢局，那眞是鼎鼎大名，無人不曉，尤其是他哥哥大當家的『靑鋒劍』林慶文，更是名滿天下……」

這時君之楓把耳朵附在靑袍老人──百步神拳林慶章被敞開的胸口上，他凝神了一陣子，忽道：「心脈還有些微的跳動，試試看。」

說着，仰首把他的衣服扣上，朝白玫瑰問道：「左姑娘，妳身上有沒有創藥什麼的？」

白玫瑰轉過身來，頷了一下螓首道：「有，有，但你確定他受傷嗎？外表看不出有傷口，也可能是凍倒或餓倒也說不定呢？」

君之楓臉色凝重道：「是內傷，嚴重的內傷。」

輕哦一聲，白玫瑰連忙從懷裏掏出了一個小銅盒子，取開蓋子倒出了兩顆黑色藥丸，白玫瑰遞給君之楓道：「揑開他的牙關，給他吞下去就行了。」

君之楓照着她的話做，把藥丸讓百步神拳吞下後，便開始在他身上用力推拿。

君之楓的雙掌凝聚着功力，在百步神拳週身要穴推拿，藉使藥力加速見效。

君之楓很賣勁的推搓，但過了片刻之後，只見他寬闊的額角也沁出了些微的汗珠，却不見百步神拳醒過來，即連一點甦醒的樣子也沒有！

君之楓不禁有些兒氣餒，他轉首向白玫瑰道：「左姑娘，妳的藥丸有效嗎？」

白玫瑰一臉凝重，她道：「只要五臟不離位，當是有效的，你該知道『復神丸』是我們萬花帮最好的一種傷藥，要眞不行，那也沒辦法了。」一頓，接着又道：「我希望能救活他，這不僅是因爲大威鏢局和我們萬花帮一向處得很好，最主要是他們兄弟倆是當今武林出了名的重義氣的好漢，這種好人怎能讓他死去？」

輕一搖頭，君之楓道：「我看八成是不行了，方才我聽他的心脈時，似乎已有斷破的樣子。」

白玫瑰聞言啊了一聲，道：「這就沒救了！」緊跟着又說道：「再試試看，說不定有奇蹟出現呢。」

君之楓已經滿頭大汗了，他苦笑道：「那妳趕快禱告神明吧。」

白玫瑰聞言，竟當眞朝天一跪，雙手合什禱告起來，只聽得她口中輕唸道：「蒼天有靈，高高在上，賤女左菁向您祈求讓百步神拳林慶章這位好人活起來……」

君之楓覺得好笑，可是正當白玫瑰口裏唸唸有詞之時，手中忽覺一動，他喜道：「啊！他動啦！」

「眞的？」白玫瑰聞言大喜，連忙停止禱告，轉過身來急道：「胡公子，林老前輩活過來了嗎？」

君之楓更加緊，更用勁的在百步神拳週身各要穴推拏，只見他雙掌快速游飛，掌影成幔，繚人眼花。君之楓抖動了一下喉結，低聲道：「我想大概是……」

正說着，忽聞昏迷的百步神拳哇了一聲，吐出了一灘血！

君之楓一個躲避不及，竟被吐了個滿頭滿臉！「眞個要命！」

君之楓捂着臉站起來，苦着臉嘟囔了一句，只覺濃烈的血腥味使得他也想吐。

白玫瑰却臉色一變，脫口道：「啊！完了，這是迴光返照哪！」

君之楓掏出一條絲巾，用力擦淨臉上黏膩膩的血漬，然後蹲下身子望了望百步神拳，凝聲道：「不錯，這顯示他的內臟已破裂，我們的力量只能到此爲止，左姑娘，他可能馬上就醒來，但也就只那麼一下子，妳把握住時間問他是誰幹的。」

白玫瑰悲戚的點點頭。

就在這時，百步神拳忽地輕微的哼了一聲，緊閉的眼皮兒抬動了一下……

白玫瑰連忙俯近身道：「老前輩！老前輩！」

又哼了一聲，百步神拳終於慢慢的睜開了眼睛，但兩眸無神，空洞虛乏，直楞楞的……

白玫瑰悲戚的道：「林老前輩，我是萬花帮的總護法白玫瑰，是誰幹的？」

百步神拳的身子猛烈的抽搐了一陣子

，微張的嘴忽地吐出了大量的血！

白玫瑰抑住心中的悲憤，雙手搖撼他的肩胛，大聲道：「林老前輩，快說啊，到底是誰幹的？」

經過這麼一搖，百步神拳似乎是清醒了一點，他痛苦萬狀的哦了一聲，艱辛的抬起右手，巍顫顫的向前指去，張了張口，吐了一個字：「超……！」

突然猛地咳了一聲，大口的血噴嘴而出，百步神拳的臉孔痛苦的抽搐了一陣子，翻了翻眼，頭倏地往旁一偏……

「林老前輩，林老前輩！……」

白玫瑰見狀，用力搖了搖他的身體，大叫着。

可是百步神拳却寂然不動。

君之楓把視綫移向他處，淡淡的道：「左姑娘，他死了。」

「死了？」白玫瑰凝視了百步神拳一陣子，才緩緩站了起來，喃喃自道：「死了？這等好人居然死得這麼慘？」

君之楓的表情顯得很淡，很靜，似乎生與死他已看得很透了，何況眼前的人和他毫無關係？

他一言不語的抱起百似神拳的屍首往林裏一放，蹲下身子，五指箕張，猛地戳入地下，但只見腕脈以下之掌俱沒於地！

白玫瑰跟上來見狀，訝道：「胡公子，你這是做啥？」

君之楓用力一扳手，地下現出了一個小窟窿，但只見他那隻手完好如初，像隻鐵鏟似的，他不理白玫瑰，把另外的一隻也揷進地裏去，一掘又是一個窟窿出現！

白玫瑰看傻了眼，連道：「好功夫！好功夫！」忽又道：「胡公子，不用埋葬了……」

一楞，君之楓停止挖掘，側首道：「左姑娘莫非要讓他暴屍荒野？」

白玫瑰搖了搖螓首，含悲道：「不！我要把林老前輩的屍體帶回洛陽，交給他哥哥靑鋒劍老前輩安葬。」

君之楓驚訝道：「洛陽離此有數日路程，恐姑娘未至屍體已發臭矣！」

抱起了百步神拳的屍體，白玫瑰道：「值此天寒地凍，雖三五日屍必不臭。」一頓，俏臉露出堅毅之色，繼道：「縱算屍臭，我亦不怯，我怎忍林老前輩埋骨異地？」

君之楓一陣默然，輕嘆道：「姑娘眞義中人也！」

白玫瑰仰臉道：「你如果了解林老前輩的整個爲人，你就會覺得我這般做實在算不得了什麼，再說大威鏢局與本幫素來修好，且常加惠於本幫，我今日不見則罷，既見，怎敢置身於事外？萬萬不能！」

走出樹林，白玫瑰一把躍上馬鞍，君之楓急問道：「姑娘做啥？」

白玫瑰道：「這就趕赴洛陽！」

君之楓道：「林老前輩臨死時指了指手，似想說什麼，姑娘不去看個究竟？」

白玫瑰噢了一聲道：「噢！要不是你提醒，我眞給忘了呢！」

君之楓跨上馬背，扯韁道：「他指的是前方。」

兩人驅馬前去，不一會，發現左旁林中有一鏢車，上前一看，只見約莫十來具屍體東倒西歪的橫躺着，俱皆中箭而死。

君之楓和白玫瑰下馬察看，但見諸人皆死去多時，屍體已冰硬。鏢車初看是一輛，近看却又發現兩輛翻覆於地，都已破損，每輛鏢車兩匹拉馬，也皆中箭而亡。

兩人翻看鏢車已空空如也，只於地下尋得一鏢旗，上寫大威鏢局四字。

白玫瑰悲憤道：「這是刼鏢！」

君之楓道：「刼鏢者顯然不是一兩個人，他們先以暗箭偸襲，射殺衆人，後圍毆林老前輩，但被林老前輩負傷脫走。」

白玫瑰接道：「不錯！這顯然不是仇殺，他們並不追殺林老前輩，只搶得了東西便去！」

君之楓低首望了望四週，低沉道：「刼鏢者似乎不留下一點痕跡。」

白玫瑰也望了望凌亂的現場，道：「手法乾脆俐落，明明是高手，何況林老前輩勇冠寰宇，這絕非是普通人幹的案子！」一停，接着道：「我必需火速到洛陽告知靑鋒劍！」忽又道：「但必須先把這些人埋了再說。」

君之楓忽道：「左姑娘，妳這就去吧！這裏交給我好了。」

一楞，白玫瑰訝道：「胡公子，你不一道去嗎？」

搖一搖頭，君之楓笑笑道：「不了，沿途我還有些事須料理，再說這等事我這局外人如揷上一脚，總是多餘的。」

白玫瑰張了張口，似想說什麼，忽又改口道：「既如此，這就告別了。」說着，粉拳一抱，卽策馬馳去！

待君之楓抱拳說聲請時，白玫瑰俏美的身影已沒在一堆黃塵裏了……

眨眨眼，君之楓說了聲：「急性子啊！」遂轉身將衆人掘了個大坑埋妥，這一躭擱已近晌午了。

因爲人多，當然坑就大了，君之楓當然不願用手挖，掏出一剎双可就省事多。

一切事畢，君之楓畧事休息一會，卽在一株樹底下食用朝宗寺仙鶴神尼爲他準備的冷齋。

他一面吃，一面自思……

老實說百步神拳等人之死，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他沒有必要與白玫瑰趕赴大威鏢局，硬管上這檔子事爲自己添上煩惱，「找回自己」是他的首要目標，在這之前，他決不管任何閒事！

但他忽然後悔沒和白玫瑰同行了，因爲他究竟還沒問出像自己的那人是誰，是不是就是自己？

他眞有點懊惱了！

可是回頭一想，和她分手也是好的，萬一白玫瑰知道自己不是萬花帮主的朋友，準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正當他吃着，想着，忽然一陣緩沉的蹄聲傳來……

君之楓本能的抬頭望去──

只見眼前好幾丈遠處緩緩走來單人一騎。

君之楓忽然看得目不轉睛！眼球裏的瞳孔倏地睜大！他張大着嘴，他停止了所有的動作──呆若木鷄。

可是他的腦海裏却洶湧澎湃，激盪起伏！額角，鼻尖已現出了汗珠，斗大的！

忽然，那人啊了一聲，勒住坐騎，目楞楞的瞪來！

君之楓那睜大了的眸孔一直沒有縮小，他把那人完全的捕捉於眼底——瘦瘦高高的身形，馬臉般的長臉，八字兒眉毛，深黑的眼眶，鷹勾鼻子，以及厚黑的唇皮兒——這一張算起來該是很醜的臉孔，如針如刺般的送到他濤波滾滾的腦海裏！

那人楞一楞，忽地一轉馬首，便想馳去……

驀地！君之楓暴喝一聲：「站住！」

那人猛地一驚，似是駭懼非常，緩緩的又轉過了頭來，他看來是頂多四十的中年人，身上穿着一襲華麗錦袍，但腦瓜子上卻戴着一頂很不相稱的貂皮瓜帽，以致令人有股古怪而滑稽的感覺。

他臉上此刻的表情只是驚與駭！

君之楓忽然緩緩站起身來，他仰天用力的透了一口氣，唇角牽起了一個帶着顫抖的笑容，他陰晦而迷茫的兩眸倏地射出一股神光，那股神光強而有力，清而有明，晰而有楚！渾沌噩然的腦海也激騰徭刹時開明起來！

他，終於知道自己叫君之楓了——他終於恢復從前的記憶了！

哦？這又為什麼呢？

拂袖擦了擦臉上的汗珠，慣有的微笑又浮在他的唇角，君之楓向那人招呼道：「老友，多時不見，不想敘敘麼？」

骨碌的滾下馬，那人朝君之楓誠惶誠恐的打揖到地，浮笑道：「小君，想不到在這裏會碰着你。」

君之楓神彩飛揚的一軒眉，輕笑道：「那當然是了，如果讓你想到的話，咱就碰不成面了，你說對不？老友。」

君之楓左一句老友，右一句老友，叫得怪親暱的，可是那人卻一臉不自在的，打了一聲乾哈，咳聲道：「小君，我們是老朋友一場了，你怎說這般話來啊？說眞個的，我一直在找你哪！」

君之楓哈一聲道：「眞的？」

那人連忙道：「當然是眞的了，小君，你不相信我麼？」

君之楓嘖了一聲，嗞嘵牙道：「噢，不，不，我怎會不相信老朋友呢？」

一頓，怪異的睨着他接道：「只是不知道老友有何貴幹哪？」

那人步上前來，一面搖擺着雙手道：「小，小君，我知道你還記着上次牧家堡那件事，其實那次我也不得已的苦衷，並非我不夠意思，實在是我手頭緊了些，老姘頭又催着要，我只好多拿了點，小，小君，你不見怪吧？」

君之楓緩緩搖了搖頭，微笑道：「這是什麼話？老友，你把我看成這般小氣麼？其實我有今天，還不是蒙老友開竅指教，所謂飲水思源，老友多拿了些，這是理所當然哪！」

那人喜形於色，連道：「小君，我眞沒看錯人，當初我決定把我的『祖傳秘訣』傳授給你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是個最夠意思的人了。」

扯動了一下嘴角，君之楓睨了他一眼，淡淡道：「只是，到現在我還不太明白，那次老友你又為什麼不告而別呢？」

那人臉色一變，支吾了兩聲，隨即浮上一層老奸巨滑的笑容，他哈哈一聲道：「小，小君，你是知道我那個老姘頭是個十足的母獅，我最怕她不過了，她限時要我送銀子去，我，我實在是來不及向你說一聲，所以我就先離開牧家堡了……」說着，兩目上下一轉，改口道：「小君，上次我們一共贏了五萬多兩，我知道你輸了一些，是四五千兩吧，扣除起來是五萬平平，拆賬起來，你我各均分二萬五！貼回你的五千，你是該得三萬兩。」

口中說着，從懷裏拏出了一大叠的飛錢，那人低頭數了數，抽出四五張來，遞給君之楓道：「哪，這是你的，小君你收下吧。」

君之楓接過去，翻看了一下，笑道：「唷，老友挺得意的嘛。」

那人笑道：「老樣子，老樣子吧。」

君之楓突然把那些飛錢遞回去，道：「拿去。」

猛是一楞，那人道：「小君，你，你這是……？」

輕嗤了一聲，君之楓皮笑肉不笑道：「我說過我無所謂……」

那人吶吶道：「小君，這是你該得的份啊？」

淡淡一笑，君之楓把飛錢塞到他手裏，道：「算是你當初教我的拜師金吧。」

「這，這……」那人似是猜不透君之楓的心意，一連這了幾聲，不知怎是好？

此刻，君之楓的臉色突然一沉！陰騖怖人，他轉過身去，背向那人冷沉發話道：「在天九帮裏，你出賣夏姑娘的事情又怎麼講？」

君之楓此語一出，那人神情猛的一震，啊的一聲，張口結舌說不上話來！

君之楓依然背着身，聲音漸漸轉寒：「偷辣郎中，我的老友，怎麼？不好解釋是麼？」

偷辣郎中？原來那人就是偷辣郎中彭寅男？

這就怪不得了，君之楓怎麼忽地能夠恢復記憶，原來就是碰着了偷辣郎中啊！

偷辣郎中——當今武林道行最高的賭徒，他身懷「絕技」——偷天換日，瞞天過海，神不知，鬼不覺的高超詐賭絕技。他是無賭不精，無賭不詐，無賭不贏也！

在賭圈裏，他是太出名了，是以只要賭徒們一聞偷辣郎中，泰半裹足不前，不敢與之聚賭。

所以，當他名頭最响的時候，也是他最潦倒落魄的時候，何以故？蓋沒有人願意和他共賭也。

三年前吧，偷辣郎中不幸碰到了一班「吃紅」的地頭蛇——這實在是因為他閣下的武功太糟糕的緣故，他被地痞流氓「吃紅」是很通常的事，但那次沒有人願意和他賭，沒贏錢，「紅」照吃，又正逢他老兄最潦倒之際，那來「紅」呢？

幸好適時君之楓和夏秋心為他解了這個圍，在那個時候，君之楓和夏秋心兩人的「不眨眼」和「魔咤女」已頗有名氣，打發那般毛角色自是件輕而易擧的事情。

自是，偷辣郎中對君之楓和夏秋心的援手感激萬分。他忽然覺得自己必需要有武力做後盾，而且要有「合夥人」。

這也是他所謂的「人窮智通」吧，他發現君之楓和夏秋心在江湖上是那般的有名氣，他假設和他們合夥有以下幾個好處

：一，可以免去被吃紅吃黑的敲竹槓。二，把賭技教給他們倆，一同下去賭，他可以不必贏，甚至可以大輸特輸，當然君之楓和夏秋心是必需贏的，然後，「坐地分贓」，如此只要他不再常常贏，人家便敢和他賭了。

這也可以算是偷辣郎中報君之楓和夏秋心的援手之恩，也可以說是為了他本身的利益，他破例把詐技傳授給君之楓和夏秋心。

這便是君之楓和夏秋心賭徒生涯的開始，也許他倆本身就具有賭徒的料子，沒多久，他倆是靑出於藍，冰寒於水，個中技巧反凌駕偷辣郎中之上。

他們三人一夥，算是合作得天衣無縫，元寶兒滾滾而來。

但偷辣郎中有個壞毛病，手脚有點兒不乾淨，時常或多或少會多「拿」了點。君之楓和夏秋心也不太計較，只要偷辣郎中不「拿」得太兇的話，反正竅門是他教的，兩人充裝不知。

可是有一次在牧家堡豪賭時，偷辣郎中忽捲欵而逃，至此三人便算是拆了伙。

之後，君之楓和夏秋心也分手，獨自至西疆去。夏秋心到天九帮大賭大贏時，不想偷辣郎中看得眼紅，暗地裏擺她一道，害得夏秋心幾乎命喪黃泉，幸賴君之楓救走……

君之楓和偷辣郎中「合夥」的日子，算算大概有兩年多長，兩年多，七八百個日子，這不能說很短，他對君之楓而言稱得上是一個很「知交」的朋友。

不想，在此時此地兩人竟會碰頭，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這齣重相逢，對君之楓而言是太重要了——它啓開了君之楓的記憶之門！

當君之楓乍見偷辣郎中時，他第一個感覺便是眼熟，忽然整個腦海在翻騰，激盪，衝擊……就彷彿要炸裂了開來似的！

他覺得頭痛非常，痛得汗珠直沁，就當他覺得要受不了的當兒，他彷彿聽到嗡然一聲，整個腦海忽然平靜淸明下來，他馬上想起來人就是偷辣郎中彭寅男！

就這樣，彷彿是不費吹灰之力似的，君之楓終於恢復了他所喪失的記憶！

所以，難怪偷辣郎中見到君之楓竟然呆住了，而且想掉頭便跑，實在是他做賊心虛哪……

「小，小君……」偷辣郎中語塞了一陣子，吞吞吐吐道：「我，我怎敢出賣夏姑娘呢？你大概是誤會了吧……」

君之楓倏地一轉身，滿臉怒氣騰騰的瞪覷着他！

偷辣郎中嚇得臉都發白了！

冷冷一哼，君之楓道：「姓彭的！顧念你在賭術上算得上是我的師父，但三萬兩已斷絕了我們之間的恩義！從今以後，你我算是陌路人，你要再惹惱了我，否則叫你好看！」

臉色轉靑，偷辣郎中唇皮打着顫，一句話兒也說不上來……

君之楓透了一口氣，接道：「至於你閣下出賣了夏姑娘的事，我想當她遇見你的時候，你會知道她會怎麼辦的。」一頓，聲音忽地轉沉，叱道：「現在，你給我滾！」

偷辣郎中連忙轉身跑去，跳上馬鞍上，蹄得蹄得，一溜烟的跑了！

當君之楓目送着他遠離的時候，忽地兩眉緊皺，抱頭蹲在樹底下……

他一剎時覺得往事一幕一幕的在他腦海裏廻旋，激盪……

× ×

武安鎭南側卅里外的姑龍山上，隱隱走下來兩人。

那兩人脚程很快，身輕如飛，一忽兒便下了山來。

但見兩人皆是身形高大而雄壯的漢子，而且長像很惹人笑——一個頭頂上禿禿的，連根毛也沒有，亮得有如一盞大油燈，面貌奇醜無比，扁塌鼻，大闊嘴，再加上一對大得像牛眼般大的眼睛。另一個更怪，頭雖不禿，但也差不多，只差頂上還有幾根黃稀稀的亂髮吧，而且頭大如瓜，一字黑眉，大眼，眼眶深陷，使得他的額角顯得寬而且凸，尤其是那隻鼻子顯得很突出——挺直，高而且大，這不像是漢人的鼻子。嘴巴也尤其大，臉孔也尤其黑，更令人叫絕的是他的褲子像萬花旗似的，東補一塊，西釘一片，各顏各色都有。足下的鞋子「空前絕後」，露出十隻烏黑黑的脚趾和後脚跟，「納凉通風」是也！

單瞧這樣子，不用說就是兄弟會的會主「銅頭牛」塞包和塞外「拉干族」人格勞滋廝可巴智——自名為「大炮」的蠻人也！

但見兩人臉色一片沉肅，像是趕辦着什麼事似的，下了山脚來，馬不停蹄的望着鎭上急走……

一路上，兩人都沒開腔，正走着，天上忽地飄下大雪來，而且愈下愈大……

縮了一下頸子，塞包拍了拍頭頂上的雪花，但一忽又堆了滿頭，他不禁咒咀道：「媽的，什麼時候不好下，偏偏就在咱哥倆下山的時候下，老天眞瞎了眼喲！」

張口一呼，把在空中的雪片吹得斜飛飄去，大炮粗聲接道：「可不是，上半月一連下了十幾天，把路積得幾乎要不能走了，好不容易前些天不下了，現在又他媽的……」

瞇了一下眼，塞包伸手指道：「大炮，雪下得大，咱到前頭那間茶樓歇歇，等雪小了再進城如何？」

大炮嗞牙道：「禿頭我正想說呢。」

於是兩人進入路旁的茶樓。

兩人要了杯沏茶，和七八兩的五香瓜子。

塞包啜了口滾熱的茶，嘖了一聲道：「哇，方一溜嘴，便滿口生津，眞好茶！但這種天，來壺白干，那更棒，渾身熱滾滾的。」

「嗞」一聲，大炮揑破瓜殼，舌尖一捲，把瓜肉捲入了咀裏，這才喝了一口茶，他道：「瞧你，又想他媽的喝酒啦？咱在寨裏還喝不夠嗎？別忘記，是出來辦正經事的，雪一停，就得繼續趕路！」

瞪了他一眼，塞包道：「喲，我說啊大炮，你他媽的板起那門子的臉來啦？我也只不過說說而已，其實哪，你的酒癮才比我大呢！」忽地一停，低着聲又道：「喂，大炮，依你看，黑蛟龍那班人可靠不可靠？」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林 非·文
盧 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和黃無父一見如故，義結金蘭，黃無父知道易湘琴爲康浩密友，乃將湘琴所居客棧房間門匙交予康浩，作別而去。康浩返回客棧，驀聽石掌櫃告知易湘琴爲李太和大夫派車接去就診，康浩心知有異，忙偕石掌櫃趕往李太和醫館，果不出所料，往接易湘琴的李太和之子爲人點了穴道，隨行小童慘遭砸死，易湘琴兩度失踪，康浩思疑係齊月眉因妒成仇，出此下策，李太和以小童慘遭毒手，追問康浩，是否已知兇手爲誰，要他速往呈報官府，因小童屍首仍停放原處，等候驗屍緝兇——

神廟驚噩夢　死洞遇强仇

康浩突然站起身來，問道：「李老夫子，貴號還有馬匹沒有？能借一匹給在下嗎？」

李太和道：「馬匹是有，不知少俠要到哪兒去？」

康浩道：「他們三個人只有一匹馬，料必尚未走遠，或許還能追得上。」

石掌櫃忙道：「康少俠，事情既然發生了，急也沒有用，以老漢的意見，不如回去跟大夥兒計議以後，再作決定……」

康浩搖頭道：「再遲就來不及了，請你代我回報駱伯父，如果能追上，最晚明天我就回來，否則，是會在沿途留下標記，請他老人家隨後趕來接應。」

石掌櫃見勸他不住，只好點頭答應，向太和堂藥舖商借了一匹健馬，康浩連行李也不及携帶，單人隻劍，飛騎馳出了石泉縣西城……

由石泉循官道向西，可達漢中，褒城，然後北上可通甘肅，南下可經劍閣入四川，另外在西鄉縣附近，又有一條岔道，可達星子山麓，越過山區亦可進入川境。

康浩唯恐月眉姊弟會劫持湘琴遠走川甘邊荒，是以一路催馬急追，希望能在他們未離陝南之前，將他們截留下來，誰知沿途打聽，却得到兩種不相同的消息。

有人回答說：當天上午，看見男男女女好幾騎人馬經過，一路向西去了。

又有人回答說：的確看見兩個少年男女向西而去，但却是兩人兩騎，並非康浩所形容的「一男兩女只有一匹馬」。

這兩種回答，使康浩爲之困惑不已，假如說那一雙少年男女就是月眉姊弟，湘琴却到哪兒去了？另外那一批男女人馬又是誰呢？難道月眉姊弟在途中又發生了其他意外？

他一邊猜想，一邊追趕，抵達「西鄉」縣城，又得到一個消息——前面的兩批人馬，都已經由西鄉折向南行，朝星子山麓的「鎭巴」縣去了。

康浩毫不遲疑，也由西鄉轉向，直奔星子山，却在官道顯眼之處，留下鳳鈴劍圖形標誌。

趕到鎭巴縣城，畧一打聽，前後只差一個多時辰，兩批人馬，業已先後進入山區。

康浩暗想：山道崎嶇，乘馬反而不便，倒不如棄馬步行，俐落得多。主意一定，便將馬匹寄存在一家小客棧裏，匆匆結紮，裹粮入山。

進入山區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轉瞬間，夜幕低垂，彤雲飛湧，一陣寒風吹過，竟下起雨來。

康浩趁夜冒雨登山，衣履盡皆濕透，却不肯停下來避雨休息，仍然全力施展身法，向亂山中尋覓追趕。他想：既遇大雨，月眉他們一定會覓地歇息，既然歇息過夜，一定會生燃火堆烘烤衣服和調弄食物，難得夜雨阻碍行程，又有火光指引方向，不趁此時追趕，還等到什麼時候？

冒雨越過幾重山巒，登高攏目四望，果然，遠處一座小山頂上，似有星星火光閃動。

康浩精神大振，飛步直向火光處奔去，及至近前，才看淸山頭上是一棟陳舊破敗的山神廟，此時，廟中火光閃耀，側面一列傾圮的廡廊下，還繫着六七匹健馬。

康浩見此情景，突然警惕的停住了脚步，很顯然，這些在廟中生火避雨的人，並不是月眉姊弟，而是另外一批恰好跟月眉他們走着同一條路的人馬。

他小心翼翼繞到一處破牆外，凝目向廟內張望，一看之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火堆旁邊圍坐着四名青袍老人，赫然竟是「莫家四劍」弟兄四個。

更令人吃驚的是，就在莫家四劍身後神座上，躺着一個靑絲覆肩，狀如熟睡的少女，可不正是易湘琴嗎？

康浩心裏又驚又詫，暗暗忖道：湘琴落在莫家四劍的手中，月眉姊弟却到何處去了？廟中連湘琴只有五個人，廊下却有六七匹馬，其他的人是誰？怎麼沒有看見呢？

他本已探手欲摘取肩後木劍，想到這裏，又極力忍耐着將手放落下來。

正在這時候，廟門外忽然傳來一陣步履涉雨之聲。

不片刻，來人已到近處，莫家四劍中老大沉聲喝道：「什麼人？」

門外應道：「胸懷英雄志，身佩復仇花。」

莫維仁問道：「借問居何處？」

廟外接道：「金旗第三家。」

四劍互望了一眼，低聲說道：「是金花堂方副堂主到了。」說着，同時站起身來。

廟門外蹣跚走進來三個人，其中一個遍體傷痕，頭臉都用白布包紮，布上血漬斑斑，由兩名衣衫不整的大漢，左右扶持着。

這三人神情狼狽，狀如沙場敗兵，却看得康浩心驚不已，原來那兩名大漢，身上都穿着終南一劍堡門下堡丁的服飾，那混身血漬的，正是堡中總管方老夫子。

可是奇怪得很，莫家四劍對方濤那身負重傷的慘狀，似乎毫無驚訝之意，只舉

手拱了拱，說道：「方副堂主一路上辛苦了。」

方濤慘笑着搖搖頭，道：「苦倒說不上，但金花堂遭此變故，幾等於全軍覆滅，老朽實感愧對會主……」

莫維仁接道：「這件事，會主已經知道了，勝敗乃兵家常事，方兄也不必太難過。」

方濤問道：「會主不在此地麼？」

莫維仁道：「他臨時有點事出去了，特令咱們兄弟在此等候方兄。」

方濤似感激又似慚愧的嘆了一口氣，舉目四顧，看見神座上的易湘琴，忽然眼中一亮，驚喜的道：「原來四位已經將這丫頭擒住了？」

莫維仁笑道：「咱們兄弟不敢冒認功勞，這是無意間巧遇，由會主親自出馬，才將她擒到手的，如今有了這名人質，方兄不愁沒有出氣的機會啦。」

方濤恨恨說道：「這些年來，老朽不知受了這丫頭多少骯髒氣，但却一直沒有機會下手，此次易君俠返堡，聽信歐陽佩如那婆娘的話，突然挑毀了老朽十多年苦心佈置，其實也是由這丫頭而起，總算上蒼有眼，竟讓她落在會主手中，這下倒要看那易君俠還敢不敢再跟本會作對？」說到這裏，突又哦了一聲，急道：「老朽有個極重要的消息，要呈報會主，那易君俠也由終南一路追下來了，如能事先佈置一個陷阱，誘而殺之，這可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莫維仁含笑點頭道：「方兄放心，會主正是爲了這件事離去的。」

方濤驚道：「會主的消息，竟如此靈通？」

莫維仁傲然說道：「再告訴方兄一樁機密吧，會主在石泉城中擒獲這丫頭的時候，故意奪馬傷人，沿途又有意顯露行踪，以及囑令方兄來此相會……這一連串措置，本來就是特別設計的陷阱，目的正是想引誘易君俠前來送死，現在，你明白了嗎？」

方濤失聲輕呼，臉上流露着十分複雜的神情，片刻之後，才欣然大笑道：「好一條神鬼莫測的誘敵妙計，如果老朽猜測不錯，這丫頭只怕也是會主安排的香餌，未必眞是易家那女娃兒吧？」

莫維仁笑道：「方兄不愧高明，這易湘琴不但是假扮的，而且衣衫上早已塗了劇毒，若無解藥，觸手沾膚立即潰爛，那時候，任他易君俠劍術通玄，也定難逃一死。」

方濤訝道：「那眞正的易湘琴呢？」

莫維仁道：「已由會主親自解往別處隱藏起來了。」

方濤長笑不已，連聲讚道：「好計！好計。」

康浩躱在牆外，暗稱僥倖，虧得自己遲疑了一下，否則，中計上當的不是易君俠，却是自己了。

但想到易湘琴不知下落？月眉姊弟不知何往？心裏又難免焦急，尤其易君俠和復仇會主之間的關係，演變迨今，實令人如墮五里霧中，本來，從各種跡象觀察，易君俠都涉有重嫌，鬼臉書生黃石生更早已認定復仇會主就是易君俠的化身，如今方濤被逐，負傷逃出一劍堡，易君俠和復仇會主正互相敵對，準備拚個你死我活，這樣看來，難道復仇會主，眞是另有其人麼？

假如復仇會主不是易君俠，那麼他又是誰呢？是百禽宮的女婿齊天鵬？抑或竟是自己的恩師……

啊！不。他決不相信復仇會主果是師父——可是，他也同樣不相信復仇會主是齊天鵬，因爲齊天鵬從來沒有和師父見過面，怎麼會知道師父的身體特徵？怎麼可能假扮得如此維肖維妙？再說，齊天鵬跟駱伯父無仇無怨，他爲什麼要殺害他的全家呢？

正在疑詫之際，只聽方濤又問道：「那易君俠武功甚高，此番挾怒而來，未可輕視，但不知除了這個有毒香餌之外，會主還有什麼萬全的安排？」

莫維仁搖頭答道：「這個，咱們兄弟就不太淸楚了。」

方濤目光閃動，向四下裏掃了一眼，又道：「譬如這座破廟週圍，難道就沒有埋伏其他高手嗎？」

莫維仁道：「方兄可是覺得咱們不足對付易君俠？」

方濤連忙笑道：「不！老朽不是這個意思，老朽只是担心，萬一易君俠帶來的手下太多，毒餌只能制住一二人，那時，賢昆仲恐怕會感到人手不够。」

莫維仁揚眉傲笑一聲，道：「這倒不勞方兄過慮，會主早已設想週密，特頒下了『天火霹靂袋』，只怕那易君俠不來，否則，任他這三頭六臂，也要燒得他肉爛骨焦。」

說着，掀起腰際衣襟，露出兩隻黑色的皮袋，正分掛在左右脅下，合計起來，莫家四劍身上，這種歹毒霸道的東西，竟達八隻之多。

方濤看了，這才含笑輕噓道：「有這東西，老朽就放心了，看來那易君俠是『狐仙遇雷公』——難逃一刼。」

微微一頓，又問道：「會主可曾留下命令，要老朽去何處謁見？」

莫維仁道：「會主吩咐須在此等候三天，如易君俠三天之內不來，再退回大巴山總堂，方兄傷勢未癒，就請在這裏休息數天吧！」

方濤道：「既然如此，老朽就打擾四位了。」

莫維仁道：「能得方兄留住，易君俠來時，咱們兄弟可仰仗大力相助。」

七個人圍着火堆坐下，方濤和兩名大漢坐在東邊，莫家四劍則坐在西邊。方濤舉手掩口，打了個呵欠，向兩名隨行大漢說道：「雨夜寒重，途中倒不感覺，怎的一靠近火堆，就昏昏欲睡起來？」

其中一個大漢答道：「副座受傷失血，一路又兼程趕行，精神難免不濟。」

莫維仁道：「方兄如感困倦，只管早些休息。」

方濤却道：「那怎麼行，易君俠隨時都可能追到，老朽縱不能對諸位眞有助益，至少也不能再給你們添累贅。」

另一個大漢道：「屬下身邊尚有一壺酒，副座可要喝點提提神？」

方濤大喜，說道：「太妙了，你快取

出來。」

那大漢從背後包裹中，解下一隻酒葫蘆，遞給方濤道：「這是眞正的一鍋頭，副座別喝得太急。」

方濤接過酒葫蘆，拔開塞蓋，登時一股酒香，散溢而出，敢情葫蘆中盛的竟是難得佳釀，不單勁足，香味也很濃郁。

方濤貪婪的仰頭喝了一大口，連聲誇讚道：「好！好極了，此時一壺酒，勝過千鎰錢。如此美酒，老朽怎能獨呑，來！四位莫兄，大家都來一點如何？」順手將酒葫蘆遞給了莫維仁。

莫維仁靦覥的說道：「方兄遠來，理當咱們備酒招待才對，怎好反而吃方兄的酒！」

方濤爽然一笑，道：「烟酒不分家，誰吃誰的都一樣，莫兄這麼說，就是太見外了。」

莫維仁見他如此豪爽，倒不好意思再推却，舉起酒葫蘆喝了一大口，又遞給老二莫維義，說道：「咱們先擾方兄，等此間事了，再備酒宴還請吧。」

莫家四劍每人喝了一口，只覺那酒醇香俱稱上選，引人饞思，心裏不免癢癢的恨不能多飲一些。

但過了不足盞茶時光，四個人却面紅耳赤，眼皮沉重，呵欠連聲，竟有些昏然欲醉了。

方濤瞇目問道：「莫老大，覺得老朽這酒的力道如何？」

莫維仁的舌頭都大了，喃喃道：「酒是好酒，可是奇怪得很……」

方濤道：「那裏奇怪了？」

莫維仁道：「咱……咱們兄弟……酒量並不差……平時都能喝上十斤八斤，怎麼今天……每人只喝了一口，就有些醉意了……」

方濤吃吃笑道：「諸位平時喝的，那是酒，今天喝的乃是藥，怎能不醉呢？」

莫維仁詫道：「是藥？什麼藥？」

方濤笑道：「是一種滲了香料和酒的蒙汗藥。」

莫維仁駭然一驚，猛可跳了起來，喝道：「你——」一個字才出口，蓬的一聲，又摔落地上。其餘三劍各自振臂欲起，無奈却頭暈目眩，人未離地，已經昏迷栽倒。

方濤搖搖頭，笑道：「堂堂莫家四劍，原來竟如此不濟。」

說着，站起身來，抖抖衣上灰塵，率領兩名大漢向廟門外躬身肅立，高聲道：「恭請會主！」

廟外一聲輕咳，暗影一閃，走進一個人。

康浩急忙凝目注視，刹那間，但覺心弦狂震，險些驚駭失聲——原來怪事出現了。

廟外進來的人，腰懸木劍，赫然正是假冒「風鈴魔劍」楊君達的復仇會主。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方濤是復仇會金花堂的副堂主，莫家四劍也是復仇會開封分堂的堂主，彼此原屬一丘之貉，却怎麼會鬧出這場「窩裏反」來？

莫家四劍受命設伏引誘一劍堡主易君俠，主使者自然是復仇會主，而方濤在酒中暗滲蒙汗藥，將莫家四劍迷倒，原來也是受了復仇會主的指使，他爲什麼要幹這種莫名其妙的怪事——康浩驚疑困惑，簡直如墮五里霧中。

復仇會主緩步走進山神廟，目光一掃莫家四劍，忽然感慨的嘆了一口氣，對方濤說道：「方老如今該相信了吧？他們四兄弟分明就是受那假會主的蠱惑，竟然將一番假話，信以爲眞……唉！這樣下去，眞是太令人担心了。」

方濤也喟然嘆道：「此事誠出意外，以屬下推想，本會中受那假會主蠱惑的，恐怕決不止莫家四劍而已。」

復仇會主道：「不錯，此患必須早除，否則本會中竟然出現眞假兩個會主，後果不堪設想。」

語聲微微一頓，又揮了揮手，說道：「方老，先給莫老大解藥，讓本座親自問問他。」

方濤道：「會主千金貴體，須防他已存叛逆之心。」

復仇會主微笑道：「不要緊，本座以誠待人，從不爲己身安危担憂。」

方濤略一沉吟，便取出解藥藥瓶，用指甲挑了少許藥粉，彈入莫維仁鼻中。

莫維仁連打了幾個噴嚏，悠悠睜開眼睛，一見了方濤，急忙挺身躍起，探手撤劍……

復仇會主及時喝道：「莫堂主，你想幹什麼？」

莫維仁扭回頭，才看見復仇會主站在身後，連忙躬身道：「啓禀會主，方濤用迷藥暗算屬下，不知存何居心？」

復仇會主擺擺手，道：「是本座要他這樣做的，你且慢鹵莽，先回答本座幾句話。」

莫維仁拱手應道：「屬下遵命。」偸眼望望方濤，又望望復仇會主，滿臉俱是訝詫之色。

復仇會主緩緩道：「莫堂主，你是奉誰的命令刼持易湘琴，設此圈套，欲圖加害一劍堡主？」

莫維仁一驚，道：「這不是會主親自吩咐安排的嗎？」

復仇會主冷然一笑，道：「本座是什麼時候這樣吩咐你們的？」

莫維仁道：「是在四天之前，途經石泉縣城，會主發現一名醜陋男子挾持易湘琴入城投店，才設計將人擒獲，吩咐屬下依計行事……難道會主竟忘記了麼？」

復仇會主並不回答，却繼續問道：「四天之前，你由何處來？欲往何處去？」

莫維仁道：「自從開封分堂地址敗露，屬下兄弟奉命由南陽退入鄂北，循漢水西上，欲返大巴山總堂……」

復仇會主緊接着又道：「開封分堂事敗之後，本座已和你們分手，怎會又在石泉相遇？」

莫維仁怔了半晌，道：「屬下眞是弄糊塗了，怎麼會主對從前的事，全都記不起來了？」

復仇會主道：「這個你別問，你只照實情回答，等一會自然知道其中緣故。」

莫維仁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屬下兄弟在蘭封和會主分手之後，依命向總堂撤退，途經伏牛山，遇見冉姑娘，據她傳話，要屬下兄弟兼程趕赴冷家集

謁見會主，待抵達冷家集，會主果然已在鎭中等候，是會主親口向屬下兄弟說，計劃臨時更改，決定連夜北上，與總堂高手聯合圍攻終南一劍堡……」

復仇會主突然截口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莫維仁道：「距今大約七日左右。」

復仇會主點點頭，道：「好！你再繼續說下去，既然決定圍攻一劍堡，怎麼又沒有到終南去呢？」

莫維仁道：「那是因爲在石泉城中，無意間擒獲易湘琴，會主才再度改變了主意，設下埋伏，欲引誘一劍堡主，自來送死。」

復仇會主聽了，回顧方濤道：「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問題全在冉肖蓮那賤人身上，假冒本座的人，必然也是她的主意。哼！本座只恨自己心腸太軟，沒有在蘭封莊中將她殺了。」

方濤附合着道：「女人禍水，古有名訓，所幸發覺尚早，要除她還來得及。」

莫維仁迷惘地傾聽着兩人的談話，似乎頗感困惑。

復仇會主又對莫維仁道：「你們兄弟四人，一向受本座倚重，此次竟然不查實情，犯下這種錯誤，論罪本當重罰，姑念受愚出於無心，暫且饒過一遭，以後如若再犯，定按會規處置。」

莫維仁惶然道：「謝會主恩典。但是——屬下迄今尚不明白錯誤何在？請恕屬下斗胆，求會主明示。」

復仇會主嘆了一口氣，道：「方老，你把實情詳細告訴他吧。」

方濤躬身答應，肅容說道：「莫老大，你們兄弟四人在冷家集見到的，乃是假冒的會主……」

莫維仁大驚道：「有這種事？」

方濤道：「七日之前，當你們在冷家集受命的時候，會主已抵達長安，根本沒有改變計劃圍攻一劍堡這回事，更沒有和你們同往石泉城的可能，那個跟你們同行的會主，就是假冒的歹徒。」

莫維仁瞪大眼睛望着復仇會主，囁嚅的道：「可是，那人怎麼和會主一模一樣？又有冉姑娘隨行……」

方濤道：「冉肖蓮居心叵測，叛跡已明，那假冒會主的歹徒，便是受她蠱惑行事，今後你們應該記住，凡是和那姓冉的賤人同行的，就是假會主，只要再發現他們，必須立予格殺。」

莫維仁悚然垂首，冷汗遍體，吶吶地說道：「屬下該死，竟未想到有人假冒會主……」

復仇會主點頭道：「這件事雖然不能責怪你們，但你們若能畧爲細心些，也不難發覺其中可疑之處，第一，那人身上沒有『復仇令牌』，即使僞造一面，也容易分辨；其次，你們應該瞭解本座的性格，本座如欲對付一劍堡主易君俠，必定要憑眞才實學打敗他，何須刼持他的女兒，幹這種鬼祟卑劣的勾當。」

莫維仁連忙拱手道：「會主教誨極是，屬下知罪了……」

康浩躲在破牆外，聽得又驚又喜，他雖然不知道冉肖蓮弄個假復仇會主出來有什麼目的，却覺得這一着大快人心，眞是妙透了。那復仇會主既能假冒風鈴魔劍，爲什麼不能弄個人也假冒他的身份呢？今後若叫他們一眞一假兩個復仇會主互相對立，那就有的熱鬧可瞧了。

他想得正有趣，又聽方濤說道：「冉肖蓮叛會背盟，罪不容赦，如今正領着那假會主潛返總堂，若待他把持了本會根本重地，後果將不堪設想，請會主早頒令諭，速命總堂加意防範才好。」

復仇會主道：「本座已用信鴿通知總堂，但爲了萬全，最好你們也隨後趕去，如果遇上冉肖蓮和那匹夫，務必要將他們擒住，先廢掉他們的武功，聽候本座親自發落。」

方濤應了一聲「遵命」！立即取出解藥，將莫維義等三人全都弄醒，匆匆告辭而去。

這時候，大雨已經停止，廟中只賸下復仇會主和神台上那名假扮易湘琴的女子，映着閃耀的火光，登時顯得無比陰森和寂靜。

復仇會主負手屹立在神殿中，凝目仰視，好像正在沉思着什麼，許久許久都沒有移動一下。

直過了盞茶之久，才見他嘴角掀動，發出一聲陰惻惻的冷笑，自言自語說道：「好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養了你一二十年，現在才稍有成就，竟敢反叛？哼！咱們走着瞧吧，我能夠成全你，就能毀了你……」

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是嗎？要不要當場試試看？」

隨着語聲，廟門外併肩走進來一男一女——那女的體態妖嬈，風情萬種，竟是妖女冉肖蓮；那男的，一襲儒衫，腰懸木劍，赫然又是一個復仇會主。

× ×

先後兩個復仇會主，無論衣着，面貌，神態……幾乎一般無二，甚至說話的聲音，也毫無分別。只看得康浩目瞪口呆，不知究竟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實際說起來，當然兩個都是假冒「風鈴魔劍」的模樣，但同樣是假扮，却扮得連康浩也分辨不出，的確稱得是世上一大奇事了。

先到的復仇會主似乎也吃了一驚，脚下連退兩步，表面却故作鎭靜，冷然笑道：「本座就知道你們並未遠離，只是沒料到你們會如此大胆，居然還敢回來。」

後到的一個沒有開口，却由冉肖蓮代答道：「咱們也早知道你會來，只是想不到你也敢裝扮成會主的模樣。」

復仇會主喝道：「楊某人本來就是會主，何須裝扮？」

冉肖蓮盈盈一笑，說道：「朋友，眞人面前，別說假話，你是什麼東西變的，自己心裏有數，何必要姑娘我當面抖露出來。」

復仇會主厲聲叱道：「賤人，你忘了殺父淫母之仇，是誰替你報的嗎？」

冉肖蓮平靜的道：「我只知道那是會主的恩典，却不知道與你有什麼關係。」

復仇會主咬牙切齒道：「忘恩負義的賤女人，今天饒你不得。」舉手一探，摘下了腰際木劍。

冉肖蓮冷哂道：「朋友要想動手，那

就打主意了。」話落，舉掌輕拍兩聲，門外突然掠進來四條人影，陡地一分，搶佔神殿四個角落。

那是四名混身靑布勁裝的絕色美女，每人肩後各插着一柄長劍，但長劍並未出鞘，手中却各自提着兩隻黑色革囊。

康浩瞧得心頭一震，敢情那些革囊，竟是八隻威力强勁的「天火霹靂袋」。

冉肖蓮冷冷吩咐道：「你們四人，分守四方，不許縱人走脫，誰要是打算離開這座山神廟，儘管放手施爲，連廟也一齊炸了。」

四名美女答應一聲，八隻淸澈明媚的眸子，炯炯投注在先到的那位復仇會主身上，革囊高舉，蓄勢而待。

那復仇會主臉上不期微微變色，手中木劍橫舉平胸，沉聲道：「好毒惡的妖婦，你該知道天火霹靂袋的霸道威力，一經施放，方圓百尺之內無人能够倖免，這破廟並不寬大，如果本座不能脫身，你們六個人也休想活命。」

冉肖蓮忽然格格的笑了起來，揚眉道：「你害怕了嗎？」

復仇會主道：「本座不願與你們這些匹夫淫婦同歸於盡，故而提醒你們一聲罷了。」

冉肖蓮哂道：「是嗎？不管你口裏說得多堂皇，那色厲內荏的樣却瞞不過人，假如你不願同歸於盡，咱們倒可以談談條件。」

復仇會主哼道：「你待如何？」

冉肖蓮道：「很簡單，只要你除去易容，自廢武功，咱們就放你走路，而且保證不將你的眞正身份告訴別人……」

復仇會主仰面笑道：「說了半天，原來你並不知道本座是什麼人？」

冉肖蓮自知說漏了嘴，不由臉上一紅，冷笑道：「咱們當然知道你是誰，只不過想由你口中自己說出來，當面證實一下而已。」

復仇會主道：「那麼，你何不先猜猜本座是誰？」

冉肖蓮道：「不用猜，反正我知道你是假冒的，這總不會錯。」

復仇會主望望對面另一個復仇會主，微微一笑道：「我們兩人之中，必定有一個是假冒的，若要分判眞假，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俗語說：眞金不怕火煉。閣下容貌雖然扮得很逼眞，但未必有胆量敢與本座放手一搏，憑武功判別眞假？」

冉肖蓮冷嗤道：「哼！你別想用這些詭計脫身，要動手，先叫你嚐嚐天火霹靂袋厲害……」

「不！肖蓮，讓本座親手殺死他！」另一個復仇會主一直沉默寡言，很少開口，此時忽然擺手制止冉肖蓮大步走過來。

兩個復仇會主隔着火堆正面相對，外貌毫無分別，所用兵刃也都是同樣的木劍，直似一面鏡子，映出內外兩個人影，這情景，倒也是世上罕見。

冉肖蓮顯然也有些迷惑了，眉峯暗皺，却沒有出聲阻止，只低低說道：「會主請留意，須防那匹夫借動手的時候趁機逃脫。」

火堆外面的復仇會主點點頭，道：「放心，他逃不了的，你們退開些，把守廟門出路，替本座掠陣。」

冉肖蓮向四名美女揮揮手，各自依言退後了五六步。

這邊復仇會主緩緩摘下木劍，平擧齊胸，冷漠的問道：「說吧！你打算怎樣動手？」

另一個道：「咱們各憑眞才實學分個高下，動手時以火堆週圍一尺內爲限，誰若踏出一尺以外，便算輸了。」

這邊一個顯然不擅言辭，簡單應了一聲：「好！」木劍一抖，閃電般朝對面飛點了過去。

劍招出手，疾若流星，只瞧得康浩心頭大震，敢情那一劍，竟是不折不扣的「魔劍十三式」中，第七式「鬼燄焚心」手法。

那一個擧劍一撥，封閉了木劍，沉聲道：「且慢！」

這邊的一個冷聲問道：「你還有什麼嚕嗦？」

那邊一個道：「咱們都是風鈴魔劍楊君達，既要分別眞假，少不得應該在劍法中加用暗器，話要說在前面，以免落敗的一方再出怨言。」

這邊一個點點頭道：「很對。你的話說完了嗎？」

那邊一個道：「另外還有一點，咱們以勝負判別眞假，不限招數，必須分出高下才能罷手，誰若是中途撤招，便算他輸了。」

這邊一個道：「好！就這麼辦。」話落，木劍再度發動，一揮而至。

康浩全神注視着他的出招手法，却見他這一招平淡無奇，全不像魔劍心法。

正在詫異，忽聽一聲長笑，對面那一個復仇會主突然振腕連環發出三劍，身前劍罡洶湧，泛起品字形三股碗口般大的劍花。

霎眼間，劍花四散綻開，由三朵化爲九朵，再由九朵分爲八十一朵……上下左右，盤旋飛舞，變成無數流動的劍花，有的突出攻敵，有的繞體護身，令人爲之眼花繚亂。

康浩心弦激盪，險些驚呼失聲，原來那人施展的，竟是「魔劍心法」中最困難的一招——「萬盞魔燈朝普賢」。

康浩從師二十年，自練劍時起，便專心浸淫「魔劍十三式」中，對這套獨門劍法，可說已盡得神髓，原以爲這是師門秘技，外人決不會施展，所以一開始便想從武功手法上分辨這兩個復仇會主誰眞誰假？那知道他們都先後使出「魔劍十三式」，而且，其手法之純熟，連自己也自嘆不如，這一來，怎不叫他驚詫駭異！

就在康浩心念轉動之間，兩個復仇會主已飛快的互拆了十餘招，竟然勢均力敵，誰也沒有佔到半分便宜，看上去，兩人的劍術一般精湛，至少在三五百招之內，决難分出勝負來。

這情形，不止令康浩大感意外，連冉肖蓮和四名少女也流露出困惑之色，尤其那四名高擧着「天火霹靂袋」的青衣少女，眼見場中劍氣瀰漫，人影縱橫，早已分不淸誰是眞正的復仇會主，戒備之心，無形中便鬆弛下來。

火堆旁兩個復仇會主却越打越快，一

面揮劍激戰，一面圍着火堆盤旋遊走，那本來十分旺盛的火堆，被層層劍氣壓制，時明時暗，幾乎隨時都可能熄滅。

惡門正中，突然其中一個大喝道：「小心腳下一尺之內的界限！」

另一個聞言一驚，不由自主低頭查看，手中劍招頓顯緩慢。

就在他心神微分的刹那，對面那一個忽然劍尖一沉一揚，挑起一截正在燃燒的木頭，猛向對方面門射去。

那截燃木雖然不大，但因彼此距離太近，又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另一個復仇會主心裏一慌，急忙躍退閃避。

對面那一個大笑着道：「朋友，你輸了！」

笑聲中，木劍連揮，四截燃木應劍飛起，宛如流星火矢般，分射向四名青衣少女。

冉肖蓮睹狀，急忙喝道：「快些施放天火霹靂袋……」

四名少女一齊揚手擲出了天火霹靂袋，各自仰身倒射，竄出廟外。

霹靂袋落地卽爆，「轟轟」連聲，刹時烈燄騰空，山動地搖，整座破廟登時倒塌下來……

康浩閃避不及，連忙俯伏在牆腳下，但見霹靂袋爆炸之際，幾條人影冲天射起，掠過殘窗斷櫺，急急向山下逃去……

×　×

過了許久，塵埃落定，烈燄也逐漸熄滅了，康浩推開積壓在身上的碎磚破瓦，緩緩站了起來。

破廟已經牆倒樑塌，面目全非，餘燼在瓦礫中冒着白色的烟霧，天火霹靂袋一震之威，委實令人咋舌。

康浩摘下木劍，掃撥塌樑斷柱，在廢墟裏低頭尋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在神台附近，找到了那具屍體。

那屍體，也就是身上塗了劇毒，被用來假扮易湘琴的女子，可憐竟遭受魚池之殃，斷送了無辜的生命。

康浩用厚布墊手，小心翼翼將她從斷樑下拖出來，見她面貌尚還完整，肢體也只燒壞了一小部份，推想她並非被烈燄焚斃，而是被破廟樑柱倒塌下來，活活壓死的。

康浩暗想：此女代替湘琴而死，遭遇頗堪同情，我總得替她挖掘一座墳墓，不能任她暴屍荒山，被野獸虫蛇啃嚙。於是，便用木劍在廢墟側面挖了一個土坑，又在坑內塡些磚瓦碎礫，準備埋葬屍體。

誰知就在他將屍體放入土坑，剛要開始掩埋的時候，身後突然悄沒聲息出現了兩條人影。

這兩人顯然是被天火霹靂袋的爆炸聲引來，及至登上山頂，恰好看見康浩在挖坑埋屍，其中一個立卽沉聲喝道：「小輩，你在幹什麼？」

康浩扭頭回顧，不由暗吃一驚，原來，那兩人竟是屠龍手秦夢熊和八臂天王金松。

秦金二老俱有雙重身份，表面是一劍堡的武術總教練，暗中却是復仇會的護法，而這兩種身份，無論用那一種，眼前都對康浩十分不利。

果然，兩人看淸這挖坑埋屍的年輕人竟是康浩，臉上不約而同綻開一抹詭異的笑容，屠龍手秦夢熊聳肩笑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姓康的，還認得咱們是誰嗎？」

康浩情知無法善了，索性把心一橫，冷冷一哼，答道：「認得如何？不認得又如何？」

秦夢熊揶揄的道：「如果認得，咱們賣你一個交情，讓你顧點顏面，自己跟咱們走，如果不認得，嘿嘿！那就別怪咱們以老欺小，要將你五花大綁，像捉賊似的押了同走了。」

康浩微笑道：「但不知二位欲將在下押到何處去？」

秦夢熊道：「你私入一劍堡，誘拐無知少女私奔，咱們奉了堡主嚴令追拿，自然是押解你到一劍堡去。」

康浩哼道：「原來如此，在下還以爲二位是奉了復仇會主的令諭，準備用在下去向復仇會主請功領賞呢！」

秦夢熊心頭一驚，臉上登時湧出兩朶紅暈，急忙扭頭四顧了一遍，見附近並無第四個人，這才冷笑說道：「小輩死在眼前，還敢妄逞口舌之利。老夫本想留你活口，這是你自作聰明，自尋死路。」說着，一探手，撤出了長劍。

八臂天王金松突然低聲道：「秦兄且莫動手，小弟還有話問他。」

秦夢熊也壓低聲音道：「小輩已經知道咱們的身份，留他不得……」

金松點了點頭，輕聲道：「我知道，但必須先有殺他的藉口，堡主面前，才好交待。」

接着，提高聲音問道：「姓康的小輩，你那土坑中的屍體，究竟是什麼人？」

康浩漠然道：「一個不相識的女人，怎麼樣？」

金松冷笑一聲，道：「既不相識，你又何必替她營葬？莫非你在這兒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勾當，準備消滅證據，藏匿屍體不成？」

康浩怒叱道：「金松，你最好嘴裏放乾淨些，別惹小爺罵你！」

金松嘿嘿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爲毀屍滅跡就無人知道嗎？誰想天網恢恢，仍被咱們撞見了。」

秦夢熊也幫腔道：「這小子好色成性，心狠手辣，什麼壞事幹不出來。金兄，咱們先查驗一下，看看那被害的女子是誰？」說着，大步走到土坑邊，低頭一看，不禁駭然失聲。

金松問道：「怎麼樣？」

秦夢熊大聲道：「不得了，這小子害死的，竟是琴姑娘……」

金松心弦一震，肩頭微幌，也到了土坑旁邊，目光一掃坑底，忽然仰面大笑起來，用手指着康浩道：「小子，你死定了。堡主平生只此一個女兒，被你誘拐私奔不算，竟然逼姦不遂，辣手摧花……」

康浩沉聲喝道：「閉上你那臭嘴，這女子既非易湘琴，更不是小爺殺害的。」

金松冷哼道：「屍體尚在，鐵證如山，小子還敢當面抵賴。」一面罵着，一面折腰俯身，便想從土坑中將屍體抱起來。

康浩一抖木劍，喝道：「住手！」

秦夢熊只當他要對金松出手，急忙橫

劍擋住，厲聲大喝道：「小輩，你想怎麼樣？」

康浩緩緩說道：「你們兩個雖然不是好東西，但君子不欺暗室，我仍要警告你們，那屍體上有毒，假如你們還不想死，最好別去碰它。」

金松冷笑一聲，道：「你以爲咱們會相信你的鬼話？眞若有毒，你還會告訴咱們麼？」

康浩道：「在下話已說明，信不信悉由尊便，不過，等一會你若中毒死了，却別怪在下沒有事先警告你。」

金松傲然道：「老夫寧可中毒而死，也不會上你的當。」話聲一落，雙臂齊探，已將屍體抱出了土坑。

秦夢熊面對康浩，背向着金松，無法看見身後情況，便低聲問道：「金兄，你沒事吧？」

連問幾聲不聞回應，秦夢熊橫劍護胸，扭頭一看，不由機伶伶打個寒噤，原來金松雖然直挺挺站在土坑邊，嘴部翕動，却發不出一點聲音，那雙觸抱屍體的手臂，從肘間以下，業已潰爛見骨，正不停的向下滴着血水。

秦夢熊大叫一聲，道：「金兄，快些鬆手呀！」

金松張了張嘴巴，却說不出一句話來，臉肉不住扭曲抽動，兩行淚水簌簌直落，分明內心正萬分痛苦，只恨無法表達出來。

康浩見了這般慘狀，也扭頭不忍卒睹，沉聲道：「他中毒太重，已無法說話和動了，你若要救他，必須趕快將他的雙臂砍斷……」

秦夢熊情知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只得把心一橫，長劍揮舉，猛向金松雙臂斬落。

劍鋒過處，爛臂齊肩而斷，那屍體「蓬」的一聲重又跌回坑中，金松身子一連幌了幾幌，也仰面栽倒地上。

秦夢熊舉步上前，似想替他閉穴止血，但想到他身上業已染了劇毒，竟遲疑着不敢動手。

康浩搖了搖頭，喃喃道：「平時狼狽爲奸，臨事畏首畏尾，這種朋友還是少交的好。」順手執起兩粒石子，屈指彈去，先封閉了金松雙肩穴道，然後推石塡平土坑，將屍體和兩截斷臂一齊掩埋了。

秦夢熊默默看着他埋葬屍體，既未出聲，也沒有攔阻，直待康浩埋好了斷臂毒屍，抖去身上塵埃準備離去，才突然低喝道：「小輩，不許走！」

康浩駐足道：「你還要幹什麼？」

秦夢熊道：「留下解藥，隨老夫同往一劍堡領罪。」

康浩道：「毒不是我下的，那兒來的解藥？我更沒有殺人害命，領什麼罪？」說完，逕自舉步向前走去。

秦夢熊突追數步，橫身擋住去路，陰惻惻道：「老夫念你預告屍上有毒的情份，才對你稍示客氣，你可別得寸進尺，不識抬舉。」

康浩怒道：「在下話已說明，你還要一味糾纏，是什麼意思？」

秦夢熊冷笑道：「有話等到堡主面前再說不遲，你說身上沒有解藥，且讓老夫搜一搜才能相信……」

康浩叱道：「胡說，我自問無愧於心，憑什麼要讓你搜查？憑什麼要跟你去一劍堡？」

秦夢熊掂了掂手中長劍，冷冷一哼，道：「你若不識趣，老夫就憑這件東西擒了你去。」

康浩道：「在下已經盡力忍讓，你却一再相逼，好！咱們就試試看。」

木劍一圈一抖，劍尖斜舉，敞開門戶，沉聲道：「姓秦的，動手吧！」

秦夢熊傲然笑道：「老夫是何等身份，豈能先對小輩出手。」

康浩無意跟他多費唇舌，喝道：「那就有僭了。」木劍一探，飛點而出。

秦夢熊存心要憑自己深厚的內力，震飛康浩手中木劍，右臂疾轉，劍走偏鋒，迎着來勢反撩了過去。

康浩明白自己的兵刃是木製的，不敢硬接，劍招才使出一半，忽然頓腕變招，劍尖幻起斗大一朶劍花，避開秦夢熊的長劍，改向下盤攻去。

秦夢熊呼的一沉劍身，仍然打算用眞劍硬砸康浩的木劍。

康浩急忙撤招，腳下橫移兩尺，劍式斜劃，使了一招「魔影幢幢」，登時湧起一片密密層層的劍幕。

這一招「魔影幢幢」，乃是魔劍十三式中精華，按玄天週轉之法，「九虛一實」之數，隨意變幻，奇妙無窮，乍看之下漫天都是虛招，其實每一招都能在轉瞬變爲實招，故而有「觸目皆幻影，招招可追魂」的威譽，當年楊君達仗此一招「魔影幢幢」，不知擊敗過多少武林高手。

秦夢熊也是劍術名家，自然識得這一招虛實變幻，不能硬封硬架，但他一則欺康浩年輕，二則仗着自己的兵刃是鋒利的眞劍，康浩手中僅是一柄木劍，故而胆壯氣豪，長劍一振，使了一招「含沙射月」，劍如驚虹橫空，直向層層幻影中刺去。

那些劍幕幻影，看來都是虛招，但就在秦夢熊振劍刺入的刹那，突然光影盡斂，眼前竟不見了康浩的踪跡。

秦夢熊一劍刺了個空，心知不妙，急忙中途變招，化爲「怒龍擺尾」，反手回掃……

招式甫變，只聽康浩一聲輕喝：「着！」一縷勁風已向左脅襲到。

康浩不想傷他性命，所以這一劍用的力量不大，劍尖只在秦夢熊脅下輕輕點了一下，却蓄力未吐，沉聲道：「姓秦的，你認輸了麼？」

秦夢熊淸楚的感覺到木劍尖端抵在自己左脅「期門」穴道上，如果康浩一吐力，自己縱然不死也非重傷不可，只得收住劍勢，不敢動彈，一面悻悻的說道：「你怎麼不敢殺了老夫？」

康浩道：「我現在若想殺你，實在易如反掌，以你平時的惡行劣跡，也已經死有餘辜，但如今金松身負重傷，又中了劇毒，我若殺了你，金松必然也活不成，大丈夫豈能趁人之危。」

秦夢熊仰面冷笑道：「你口裏說得漂亮，其實却是個卑鄙無耻的小人。」

康浩道：「我怎麼卑鄙無耻了？」

秦夢熊道：「你始亂終棄，誘拐良家

婦女，你仗着一身武功劍術，在關洛一帶殘殺無辜，你欺師滅祖，不顧養育大恩，你……」

康浩手上略一用力，大喝一聲，道：「老匹夫，你滿口胡說，以爲我當眞不敢殺你嗎？」

秦夢熊只覺期門穴上宛如刀刺般疼痛，哼了一聲，額際滲出冷汗，但他咬牙强自忍耐昂首說道：「你當然敢殺害老夫，可是，你若以爲殺了老夫就可以滅口，那就打錯主意了。」

康浩暗忖道：這老匹夫並非憨不畏死的人，他爲什麼一再用言語激怒我？難道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目光一轉，發現金松雖然雙臂俱斷，却已經清醒過來，正坐在地上運功壓制體內餘毒，不禁恍然而悟，原來這傢伙料定自己不會殺他，這些話乃是說給金松聽的，以表示秦某人如何「英雄」而已。

康浩想到這裏，只覺這批邪道人物，外表兇狠霸道，實則比誰都胆怯，彼此之間更充滿了疑忌，如果看透了他們的內心，委實可笑亦復可憐。

於是，收回木劍，感慨的一嘆，說道：「我說過了不殺你，今天，權且饒你一遭，金松所中劇毒，原是復仇會弄的詭計，你們若能儘快尋到主子，還來得及救他一命……」

秦夢熊陰森的道：「你以爲咱們會相信嗎？」

康浩微微一笑，道：「我只是把實情告訴你們，信不信由……啊！你這無恥的老賊……」

驚呼聲中，劍光倏現，原來秦夢熊竟趁他話未說完，突然反手出劍，正掃中康浩的右腿。

康浩身子一個踉蹌，險些跌倒地上，怒惱之下，木劍一抖，猛向秦夢熊頸項戳去。

秦夢熊偸襲得手，早已迅速的轉過了身軀，一側頸避開木劍，手中劍趁勢一翻，竟將木劍削斷，得意的笑道：「小輩，叫你也知道秦某人的厲害。」

一面說着，一面運劍如風，刷刷刷一連三劍，直奔康浩雙腿砍去。

老傢伙果然是老奸巨滑，他見康浩的木劍折斷，右腿又負了傷，估量他下盤必然不穩，這三劍既快又狠，攻的都是康浩下半身。

康浩只賸下半截木劍，無法封拒，急急向後退避，無奈右腿乏力，一個不穩，仰面摔倒泥地上。

秦夢熊毫不放鬆，緊緊的揮劍追擊而至。

康浩被迫得在地上翻滾閃躲，雨後地滑，不片刻，已弄得滿身泥濘，險象環生，好幾次都僅以毫厘之差避開，幾乎死在劍下。

這時，金松忽然睜開眼睛，喘息着叫道：「秦兄，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秦夢熊陰惻惻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小雜種是個禍胎，絕對饒不得。」

說話之間，長劍疾沉，又刺中了康浩的右手臂。

這一劍傷在臂肘以上四分左右，肌膚破碎，深將及骨，只痛得康浩悶哼了一聲，五指一鬆，半截木劍也脫了手。

秦夢熊緊追而上，長劍一式「神針定海」直插下去，大喝道：「小輩，納命來吧！」

康浩向左一翻滾，堪堪避開劍尖，身上衣衫却被長劍穿透，牢牢釘在地上。

秦夢熊大笑道：「老夫倒看你再往那兒逃！」右手壓住長劍，左掌一舉，向康浩當胸抓去下。

他號稱「屠龍手」，掌上功夫十分深厚，康浩身子無法轉動，這一爪如果被他抓實，怕不要胸骨盡碎，當場慘死。

情急之下，突然智生。康浩雙手一撐地面，左手捏了一團爛泥，右手却摸着一塊石頭，用盡平生之力，大喝一聲，猛可對準秦夢熊面門打去。

那泥團不歪不斜，正打在秦夢熊鼻樑上，兩眼同時被泥水封迷，剛一怔楞，「拍」的一聲響，左邊臉頰上又遭石塊擊中，石塊碎裂四散，秦夢熊的臉頰上也開了花，登時皮開肉綻，鮮血並流。

只聽他一聲慘號，兩手掩住左臉，接連倒退了四五步，指縫裏血水淋漓，碎肉翻現，痛得混身不住的顫抖……

康浩趁勢奪得長劍，掙扎着站起身來，用劍尖指着秦夢熊罵道：「老匹夫，現在該怎麼說？」

秦夢熊痛哼不已，那裏還再說得出話來。

金松望見這般情形，長長嘆了一口氣，黯然垂下頭去。

康浩又道：「我本來應該殺了你，只是不屑爲了你這種無恥老賊而自食諾言，算你儌倖，快滾！」

秦夢熊的臉骨已經粉碎，嘴角翻腫，難以出聲。

再加上手無寸鐵，心知這個跟斗是栽定了，恨恨一頓脚，轉身便走。

康浩喝道：「老賊，你就只顧自己逃命嗎？」

秦夢熊萬般無奈，只得低頭向金松走過去。

金松却掙扎着站起來，木然說道：「不勞秦兄扶持，我自己還能行動。」

秦金二老在江湖中都是闖出名聲的人物，如今一個失去了手臂，變成了「無臂」天王，一個滿臉鮮血，狼狽不堪，同時，在利劍威迫之下，垂頭喪氣，相偕蹣跚而去。

康浩目注二人去遠，才用長劍支撐着身體，由另一個方向踉蹌奔下了小山。

這時子夜初過，山區濃霧瀰漫，寒意特重，康浩盲目的奔走了一段路，只覺口乾舌燥，頭暈目眩，漸漸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

他自知創口失血太多，必須包紮止血，但想到破廟那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既能引來秦金二老，也可能會引來其他人，爲了早些離開這是非之地，只好趁天色未亮以前，負傷趕路，設法脫離山區。

可是，走了許久，却總是在亂山中打轉，極目所至，全是層層叠叠的峯巒，竟連方向也迷失了。

康浩長嘆一聲，停下脚步，見置身處是一座險峻的山壁，附近有許多天然洞穴，倒也頗爲隱密，便尋了一個較大洞穴，盤膝坐下，撕破外衣，將手臂和腿上傷口緊緊紮好，敷了些止血的刀傷藥。

一番折騰下來，渴意更甚，而且，自從進入山區，業已整夜未用過食物，饑寒交迫之下，體力越發顯得羸弱。

他重又匍匐爬出洞穴，以手掬水暢飲了一陣，再回到洞裏，取出身上所携帶的乾粮一看，却已被雨水濕透，麵餅成了「泡饃」，全變了模樣。

康浩顧不得這些，胡亂塞了些進肚子裏，索性連身上的濕衣濕褲全脫下來，將外衣掛在洞口，作爲門幛，又由洞底收集了一堆乾草枯葉，生了個小小的火堆。

火堆雖然稱不上旺盛，却頓使這狹小的洞穴，充滿了融融暖意。

只那一絲暖意，已使人困力乏的康浩，漸漸眼皮沉重，呵欠連連，蜷臥在火堆邊，不知不覺走進了夢鄉……

×　×　×

一夢香甜，不知火堆是何時熄滅？更不知一夜已盡，又是黎明，尤其不知道洞外來了一行人。

那是一乘用厚紗掩垂的軟轎，由六名勁裝負劍的少女簇擁着，緩緩到了洞外。

六名少女全都不足二十歲，一個個容貌姣好，體態輕盈，其中兩人抬着軟轎，其餘兩名則分在軟轎前後護衛，但那軟轎却簷幃深垂，厚紗環繞，不知轎中坐的是個甚麼人物？

一行人轎來到洞外忽然停步，轎前兩名青衣少女在附近查看了一遍，而後向軟轎折腰躬身道：「啓禀長老，血漬到此爲止。」

軟轎內傳出一聲輕哼，一個音調微弱，有氣無力的聲音問道：「附近有沒有可供藏身的地方？」

一名少女回答道：「山壁之下，有許多石洞。」

「好！仔細搜查。」軟轎內語聲沙啞的說了這句話，彷彿再也沒有力氣多說一個字，又好像是睡熟了，轎中沉寂如死，毫無聲息。

兩名青衣少女舉手一揮，軟轎輕輕放落，轎後另外兩名少女立即拔出佩劍，分別守護在轎子兩側。

六個少女四名守護軟轎，兩名展開搜索，地上有足跡和血水痕漬，不片刻，便尋到了康浩憩睡的石洞。

尤其那洞口還張掛着康浩的外衣，更是目標顯著，一望卽知洞內有人。

兩名少女互望了一眼，其中一個低聲道：「人在這兒了，我守住洞口，你快去禀告長老。」

另一個却道：「最好先查看確實了再回報，長老的脾氣不好，省得弄錯了又挨他的罵。」

那個點點頭，道：「這話也對，你替我掩護，讓我挑起那件外衣，看看洞裏是不是眞有人。」

兩女商議定妥，一人提劍守候洞外，另一人則將長劍反藏在肘後，躡足向石洞掀去。

到了洞口，側耳傾聽，洞裏正蕩漾着一陣陣香憇的鼾聲，於是，掉轉長劍，用劍尖輕輕挑開洞外衣的衣角。

洞中光綫陰暗，充滿了烟火氣味，那青衣少女低頭俯身，凝目向裏一望，只驚得登登連退了七八步，粉臉兒通紅，心頭直如小鹿般亂跳……

守在洞外的一個詫問道：「小桃姐姐，看見了甚麼？竟嚇成這樣？」

被稱爲「小桃」的少女不住搖頭道：「別問了，是一個不要臉的臭男人……」

那留守洞外的不知緣故，怔怔的又問道：「他是不是長老要搜尋的人？」

小桃道：「我不知道，我根本沒有看清楚。」

那少女更覺詫異，忙道：「那你爲甚麼不看清楚呢？」

小桃頓足道：「唉呀，你這個人，爲甚麼總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老實告訴你吧，那男人沒有穿褲子！」

那少女聽得吃了一驚，脫口道：「他爲甚麼不穿褲子？」

小桃恨恨瞪了她一眼，道：「你這話問得好奇怪，他爲甚麼不穿褲子，我怎麼知道……」

那少女臉上一紅，忙道：「姐姐別生氣，我的意思是問那男人是活的？還是死的？」

小桃道：「他睡得正香甜，怎麼會死了？」

那少女訕訕笑道：「原來他正躲在洞裏睡覺，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同夥？」

小桃搖頭道：「沒有，我只看見他一個。」

那少女沉吟了一下，輕聲道：「既然如此，倒是個難得的好機會，小桃姐姐，咱們合力將他擒住，解去向長老請功，你看如何？」

小桃聳聳肩道：「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幹。」

那少女道：「爲甚麼不幹？」

小桃道：「你自己想想吧，一個赤精光條的大男人，叫咱們如何下手？」

那少女低啊一聲，赧然道：「不錯，我竟沒有想到這個……」接着，又恨恨的道：「這傢伙眞可惡，睡覺就睡覺好了，爲甚麼把衣服褲子全都脫掉，倒像早知道咱們會尋來似的。」

小桃道：「小紅妹妹，你守在這兒，別驚動了他，我去禀報長老。」

小紅望望洞口，心裏竟有怯意，低聲催促道：「你快去快回，等久了，他若是光條條衝出來，小妹只怕攔不住他。」

小桃點點頭轉身而去，回到軟轎前，躬身禀告道：「婢子們已經發現一處山洞，裏面睡着一個男人，請長老定奪。」

那軟轎停放的地方，距離康浩藏身的山洞不過十餘丈，只因洞外有一片矮樹掩遮，看不見洞口情形。

轎中「長老」聽得回報，似乎很興奮，大聲吩咐道：「快給我老人家抓過來。」話聲雖然仍舊沙啞，音調却比先前提高了許多，更流露着欣慰的意味。

小桃遲疑了一下，俛首答道：「回長老的話，婢子們不便出手，最好請長老親自移駕……」

沙啞的聲音道：「這點小事，你們都辦不了麼？」語氣頗感不悅。



小桃忙道：「並非婢子們斗胆違命，而是……而是……」

沙啞的聲音喝道：「而是甚麼？」

小桃靦覥的道：「求長老寬宥，因爲……因爲那另人睡覺赤身露體，婢子們實在無法下手……」

軟轎中啊了一聲，問道：「你說那傢伙正在睡覺？一共有幾個人？」

小桃道：「只有一個人。」

轎中忽然傳出一陣吃吃輕笑，說道：「妙極了，一個人獨睡，居然也不穿褲子，這可是上天有眼，註定要讓老夫報仇雪恨。」

話落，轎簾微揚，伸出一隻烏黑色的枯手，手中握着兩枚閃閃發光的圓形小筒，啞聲說道：「你們先持老夫這『落魂噴筒』守住洞口，待老夫親自擒他。」

小桃躬身接過，一揮手，說道：「起轎！」

軟轎離地，迅速繞過矮樹林，面對面停在康浩藏身的石洞洞口，四名隨轎少女一字兒排開，護衛着轎門兩側。

小桃將「落魂噴筒」分了一枚給小紅，兩人各取方位，守住洞口，蓄勢而待。

轎中沙啞的聲音說道：「現在他插翅也飛不掉了，來人呀，捲起轎簾。」

兩名抬轎的少女應聲捲起轎簾，只見軟轎內半躺半坐倚着一個肢體不全的老頭子。

那老頭面目醜惡難以分辨，頭上是亂蓬蓬的枯髮，臉部和手頸等處皮膚却一片烏黑，而且，鼻眼五官全都變了地方，齊膝以下空空蕩蕩，用一件寬大的黑袍罩住，雖然看不見實情，但可以猜想得到，老人的兩條腿早已斷了。

總之，這老頭子渾身上下，幾乎找不出一寸完整的地方，整個人就像火堆裏檢拾出來的一截焦木，偏偏竟穿着一襲簇新衣袍，手裏拿着一支五彩斑爛的小竹杖，看來觸目刺眼，反增無限陰森和恐怖。

醜老頭的神態顯得十分得意，揚起手中小竹杖，遙指着山洞呷呷笑道：「康浩，你逃不掉了，出來吧！」

康浩經過一夜甜睡，此時正在朦朧之際，忽然聽見有人呼喚自己的名字，一驚而醒，翻身爬了起來，急忙穿衣着褲，無奈傷處乏力，衣衫又破爛，心裏越急，越是穿了袖子漏了褲脚，弄了個手忙脚亂。

那醜老人未聞洞中回應，疑心頓起，沉聲問道：「你們沒有弄錯吧？那小輩眞在裏面？」

小桃道：「不會錯，方才婢子親眼見他在洞裏睡覺，小紅一直守在洞外，沒見他出來過。」

醜老人道：「難道那小輩還沒有睡醒？你們上去一個人，把洞口衣服扯下來看看。」

小桃口裏答應着，暗暗却有些遲疑，低聲問小紅道：「你當眞沒有看見他出來過？」

小紅道：「小妹敢保證，他一定還在洞裏……」

小桃詫異道：「你憑甚麼保證？」

小紅被問得臉上一陣臊熱，羞怯的低聲說道：「不瞞姐姐，剛才……小妹曾經偷偷查看過……」

小桃恍然道：「啊！原來如此——」

小紅忙道：「姐姐別想左了，小妹只是查看他還在不在洞裏，恐怕洞中另有出口，被他溜走了。」

小桃竊笑道：「反正你已經見識過一次又何妨，長老有令，要咱們去扯下那件掩在洞口的外衣，這件好差使，就交給你吧！」

小紅吶吶道：「這個……我看還是咱們倆一起去比較好，有人作伴，胆量也大些……」

小桃神秘的一笑，點頭道：「好吧！咱們一齊動手，你扯左邊，我扯右邊。」

兩人說定了，便躡足掩近石洞前，剛剛伸手去扯那件懸掛洞口的外衣，不料康浩也正在取衣穿着，三個人幾乎同時拉住那件衣服，同時將它扯落下來。

「嘶」的一聲，原已破爛的外衣，登時裂成三片。

二人遽見康浩立在洞口，無暇分辨他是否已穿了衣服，兩人不約而同發出一聲驚呼，急急掩面轉身便跑。

康浩發覺洞口有兩個年輕少女，也吃了一驚，忙不迭又退了回去——其實他業已穿好了內衫底褲，只不過仍有些「衣冠不整」而已。

但就在康浩出現洞口的一刹那，軟轎中的醜老人已看清了他的面貌，驀地臉肉扭曲，一口牙咬得格格作聲，目光迸射出森森殺意。

他心中分明已將康浩恨入骨髓，表面上却仍舊掛着似喜似怒的笑容，用沙啞的聲音問道：「康浩，還認識老夫嗎？」

康浩側身藏在洞角暗處，彷彿覺得那沙啞的語聲有幾分熟悉，偷眼望去，又見那軟轎中的醜老人頗爲陌生，可是，他怎會一口叫出自己的名字呢？

心裏驚疑不已，便大聲回答道：「恕康某眼拙，記不起曾在甚麼地方拜識過老前輩。」

醜老人吃吃而笑，說道：「你出來仔細看看，一定會記得的，咱們分手才不過數月，老夫對你片刻未忘，你怎麼就不認識老夫了？」

康浩說道：「在下衣衫不整，未便失禮。」

醜老人笑道：「不要緊，不要緊，老朋友見面，何須顧慮那麼多禮節。」

康浩道：「貴屬都是年輕姑娘，只恐有些不方便，老前輩一定要見，能否請姑娘們暫時迴避一下，或借一件外衣給在下蔽體？」

醜老人略一沉吟，道：「既然你如此多禮，老夫就送你一件新衣吧！」

回頭對轎側一名勁裝少女道：「打開衣箱，將老夫的新衣取一襲來。」

那少女躬身應諾，由軟轎後面行李箱中，取了一襲簇新黑色外衣，雙手遞給老人。

醜老人用手輕輕撫摸着新衣，眼中異光連閃，低聲喃喃自語道：「閻王註定三更死，豈肯容人到五更。有這件衣服，落魂噴筒也用不到了。」

說到這裏，難掩心中得意，仰面一笑，喝道：「接住！」一抖手，新衣破空飛起，直向石洞中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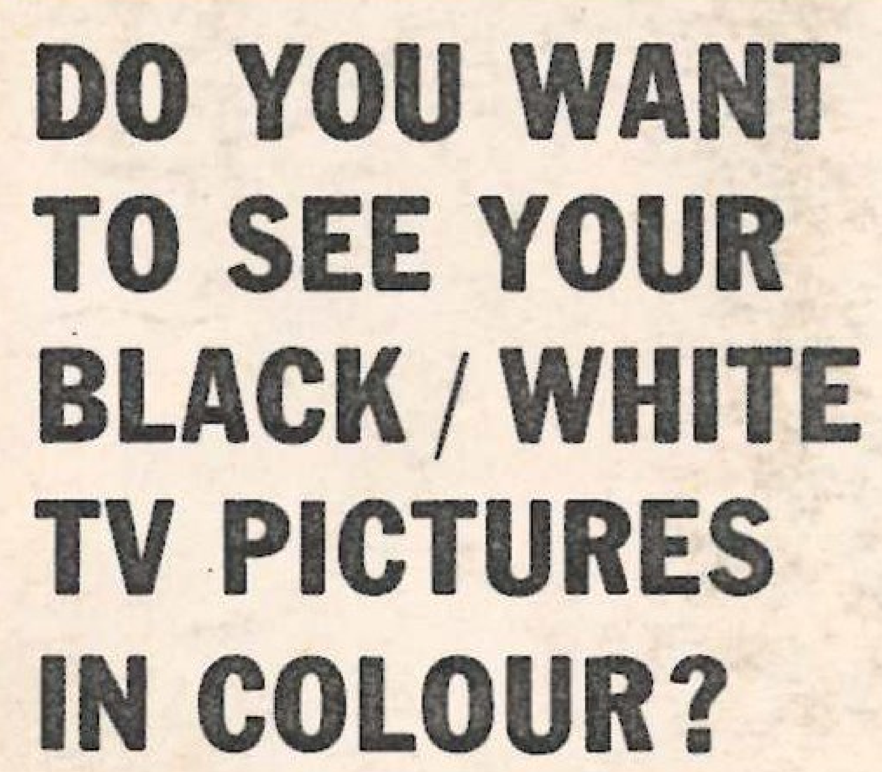
（未完）

西德PASTELLA光學博士新貢獻

黑白變彩色







Dr. PASTELLA offers you such merit.

ENQUIRY WELCOMED

你相信嗎？

閣下想把家裏黑白電視變彩色嗎？
只需……採用榮獲國際金牌西德新產「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百事得」獨特優點：

* 能使個個節目變彩色
* 能抗輻射減除雪花
* 整天觀看絕不疲倦
* 近看亦不損害眼睛

歡迎垂詢3-664002 3-663068
（遠近送到 不另收費）

讀者優待証
憑証到購
九折優待

「百事得」護眼彩色電視鏡片



17-20吋
每件只售
$22.00

21-24吋
每件只售
$25.00

進出口・批發・零售

Sole Agents:

YEARFULL INDUSTRIES
(HONG KONG) COMPANY
27, Shanghai Street, Ground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總代理：年發行
九龍佐敦道上海街27號地下